Spellbound



魔法的历史

从亚瑟王到哈里·波特，用艺术追踪魔法师的身影

[英] 多米尼克·亚历山大 著　胡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Spellbound



魔法的历史

从亚瑟王到哈里·波特，用艺术追踪魔法师的身影

[英] 多米尼克·亚历山大 著　胡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的历史／（英）亚历山大（Alexander，D.）著；
胡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书名原文：Spellbound
ISBN 7-208-06348-6

Ⅰ．魔… Ⅱ．①亚…②胡… Ⅲ．巫术－历史－世界 Ⅳ．B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036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策　　划 钟智锦
责任编辑 钟智锦



魔法的历史

[英] 多米尼克 · 亚历山大 著
胡静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　　页 1
字　　数 179,000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348-6/G · 1081
定　　价 58.00 元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魔法与文明 *5*

魔法 VS. 宗教
犹太人对魔法的抗拒
慈善与邪恶的异灵

第二章　基督教占了魔法的上风 *49*

一位圣人受到的诱惑
圣人、神迹和魔法
半信半疑地相信巫术
萨迦传奇
亚瑟王——真有其人吗？
会魔法的女子让人害怕
伊斯兰教给魔法带来文化意味
沾惹魔法必将惨淡收场

第三章　诡智士与女方士 *101*

用魔法来预防事故
神圣的符咒
草药知识与想像出来的解毒剂
肮脏的魔法
萨满教遗产
魔法与分娩

第四章　巫婆们的锤子 *147*

一件致命的政治武器
“黑夜巫婆”与稻草做的心
《巫婆们的锤子》：搜巫者指南
对搜巫狂热的抗议
宗教、战争与搜巫
巫术审判造成的恐怖

第五章　巫师们自己口中的巫师 *193*

对于魔鬼夜半集会的幻想
想像出来的罪恶
受了魔鬼的诱惑
巫婆们的舞蹈
飞行侠的战斗
野外猎手与巫术

尾声　魔法的衰落和复兴 *239*

江湖郎中取代了诡智士
招魂说与其他秘传技艺的继续流传
新时代的巫师
魔法与文学作品

参考书目 *246*

插图鸣谢 *248*

引言

《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已故的道格拉斯 · 亚当斯(Douglas Adams)特别爱讲这么一个笑话：一个人不明白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坚信里面一定有很多小人儿在跑来跑去，完成所有的表演。一位工程师好心向他详加解释，用了接收器、扩大器、阴极射线管，还有电磁频谱仪这么一大堆名词。一切解说完毕，这个人若有所悟地点点头，然后说道："但是我想里面还是有那么几个小人儿在操作，对不对？"

他到底是被搞糊涂了、被误导了，还是根本就愚蠢迟钝？无论怎样，他绝不是惟一不相信科学的人。西欧在200多年前就享受到了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进步，然而在21世纪伊始的今天，虽然人们已绘制出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并运用量子运算，科学却仍然不得不与宗教及魔法竞争，争取人们的支持。并且，就像政治党派一样，他们在幕后的关系总是远远比其各自宗旨所宣称的那样要错综复杂得多。

举例来说，炼金术被普遍认为是把廉价金属变成金子的一项魔法行为。罗杰 · 培根(Roger Bacon)是13世纪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但他曾被怀疑使用巫术，因为他的物理和化学实验中涉及了炼金术。事实上，那些希望借助占星术和炼金术来了解物质真实属性的早期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相当于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炼金术还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们十分注意保住他们的魔法秘密，他们对密码术和数学的兴趣也为科学——以及间谍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对许多人来说，占星术大概就意味着对纸上画的星座半是好奇、半是漫不经心地扫上一眼，但是今日人们所熟知的占星系统实际上是由希腊天文学家研究出来的，对它的研究确实使人们对太阳系有了新的理解。

占星术的核心是揭示彼此独立的物质体之间——人类与几百万里之外的星体之间——神秘的关系。这种思想在魔术中找到了合乎逻辑的延伸——魔术的信仰是，两个相似的事物之间是

● 在一个对技术奇迹司空见惯的社会里，像《哈里 · 波特》和《点金石》这样的好莱坞电影使人类得以重温对于魔法和巫术的古老迷恋。

有某种联系的。神学家托马斯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相信某些草药和矿物质具有“魔法”效力，可以用于医疗；中世纪的僧侣们使用含有植物原料的符咒来施行感应巫术，例如疗肺草就被认为可以治疗痨病(肺结核)，因为人们觉得其叶片长得很像有结核的肺。这种情况延续至今，在你所居住的城镇的主街上随便转悠一下，你很快就能发现至少一家这样的店铺：货品一直堆到天花板，都是各种草药和大多数正统疗法不会用的偏方药材。在互联网上浏览几分钟，你就能联系上本地宣称可以“以毒攻毒”的顺势疗法[1]医师。

就像当时的其他民族一样，古埃及人相信魔鬼的存在。柏拉图把一个人的善意心魔与他的灵魂等同起来，从而使这种观念显得合情合理，而某人在他内心的天使和魔鬼所给出的截然相反的建议间痛苦挣扎的画面每个人都很熟悉了。古埃及人戴上护身符来驱散疾病和灾祸，基督教则赋予圣人骸骨以同等的神力，新世纪的疗救方法与人们一贯相信能够辟邪护身的水晶比肩齐名。

使用通灵术这种古老的巫术，需要找到一位能“交鬼”[2]的男人或女人，通过交鬼召唤一个死者透露出某些不为生者所知的秘密。今天的灵媒和塔罗牌占卜师做的其实也是同样的事。

正如不少人相信埃及象形文字的字形本身就具有某种力量一样，数字命理学宣称组成你姓名的各字母的数字价值能够泄漏出你的命运。某些数字，例如 7 和 4，长久以来一直被看作具有天生的魔力。而相信数字是解答所有神秘现象的关键，这种奇异的信念也导致了数学的复兴。

但是在魔法领域中，没有什么能像巫术那样牢牢控制住人类的想像力。那场大致从 1450 年一直延续到 1750 年、浩浩荡荡的欧洲搜巫狂潮最终造成了 4 ～ 5 万人被当成巫师处死。1692 年笼罩在马萨诸塞州萨勒姆的那场病态的诛巫狂热导致了 24 人死亡，也为整个世界永远留下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报复性迫害的代名词。搜巫运动即使在现代也时有发生，比如 1978 年在尼日利亚，甚至就在本书准备付印发行的时候，欧洲就报道了为了超自然目的而举行的仪式性杀戮——尽管数量并不多。现下，让我们换个轻松点儿的话题：巫婆们真的是骑着扫帚飞来飞去吗？或者，

---

[1] 顺势疗法：一种主要通过激发人体自身免疫能力达到治疗目的的医疗方法。其具体做法是让患者服用小剂量药品，这些药品如果健康人服用将会引起与患者疾病相同的症状。——译者注

[2] “交鬼”(familiar spirit)，语出《圣经》，指可以与某个掌握巫术的生者交流，帮助其召唤其他死者的魂灵。——译者注

作为亚马逊和印第安萨满教的文化回音，那只不过是由一些神经药物所诱催的精神飞行？要知道，这一说法比奥尔德斯 · 赫胥黎(Aldous Huxley)[3]，蒂莫西 · 里瑞(Timothy Leary)[4]等人的观点早了好几百年，大大抢了他们的风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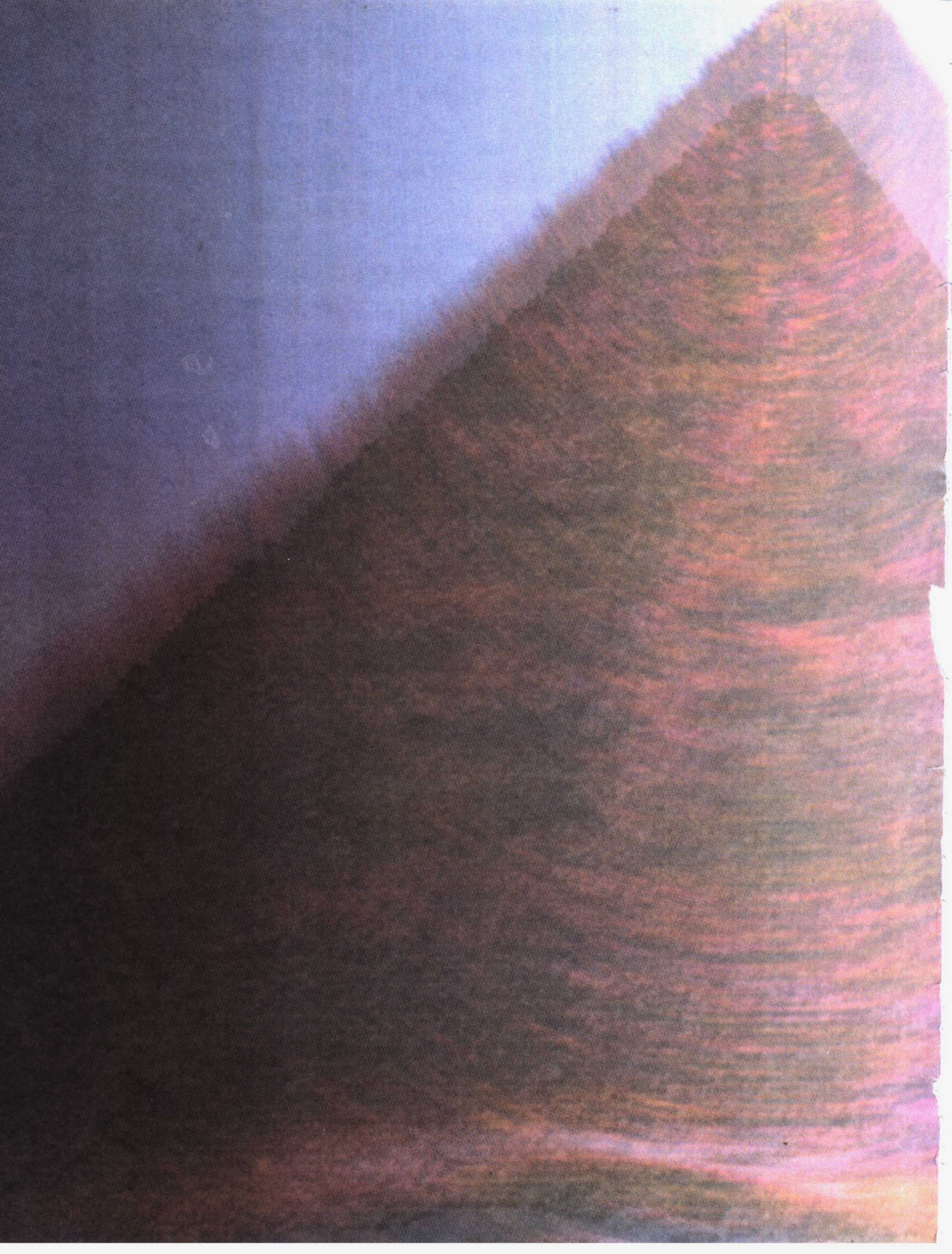
魔法与文明、政治、权力、历史及文化的崛起微妙地联系在一起。魔法的历史是神话、曲解、真相、半真相和彻头彻尾谎言彼此紧密缠杂混合的产物。本书将把这些打结处一一解开，把真相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幻象中筛除出来，你将从本书中获得既惊且奇、迷人而不失愉悦、知识性与娱乐性并重的奇妙体验。如果你曾经奇怪过为什么英语中“狗的毛”会指醒酒液，而“拖着穿过什么东西”会指身体康复，或者“胡乱嘟哝的咒语”和中世纪欧洲大瘟疫有什么关系，再或者你曾经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好奇爱尔兰仙女们在建筑行业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那就继续读下去吧，你将发现这些问题的全部答案以及所有其他藏在“那里面的小人儿们”。



● 西方文学中有许多巫婆形象，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三个巫婆无疑属于最著名的那一群。她们预言了麦克白会以血腥手段僭越成为苏格兰国王。

[3] 奥尔德斯 · 赫胥黎(1894 ~ 1963)，英国作家，早年主要关注人文写作，后期则对超心理学和神秘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并有所著述。——译者注

[4] 蒂莫西 · 里瑞(1920 ~ 1996)，美国作家和心理学家，由于大力提倡麦角酸致幻剂(LSD)的医疗和精神益处而最为知名。——译者注



第一章　魔法与文明



有关魔法和巫术的诱人故事代代相传，无疑都经过了加工、润色和整理。这些故事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可避免地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而鉴于类似的故事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全世界任何一种文化之中，魔法似乎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界以外的东西。事实上，魔法与宗教在古时候几乎是不分彼此的。

灰色区域

古时的魔法和宗教常常相互交叠覆盖。肉体凡胎的人们在一切日常事务上都要向诸神祷告，相信他们可以并且愿意——或者更糟的是，不愿意——插手凡间俗事。大部分不幸，比如疾病、饥荒、敌方进攻都被当成是有敌意的超自然力联合了不怀好意的恶神在作祟，而人们则会向本族的保护神们祈求庇佑不受损害。这些祈求被看作——至少是被那些祈求的人们看作——一种宗教行为。另一方面，魔法则被认为纯粹为了个人利益而试图操纵或控制超自然精灵。显然在古时候魔法与宗教之间有着一条微妙的分界线。

魔法 VS. 宗教

有关巴兰 (Balaam) 的圣经故事描述了要精确区分魔法与宗教时所面临的尴尬。当以色列各部落开始离开埃及南下迁向巴勒斯坦之时，惊惶失措的摩押国王巴勒 (Balak) 感到需要神力的臂助，并匆忙让人去请他所知道的最有能力的魔法师：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兰。巴兰得到国王的命令要诅咒以色列人并阻止他们的入侵，于是爬上当地最高的山顶举行一场特殊仪式：他准备

了七个祭坛，分别献上七头公牛和七头公羊作为供奉巴力（巴力是本土诸神，习惯住在山顶等高处）的祭祀品。这场仪式本来有可能使巴力诅咒和毁灭以色列人的，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人的上帝插手其中，迫使巴兰反过来保佑以色列人。国王巴勒三次催促巴兰快快诅咒以色列人，上帝三次出手干预并使巴兰为他们祝福。尴尬就在于此：尽管《圣经》的作者认为巴兰不过是个魔法师，竟去向其他神灵而不是他们的“真神”上帝祈求祷告，但其他古代民族却把他看成是个遵守本民族宗教仪式的牧师。

在《圣经》的作者们看来，巴比伦（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城市，距巴格达以南约 88 公里）和古埃及的“宗教”都只不过是些魔法和骗人的把戏罢了。在众神之间的一场古老战争中，摩西在参加由法老鼓动的“魔法决斗”时担任了所谓的“埃及巫师”的角色。在比试中摩西命令亚伦（Aaron）把一根手杖投掷在地，以色列人的上帝将用神力使其在法老脚下变成一条蛇。埃及术士们依靠自己诸神的力量也做到了同样的事。

在这个神话的背后有着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象征魔法的手杖常常被刻成眼镜蛇的形状。魔法大战在这第一场演示后仍在继续，其高潮部分是摩西用他的手杖命令红海向两侧分开，带领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



● 一本 18 世纪的希伯来祈祷书中描绘着：以色列人安全通过了分向两侧的水域，而随后赶来的埃及人则被淹没在波涛中。

令人反胃的一节

《圣经》中描述的许多魔法源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繁荣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闪族文明中，每座城市的统治者的身份都好



● 在前去为巴勒国王效力的路上，上帝的天使向巴兰显形并命令他只按上帝的意愿行事。

像“租佣牧场主”，仅是为支持自己的神通广大的护城神代行管理而已。闪族各君主之间为了争夺海陆领地的持续战争使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其护城神寻求帮助和忠告。因此，对于每位君主来说，千方百计令他的神满意是至关重要的。

牲畜祭祀是取悦神明的中心仪式之一，而且有着双重目的：讨得护城神的宠爱，以及试着预测未来。按照习俗，神圣的仪式都要在“高处”进行，以便尽可能接近天界，于是闪族人建起了金字形神塔（早期金字塔），并在其顶端建造了供奉诸神的神殿。祭祀仪式便在此举行，随后负责预测的牧师——

或者说术士——会检视牲畜的内脏，看看其血液、软骨及胆汁是否会透露出有关未来的预兆。显然最利于“读取”的器官便是肝脏。确实如此，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的陶土动物肝脏模型。

在奇特的地方寻找预兆

肝脏读取术，或称祭牲剖肝占卜术，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2000 年早期巴比伦帝国的宗教仪式中。它不仅传播到了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的希泰人中和巴勒斯坦，并且在古希腊罗马的祭祀仪式中也有所运用。不过也存在许多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来揣测神意，例如棒卜术（使用棍棒占卜水相）或研木术。树木被看成是连接大地与天空的神圣标志，因而树叶的沙沙声、嫩枝的萌芽，甚至是树身的投影都可作为提供预兆的对象而加以研究。《圣经》中甚至暗示说古以色列人也运用树木观察之术，许多先知都与树木联系在一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先知底波拉 (Deborah)，她“住在一棵棕榈树下”。

死者的秘密

通灵术——召唤死者魂灵的巫术——是历史上最为经久不衰的魔法之一。在古代，所有关于超自然的奇异信念都是围绕着死亡和死者展开的。人们普遍而坚定地认为，那些“超脱于人世之外”的灵魂通晓所有不为生者所知的险恶秘密。很自然地，其中一些秘密定会牵扯到对未来的预测，而好奇的生者则渴望知道是什么在前方等待着自己。为了与死者建立联系，人们得找到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必须被证实可与一个“交鬼”（熟识的魂灵）交流。通过这个魂灵的帮助，人们就可以召唤一个死者并向其提问。

通灵术在古代是令人畏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



● 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恶毒魔法的伤害，埃及人会佩戴类似心脏形状的护身符，其含义在于护卫一个人的灵魂。

使用。向这种危险魔法求助的最著名的古代人物之一是生活在公元前 2000 年末期的以色列的王扫罗。他本已宣布这种依靠“交鬼”占卜的巫术为非法，然而很快就又变了卦，疯狂寻求其帮助。扫罗和腓力斯人作战，担心自己会输掉。他自己的预言师无法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神谕，于是他违反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去找隐多珥女巫。这妇人有个邪力强大的交鬼，使她能够唤起伟大先知撒母耳的魂灵。撒母耳出现在扫罗王的面前，但他因为被从地下世界里唤来而极其恼怒，预言了王的战败和覆亡。这则故事正是警告人们不得使用此种危险魔法，通灵术会触怒上帝，带给人们的只有痛苦，没有任何好处。



● 一位 19 世纪艺术家的想像之作：隐多珥 (Endor) 女巫召唤来了撒母耳的魂灵，而扫罗王正屈身跪伏在这位伟大先知面前。

天空诸神

从长远角度来看，最有成果的预言形式莫过于对天体本身的研究了。事实上，真正的天文学知识正是发展于此。天体的运行被人们与诸神联系在了一起，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尤其以天文和数学的发达而著称于世。在当时，那些在今天看来半似科学的各种知识实际上是宗教及占卜魔术这个庞杂体系中的一部分，而这些知识只为神职

人员所掌握，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读会写。

最早的天文学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900 年到前 1600 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人懂得识别七个天体——太阳、月亮，以及五个肉眼可见的行星，这些成了他们奠定自己天文学观念的基础。他们相信通过研究“天空诸神”的运行可以预测将来的事件。每个行星都被冠以一个巴比伦神的名字，例如，金星就是伊斯塔女神(Ishtar，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许多后来加诸于这些行星的特性对于古巴比伦人来说就已经存在了：水星与智慧联系在一起，火星代表攻击性，而金星则代表爱情。



镶嵌珠宝的护身符与保护性的贝壳

古巴比伦人的天文系统也被其他古代文明采用，在公元前 1000 年的末期，古希腊人进一步发展了其体系，而这个体系随后延续进了后世的西方各文明之

● 这是一口埃及木乃伊棺上的画面，描绘的是布塔神 (Ptah，古埃及人尊奉的孟斐斯城主神，被认为是人类和众神之父、万物之主)。这些画面很可能是表现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描述了指引死者在死后走向重生所需要用到的魔法。

中——并且存在至今。古代世界中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有关魔法的各种信息，是由于国王和教士这些人间统治阶层对天上诸神的信仰崇拜。大多数普通人大概也进行各种魔法和预言的仪式，但是当时关于他们生活的记载只是一带而过罢了。考古记录倒确实提供了一些表明普通民众也参与魔法行为的线索。有证据表明人们佩戴各种具有保护作用的护身符来驱赶疾病与灾祸，这些护身符有的是上层人士才能拥有的具有异国情调的、镶珠嵌玉的宝物，有的是用贝壳制作的简单挂件，不一而足。

古埃及的魔法与宗教

在古埃及尤其难以区分魔法与宗教的分别，因为祭司往往被看成是举行魔法仪式、尽力使一位或多位神灵都感到满意的专家，而不是宣扬道德的教师和立法者。

就像在苏美尔和巴勒斯坦一样，古埃及的每一座城邦都有自己所托庇的护城主神。孟斐斯城(Memphis)崇拜的是布塔，埃德夫城(Edfu)的神是荷鲁斯(Horus)，底比斯城(Thebes)的神是阿蒙(Amun)，布西利斯城(Busiris)的神则是奥西里斯(Osiris)。城邦渐渐被统一成了更大规模的王国，上埃及帝国(the Upper Kingdom)指的是北部埃及，下埃及帝国(the Lower Kingdom)则位于尼罗河南部冲积平原一带。古埃及最值得一提的统治者是那些古王朝(Old Kingdom)的建立者和金字塔的建造者们，他们统一了上下帝国，使埃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金字塔以及后来的皇家陵寝内保留下来了许多宗教石刻，其年代从公元前24世纪延伸到前22世纪，被称为“金字塔文”(the Pyramid Texts)。这些对神话的古老记录为后世作品奠定了模式。

神圣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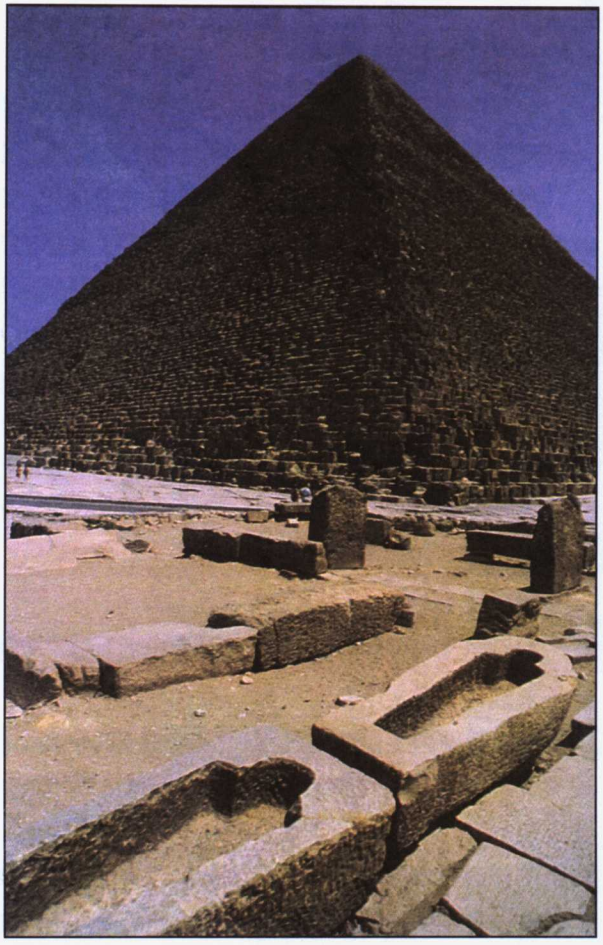
人们还没有发现古埃及官方对其民族神话传说有过搜集，因此我们对古埃及生活的了解只能是来自金字塔文以及后来葬礼书中的断章残篇了。葬礼书(funereal writing)是一种仪式性指示，用以帮助国王由此生过渡到“另一世界”中去，并在那里的天空诸神中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这类文字起初只能在皇家陵寝中看到，但渐渐地，它们也开始出现在高级官员的墓穴之中。到公元前17世纪时，《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出现在皇家裹尸布和葬仪用具上，很快摘有其中段落的纸草就也成了祭司家族的殉葬用品。这些文字包含了关于召唤灵魂在死后穿过彼世生活继续存在的内容。象形文字——用以记录这些铭文的书写系统——被认为其字形本身就蕴含着魔力。“象形文字”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文字”。

埃及是“魔法师之母”？

一个关于梭仑(Solon)的希腊传说充分说明了埃及在古代世界中所享有的盛誉。梭仑是公元前6世纪时一个伟大的希腊统治者，他前往埃及去会见埃及祭司们。然而，后者却侮辱了他，嘲笑希腊人知识贫乏，并声称希腊年轻的文明与埃及文明相比显得很无知。

基督教教会之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在公元3世纪早期把埃及描述为“魔法师之母”，这不过是遵循了长久以来的传统，把魔法和深奥智慧的起源归功于这个最为古老且备受尊崇的文明。的确，就连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本身也被关于魔法和巫术的神话所缠绕着。

埃及历史记载中确实有一些与金字塔的建造相关联的真实人物，可是既然那些用以建造如此宏大工程的成熟建筑学知识业已遗失，后世便总不免会把它们与魔法联系在一起。例如，于公元前27世纪建造了位于塞加拉(Saqqara)的阶梯金字塔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Imhotep)，到了公元前2世纪时便被描述成了一位魔法



● 吉萨大金字塔在公元前2世纪时就已经非常古老，以至于有些人坚信它是由古代魔法师建造的。

师。据说他能够读懂古代魔法书并借助其帮助完成金字塔的修建，自己也因此而成名。在另一则传说中，是透特神(Thoth，埃及神话中的月神)教会了他魔法。不过，公元前2世纪时的“现代”埃及人会津津乐道于那些语义含糊的、3000年甚至更久远以前的稀奇传说，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埃及人对于天书这回事儿可以说是极其迷恋，对于任何取得了超常成就的前人，总是动不动就冠以魔法师的称号。卡姆瓦塞特(Khaemwaset)王子(公元前1279～1213)是孟斐斯的高级祭司，也是一位高明的建筑师，修缮了许多在当时已经很古老的陵墓和金字塔。然而在一系列流传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的故事里，这位王子被描绘成了一个通晓深奥难解事物的魔法师。传说讲述了这个魔法师王子发现了透特神隐藏其秘密咒语天书的所在，但是正当他试图偷走此书时，他激起了神灵的愤怒，神灵谴责他不配得到这样法力强大的知识。不过王子最终还是逃过了神灵的惩罚。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即使那些最伟大最聪明的人对魔法的掌握也应当有个限度。在探寻魔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几乎成了这一时期同类故事的一个定式。其最早的版本是罗马作家卢西恩(Lucian)笔下的《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讲述了一个在孟斐斯求学的魔法师的故事。今天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迪斯尼影片《幻想曲》(Fantasia)，充满了神秘而搞笑的场面，但在古代世界里，这个故事其实是在阴郁地提醒人们警惕不加控制的魔法所带来的危险。

埃及魔法神话的某些部分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些含义晦涩的象征和符号体系，以及现代人总把魔法师想像成一位长着长胡子、拿着魔杖的慈祥老人这种理念，归根结底都源自希腊罗马人对于历代相传的埃及魔法的理解。



● 奥西里斯的形象。他是阴司主神之一，被自己的兄弟塞特(Seth)谋杀，而后又获妻子伊希斯(Isis)拯救而重生。

与“太初”相接触

葬礼书中所包含的神奇段落主要是些咒语，用以帮助死去国王的灵魂轻松地穿越阴司。不过也有一些用来治疗普通疾病（例如头疼等）的小咒语。铭记在葬礼书中的这些咒语的威力有赖于举行仪式的祭司从“太初”——即诸神创造这个世界的那段历史时期——那里获得创造性力量的能力。

人人皆可使用的魔法力量

很多宗教都相信有一位创造神通过在“太初”的混沌状态上加诸秩序而创造出了宇宙。这位神既然是力量的源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魔法的最终源头。埃及语言中代表魔法的一个词，赫卡，也可以作为一个魔法神灵的名字，这个神灵有时就被等同为创造神。赫卡并不仅仅是一位神灵，也是充盈在宇宙大部分区域中的一种能量。（你可以把它与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原力”加以对比。）因此，所有超自然的精灵及其他生命形式都生而具有赫卡，也就理所当然地能够使用魔法。赫卡是种创造性的能量，能为魔法增添威力，但与赫卡联系在一起的是阿克胡（Akhu），可以翻译为巫术或咒语。阿克胡是指使用赫卡这种创造性魔力的知识



● 赫卡（Heka）是埃及人观念中通过创造而传播的魔法能量，可以与《星球大战》中组成了宇宙一部分、为绝地武士们（Jedi knights）所掌握的“原力”相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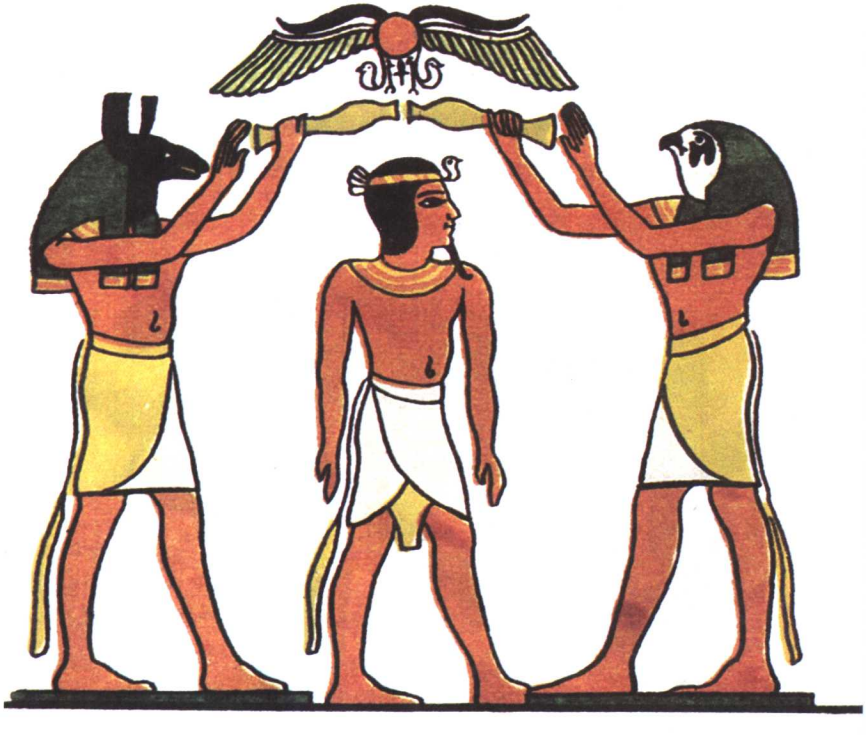
和能力。赫卡或阿克胡并无天性好坏之分，但是二者都可以被用来做好事或坏事。尽管如此，在罗马人于公元前 30 年统治古埃及之前，有关使用魔法生物伤害他人的听闻是极其罕有的。

并非只有古埃及的男女诸神才具有这样的法力。国王也具有赫卡，那些生理有异于常人者（例如侏儒）也是一样。既然死者能够在地下世界里获得如何使用魔法的知识，那么特别把他们与阿克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不奇怪的事了。不过拥有这类超自然力量者的名单远不止这些，除了那些生而具有魔法的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祭司，也能通过仪式和符咒获得法力。

帮人获得法力的神话故事

祭司仅凭自身力量是无法获得法力的，因为他们毕竟只是凡人，天性中没有魔法能量。他们需要通过讲述神话故事来召唤潜藏在神灵体内的魔力。正如书写的文字自身就具有魔力一样，那些书写下来的、讲述诸神魔法伟业的故事也能够再现神的法力。

伊希斯女神是古埃及人最为爱戴的神祇之一，就像所有其他众神一样，她的法力也可以为凡人所用。当她从死者的国度里救回了她的丈夫奥西里斯时，她的伟大法力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到处制造混乱的赛特神谋杀了奥西里斯并将他分尸。和许多埃及神话一样，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但大致情节都是伊希斯用她的阿克胡使其死去丈夫的肉体不会腐烂。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伊希斯把丈夫支离破碎的身体又缝合在了一起。从此以后奥西里



● 画中的两位主神赛特和荷鲁斯正在把“生命”倾注到法老塞提一世（Seti I）身上。赛特常被描述成一个脾气暴躁的神，行事出人意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是个恶神。

斯就被视为死亡与阴司之神了。由于伊希斯治好了奥西里斯，人们在使用治疗符咒时总是向这位女神求助。她也被视为最同情埃及社会中那些贫穷无助者疾苦的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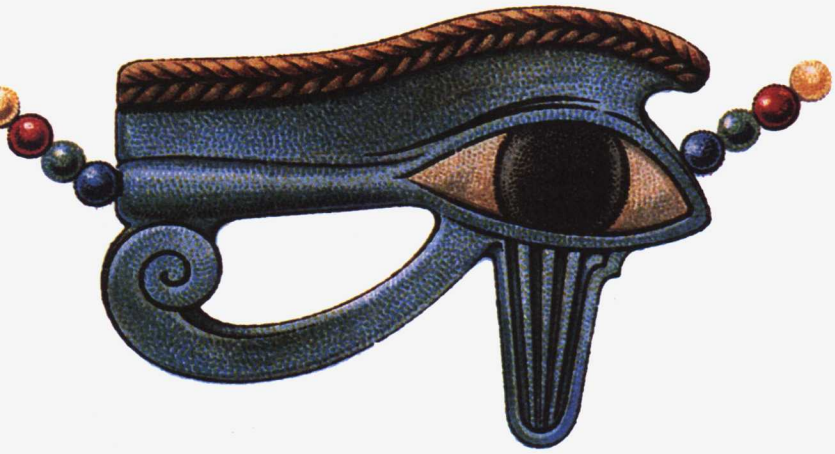
就像在许多古代神话中那样，埃及诸神组成了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家庭，彼此妒忌，经常突发奇想地给他人造成麻烦和伤害。伊希斯和其他神祇也没有什么两样，许多故事都显示了她在进行自己计划的时候有多么诡计百出。人们认定伊希斯在所有神祇中拥有最强大的法力，她以知道数百万神和精灵的真名和特性而著称。只要知道一个精灵的真名，她就有了操纵它的力量。只有一位神的真正的魔法名字是她不知道的，那就是她的父亲，也是所有神祇的父亲，拉(Ra)。

关于伊希斯是如何知道拉的真名的故事被埃及人用做治疗蛇伤咒语的一部分，这与伊希斯为了让拉讲出他的秘密所使用的奇异魔法有关。拉已经上了年纪，总是不由自主地流下口水来，他觉得这对于一个神来说实在有失身份。伊希斯知道如果收集一些拉的口水，就可以用来制成咒语获得控制拉的法力。在任何一种文明的魔法中，任何人自己身体上的东西，特别是毛发和指甲，都可以被用在不利于他或她的符咒中。所以伊希斯悄悄收集了一些这位老神落在地上的唾液，并把它们烤成了一条陶土蛇。

接下来她便给这条陶土蛇下了个咒语，使它在适当的时机获得生命。当拉走过她隐藏此蛇的地方时，蛇活了过来并咬了他。由于蛇身上有着拉自己的唾液，伤口使得他痛苦不堪。拉召唤伊希斯来为他疗伤，而伊希斯则声称不知道他的真名就没法给他治疗。拉并不情愿把秘密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会给予伊希斯多么巨大的能力，然而伤口的痛楚最终还是让他无法忍受而让步了。于是，伊希斯知道了拉的真名，治好了他，也就此成为了诸神中法力最大的魔法师。

荷鲁斯的重要性

伊希斯的儿子荷鲁斯也是埃及魔法神话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赛特杀死了



● 这枚乌查(Utchat，原意为“拉之眼”[the Eye of Ra])护身符可以作为一个样品。埃及富人有可能就戴着这样奢华的护身宝物。它被做成了“荷鲁斯之眼”的形状，荷鲁斯神通常与治疗魔法联系在一起。

荷鲁斯的父亲奥西里斯后，荷鲁斯向他寻仇，但却在和赛特的打斗中受了重伤。自那以后，他就在神话和魔法的历史中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拯救者（在赛特杀死奥西里斯后重建秩序）也是牺牲者（在一场崇高的战斗中受了伤）。荷鲁斯被描绘为“好大夫”、“救世主”和“巫士”等多种形象，尤其受到埃及历代国王的尊崇，他们敬重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在很多咒语中，病人都被当成荷鲁斯来称呼，以便于他或她也可以像这位神那样迅速康复。

赛特显然也是直到古埃及历史相当晚的时期才被看成一个完全邪恶的魔神，因为在早期治疗咒语中他也有一席之地。当时他只是被刻画为性子暴躁、富于侵略性，但绝不邪恶。有一个传说讲述赛特为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受到了惩罚：他自己的精液涌进了他的脑袋，弄得他头痛欲裂。从此以后，治疗头痛最常用的咒语之一便是召唤伊希斯奉拉之命去为赛特除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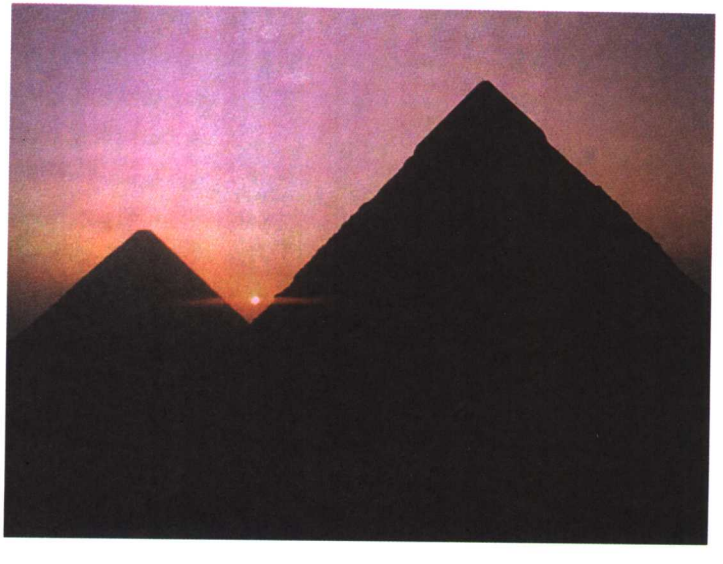
取笑诸神

文字一经书写下来就有着巨大的魔力，因此哪怕只是记录某些神话事件也被视为要担上风险。要暗示诸神也有弱点更是禁忌——更别提用语言或图画来表现了。这个世界的秩序是由诸神制定的，如果用文字描绘了一种干扰秩序的混乱，那么就可能会弄假成真，让这种混乱变成事实。

然而有些符咒中确实需要记录一些表现神灵弱点的例子，为了避免犯忌，可以尽量缩小这些弱点：例如描绘赛特神时，将他与正常身高的荷鲁斯和伊希斯神相比，他就成了位滑稽的小个头儿。利用这种方式，既出于符咒的需要令人满意地取笑了赛特神，又不必担心宇宙混乱的状态会真的发生。

撒布符咒的条件

尽管有法力的文字和神话



● 埃及吉萨平原上的那些大金字塔令一代一代的人迷惑不已。甚至到了20世纪，仍有人认为建造如此精妙宏大的工程的知识一定是通过某些超自然的手段获得的。

故事是埃及祭司举行各种仪式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但他们的仪式可并不仅仅依靠神话故事。在公元前 27 世纪的一些最古老的金字塔铭文中，有着某些让人如入梦境、心醉神迷的段落，显示出在魔法仪式中，祭司要经历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在这期间灵魂前往“另一世界”。这表明早期埃及宗教中的某些元素是从萨满信仰中萌生而来的。然而，随着书写文字的重要性与人们的读写能力俱增，以及各神庙成了受埃及国王慷慨资助的富有机构，魔法仪式中的早期萨满因素逐渐被更加标准而严格的各种仪式所取代。

施法前的准备

神庙祭司在魔法仪式中要试着使用“太初”中的巨大能量，而在此之前他得先通过仪式净化自身。在举行仪式的前一天晚上，他不能和妻子睡在一起，也不能吃鱼或猪肉。有时候祭司

● 经书写的文字自身即被视为魔法的巨大源泉，象形文字是埃及祭司那些复杂仪式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不仅要剃头，还要刮净整个身体，再举行一个复杂的沐浴仪式。举行魔法仪式还得有一个神圣的地点：一间铺上了干净沙子并熏过圣香的专门房间。这一切准备就绪后，仪式才能开始。

有法力的数字和仪式用具

很多保留下来的古埃及咒语显然是需要大声说出来的，许多咒语甚至包含了对具体语调的详细指示。咒语中通常包括需要不断重复的各种段落模式，最常见的是重复4次。4次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邪恶力量可能会试着从这些方向来攻击保护性符咒。7也是符咒中十分常见的数字，出现在许多文明的魔法传统中。它最有可能代表的是7个肉眼可见的天体：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埃及祭司施用的魔法花费巨大，仅限于在神庙中举行，而这些地方只有皇族和祭司才能进入。比较富有的居民付钱给地位较低的祭司，委托他们在神庙外办理葬礼及施用其他特殊符咒。在神庙之外也有一些仪式用具带有法力，其中一种便是覆盖着神奇雕刻的弯曲的象牙手杖。杖上通常都装饰有一种或多种生物，人们相信这些生物有着魔力，其中河马尤其受到尊崇。一根象牙手杖是很昂贵的，但是也有一些可以为普通埃及人所用的、价格比较低廉的手杖。然而，当那些国属大神庙在公元前2000年的后半期里向普通人敞开它们的大门时，这些手杖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 这个公元2世纪的埃及蜡人被用做巫毒（Voodoo）娃娃[1]，目的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影响。这条魔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穿在蜡人肚脐中的人类头发。

[1] 巫毒教是一种主要在加勒比海国家尤其是海地流行的宗教，其中一个至高的上帝统治着包括地方神、监护神、神化的祖先及圣者的万神殿，他们与信徒在梦境和宗教仪式的领地进行交流。——译者注

外表相似的物件，语带双关的祭司，以及稀奇古怪的原料

大部分埃及魔法的基本原理依赖于物体之间巧合的相似性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联系。因此，一枚贝壳可以被视为像一只人眼，由此和眼睛建立起特殊的联系并在治疗眼疾的咒语中派上用场。

象征意义在大多数魔法仪式中都有着类似的作用。颜色总是很重要的，黑色和绿色代表着重生和成长，在治疗符咒中同时被大量使用。颜色可以来自非常简单的东西，例如绿色的草药，也可能需要一场血腥的动物祭祀来获得需要的颜色。在需要用到黑色的符咒中，黑色动物的血液或乳汁尤其有价值，人们认为其颜色中的精华是通过血液传递的。因此一头黑色牛犊的血被认为可以使白发返黑，而要召唤姜红色头发的赛特神，咒语中则定要使用一些红色的东西。

埃及祭司并非因为具有幽默感或会适时搞笑而知名，而是因为在他们的魔法咒语里总是充满了双关语。有一条咒语是召唤赛特来担任贼的角色保护啤酒不被偷盗，因为在古埃及语中“偷盗”和“啤酒”的发音很相近。对梦境的解析遵循的也是同样的原则：梦到一头驴意味着你就要提升了——“毛驴”和“升职”这两个词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如果梦到了竖琴(bnt)则意味着邪恶(bint)要降临在你身上。

有些对使用咒语的指示在今天看来似乎匪夷所思。例如，一张希腊—埃及纸草上记载魔法师只准使用一张从未被坐过的橄榄木凳。事实上，这是要求魔法师使用这条咒语时自身和周遭环境都必须纯洁。

到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开始统治埃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类新的世俗魔法师，他们不是神庙中的祭司，而是使用魔法为普通顾客提供收费服务。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一时期的魔法记载中显示，这群新出现的魔法师使用了一些相当古怪的原料。其中的一些昂贵并且来自异域——例如金叶子、叙利亚蜂蜜和乳香——而另一些则根本稀奇古怪，例如蝙蝠血、双尾蜥蜴，以及一个被谋杀者的头发。这张单子还可以继续开下去：鳄鱼粪便、公鳄鱼的肚脐，还有阿蒙神的精液。不过，记载也同时显示了这些更为稀奇的原料其实也并非真的都那么古怪：粪便其实指的是埃塞俄比亚土壤，公鳄鱼肚脐只是水塘边的野草，而神的精液不过就是地位卑微的韭菜罢了。



● 避邪玉石，罗马人统治时期一种流行的护身符。玉上刻着一个两腿扭曲的形象，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用以代表与魔法有着特殊关联的精灵或神。

日常魔法

在古埃及不是只有祭司才施行魔法。有些民众也使用魔法，只是其具体内容有别于祭司的符咒。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 3000 年时就存在着受政府承认的乡村医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糅合了实用治疗和魔法咒语的方法，称为“苏努”(sunu)。到了公元前 2000 年时，又出现了一种神秘人物：扫 (sau)。不论男人或女人都可以是扫，他们既懂施药治病，也能表演一些魔法小技艺。大部分女性扫也同时是接生婆，为怀孕妇女和儿童施行保护性的咒语。还有被称为莱克海特 (rekhet)——也是有男有女——的一类人，他们的能耐更邪门一点。他们所使用的魔法在埃及古来有之，然而人们对其却知之甚少，因为能读会写的祭司在记载中并未涉及过它们。人们认为莱克海特能够与死人接触，以及找出那些在自己所在的群体中引起疾病的恶灵们。

驱邪避厄的符咒

考古记录显示，人们驱避灾祸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便是佩戴符咒或护身符。在古埃及人人都佩戴这类物件，它们也被运往异国，被世界上各个国家所模仿制作。妇女和儿童总是格外要注意佩戴护符，因为人们相信这两种人尤其容易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攻击，难产或患上各种儿童疾病。制作护身符的材料多种多样。玛瑙贝因为很像人眼或女性生殖器，通常被串起来戴在手腕上用以保护妇女的旺盛生殖能力——与人体某一部位的相似性构成了其魔力的核心部分。猫毛或用亚麻布包裹的草药也可以制成护身符。在制作护身符时有时会用到蜂蜜，因为既然对人来说蜂蜜吃起来是甜的，按照逻辑它对魔鬼来说吃起来就应该是苦的，



● 这串华丽的护身符来自约公元前 1991 ~ 1750 年的埃及中王国 (the Middle Kingdom)，组成此护身符的金质玛瑙贝被认为可以保护怀孕的妇女。

因此可以用来驱赶他们。

亦正亦邪的魔鬼

在其发展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段内，埃及宗教并不正式认同存在着对人有敌意的神明或一心作恶的魔鬼。我们并不清楚魔鬼的概念到底是后来补充进去的，还是普通人从来就相信有魔鬼——只不过他们的观点被正统国教压抑下去了而已。大部分人类文明都意识到有必要对邪恶和灾难作出解释，而在一个超自然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文明中，魔鬼自然是想当然的罪魁祸首了。每位主神都有一定数量的次要魔鬼作为仆人或代表其在不同方面的各种能力。

女神塞赫梅特(Sekhmet)是身负骂名最多的邪神之一。她手下控制着七个魔鬼，称为暴魔(bau)，意思是箭矢。在夏天和收获季节里，人们尤其惧怕塞赫梅特神的这些暴魔，担心它们会毁坏庄稼，通常疾病和虫害也算在它们头上。但即使是这位女神也能被用来为善。魔法师相信塞赫梅特的这些魔鬼就像其他神祇的魔鬼一样能够受到魔法的控制。他们甚至会召唤这七名暴魔以对抗恶眼(the evil eye)。也许这会令人有些费解，埃及魔法师居然试



● 图中长着朱鹭头的透特神托着力量与生命的象征，他在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被视为魔法知识的最初源泉。

图通过这种方式去控制神明和魔鬼，不过他们常常认为这些超自然生命其实也是一种自然力量。魔法就是种控制超自然存在的技术。

只有神才能给予人类魔法的能力。从公元前 1000 年到罗马人统治时代这期间，两个最重要的魔法来源分别是朱鹭头人身的透特神和豺头人身的阿努比斯神。古希腊人把透特神视同于赫尔墨斯——他们自己的掌管神秘知识的神。阿努比斯是魔法秘密的守护神，就像其他后期神话中的神祇一样，他也驱使魔鬼传递信息，这些信使魔鬼把知识和其他有益的东西带给人类。但是正如塞赫梅特的那些暴魔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一样，魔法师也可以驱使透特或阿努比斯的魔鬼去做坏事。古埃及的魔法和诸神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富于道德是非观念，他们只不过是知识与力量的源泉。而众所周知，知识与力量既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以作恶。

希腊和罗马人对埃及魔法的接受

尽管到了公元前 1 世纪末期，埃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的古迹和不朽的金字塔仍受到其他文明的景仰，尤其是当时统治着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罗马人。埃及的魔法传统吸引来的不仅是崇拜，也



● 此图出自埃及《亡灵书》，图上右侧豺头人身的阿努比斯神（Anubis）是晚期埃及宗教中魔法的一个重要源泉。

有怀疑。尽管如此，好奇心强的希腊人还是接受了埃及魔法和宗教的许多方面并把它们融进了自己关于魔法和神秘知识的传统之中。

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 4 世纪晚期完成了他的征伐伟业后，希腊文化在东部地中海的各文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魔法起源于埃及的观点远传近播。这甚至反映在了早期基督教作品之中。根据《圣经 · 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7:22)中记载，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段评述充分说明了在希腊文化时期，摩西被看作古代最伟大的魔法师之一。这种观点与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在后者的信念中摩西这些创造神迹的伟力直接来自于上帝，根本不是他本人的功劳。



● 早期基督徒杜撰了一则神话，希腊女巫师西比尔 (Sibyl) 预言了基督的到来。如此看来，古代宗教好像预见到了它们以后会被基督教所取代。

犹太人对魔法的抗拒

从很早的时候起，犹太教就几乎是惟一一种不相信魔法的宗教。《旧约》中的《利未记》(Leviticus) 和《申命记》(Deuteronomy)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5 世纪，包含了一整套律法，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使用或信仰魔法。“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申命记》18:10–12)



● 就像在许多其他古代文明中一样，罗马人也祭杀公牛，使用其内脏来预言未来或读取诸神的意愿。

这张内容丰富的单子禁止了一切接触任何神灵——除了上帝——的做法。由于几乎所有的预言方式都要涉及召唤祖先的灵魂或不那么邪恶的魔鬼，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主的那些高级神职人员才能演示神迹。只有一种预言形式可被视为合法，那些“观兆的”人会为具体的人群或事件编撰显示吉日和凶日的日历。这些日历编撰者可以声称自己只使用了“科学”知识，但他们也有可能会被怀疑是求助了上帝以外的其他神灵。

尽管古犹太教事实上并未否认除了上帝外还存在着其他次要的神灵，但它却坚持认为向它们寻求帮助将是徒劳的。不管《圣经》中的法约如何强烈地反对人们使用魔法，它们也并没宣称魔法完全不管用。记载中犹太人的王扫罗就曾向一个巫婆问询，那巫婆使用通灵术召唤来了先知撒母耳。尽管《圣经》的法约有严令禁止，这些魔法肯定还是被犹太人社区中的许多村民

使用着。

文化与魔法相敌对

虽然犹太人对魔法的抗拒几乎是古代世界里惟一的例外，这种抗拒却最终在欧洲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希腊文化在大体上对魔法的概念是高度接受的，但却有很多人对魔法施为持高度怀疑的态度，有时甚至公开仇视。当希腊人的这种怀疑情绪与犹太人对魔法的压制态度一起融合在基督教的发展之中时，魔法就开始受到声讨。



● 这幅17世纪的插图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先知特瑞西阿斯（Teiresias），他因无意中撞见雅典娜女神（Athena）沐浴而被罚双目失明。作为补偿，宙斯（Zeus）赐予了他预言的能力。

魔法开始失去了它对人们的控制

与埃及人不同，古希腊人并没有用一个连贯一致的结构专门详细阐述魔法的体系及如何运用魔法。希腊的祭司阶层分散成了各自为政的本地小团体，根本无力系统地描绘诸神的天性或指示人们如何去接触和崇拜他们。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件个人事务，并且越来越排斥魔法。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被称为智者[1]（这个称呼源自希腊文的“智慧”）的希腊哲学家们发展出了一套理性主义思维，这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逻辑和哲学体系的基础。

[1]“Sophist”这个词在希腊文化中具有双重意义，可以指“智者”或“诡辩家”。——译者注

随着理论的成熟，这些哲学家最终形成了关于理性神权的观点，冷静的神明为了人类的最终受益而赐降了秩序。在这个理性世界中，要希腊社会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再去按照传统模式来接受魔法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尽管如此，魔法在希腊罗马人的世界中仍然被持续使用着，希腊和拉丁文学中也不断出现巫婆和魔法师的形象。只是此时的魔法总是边缘性的，与钦定的宗教泾渭分明。不过，人们还是会出于习惯的需要而崇拜那些传统神祇，还是会出于仪式的需要而采用某些形式来进行预言，例如检视祭祀动物的肝脏。然而魔法信仰的许多其他方面都被视为可疑，被认为受到了异族影响的沾染。虽然魔法被这么多人嗤之以鼻，它却在希腊各城邦和乡间广泛应用。正如公元前4世纪的诗人索西芬斯(Sosiphanes)所说的那样："西萨里(Thessaly)每个活泼的小姑娘都能使用魔法咒语把月亮从天空中叫下来——要是你愿意就相信吧。"



● 这是古代故事中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一个巫师有着一个装着大风的魔法口袋。这幅木版画上显示巫师正在出售他的口袋，这口袋必须用三个结扎住。

最早出现在希腊文学中的预言师之一，便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悲剧《俄狄

浦斯王》中双目失明的特瑞西阿斯。他能预知未来，揭示不为人知的真相。“神圣和鄙俗的学问、所有天上和地下的知识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俄狄浦斯国王这样对他说道。然而当这位盲预言师说出来的内容惹得国王不高兴时，俄狄浦斯又将他斥责为“策划阴谋的魔言师”。虽然“魔言师”(magos)这个词其实还是“魔法师”的意思，在此处的用法却是意在侮辱。“魔言师”还可以指采用某些方式来做预言的波斯祭司，或者指那些收取报酬预言未来的流浪魔法师，后者很像今天那些要顾客将银币放在其手掌中来进行预言的算命人。这些做法在希腊一直受到抨击，被认为是亵渎神明，并且破坏了诸神在人们心中的威严形象。

魔法在希腊文化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故事和传说得以流传下来的，其中还点缀了各种道听途说的所谓“证据”。在这些魔法故事中不时会闪现出各种异族形象，那些通常是来自异域的、怪诞恐怖而又神秘难解的事件为故事增添了吸引力。荷马的《奥德赛》讲述了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又名尤利西斯[Ulysses])在特洛伊战争后，从海上返乡途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冒险。由于触怒了诸神，奥德修斯和他的随从被引到了陌生而危险的国度。可想而知，这个故事中出现了相当多的魔法，其中一些格外迷人的历险在其后无数世代的神话和传说中都被一再讲述。

风之袋

在其中一次历险中，奥德修斯从款待他的埃俄罗斯(Aeolus)那里得到了一件礼物——一个扎紧的公牛皮袋子。埃俄罗斯得宙斯赐予“掌管风的权力”，能“将各种各样风的所有狂暴喧嚣的能量都监禁起来”。这件礼物本来是意在避免奥德修斯的船被吹离航道。但不幸的是，他那些贪婪的随从认定袋子里装的是金银财宝，于是解开了袋子，他们的船也随之被飓风刮出了航线。

这是“带着风之袋的魔术师”的主题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情形。在此之后它也出现在中世纪的故事以及再后来19世纪的德国民间传说之中。不过在中古欧洲这类故事的叙述中，风

之袋的目的是为了使船行驶得更快而不是为了避免行驶方向的错误。

女巫喀耳刻 (Circe)

荷马的故事里还介绍了一位巫婆——这也是希腊神话中此类形象最早出现的一次。她就是女巫喀耳刻，太阳的女儿。在经历了风之袋灾难后不久，奥德修斯的随从们登上了一座岛屿并开始四处查探。他们来到林中空地的一片开阔处，那里有座很漂亮的房子，全部由打磨得十分光滑的石头搭成。周围有许多狼和狮子，不知为何全都上来讨好这些人——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动物是因为中了喀耳刻的符咒。喀耳刻现身屋外邀请这些人进屋享受盛宴。食物里掺了一种药，使这些人全都陷入昏迷。盛宴之后，喀耳刻便把这些昏昏沉沉的人变成了猪猡，把他们全都赶进了猪舍并牢牢地锁在里面。尽管有几个人设法从岛上逃了回来并警告了奥德修斯将会发生的可怕事情，这位勇敢的英雄仍决定出发去救他的伙伴们。



幸运的是，奥德修斯一直受到赫尔墨斯神的宠爱，这位神祇在林中现身并给了奥德修斯一副对抗喀耳刻迷药的解药，一种叫做摩利 (moly) 的白花黑根的魔草。靠着这种草药和一种特殊油膏的帮助，奥德修斯迫使喀耳刻

● 这幅 18 世纪的雕版画表现的是希腊神话中了不起的女巫喀耳刻，正手举魔杖施用法术，她周围环绕着蛇和精灵。

把那些猪变回了人形。他们重获自由后继续扬帆驶上了归途。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们所采用的治疗方法是使用民间药物——神秘的草药、酊剂、药液和油膏——而不是埃及式的咒语和仪式。这样看来，女巫喀耳刻的迷药中会有能够麻痹知觉的各种草药，以及能够逆转其效果的各种油膏，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这些草药和毒药都被希腊人视为魔法的产物而非单纯的自然物质。

第一批巫婆

在希腊家庭中主要是由妇女来开方下药，这就使得类似于喀耳刻和她的草药的故事更加令人信服。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希腊家庭中的妇女懂得如何施药治病，她们也就有可能调制有害的

● 在这幅1610年的雕版画中，喀耳刻把奥德修斯的从人变成了猪猡。此处的喀耳刻被刻画成一个丑陋的巫婆形象，而不是希腊神话中那个还未进入主神之列的女神。



药物甚至毒药。民间故事中的巫婆形象正是直接源于人们的这种担忧，而且还掺杂了男人对于女人双刃剑般的力量的恐惧。赫尔墨斯神就警告过奥德修斯不要被喀耳刻引诱到床上去，除非她发一个神圣的誓言绝不伤害他。否则，赫尔墨斯郑重地告诉奥德修斯，喀耳刻“将会掠走你的勇气和你作为男人的能力”。喀耳刻将会使奥德修斯成为性无能，这种威胁是几乎每个社会中人们打击巫婆时都会引用的一项指控，在16和17世纪那些搜巫运动中最为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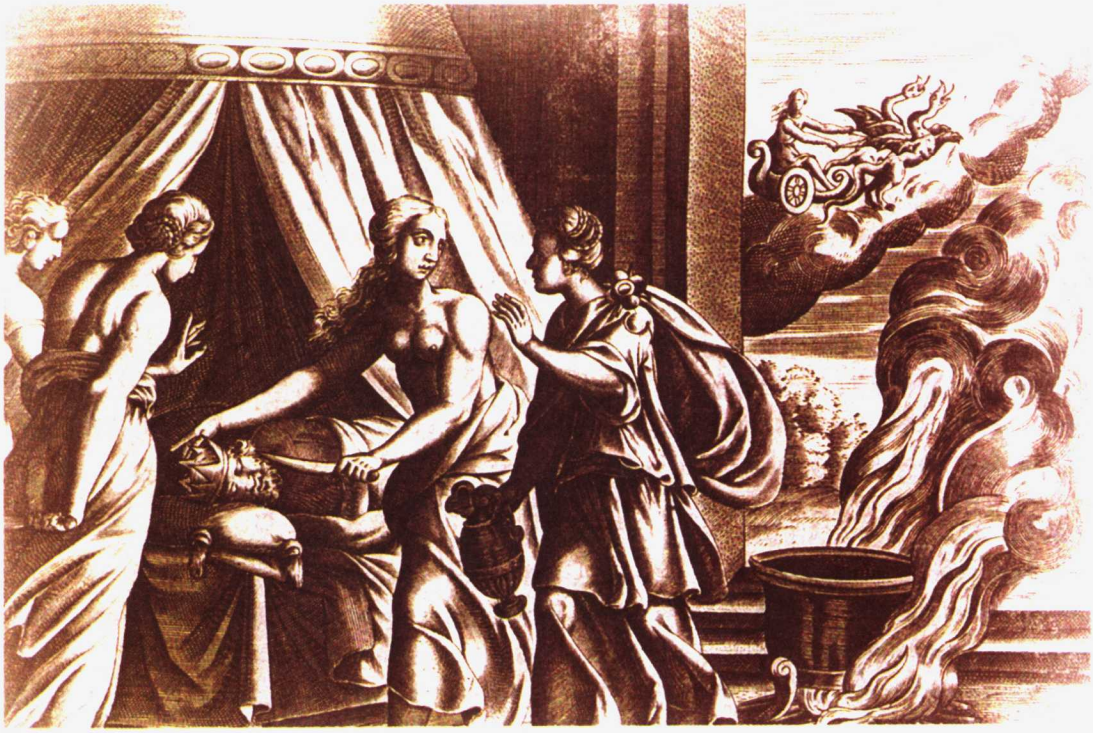
向死者求助

对于通灵术的最早记录也出现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击败了喀耳刻之后，本想立即继续他的返乡航程。但喀耳刻却告诉他说，他必须先到地下冥府向盲先知特瑞西阿斯寻求忠告。喀耳刻告诉奥德修斯，到了冥府后要先挖一条壕沟，长度与人的前臂一样，然后把要献给死者的供奉倒入壕沟之中，这些供奉包括牛奶、蜂蜜和美酒，还要撒上大麦。接下来奥德修斯必须向死者祈祷，如果他们打算帮助他，就要献上更多的供奉，例如动物祭品。不过奥德修斯必须以剑威胁那些亡灵，不准他们吃到这些供奉，直到特瑞西阿斯本人出现为止。

无视道德准则的诸神

在希腊早期神话中，诸神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魔法力量，经常无视正义。荷马的作品也反映了诸神这种无视道德准则的行为。

《伊利亚特》讲述的是希腊人对特洛伊城作战的故事，其中有个希腊武士依靠波塞冬神(Poseidon)魔法的帮助杀死了一个特洛伊人。这两名武士决斗的时候，波塞冬“迷惑了特洛伊人那闪亮的双眼，使得他伶俐的四肢无法移动，于是他既不能退后，也无法躲避敌人，只能站立于原地有如一尊塑像，或是一株叶冠纹丝不动的树木”。特洛伊人无法作战或逃走，被他的敌人用矛刺死了。荷马评价说，尽管诸神能够令人羡慕地施用这样的魔法，但他们其实不该这样做。战争应当是武士之间的光荣竞争，诸神运用他们的法力来帮助自己所宠爱的人应当被视为作弊。



● 美狄亚以女巫师的身份劝服了珀利亚斯 (Pelius) 国王那些容易上当的女儿们，使她们同意把老国王切碎并进行蒸煮，假装要通过这种魔法让他返老还童。

对魔法的不当使用造成悲剧

当魔法和宗教不再彼此兼容时，神话中的那些恶意魔法便被认为是来自希腊世界之外的力量。住在“已知世界遥远边缘”的女巫喀耳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希腊神话中另一个时常出现的此类形象是美狄亚，她也是住在远离希腊、位于黑海上的一个叫做科尔喀斯 (Colchis) 的城市。与喀耳刻一样，美狄亚也是泰坦巨人族 (the Titans) 的后裔，这老一辈的神族已被来自奥林匹亚山 (Olympus) 上那些年轻的希腊神祇所推翻。喀耳刻是泰坦神祇太阳大神的女儿，而美狄亚的父亲则是太阳大神的儿子埃厄忒斯 (Aietes)。美狄亚的故事很好地证明了使用恶意魔法和不当使用魔法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

希腊英雄伊阿宋正在寻求为父报仇，他的父亲受一个叫做珀利亚斯的敌人所骗，失去了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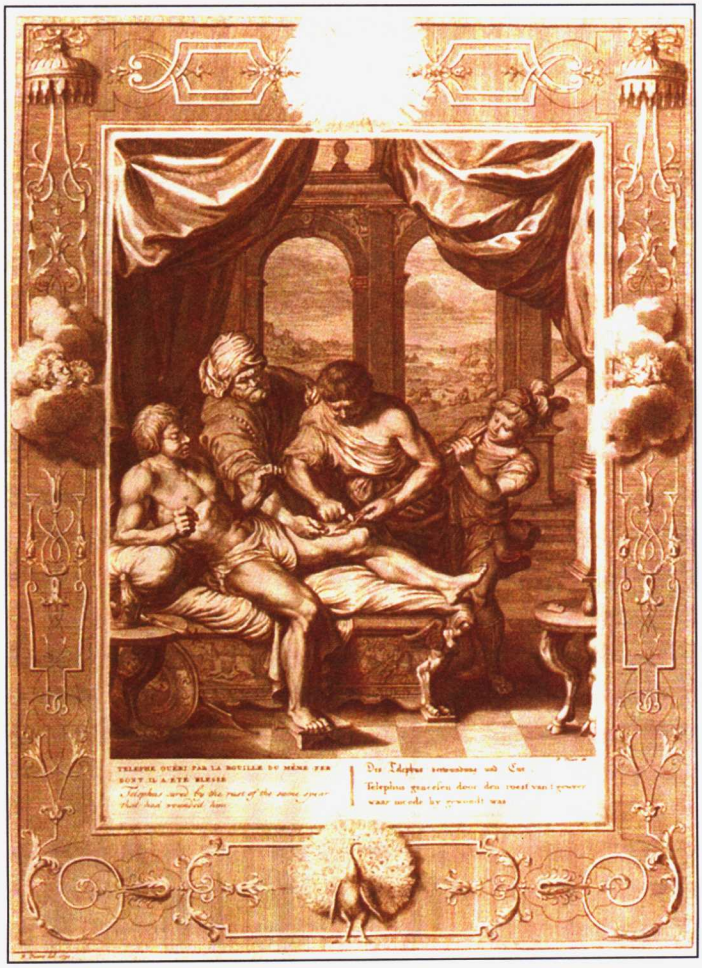
希腊城邦伊俄克卢斯(Ioclus)的统治权。皮利亚斯先前已得到了一个德尔斐神谕者(一个能够预告未来的女预言师)的警告，他会被一个只穿一只便鞋的男人所罢黜。当伊阿宋只穿着一只便鞋进入伊俄克卢斯城时，珀利亚斯惊惶失措，赶忙借口一项任务把他逐出了城池，希望能够借这个致命的任务一劳永逸地摆脱伊阿宋，这项任务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金羊毛。于是伊阿宋与他的一众同伴登上亚尔古(Argo)舟出发了。经过各种历险后，伊阿宋抵达了异邦城市科尔喀斯，金羊毛就保存在科尔喀斯的国王埃厄忒斯手中。就像所有的希腊英雄一样，伊阿宋也是一位神祇的宠儿。从来没有任何人解释过诸神到底是如何选择凡人作为各自宠儿的。伊阿宋受到的是女神雅典娜的特别保护，当他到达科尔喀斯城时，雅典娜使美狄亚疯狂地爱上了他。有了美狄

● 伊阿宋的历险故事在雷 · 哈里豪森制作的影片《伊阿宋与亚尔古英雄们》(Jason and the Argonauts, 1963 年出品)中得以重现。在影片中，他依靠美狄亚魔法的帮助与骷髅武士展开了搏斗，这些武士是埃厄忒斯国王强迫伊阿宋种下龙牙而破土现身的。



亚的帮助，伊阿宋就能成功完成他的使命。

美狄亚为了帮助伊阿宋完成了她父亲交给的任务，背叛了自己的家族。首先她给了他一种魔力油膏，能保护他不受火焰和金属的伤害。这使得他能够为铜蹄喷火的公牛架上车轭，斩杀看守金羊毛的恶龙并击杀了龙牙种在土里后长出来的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帮助伊阿宋逃跑的时候，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并将他的尸体切成了许多片，用这种方法来拖住他们的父亲，令他不得不停下来收集儿子的尸身。美狄亚就这样依靠魔法的帮助摧毁了自己的家庭——就是这种行为使得人们总是对巫婆畏惧不已。



伊阿宋和美狄亚返回伊俄克卢斯城后，美狄亚很快就又开始玩弄她的那些魔法诡计。她声称自己能够通过魔法药剂使人返老还童，这深深打动了伊俄克卢斯城的国王皮利亚斯，最终说服了他亲身一试。但在魔法施行过程中她却把他给煮死了。伊阿宋和美狄亚受到惩罚，被赶出了城邦并逃往哥林斯(Corinth)。在那里，伊阿宋抛弃了美狄亚并娶了一名希腊女子。美狄亚备受嘲讽，恼怒若狂，采取了最后的报复行为，杀死了她与伊阿宋所生的孩子们。这个故事的寓意似乎是在

● 治好海格力斯儿子伤口的正是那把伤了他的剑上的锈粉。这种类型的感应巫术是历史上最为常见的魔法形式。

说，无论魔法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如果出于自私目的而使用它就只会导致不幸。后来竟是亚尔古舟上一根腐烂的木料落在了伊阿宋的头上，造成了这位英雄的死亡！

诅咒牌与吓人的娃娃

美狄亚和喀耳刻都是神秘而非凡的施用恶性魔法的异邦女性。而与此同时，一些普通男女也在使用着某些形式的魔法，这些魔法也可能会被描述成是恶性的。考古证据显示出从极早的时期起就有了许多“魔法”用具。这些用具是要利用魔法给别人造成某种伤害——一种是诅咒牌，另一种则是巫毒娃娃。

巫毒娃娃是人们熟悉的魔法用具，它在古时候被广泛而频繁地使用。在古希腊时期，身上扎着大头针的小人儿被用以控制另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倒不一定是为了伤害他们。比方说，有时候一个巫毒娃娃嘴里扎着针，这最有可能是为了阻止某人在特定时间张嘴说话或是泄漏秘密。有些娃娃身上贴着书写的符咒，特别指定这个“受害者”不能在法庭上提供证据。其他一些娃娃也许双脚绑在头后，要么头或躯干被反拧过去。这些都是以不同的方法来标示出按照诅咒的具体内容对受害者进行的“束缚”。



诅咒牌通常是刻着符咒的、薄薄的小铅板。这些牌子也是用于左右某人的行为，或是影响一个人甚或一只动物的安宁幸福。人们在西西里一个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殖民地内发现了一批 22 个这样的物件。这些诅咒牌到公元 2 世纪时已经广泛地散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了，甚至出现在英国的罗马人遗迹中。

流传下来的诅咒牌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诉讼诅咒”，用以影响一场审判的结果。这类牌子在古代雅典十分常见，当时的社会充斥着激烈的竞争和争论，

● 希腊神话中的自然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也就是罗马人所知的克瑞斯（Ceres），是地府神祇之一，人们通常都在这些神的圣坛中藏匿诅咒牌以祈求帮助。

诅咒牌真的管用吗？

诅咒牌在古希腊和罗马世界中被广泛地运用，很明显有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东西确实管用。如果一个诅咒没有造成任何显而易见的效果（显然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人们若还是对它的功效坚信不疑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不过某个具体魔法行为的失败实在很难动摇人们对魔法的总体信念。例如，要解释某个诅咒的失败，可以想当然地认为那个受诅咒者使用了威力更加强大的对抗魔法。

在一个普遍相信魔法功效的社会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被施法者早已有了一个保护性的护身符或是对抗符咒。最有特点的护身符是一卷写了文字的纸草，或者一张金银箔片，塞在一根铜管里挂在脖子上。护身符可以作为抵抗魔法的一般性保护，抵挡某种具体疾患，也可以保护佩戴者不受他人所下诅咒牌的损害。于是为了再制作能够对抗这些护身符效力的诅咒牌，一场魔法上的“军备竞赛”就此展开。

激起某人对他人下咒的事情通常都是一场令人怀恨在心的公开冲突，例如一场官司中的诉讼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大概都感觉到采用魔法措施来为自身辩护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另一方可能就会这么去做。用魔法诅咒别人一直都被视为一种邪恶的行为，通常都是不合法的。使用铅这种平凡的金属作为诅咒牌的基本材料乍一看也许会令人有些费解，然而事实上这正好显示了下咒者的动机有多么强烈。所用的铅常常来自于公众排水管道，这在所有古代城市中都能找到。这项举动是相当危险的，很容易被发现并且会被认为很不文明。

要下一个诅咒也是危险的，因为所牵扯到的黑暗力量很容易会反过来弹回下咒者身上。大部分早期的诅咒牌上都没有写明下咒者的姓名，这样被召唤来实施诅咒的精灵就不能转过头来去迫害下咒者了。下咒是件很严肃的事，可以在被诅咒人身上引起相当的心理畏惧，总是疑心自己身上出现了受到魔法侵害的症状，如果发生任何不幸事件也会被理解成是受到诅咒的结果。

然而，如果下咒确实是秘密进行的，那么心理压力又是如何施加给受诅咒者的呢？下咒的人十有八九会拐弯抹角地知会那位受害者，让他或她知道已经受到了诅咒。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种形式的魔法，公元前 4 世纪早期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曾争论说：诅咒只在那些相信它们的人身上才起作用。



● 这枚罗马垂饰护身符表现的是蛇发的戈尔贡（Gorgon）女妖。这是一枚十分昂贵的护身符，功用是使其佩戴者不受恶性魔法的伤害。

市民常常要诉诸法庭来解决意见分歧。另一种诅咒牌是演员常用的。商人也有着许多的“贸易诅咒”可以刻在自己的诅咒牌上。后来这些类型中又加上了一种“爱情诅咒”，用来结束一段关系或阻止某人开始一段关系，又或者是为了吸引受诅咒者爱上那个下咒的人。最后一种类型与前几种有所不同，不是为了诅咒而是为了祈求公正。

所有场合都适用的诅咒

如果只考虑这些诅咒牌的数量和它们明显的恶毒用意，我们也许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古希腊社会里生活着的是一群争强好胜、用心险恶、经常吵得热火朝天的乌合之众。然而真正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总是会夸大魔法行为的负面效应，习惯上总是认为魔法仅仅用来“束缚”或禁止其他人的行为。因此，一个买卖人如果想要生意兴隆，就只能使用魔法来限制竞争对手的行为。类似地，早期的爱情诅咒也只可能是防止被下咒的人被别人吸引，从而发挥吸引这位情人的功用。

束缚魔法的功效要依据几条原则。首先，由于存在“感应巫术”，即认为两件事物间的相似性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魔法联系，因此束缚咒语所用的材料通常都会扭曲或卷起后放入一根管子里。既然魔法物件都被束缚起来了，那么它所要影响的受咒者当然也就会受到束缚了。诅咒牌上的文字通常都写成螺旋状，或者交替着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地书写。扭曲的形状本身就被认为具有魔力。希腊神话中与魔法联系在一起的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神就经常被描绘成有着扭曲的双腿。

诅咒牌也需要从某个源泉汲取力量。新近去世者——尤其是那些夭折或暴死者——的灵魂被认为是具有力量的。我们在墓穴中发现了许多埋下的诅咒牌，这也是一种感应巫术。正像尸体不能说话一样，受到此类诅咒的人也将不能开口讲话。其他诅咒牌则是为了向地下世界中的冥府诸神求助，所以都埋在这些神明的圣坛下。人们为达到这种目的而最常求助的冥神是得墨忒耳，她同时也是农业女神。其他那些既没有葬在坟墓中、也没有埋在神坛下的诅咒牌则是为

了祈求公正。既然并不包含什么罪恶目的，它们自然也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摆放在普通神明的祭坛上了。

早期诅咒牌都极为简陋，通常只写着受咒人的姓名。使用这些牌子的都是些普通男女，仅仅懂得最基本的诅咒，也只会一点简单的读写。古罗马作家用了更多的细节来描绘各种使用魔法的人。级别最低的是村中的男女方士。作家奥维德(Ovid)曾描述过一个村中老妇使用咒语来终止人们散布恶意流言。她用三根手指在一个老鼠洞上放了三块小熏香，因为老鼠洞代表了流言在全村传播所借助的鬼鬼祟祟的方式。接下来她对着几根细绳嘟哝了一些咒语，再把这些细绳绕在一块铅上。最后她给一个鱼头涂上树脂，缝起它的嘴，然后把它给烤了！人们遇到各种问题都会求教于像她这样的妇人：从医治蜜蜂叮刺到找出婚姻中的问题所在。

● 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Aeneas)逃离了遭希腊人洗劫的特洛伊城，受到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的热情款待。后来狄多使用魔法对埃涅阿斯进行报复，而他们的爱情也以悲剧告终。



爱情咒语和疗病草药

在古罗马文学中不乏使用魔法爱情咒语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女性。在维吉尔(Virgil)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中，命运悲惨的女王狄多为了报复她那不忠实的爱人埃涅阿斯，举行了一场十分繁复的魔法仪式。在一个巫婆的帮助下，她搭起了一座大柴堆并念诵了一些咒语，最后自己投身于火中，这样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恶灵而阴魂不散地缠着埃涅阿斯。

诗人贺拉斯(Horace)有好几篇故事写的都是一个叫做卡内地娅(Canidia)的巫婆，她的爱情咒语后来变得越来越奇异恐怖。贺拉斯曾在一首诗里取笑她，描述她“四处游荡，黑斗篷紧紧围在身子四周，光着双脚，披头散发，口中发出阵阵尖叫”。为了施行她的魔法，她和另一个巫婆用指甲把一头黑色羊羔活生生地撕得四分五裂，然后把血倒进地上的一个洞中作为献给各路邪恶精灵的供奉。不幸的是，就在这场令人作呕的仪式进行的时候，卡内地娅的假牙从嘴里掉了出来，她的假发也从头上落了下来！尽管古罗马作家都认为魔法更多地是与女人联系在一起，但是爱情诅咒牌的存在本身就与他们的这种观念相抵触：大部分诅咒牌似乎都是男人制作的。

古怪的仪式

“切根师”(Root Cutter)是指那些被普遍认为知晓各种植物根茎的医药和魔法功用的人，他们也知道应当在符咒中使用哪些草药和动物的哪些部位。在采集草药和其他植物时，必须举行各种仪式以保留它们的魔法功效。例如，切根师应当背对风向给自己全身涂油。有些植物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采集，例如在黎明或黄昏之时。如果一个男性采集者在白天挖出一株牡丹，它就可能对他的视力造成威胁——如果他在挖的时候被一只啄木鸟看见了，这株牡丹对他而言就会更加危险。

男女方士以及切根师的魔法力量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它们可以用来行善或者作恶。一些本来可以治病救人的植物也具有潜在的毒性，因此人们对切根师的法力总是带着几分猜疑。

治病的无赖

居无定所的医病魔法师在大约公元前5世纪晚期时在希腊是相当有名的。当时许多希腊学者都很蔑视他们。科学家兼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某些四处云游的魔法医生描绘成了“精炼者、乞丐祭司和骗子”，尽管他们自称道德高尚并具有专业知识，但在希波克拉底看来，他们其实就是些“不虔诚的无赖”。有一个名叫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无赖”，在公元前5世纪在西西里建立过一座医疗学校——权且算它是座学校吧。

在一篇据说是由他著述的作品的残篇中，恩培多克勒声称能够教会他的学生如何“医治年老者的各种病痛，阻止风力对农田的破坏，以及把一个人的灵魂从冥王哈迪斯(Hades)那里召回来”。他还宣称可以教他的学生——如果他们想要学的话——把自己的魔法力量反过来使用，召来暴雨或旱灾。根据我们所知的记载，恩培多克勒的魔法学校并无下文，他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这个特异的例子也在希腊文明中给魔法的可信度留下了一处软肋。

慈善与邪恶的异灵

希腊世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后不断吸收周围各文明的影响，魔法也变得更为复杂，并且吸引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比较富裕的社会成员。希腊统治后期的诅咒牌求助于各种各样的精灵和神祇，特别是来自埃及和犹太传统中的那些。由于诅咒文中的符咒变得越来越复杂，经常使用含混的外来词作为魔法咒语，这就需要专门的下咒师来完成。这些人要么原本是占星家，要么就是些庸医，不过他们当然愿意为了一笔不菲的报酬而施法。

人们认为这些魔法师的力量来自各种各样的精灵，它们被称为异灵(daemon)。这些可以是英雄的魂灵，或者是那些死后仍未安生的灵魂，能插手凡人事务。后一种尤其危险，会造成疾病或作物歉收。此外还有其他种类的异灵在监察着执法判断和人类的邪恶行径，惩罚那些有罪的人。按照一种说法，这些异灵是“黄金族类”(the Race of Gold)的魂灵，这个族类就是神话中人类的祖先。

像恩培多克勒这样的魔法师医生也许会将某种病症诊断为：这是异灵因为一件不道德的行为而在惩罚某人，而这项行为有可能是其祖先干下的。治疗之道会涉及净化典礼以及一些其他仪式，魔法师会在这些仪式里宣称自己能够控制这些异灵。

善心天使和恶意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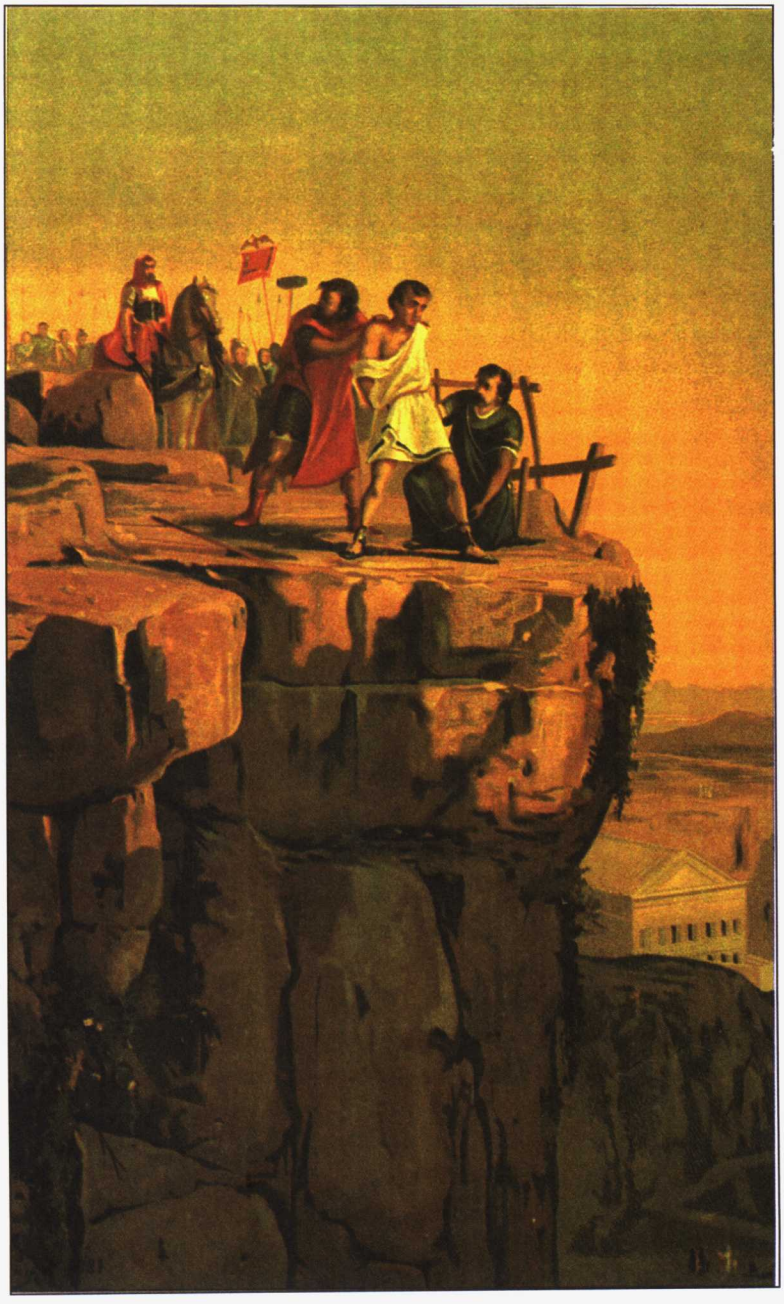
在一些记载中，异灵作为长着翅膀的信使往来于诸神与人类之间。而按照另一些说法，他们是些轻盈空灵的生物，但却因为具有过多的人类特性而无法生活在至高云端的诸神之中。他们也有着凡人的激情，因此可能带来危险，尽管他们中最好的那些都十分仁慈。哲学家柏拉图把一个人的善意心魔与他的灵魂等同起来，从而使人们对异灵的信仰显得合情合理。在现代民间传说里，一个人一生之中都有一个善心天使和一个恶意天使在观察着他或她，这种观念正是起源于古人对于每个人都具有异灵的信仰。

一个哲学家遇到他的异灵

在有关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的传记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他如何遇到了自己的异灵。一个埃及祭司提出要为他唤起他的异灵来看看，仪式相当复杂，还用到了雏鸡祭祀，最后异灵适时地现身了。祭司十分惊骇，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异灵，而是一位十分重要的神祇。这个故事的目的正是为了显示普罗提诺有多么了不起。



● 希腊的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即罗马神话中的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在疗救魔法中人们经常召唤他的帮助。



● 公元 14 ～ 37 年在位的罗马皇帝提庇留 (Tiberius) 处死了许多施用魔法的人。这幅 1891 年的平版画显示的是魔法师庇图安努斯 (Pituanius) 正要被抛下罗马的塔尔皮亚悬崖 (Tarpeian Rock)。

普罗提诺对基督教神学的后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然而，基督教神学却否认个人的异灵能够存在并具有独立于上帝的力量，认为它们要么是上帝的信使，也就是天使，要么就是试图阻碍基督徒信仰上帝的邪恶精灵。这些古代异灵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在整个中世纪一直为基督徒带来灾祸的魔鬼们。

魔法被定为非法

魔法师和巫婆在公元前 5 世纪时已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到了罗马统治时期更是越来越受到排斥。公元第一个千年伊始，奥古斯丁皇帝 (Emperor Augustus) 通过了一条法令，宣布向施行魔法者问询的行为是非法之举。提庇留皇帝 (公元 14–37 年) 执政时期的一则记载显示，有 45 个男人和 85 个女人由于私自施用咒语和魔法而被处死。这些不幸的人有可能是些相对富裕的罗马市民，他们多半是当时高度的政治偏执的牺牲品。不过，奥古斯丁下达这条法令的本意恐怕只是为了贬损魔法而不是要开始一场搜巫运动式的政治迫害。



● 传说中的希腊音乐家俄耳甫斯 (Orpheus) 激发了一种神秘崇拜，其信徒认为俄耳甫斯拥有着秘密的智慧并试图寻找这种智慧。

埃及神秘书的秘密

著名的关于秘密魔法智慧的作品——“神秘”书——是公元 1 到 4 世纪之间在埃及成书的希腊文著作，由在埃及文坛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讲希腊语的文人写成。在这些作品中，埃及的透特神——希腊神话中与他对应的神祇为赫尔墨斯——被描述为教导了希腊的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在这同一个故事的另一版本中，教授秘密智慧的导师是伊希斯，她指导了自己的儿子荷鲁斯。相传这些作品的大部分都是由一位传说中的埃及圣贤赫尔墨斯 · 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Hermes Trismegistus) 所著，他与摩西生活在同一时期。虽然这些作品据称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但它们实际上是把希腊、犹太、波斯和埃及思想放进北部埃及这个大熔炉（特别是亚历山大城）后得到的产物。

这些神秘书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类。一类是魔法技艺的大杂烩，包括占星术和炼金术（把廉价金属变成黄金的尝试）。另一类则是哲学和神学著作，大部分专注于对灵魂自由的神秘探索。那些讨论炼金术的作品实际上常常是在描述一次神秘实验。炼金术和占星术在这些神秘书中都被错误地认为是源自埃及。

许多古代社会中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占星术，但是存在至今的那套精密占星体系直到公元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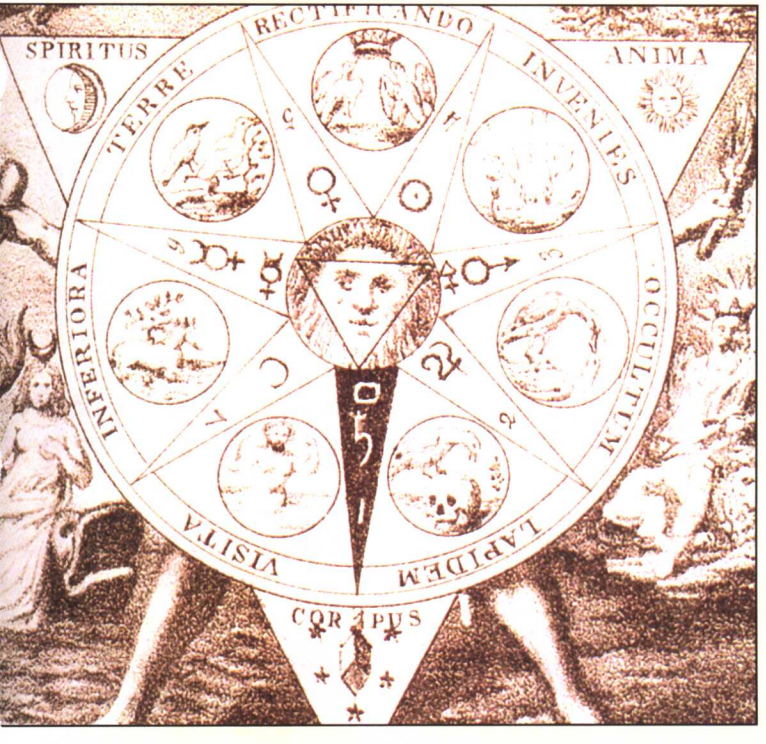


● 这幅 17 世纪的画像表现的是传说中的赫尔墨斯 · 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他是炼金术的鼻祖。

1000 年才出现。黄道带完整的 12 个符号实际上是由希腊天文学家发展出来的，他们把自己的学问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星象知识糅合在了一起。炼金术也被错误地归功于埃及祭司，这部分是由于希腊作家索西摩斯 (Zosimus of Panopolis) 把孟斐斯祭司的烘烤炉说成了炼金炉。这些炉子实际上是用来烧制魔法小雕像而不是把铅转变成金子的。

尽管神秘书并不是真正的埃及魔法书，但它们的存在却鼓励了古代世界的人们坚信还有更多类似的书有待发现。另一些人则猜测埃及魔法的秘密就以密码的形式藏在这些已经存在的作品中。直到 17 世纪神秘书仍受到西方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仍然相信这些作品包含了古代埃及的魔法秘密。

当英国学者伊萨克 · 卡索邦 (Isaac Casaubon) 正确地指出这些神秘书成文于公元纪元初期时，人们不再孜孜不倦地探索所谓的“神秘智慧”。然而，古埃及的神秘保留着它对人们的吸引力，从 18 世纪起一些秘密社团就经常借埃及符号作为自己的象征。例如玫瑰十字会 (Rosicrucians) 就改变了他们借来的这些埃及符号的特性和含义。现代的人们对埃及宗教和魔法还有着许多癫狂的思索甚至纯粹的幻想，这追根溯源都来自于那些古老却错误的信念，即相信秘藏神秘书的存在。



● 一幅描绘神秘的阿尔卡那 (Hermetic Arcana) 的 15 世纪作品，由德国炼金术士巴泽尔 · 瓦伦廷 (Basil Valentine) 创作，表现在神秘魔法中用到的两组数字：3 和 7。



神秘崇拜

在公元纪年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学者开始担心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愚蠢迷信。魔法师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bonuteichos)借助自己关于各种礼拜和仪式的知识，加上亲手制造的舞台幻象，设法说服一个小镇的居民为一个虚构的宗教建起了神坛，供奉一条名为格里孔(Glychon)的圣蛇。后期的罗马世界对各种神秘崇拜和秘密魔法之间的关系如痴如醉，这种传统通常被认为源于埃及，而事实上神秘崇拜有着十分久远的希腊传统。

最早的神秘崇拜是俄耳菲克斯派(Orphics)，其名称来源于神话人物俄耳甫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连动物都要聚集在他的周围聆听他的乐曲。传说中他到地府去带

● 魔法师“行邪术的西门”(Simon Magus)被一些魔鬼高高举在空中，围观者是看不到它们的。西门的恶灵魔法被圣彼得(Saint Peter)驱禁。

回死去的妻子，他的音乐令冥界诸神心荡神驰，于是释放了她。据说他后来被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狂热的侍女们撕成了碎片。俄耳菲克斯派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通过苦行来追求生命的不朽。关于这个秘密教派我们所知极少，但有些人认为他们可能拥有秘密魔法智慧。

神秘崇拜与神迹

自公元3世纪开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一些最主要的哲学家和祭司，以及来自各种神秘教派的魔法师，发展起了神迹法术，即利用魔法仪式和魔法工具创造“神迹”(其中的一些类似于今天的舞台幻象)以证实异教诸神的存在。他们想要证明以前那些神祇仍然在人间活动，而那些推行秘密智慧的人将会受到这些异教神的保护和宠爱，就像神话英雄奥德修斯和伊阿宋那样。

基督徒有时会刻意歪曲神迹法术师的行为。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行邪术的西门”，他出现在《圣经 · 使徒行传》(8:9–24)中，想用钱财向基督的门徒换取他们在基督受难后演示神迹的能力。这显示出“行邪术的西门”之类的人完全误解了基督徒的超自然能力。基督教神迹并非来自于魔法，而是上帝的高贵恩赐；并不是那些基督教圣人在演示神迹，而是上帝自己在通过这些圣人而演示。

基督徒并不否认那些异教祭司和魔法师能够制造出人皆可见的神迹。早期基督徒完全相信魔法师们能召唤异灵。“行邪术的西门”也出现在早期诺斯替[1]福音书(Gnostic Gospel)伪经关于圣彼得的章节中。行邪术的西门用咒语令尼禄皇帝相信他与神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并受后者要求证明他的法力。这位魔法师准备公开举行一场仪式，他将在那时飞往天堂——基督徒们无疑认为这一举动是对耶稣升天的讽刺性模仿。然而，就在行邪术的西门开始升向高空之时，圣彼得跪在公众广场上进行祷告。在听到圣人祈祷后，那些把魔法师抬在空中的地狱众魔刹那间逃得一干二净，西门也就这么摔死了。

对于基督徒来说，魔法师使用的所有咒语和符咒都不过是些幌子，掩护了邪恶异灵制造的幻象，目的是为了使人类腐化堕落，引他们背离上帝和救赎之道。随着基督教开始在后期罗马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神迹法术师的魔法、崇拜异教诸神的公开仪式，以及普通民众所使用的各种形式的简单法术，都被斥责为与魔鬼狼狈为奸。鬼魂或异灵是纯粹的邪恶的代表，与之相对的，是真正的基督教上帝。

---

[1] 早期基督教派，相信神秘直觉说。——译者注



第二章　基督教占了魔法的上风



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皈依基督教，到了公元4世纪末的时候，一切对从前罗马异教诸神的崇拜都被宣布为非法，所有供奉他们的仪式也遭到了禁止。基督教当时已经在罗马帝国内广为传播，信众不仅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精英，还有普通城邦居民，甚至连令人生畏的日耳曼各部族都信奉基督教，这些部族在公元4至5世纪期间统治了罗马帝国。基督徒开始嘲笑那些仍然崇拜从前异教诸神的人，傲慢地称他们为异地人(pagani)，字面上的意思是“住在乡下的人”，“异教徒”(pagan)这个词正是由此发展而来。如今这些人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乡下土包子”或者“乡巴佬”。

然而在罗马上层社会中有许多人仍然忠诚地崇拜着以前的诸神。公元410年，在阿拉里克(Alaric)和他率领的西哥特人(Visigoth)军队洗劫了罗马之后，罗马社会上下震惊，因为这座城邦已经有几乎一千年没有遭受过外族侵略了。于是到处流传着一种说法：此次异族入侵以及罗马的陷落正是由于宣布从前的诸神为非法而遭到的报应。基督徒们把这些流言看得十分严重，赶忙催促希波主教奥古斯丁(Bishop Augustine of Hippo，即后来的圣奥古斯丁)提笔著述，彻底辟谣。他的不朽神学著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的前一部分就是在指斥那些错误的观念，批判他们错误地认为人类繁荣完全是由从前那些异教神祇的喜怒而决定的。他的目的在于把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异地人”吸收进基督教对世界的认知体系中来。

基督教为欧洲带来了一套新的精神秩序。天堂的掌管者只有一位上帝，由三位一体的圣父、

圣子和圣灵组成。基督徒往往把基督的人类母亲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描绘为天堂里地位中等的神明，人们可以向她祈求帮助和怜悯。

一位圣人受到的诱惑

圣奥古斯丁的另一部著作《忏悔录》(*The Confessions*)展示了一幅4、5世纪之交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的生动画面。尽管奥古斯丁的母亲是位基督徒，他本人却曾经被类似基督教的异端摩尼教(Manichaeism)所吸引，这支教派宣扬物质世界是由魔鬼所创造的，魔鬼有着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力量。然而，异端并不是惟一的诱惑。

年轻的奥古斯丁以教授修辞学(公开演讲的技艺)为生，他参加了一场具有戏剧性的比赛，希望赢得一笔可观的奖金。一个“男巫”来找他，提出可以保证他在比赛中胜出，以此来交换一份特别的“酬劳”。这对奥古斯丁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然而当他发现这份酬劳中要牵扯到一些“污秽邪术”，甚至要向魔鬼供奉祭祀时，这个谨慎的年轻人断然拒绝了男巫的提议，说道：“即便胜利的花环是由用之不竭的黄金所铸成，我也不会为了赢取它而祭献哪怕是一只苍蝇。”



然而，奥古斯丁在向“数学家”——这些人实际上是占星家——求教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谨慎了，因为他们既没有供奉祭祀也没有向任何神鬼祷告来求得预言。在奥古斯丁看来，占星术表明一件罪行并非是由那个行罪的人引起的，而是受到了行星运转的影响。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最

●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写就了最早的真正自传之一，他在书中感人至深地描绘了自己年轻时期涉足魔法与异端宗教的经历。

终否定了占星术，断定它实际上有辱上帝对世人的慈悲，更有甚者，也成了行罪的许可证。

通过奥古斯丁以及其他教会神父的作品，基督徒详细说明了他们对于魔法信仰和施为的否定。但他们并非只是依靠神学来试图贬斥异教信仰，基督教圣人以亲身例证展示了基督教信念对抗异教魔法师的伟力。

圣人、神迹和魔法

奇特的是，正是在埃及这个被基督徒描述为“魔法师之母”的国度中，第一批基督教圣人早在公元3世纪时就出现了。他们的神圣之处在于苦行，通过禁食和贫困来否定肉体欢娱。基督教信仰于公元3至4世纪期间在埃及迅速传播，有关基督教神迹的故事随处可闻。

罗马的异教徒皇帝们对基督徒的迫害一直延续到公元3世纪末，在此期间，一些圣人从城邦逃进了沙漠。在荒芜苍茫之中，他们孤身一人苦修，栖身在墓穴废墟和荒弃的埃及诸神神庙之中。这些早期基督教隐修士中最著名的是圣安东尼(Saint Anthony)，他英勇



● 关于埃及隐修圣人圣安东尼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中世纪的基督徒们。这幅图的前景部分显示了他在沙漠中受到一群恶鬼的折磨。

地抵抗了一群魔鬼的攻击。这些恶魔被基督教徒从城镇中驱逐了出来，只好藏身于荒野废墟中。

一只被打碎的鸟

有关圣人抗拒魔鬼侵扰的戏剧表演有效地贬斥了魔法，这些故事清楚表明，使用魔法的神鬼除了在精神上诱惑和折磨世人以外没有其他法力。基督教圣人打击异教魔法的另一种方式，是实实在在地毁掉其象征和神庙。

公元 4 世纪时，埃及一位主教马西顿纽斯 (Macedonius) 阿巴 (Abba，即神父) 要着手摧毁伊希斯女神的一座神庙，它位于尼罗河上的菲莱 (Philae) 岛。拜敬伊希斯的仪式之一是要礼拜一只猎鹰的形象，在仪式进行当中，一个真鸟大小的模型会在空中鼓翼拍翅，看起来似乎是依循着某种魔法轨迹。主教心里清楚这只鸟不过是件机械装置，他假称要向伊希斯献纳供奉，借机爬到了祭坛后面，把这个鸟形装置砸成了碎片。当神庙祭司发现破碎的翅膀和羽毛时，他们深信若是伊希斯的信众发现圣地遭到这样的破坏，自己一定难逃一死，于是都惊惶地逃进了沙漠。马西顿纽斯主教很快就设法找到了这些魂飞魄散的祭司并说服他们皈依了基督教。

基督教领袖们并非只在埃及一处刻意地亵渎和损毁异教圣坛和神殿。在高卢 (Gaul)，即现在的法兰西，一位苦行的圣人，图尔的圣马丁 (Saint Martin of Tours，约 316 ~ 397) 主教，就是以他对于异教崇拜中心场所“神迹般的”摧毁而闻名遐迩。很多时候所谓的摧毁无非是砍倒几棵圣树之类的行为而已。即便如此，围绕圣马丁的各种传说还是在他去世后迅速传播开来。为他作传的人甚至杜撰说他能够从天堂中召来闪电以摧毁异教神坛。

虽然魔法与基督教信仰间的区别在当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更为成熟的基督徒看来是一目了然的，但对于其他普通男女来说，这种区别很可能就远没有那么清楚了。

刚毅是种美德

此时的基督徒全心全意地相信神迹的存在，他们期待圣人会具有演示神迹的能力，并且相信祈祷的力量也能引发神迹出现。

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基督徒确实认为神迹与魔法截然不同。魔法只不过是魔鬼制造的幻象，而神迹则是真正的上帝所为。演示上帝神迹的圣人们拥有美德，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原本是指介于刚毅和力量间的某种东西。魔法要通过有关各种符咒的不洁知识和异教诸神的恩宠来获得，而神迹般的“美德”则来自于高贵品格和对基督英勇无畏的信仰。虽然魔法与基督教信仰间的区别在当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更为成熟的基督徒看来是一目了然的，但对于其他普通男女来说，这种区别很可能就远没有那么清楚了。

事实上，有关圣人伟力的传说和关于魔法壮举的传说十分相似。例如，魔法治疗师和巫婆在开方治病时常常要依靠油膏和酊剂。一位埃及的基督教隐修士，里科普里斯的约翰(John of Lycopolis)，也是分发一些疗病油给所有前来求他医治疾患的病人。虽然他的药物无疑只是些普通的烹饪用油——不过这些油经过了圣人的祝福，远近的人们还是接踵而来，显然都十分虔诚地相信他的治病能力。

天使造访

基督教传说在强调魔法与神迹间的区别时是相当敏锐的：一个魔法师身边总是围绕着他的众多“交鬼”，或者魔鬼。而早期的基督教隐修士则总会受到天使的造访。在一则传说中，一群住在沙漠里的隐修士每个礼拜日都会从上帝的天使那里领取一份圣餐。埃及主教帕纳提乌(Paphnutius)也发现了四位苦行者，他们都声称每天均能如遇神迹般得到一份面包，“热乎乎的十分新鲜，就像是刚从炉子里取出来似的”。无论在传说故事中异教魔法师能制造什么样的奇迹，基督教作者们总是断定，基督教的神迹更广大雄奇。

魔鬼，到处都是魔鬼……

有关埃及圣人的故事大多集中表现了无边苦行和精神受难，必须如此生活才能不被魔鬼侵扰而受到天使福佑。这种类型的“神迹作品”也逐渐渗透进了西方基督教之中，尤其是通过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590～604)关于意大利圣人演示神迹的那些著作。但这些意大利圣人的伟力得经过改造才能适应西方读者的习惯。于是本来是埃及圣人吓退鳄鱼，在书中却改成了由这些意大利圣人驯服了凶残的



● 这是一则13世纪的恐怖故事。一个僧侣被淹死在了罗马的台伯(Tiber)河中。然而，基督徒相信魔鬼只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他们无法亲手造成任何实际伤害。

野熊和野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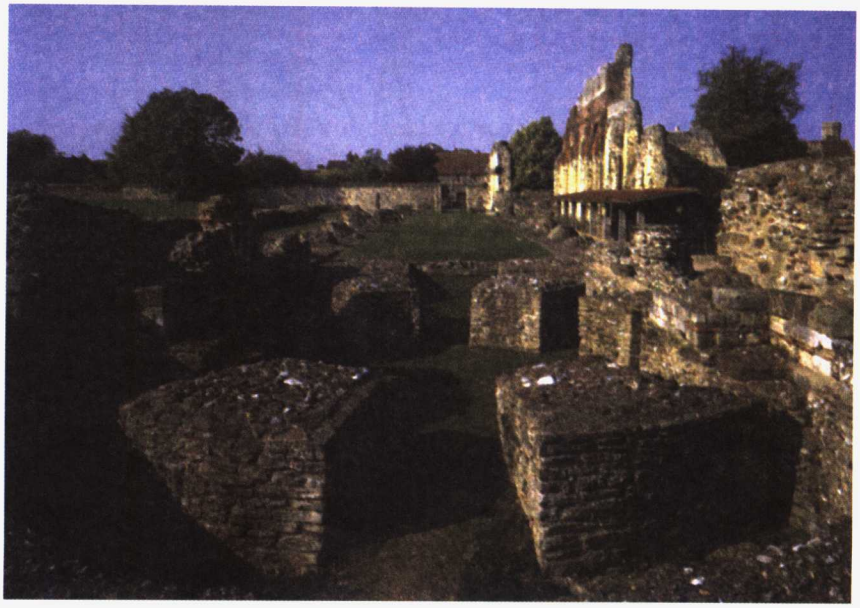
对动物王国的号令指挥可以证实基督教圣人的能力，是这一时期同类作品最常描述的主题之一。在堕落并失宠于神恩之前，亚当对伊甸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有着至高的统治权，因此人们相信圣人也应当具有这种权力。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应当能够控制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折磨着芸芸众生的魔鬼。中古西方的神迹故事都坚信，身体和心灵上的疾病主要可以解释为是被魔鬼附身了。

与上帝进行接触

魔鬼对于中世纪的人们，就像细菌对于今天的我们一样真切而无处不在。既然几乎任何不好的事都可以解释为“魔鬼附身”，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掌握某些消除或躲避魔鬼控制的方法就是相当必要的了。教会普遍依靠念咒驱魔和发放圣餐的办法来使人们接触到神力。在整个中世纪，许多人相信只要按时参加弥撒就能够有力地保护自己不受恶魔伤害，这些魔鬼就窥伺在人们周围，不放过任何可以跳出来作恶的时机。事实上，在公元6至11世纪的信仰大转变时期，基督教教会的用具本身对于北部和西部欧洲的人们来说就隐含着类似魔法的力量。

一位英明的国王宅心仁厚

甚至直到公元6、7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人显然仍对魔法和魔法师心存信仰。英国第一位历史学家比德(Bede)的创作时间是在8世纪早期，他记录了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Aethelbert)在基督教传教士于公元



● 位于英格兰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遗址。这座隐修院由圣奥古斯丁于公元7世纪早期建成，他是被教皇派来劝说英国人皈依基督教的。

596年造访他的小国时所表现出的抵触情绪。如果埃塞尔伯特能够皈依基督教的话，将会是一桩令人喜出望外的美事，因为作为英格兰南部诸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是当时英伦诸岛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

埃塞尔伯特国王的朝廷对基督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已经很熟悉，因为埃塞尔伯特的法国妻子伯莎(Bertha)便是基督徒，她甚至还将自己的主教一起带到了英格兰。然而当传教士在未来的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带领下抵达此处时，国王却命令他们留在肯特北部海岸的赛尼特半岛上。埃塞尔伯特派人向岛上运送给养，甚至还亲自去拜访了他们，但他小心翼翼地留在了户外。显然他是在担心，如果他在室内接待这些传教士而这些人施用“魔法技艺”的话，他们会用魔法咒语操纵他。

不过，国王到底还是被这些传教士深深打动了，允许他们在坎特伯雷那些废弃的罗马教堂中布道。根据比德的记载，这些僧侣的生活神圣而纯洁，令人们深受震撼，最终埃塞尔伯特的整个朝廷都皈依了基督教。

魔鬼被驱赶出了教堂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就此建议那些传教士循序渐进地令整个英格兰都皈依基督教。他说道，异教神庙通常都位于小山顶或林中空地上，不要摧毁它们，应当让它们为基督教所用。但是首先，必须举行神圣的仪式，播撒圣水以及在基督教圣坛中放置圣人遗物，以此来驱赶任何在此间徘徊的魔鬼和异教神。这些遗物通常都是圣人和殉道者的遗骨，偶尔也会有些更为稀奇的物件，例如耶稣受难十字架的碎片。基督教在这里又一次与古代世界的魔法找到了对应。人们曾经佩戴护身符来向一些神祇寻求保护，而现在基督徒则相信圣人的遗骨有保护他们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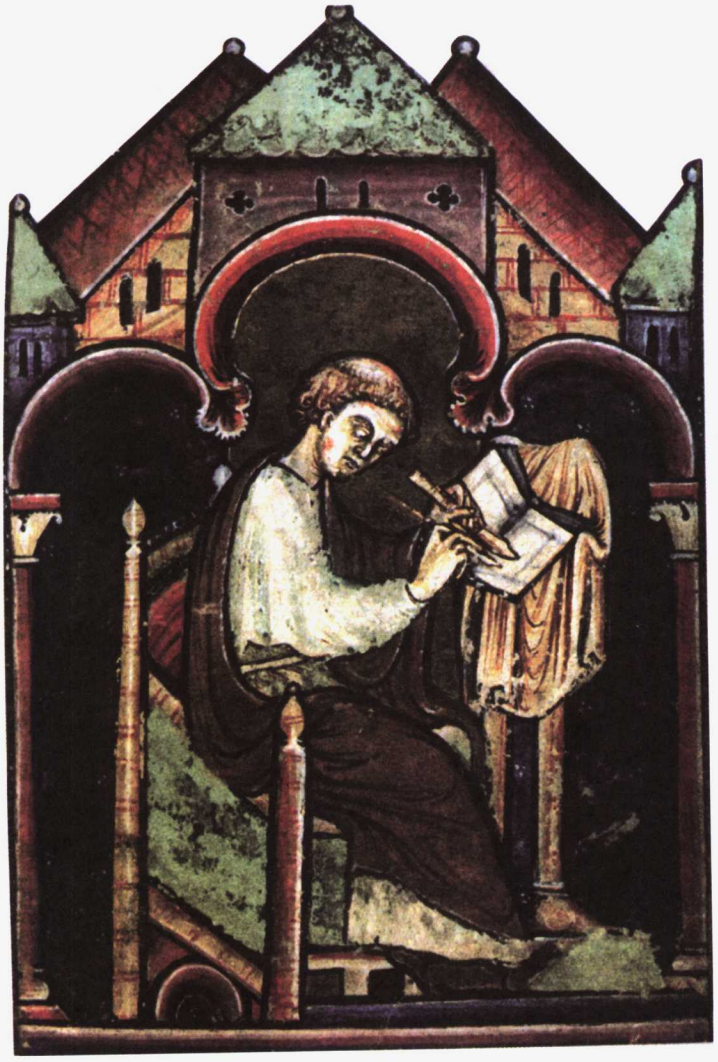
与其他信仰异教的北部国家相比，基督教在英格兰的传播进程异常之快。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对异教神的崇拜到8世纪末时就已经完全消失了，仍然有人相信巫术和魔法，例如，坎特伯雷的西奥多(Theodore)大主教谴责一些人居然调用恶魔的力量来改变天气。甚至在50

多年后的747年，英国教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还要求牧师在布道中反对一切巫术、咒语以及类似做法。基督教在此时已广为传播，但它却不能阻止一些基督徒们继续坚定地相信魔法和巫术的存在。

因魔法而幸存

比德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伊玛(Imma)的年轻贵族，效力于诺森伯兰(Northumbria)国王艾格弗里德(Egfrid)的兄弟。公元679年，在一场与麦西亚(Mercia)国王埃塞尔雷德(Aethelred)的战争中，伊玛受伤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已经成了麦西亚人的俘虏。为了逃脱一死，他谎称自己只是个农夫，去那儿只是为了给诺森伯兰军队运送给养的。于是麦西亚贵族派人医治了他的伤口，把他监禁了起来以防逃跑。显然他们是打算把伊玛卖为奴隶。

但是，伊玛有位兄弟是个牧师，他以为伊玛已死，便举行了弥撒为他唱诵祷词，免得他的灵魂在炼狱里受到折磨。



● 比德生活在公元8世纪，是英国第一位历史学家。他记录的不仅是各个国王的作为，还有早期英国圣人演示的许多神迹。

由于伊玛还活着，这些弥撒便在他的锁链上发生了效力，每次人们要给他锁紧链条时它们都会从他身上掉下来。麦西亚贵族对此啧啧称奇，询问伊玛是否“携带了那些神话故事中所提过的符咒”。伊玛告诉他们自己并不会使用这类魔法，但承认了自己其实是个贵族，有位牧师兄弟。最终他买回了自由并返乡回家。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很多盎格鲁—撒克逊贵族都相信魔法，并且随身携带着魔法符咒以自我保护。不过对于比德来说，伊玛的例子却是显示了崇高的基督教信仰；他依赖的不是魔法，而是对基督的信念。比德认为，这个故事证实了基督教信仰要比异教魔法优越。麦西亚贵族所指的那种魔法只是种古老的迷信，而伊玛的故事，照比德的说法，却是真实的。

一位借巫术夺人性命的法国王后

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尽管有一代代像比德那样的牧师不断谴责魔法，但大部分普通民众仍然相信魔法符咒的效用，并怀疑他们的邻居有可能会对自己施用有害魔法。

在5世纪时，大部分罗马治下的高卢土地都被一个叫做法兰克斯(Franks)的日耳曼部落所征服，后来的法兰西王国正是以此来命名的。早期的法兰克斯国王都被称为梅罗文加王室，用以纪念他们王朝的建立者梅罗夫(Merov)。他们的统治一直延续到8世纪中叶，但饱受王室家族内部争权夺利的致命打击。在一次事变中，对使用巫术的谴责被用为政治工具。

公元580年，王后弗蕾德贡德(Fredegund)的两个年幼的儿子都死于一场疫病。她迁怒于继子施罗多里克(Chlodoric)，指责说是他让自己情人的母亲施用“恶术”(“恶术”[Maleficium]是个拉丁词汇，神职人员用它来指代有害的魔法，也翻译为“巫术”。)杀害了两个孩子。于是那个女人受到了拘捕，在酷刑下认了罪，随后被当作一名巫婆烧死了。在另一个儿子又死于痢疾时，这位王后把死因归咎于她的政治敌人，于是他们也被控使用巫术而被折磨致死。

实际上这些事件与政治的联系和它们与巫术的联系同样紧密。王后大概确实相信这些人在使用巫术对付她，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她也的确希望借此除掉他们，因为他们是她政治上的仇敌。

半信半疑地相信巫术

在中世纪早期，法兰西那些梅罗文加王朝统治者绝不是惟一相信巫术的人们。与他们同一时期、统治着部分意大利的一个日耳曼部落伦巴第人(Lombards)，以及公元8世纪时被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征服的德意志撒克逊人，都曾经在彼此的族间仇杀中追捕拘杀被怀疑为巫师的人。

公元814年，查理曼大帝颁布了一条法令，谴责巫师们通过召集魔鬼来呼风唤雨，破坏庄稼，影响牛奶和乳酪的产量，以及造成疾病。对这些使用恶术行为的惩罚就是死刑。然而没有人真的被带到法庭上来面对这些指控。那些对于统治查理曼王国及教育其贵族子弟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核心神职人员，根本就拒绝相信巫术的可能性。在基督教教会的影响下，对于巫师和魔法的信念逐渐发生了动摇，最终变成了农民阶层的迷信，不再为欧洲统治阶层所接受。

广为传播的感应巫术

如果说巫术还只是中世纪早期一种相对少见的现象，那么为了获益而使用魔法则是广为流传的一种做法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表明当时的人们普遍使用魔法符咒的证据竟然来自于核心神职人员。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神职人员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应当严格地坚持神学立场，认为所有形式的魔法都是有罪的，要依靠魔鬼才能生效，因而会对灵魂造成潜在的摧毁。但是，修道院并不仅仅是宗教场所，也是学术中心。当时的大部分医药知识不过是来自于从罗马人那里继承的几篇文本，又由僧侣将它们传承下去。显然有一些行医开药的僧侣感觉到了，魔法可以提供一些其他方式所无法提供的治病之道。

每个场合皆可使用的咒语

流传至今的符咒种类可谓五花八门。有很多拉丁符咒用以应付孕期的各种问题，包括流产。其他一些符咒可以防止关节炎、打摆子、痢疾和各种普通热症，以及牙痛、冻疮冻伤和耳目疼痛。还有的符咒能够止血，甚至医治扭伤了腿的马匹。另一些符咒则保护人们不会遭受偷盗、他人

怨恨、传染病侵扰，不受巫师和精灵们恶作剧的作弄，以及“不受所有恶魔暴虐行为的残害”。

医药手稿中记录的许多符咒都涉及了“自然”魔法。由于它们包含的主要都是植物原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一个僧侣能够毫无内疚地使用它们。比如，有一条治疗肿块的符咒指示道：“取一条百合的根茎、若干老树的新芽和一片大蒜叶，切成极碎的小块捣烂，包在一块厚布里绑在肿胀处。”这当然是民间偏方，但它的疗效主要依赖于感应巫术的治疗原理。所使用的三种原料本身就是植物上的“肿胀”，把它们切碎捣烂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消灭人体实际肿块的仪式。一旦它们被绑牢在患处，消除这些自然肿胀和消除人身肿胀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能够产生魔法疗效——至少人们希望如此。这里所用的治疗原理和巫毒娃娃所用的原理是一致的。

其他符咒也显示了对于感应巫术原理的各种极富创造性的应用。一张治疗秃顶的药方用到了柳树和灰树的树皮：两种树都有惊人的再生能力。在一个秃顶的脑袋上使用柳树叶子，头发就有望像柳枝从光秃秃的树干上长出来那样蓬勃生长。

廉价的符咒和昂贵的治疗

这些相对简单的符咒无疑是乡村中的女方士所使用的，她们大概又把这些传给了那些僧侣医



● 查理曼大帝（EmperorCharlemagne，公元 742 ～ 814）统一了大部分意大利、法兰西和德意志地区。教皇加冕他为“神圣罗马皇帝”，就好像罗马帝国又重现了似的。

生，这些医生接着又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后世所用。而一些复杂的医疗符咒所用到的原料却只有富裕人家才能用得起。

医治断骨所用的符咒尤其复杂和昂贵。就像许多文化中的治疗符咒一样，重要的并不是伤口的性质本身，而是造成伤口原因的性质。这样一来，要选择治疗断骨的符咒就得明确，他们到底是用在一个由铁器（例如斧子）造成的伤口上，还是为了治疗一个“被树木或石头砸伤了的”人。

一副普通的接骨药膏处方首先会开出一系列五花八门且价格不菲的原料，包括芸香、萝卜、酸模、鸢尾、小白菊、马鞭草、老妇草、蓟、白屈菜、甜菜根和石蚕，再加上另外25种草药。所有原料的剂量都要相同，而且必须放在研钵中撒上常春藤果一起捣碎。然而符咒的制作到此还不算完。要再取一段灰树树皮，若干柳树嫩枝，以及其他五种树上的某些部位，而且都必须从树的东侧、靠近地面的地方选取。这些材料要切碎并以圣水煮沸，然后再和那些贴地生长的草药掺在一起。接下来要分别从一头雄鹿或牡鹿、公山羊、公牛、公野猪和公羊身上取下脂肪，一起融化在桑椹酒里。然后将草药和树皮混以黄油煮沸，所有材料加在一起的混合物得在火上烤成一种黏稠的东西。在这里面还要再加上葡萄酒、九瓣驱魔大蒜以及另一些草药和熏香，最后还要再掺上一头老公牛和一只鹰的骨髓。（鹰和公牛是两种力气超群的动物，所以这最后一部分原料为整个油膏增添了感应巫术的性质。）全部准备过程都必须伴以基督教拉丁赞美诗。最终制成的膏药应该以一个圆形倒出，在这个圆形周围还要再倒上骨头上的、用斧子捣烂的油脂。断骨符咒的这个步骤又一次依赖于骨头和斧子的感应巫术，用以逆转斧子的效用，反过来在使用油膏者身上治疗由斧子所造成的伤口。

对于一个普通村民来说，要使用这么个符咒、收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原料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这显然是修道院药剂师专用的符咒。不过，它所提到的有些做法也还是可以为一般民众所用的。

以特殊的方法采集草药是魔法的一个特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是英国符咒中的一些特别指示则显示出，它们的起源来自民间。草药往往得在某个具体日子才能进行采集。在一条预防肝脏疾病的符咒里要用到的马鞭草，就只有在仲夏那一天，也就是6月21日左右采集才可用。

这些符咒的许多方面是从修道院里的经典记录中发展而来的。有一条符咒所依赖的原理来自于“以弗所城的七个沉睡者”(Seven Sleepers of Ephesus)这则希腊传说，明显模仿了其希腊原著。另有一些则来源于基督教祷词或者基督教圣礼的神力。符咒中一些常用的拉丁引用语后来证明是来自于古罗马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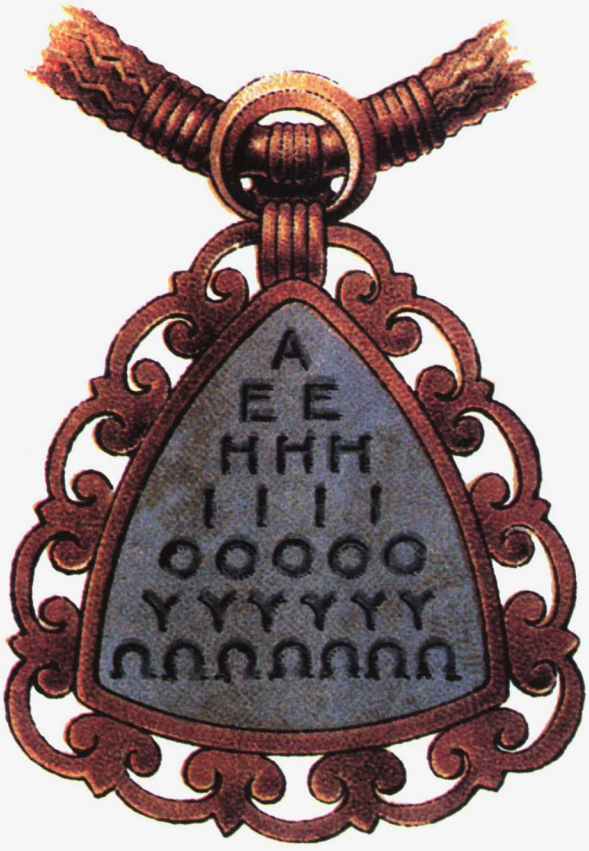
一条预防流产的符咒涉及三次跨过一座死人坟墓，与此同时还要三次复诵一首拉丁小诗。一个妇女一旦怀孕，就要对她的丈夫念诵另一篇拉丁诗文，然后去当地的教堂圣坛以基督的名义起誓，孩子已经赞美了主。



● 人们使用魔法符咒来抵御疾病，但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样的疗救根本是不可想像的。在这幅中世纪的画像中，身受瘟疫折磨的僧侣正在接受一位牧师的保佑。

圣人为普通世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借用的感应巫术。圣劳伦斯(Saint Lawrence)受罗马人迫害而殉道，按传统的说法他是被放在烤架上烤死的。所以基督徒在医治烧伤时要寻求这位圣人的帮助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据说圣尼卡休斯(Saint

Nicasius) 曾受天花之苦，他向上帝祷告此后任何以他的名字为名的人都不会再得此疾。



● 符咒中经常用到希腊字母，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包含着魔力。这个坠饰就刻上了希腊字母的元音，成为魔法护身符。

躲避阴谋诡计的方法

有些符咒甚至还包含更奇特的成分。在一则躲避巫师和精灵阴谋诡计的符咒中，必须要在羊皮纸上用希腊字母写下一条特殊的“公式”（这些字母组合起来并没有实际意义）。接下来要把黑莓、羽扇豆和薄荷油一起放在这张羊皮纸上捣烂制成粉末。然后把这些粉末装在袋子里，搁在教堂圣坛下放置九个弥撒的时间。之后再把粉末拌在牛奶里，洒上圣水。最后制成的药剂要一天服用三次，也可以喂给动物吃。

让餐桌上有吃有喝的魔法

在中世纪早期，饿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大部分人最关心的就是确保收成以维持生计。这样一来，人们期望基督教能为种庄稼的田

地提供某种魔法保护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众所周知，牧师每年都为农田进行祝福祈祷，这类仪式在后世发展成了详细复杂的公共活动。但是，对于这些村庄仪式在中世纪早期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后世并没有详细记载。不过在医疗作品中倒是记录着一个农事符咒，也许能够大致描绘当时大部分村庄所举行仪式的景况，尽管僧侣们并非意在记录符咒本身，而是别有他用。

这条田野符咒详细说明了如何改进农田状况，或者消除任何魔法或巫术所可能造成的破坏。首先从田地的四侧分别挖起一块草皮。然后要收集油、蜂蜜、酵母、所有这块地上的牛所产的奶，以及每种人们所熟知的草药（不知为何并不包括牛蒡）的某些部分。顶上浇上圣水，再让这些混合物分三次滴到四块草皮上，一定要渗进草皮底部——“3”这个数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希望它能够调用神圣三位一体的力量。此后还要用一句拉丁引言对这些草皮进行祝福，命令它们滋长繁殖，覆盖大地，“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接下来还要念诵主的祷词。

随后这些草皮被送进教堂，绿色的一面要朝着圣坛的方向。牧师要复述四遍弥撒，分别朝土地的四个方向祝祷。在太阳落山前这四块草皮必须被送回原来所在的位置，还要召唤四位福音使者的庇佑——也是为了土地的四面。再之后，要分发种子给乞丐，接着把熏香、茴香和圣皂、圣盐放在沿着四块草皮而挖的洞中。这场历时颇久的仪式以对土地的祝祷来收尾：“万能、永恒的主赐予这些土地滋长繁荣”。最后，还要对这些土地念上几句仪式性的拉丁教会祷词。

让蜜蜂留在巢里

其他不那么复杂的符咒也可以用来保障食物供应。蜂蜜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尤为重要，是当时惟一的甜味佐料，许多医药治疗中也要用到它。因此人们发展出了一种符咒来保证一窝蜜蜂会留在自己的蜂房中而不是飞到邻居家的巢里。使用这个符咒的人要用右手拿着泥土放在自己的右脚下，口中念念有词：“我把它牢牢按在脚下，我找到了它。瞧啊，泥土的力量可以抵抗一切生物，抵挡怨恨和忘恩负义，也抵挡可以毁骨铄金的可畏人言。”当蜂群飞出巢时，下咒者要向它们身后抛撒沙子，当然同时也得小心不能真的打到它们，免得激怒了群蜂。在这么

早期英国符咒——不是异教残余，而是淳朴韵律

有数十篇文字形式的符咒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流传了下来，主要存在于医学手稿中。虽然有些人也许会争论说，这清楚无误地证明了异教民间信仰一直幸存到了基督教时代。在其中一些符咒中当然存在着简单的村庄魔法的因素，然而要就此证明异教宗教也幸存了下来，就明显是证据不足了。简单的符咒魔法与对异教诸神的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信念，即使没有受到任何过去异教崇拜历史的影响也有可能会自然生发。

然而符咒魔法有可能会求助于异教神祇，这显示出某种对异教神话的文化记忆。在许多流传下来的符咒中，只有一条真的提到了一位有名有姓的异教神。
这条符咒是用来医治蛇咬伤的：

一条蠕虫匍匐爬行，
它什么也杀不死，
因为沃登 (Woden) 举起了九根嫩枝，
他重重一击，蝰蛇便飞散成了九段。

这段诗文追忆了关于沃登神的一则传说，他是盎格鲁—撒克逊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北欧神话中的奥丁 (Odin)。通过把蛇咬和这次事件联系起来，人们希望可以借助这位神的力量来对抗蛇毒。

对沃登的记载在早期英国文化中相对比较全面。盎格鲁—撒克逊世系中的大部分君主都被认为是沃登的传人。这位神的名字不仅发展成了现代英语中指一周的中间一天——星期三[1]，而且还保留在许多英国地名之中。在北欧文化中，奥丁被视为一切魔法和咒语的源泉。这惟一一条流传至今的、要求助于沃登的英国符咒实际上可能代表了 9 到 11 世纪间英国的丹麦定居者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任何具体英国异教神话的残余。

如果连这些医学手稿的修士作者中都有一些人愿意记录那些显然是存在于正统基督教信仰范围之外的符咒的话，那么只有这么数目寥寥的符咒显示出异教影响，就更是非比寻常的了。如果异教信仰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幸存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就应当有更多这种记录保留下来才对。基督教掌控了人们的世界观。对魔法的信念仍然存在，但已经失去了与其异教信仰历史的任何联系，而且还被限制在基督教对世界的理解范畴之中。



● 从古时候起蛇就和邪恶魔法联系在了一起。这幅来自新教宣传册的 16 世纪雕版画把天主教的教会领袖描绘成了剧毒的蛇。

[1] Wednesday 是 Woden's day 的变体。——译者注

做的时候还要念诵一首诗文："让胜利的女士们（指群蜂）安居在此，落到地面上来。你们切不可野性难驯地飞进林中去，要像任何人关心自己的食物和家屋那样关心我的福利。"

萨迦传奇

12 世纪见证了一场席卷整个西欧的文学大繁荣，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史诗萨迦 (Saga) 到流传在法国和英国的亚瑟王传奇。在所有这些文学作品中，魔法和超自然力量都有着实实在在的一席之地。冰岛萨迦从 12 世纪起开始世代流传记录。尽管那时的人们已经信奉了基督教，他们却仍持续地为自己的北欧海盗[1]祖先撰写着编年史，讲述他们在异教时代四处开拓掳掠的惊心动魄的神话传奇。尽管在萨迦中魔法行为随处可见，但所使用的咒语和诅咒却只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萨迦作者只是在叙述道听途说来的关于他们异教祖先的故事，萨迦并不能作为可靠的历史记载。不过，这些故事倒确实展现了人们对于他们祖先时代的那些魔法和超自然力量的态度。



萨迦中讲述的许多海盗领袖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成了故事的题材。其中一篇故事称为"伊吉尔萨迦"(Egil's Saga)，讲述 10 世纪时的一个挪威家族，为了躲避刚刚当政的挪威新王的压迫而逃往冰岛。然而，伊吉尔的家族不时会返回挪威，作为武士效力于历代挪威国王。有时在君主和伊吉尔家族间会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在后

● 蜂蜜在中世纪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时人们会使用魔法来操控蜜蜂。这幅 1300 年的图画正显示了这一点，但这可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任务。

[1] 也称为维金人。——译者注

精灵和小矮人——朋友还是敌人？

咒语书中大量地把精灵描述成邪恶力量的来源。不同于仙子和后世想像中的那些“小巧的族类”，中世纪早期的人们通常把精灵想像得高大而美丽，更像是托尔金笔下《指环王》系列故事中的那些精灵。矮人也被看作是邪恶的超自然生灵，有着自己的秘密王国。各种疾病都被归咎到这两个饱受中伤的种族头上，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发展起了各种符咒来保护人们不受其“伤害”。有种特别令人反胃的疾病就被称为“水精灵症”(water-elf disease)，而人们必须使用某些特制药膏才能避免得上“精灵射”(elf shot)——这种疾病会引起心脏病发作，不仅影响人的健康，还能在牛马身上发作。

然而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基督教通常都把精灵视为邪恶的魔鬼，它们却也偶尔会有慈善之举。一系列盎格鲁—撒克逊名字中都存在着与精灵有关的因素，而这些名字正暗示着它们可能具有的潜在帮助性。阿尔弗雷德(Alfred，是 Aelfred 的变体)的意思是“精灵的忠告”，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aelfsciene”这个词意味着“像精灵一样明丽”。这样看来，此时的精灵似乎有着某种模棱两可的定义，类似于古希腊文化中的那些魔鬼。

那些出现于 12 世纪的有关精灵的故事仍然还包含着对于这种模糊性的暗示，有关它们脾性的描述也是各有不同，一些故事把它们表现得高大邪恶，另一些则说它们细小而友好。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曾讲述过一个关于他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故事。在牧师还是个刚学读写的小男孩时，他曾经从一个老师的班上逃走，因为那个老师对他很严厉，经常打他。他一直藏了好几天，这时有一对小人儿出现在他面前，许诺说要带他去个地方，“在那里只有欢乐和游戏时光”。男孩便跟着他们，穿过一条地下隧道，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国度，那里河流纵横，草地茂盛，树林葱郁，平原广阔。然而，这个国度十分阴暗，因为太阳照耀不到那里，夜晚的空中也没有月亮和星星。这个国家没有宗教，但它的居民自始至终都坚持说真话，并且都拥有许多黄金。

不幸的是，男孩被这些闪亮的黄金迷住了心窍，试图偷走



● 小矮人和侏儒在许多社会中都被认为是有着超自然的来历或者力量。这幅 19 世纪的图画表现了一个罗马宫廷中的小矮人。

一些送给他的母亲。由于这项罪行，他被逐出了这个神奇的国度，不得不继续在凡人的世界里忍受他那位老师的严苛对待。他最终长大成人当了一名牧师，并且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所有愿意听的人。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显然并不相信这个想像出来的故事，但他觉得这故事有很好的道德训诫作用。

这个故事以一个想像中的、像完美的童年那样美好的地方，与现实世界中的欺骗、挣扎和错综复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那些小人儿显然并未被描述成恶魔。

在来自英格兰北部市镇桑德兰 (Sunderland) 的一则故事里，精灵的形象就要险恶得多了。一个叫理查德的年轻劳工一次为主人跑腿办事，途中在路上遇到了三个高大的年轻人，“他们全身的衣装都是绿色的，连座下的马也通体皆绿，他们个个相貌英俊，气宇轩昂”。三个年轻人带走了他，尽管他自己并不愿意。“他们来到了一座山谷，山在他们面前自动打开了。于是理查德被一个梦幻般的精灵领进了沙漠之中，后者要在那里诱惑他三次，如果他抵受不住的话，就会沦为一群魔鬼的阶下囚”。那些年轻人把他带到了他们国王的朝廷上，在那里“一群漂亮的青年和少女喂他吃东西”。他们给了理查德“一只绿色的角杯，里面盛着的液体看上去好像新鲜的啤酒”。他对杯中之物心存怀疑，拒不喝下，也不肯参加这些人提供的其他“不正当的娱乐”。尽管这些绿人对他很生气，但他们最终还是允许了理查德离开，不过却要令他变哑。

回到家中后，理查德求助于圣卡斯伯特 (Saint Cuthbert) 治好了哑疾，后者是 7 世纪时一位著名的隐修士，也是诺森伯兰的主教。对中世纪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最激动人心之处便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普通的青年农夫被分别代表了善与恶的各股巨大的精灵力量所挟制。

代表妖异和超自然的生命可以分成相当宽泛的两大类。精灵和小矮人组成了其中一类，甚至组成了文明社会，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王国和习俗。另一类则是野人 (the Wild Men)，他们不断地出现在整个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中。野人在人们笔下有很多种形象，不过他们通常都被描绘成一个个形单影只、通身长毛的生灵，居住在远离任何社会的密林深处。

野人有好几支变种：巨人、山精和食人怪在文学和民间传说中都屡见不鲜。这类形象最早的典型之一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 中的怪兽格伦德尔 (Grendel)：“一种奇异而邪恶的生物，只在晚上出来四处捕猎，没人亲眼见过它”。贝奥武甫是位武士英雄，他杀死格伦德尔和它更加邪恶凶暴的母亲所用的剑是“由巨人打造的”。



● 在中世纪，史前燧石箭头被认为是精灵制作的，因此充满了魔法力量，可以做成护身符贴身自卫。

者效忠服从国王的时期，双方都缺乏对彼此的完全信任。

在一则故事里，伊吉尔参加了一场盛宴，国王艾力克(Eirik)和王后葛兰希尔德(Grunnhild)均出席了。伊吉尔和他的朋友奥尔沃(Olvir)带领下的一群武士在一起狂欢作乐。众人不断畅饮王后及其仆人巴德(Bard)供应的大壶啤酒，很快就酩酊大醉。伊吉尔谴责巴德不但不给他酒喝，还托词说那些啤酒是要留下来供奉诸神用的，就此冒犯了巴德。就在伊吉尔继续大口猛灌时，巴德向王后报告了伊吉尔的无礼举止，两人于是调制了一角有毒的啤酒。当伊吉尔接过角杯时，将一把刀子戳进了自己的手掌，然后在角杯上刻下几句诗文，在伤口流血处来回摩擦。接着他念出了这些诗文：

我在这角杯上刻画下诗文，
用鲜血来助我封锁一切咒符。
现在，念念这副
我刻在野牛角上的秘方，
让我们随兴所致畅快豪饮
那些欢快的女子倒出的浓浆。
巴德在杯上做了记号。这意味着什么？
阴谋诡计？好吧，让我们来瞧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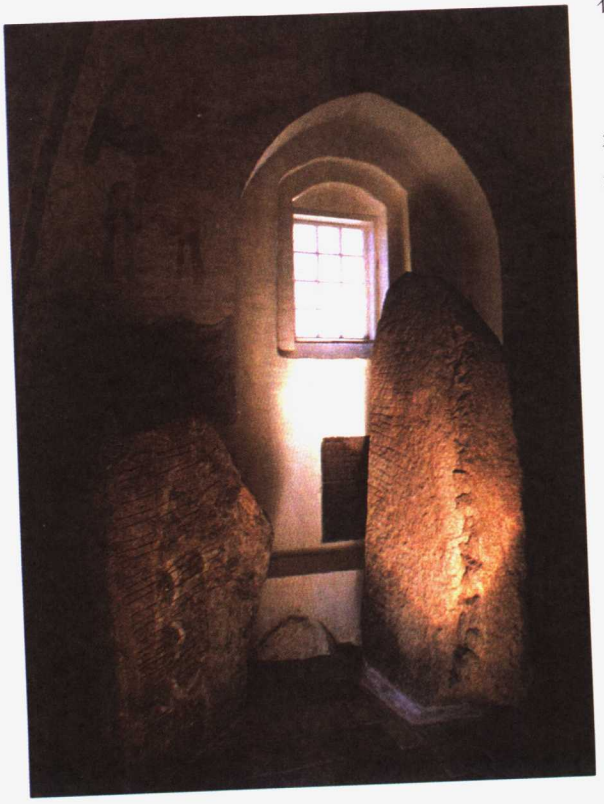
这显然是条咒语，因为它使装了毒酒的角杯四分五裂，“杯中酒泼在了地上的稻草中”。就在这时伊吉尔的朋友奥尔沃醉得有些天旋地转，伊吉尔便扶他出门透透新鲜空气。巴德就跟在他们身后。奥尔沃呕吐



● 图为来自瑞典大湖 (Lake Storsjön) 的一块诗文碑。在当地传说中，这些人们不知所云的诗文将一个怪兽镇在湖底，直到有人破解这些碑文时咒语才会失效。

之后醉晕了过去，此时伊吉尔杀死了巴德并立即逃离此地，返回到安全之地，那里不在国王和王后的势力范围之内。王后对伊吉尔的行为不依不饶，这部萨迦的其余大部分内容就是有关她派人追杀伊吉尔的过程。

如果说这件事作为英雄史诗的内容会显得有些荒诞的话，那么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作者的故意为之。冰岛基督徒在回顾他们异教祖先的那些怪诞之举时是不无批评之意的，因为他们相信，正是由于有了滋生罪恶的环境，人们才会作奸犯科。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一件罪行会引发另一件，而在异教诸神的盛宴上，醉酒、暴行和施用魔法这些罪行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伊吉尔还是被表现为一位受人敬仰、甚至是英雄盖世的人物。他在席间酒喝得比谁都多，但却不像他的朋友奥尔沃那样烂醉如泥，而始终能够保持清醒、不失仪态。他出口成章的本领就像他与人唇枪舌剑的能耐那样广受倾慕，所有这些杰出能力的结果就使他具有了某种法力。伊吉尔的法术通常都是为了善意或中性的目的而使用——例如在这个故事里，他使用符咒就只不过是为了自卫。



● 这两块公元 900 ~ 1100 年间的石碑上都铭刻了诗文，它们现在位于一座丹麦教堂中。其中较大一块石头上的诗文包含了一条咒语以保护这些石头免受破坏。

好心肠的英雄

在这部萨迦传奇后面的内容中，伊吉尔显示出他还能将这些诗文合并起来用作治疗咒语。诗文只在特殊场合中才会用到，通常是出于纪念性或宗教目的。这就使得它们在魔法仪式中天然具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传输法力的渠道。诗文可用以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和其他文化中的魔法施为没有什么不同。人们使用它们来确保战争胜利、保障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吸引异性，

以及改善天气。

一群人在一根鲸骨上雕刻诗文，想要以此来医治一个病妇。然而，要达到疗效必须用对诗文才成，在伊吉尔出现之前，这些人的尝试全部都失败了。我们的英雄在鲸骨上刻下正确的诗文，于是病人立即就痊愈了。这类做法甚至得到了考古证据的确认。在瑞典的林德海姆 (Lindholm) 发现了一根用作护身符的鱼骨，上面所刻的诗文正是专门用以召唤一位异教神的帮助。

这部萨迦中描绘的伊吉尔的仁慈魔法与王后葛兰希尔德所用的阴暗魔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最可爱最聪明的女人，还拥有渊博的魔法知识”。人们相信这位王后所使用的魔法是学自拉普兰 (Lapland) 的萨米人 (Sami)，他们是北部斯堪的纳维亚的本土人。萨米人在后世发展出了萨满教传统，传说他们的圣人在处于精神恍惚状态时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这些萨米人大概在中世纪早期时就有着类似的信念。在伊吉尔萨迦中，葛兰希尔德所使用的一种魔法就涉及某种精神恍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她能够施行任何魔法，也能够预见到未来。

王后使用她的力量劝说伊吉尔离开了他在冰岛的安全之地，这样她就能想办法杀害他。最后，伊吉尔还是落入了国王艾力克和王后的手中。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伊吉尔没有使用任何暴

● 这幅 16 世纪的插图来自奥劳斯 · 马格纳斯 (Olaus Magnus) 关于欧洲北部民族的历史记载，画中的一位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为其航程召来了合适的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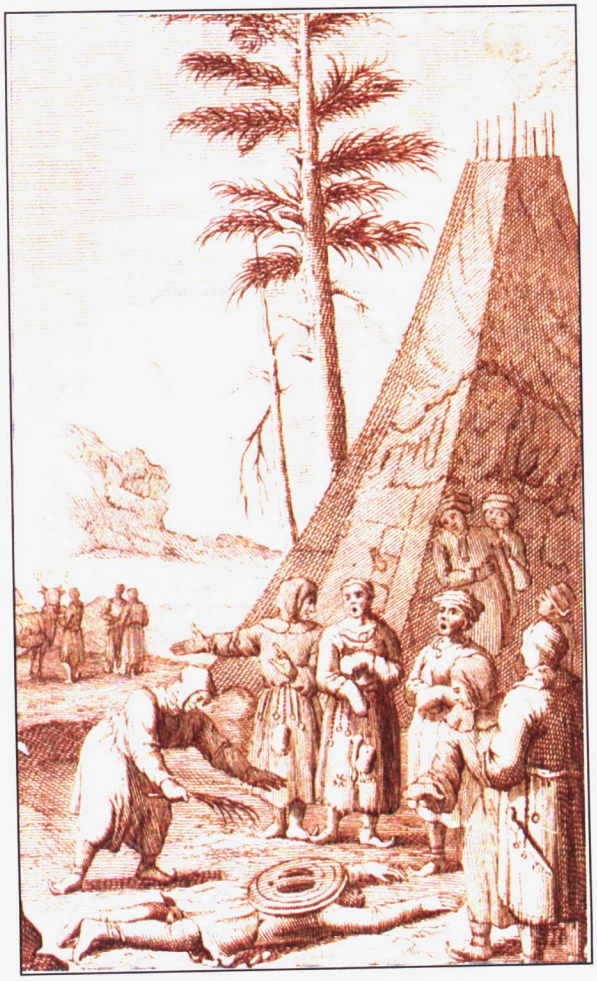


力手段，却化险为夷了。是伊吉尔做诗的才能令国王心软了，他创作了一首长诗赞美国王，最终说服了国王对他网开一面。对于冰岛读者来说，这则事件显示了歌曲和诗文这些和平的艺术要高于战争和魔法这些暴力的艺术。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暴力的循环不久再一次开始了。这也是萨迦中十分常见的现象。

伊吉尔发了脾气

尽管伊吉尔本质上是个英雄，但随着他与国王艾力克的矛盾不断恶化，他后来也使用了一些恶意魔法。有一次他对国王和王后大发雷霆，拿起一根竿子插进了岩石的裂缝，这块岩石正对着一座小岛，国王和王后声称那块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是自己的。伊吉尔将这根竿子称为“嘲弄竿”(mocking pole)，他在竿顶插上了一个马头，念道：“我嘲弄所有守护着这个岛的精灵，它们将只能四处游荡，没有一个可以回到自己的居所，除非它们把国王艾力克和王后葛兰希尔德赶出这块土地。”接着伊吉尔在竿上刻下一串诗文，然后念出完整的诅咒，不过这条诅咒在萨迦中并没有记录（也许作者认为这么做是不明智的）。

基督徒一定会把伊吉尔所用的咒语定义为恶术或者巫术。使用精灵来施行诅咒的行为证明，挪威魔法和其他社会中的魔法十分近似。其他符咒，甚至那些要用到



● 一个拉普兰萨满法师正匍匐在地，背上放着他的魔法鼓，准备进入一种迷离状态以便接受神谕。

诗文的符咒，可能也不仅需要用到文字本身的先天魔力，而且还要依靠精灵的帮助。萨迦中的其他一些咒语则对所牵扯进去的具体精灵有着更详尽的记述。

榜样并未被效仿

乍一看，萨迦似乎将使用魔法视为北欧维金人社会普遍的矛盾冲突中可以接受的一部分。领袖人物通常都拥有一些魔法知识，既包括善意的也包括恶意的。但是萨迦作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他们的故事中掺进了一种不赞成的语气。虽然关于古时英雄的故事是讲来供人欣赏开怀的，故事中的人物也在许多方面令人景仰，但是萨迦作者对他们并不持完全赞赏的态度，并且也格外小心不把他们描绘成供人模仿的榜样。之所以在萨迦中记录下魔法行为，最大的可能是用来产生惊悚效果，尽管当时的读者十分仰慕英雄的高贵秉性并对他们高潮迭起的历险津津乐道，大概也会悄悄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庆幸社会已进化得更加文明了，魔法不再构成对人们的威胁。

在基督教信仰早期，对巫术的恐惧仍是广泛存在的。在 11 世纪的丹麦，刚刚皈依基督教不久的丹麦人相信他们的牧师其实是在施行魔法，因而对他们相当惧怕。女人和牧师在人们寻找造成风暴和瘟疫的原因时是明显的目标，被指控的女人——但不是牧师——常常受到死刑的惩罚。公元 1080 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写信给丹麦国王哈罗德 (Harold)，谴责杀害女人的行为，禁止一切对巫术的信仰。这是教会权威在这一时期的标准反应。他们拒绝接受巫术的观念，哪怕最小的一点可能都没有，因为上帝根本就不会允许它的存在，他们甚至认为，相信魔法的可能性是有罪的。

亚瑟王——真有其人吗？

虽然理智的教会人员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但就是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魔法的信念，而北欧诸国并不是惟一一批在自己的文学中记录对魔法痴迷的国家。早在公元 12 世纪，关于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已经在英国和法国流传开来。和萨迦一样，亚瑟王文学描述的是过去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在这个理想的亚瑟王宫廷中，魔法完全可以舒适地发展繁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写就大部分亚瑟王文学的作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敢越过雷池而又对魔法有着某种模模糊糊的信念。

有关亚瑟王的传奇究竟源自何处现在已不可考，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并没有哪号人物能够与传说中的亚瑟有着哪怕一分相似。牧师纪达斯 (Gildas) 所著的一部 6 世纪的英国编年史留存至今。纪达斯对当时的英国统治者们十分不满，但根本没提到有任何杰出贵族可以与亚瑟相提并论，虽然他们当中确实有一个叫亚瑟的。亚瑟王传奇故事最早萌芽的迹象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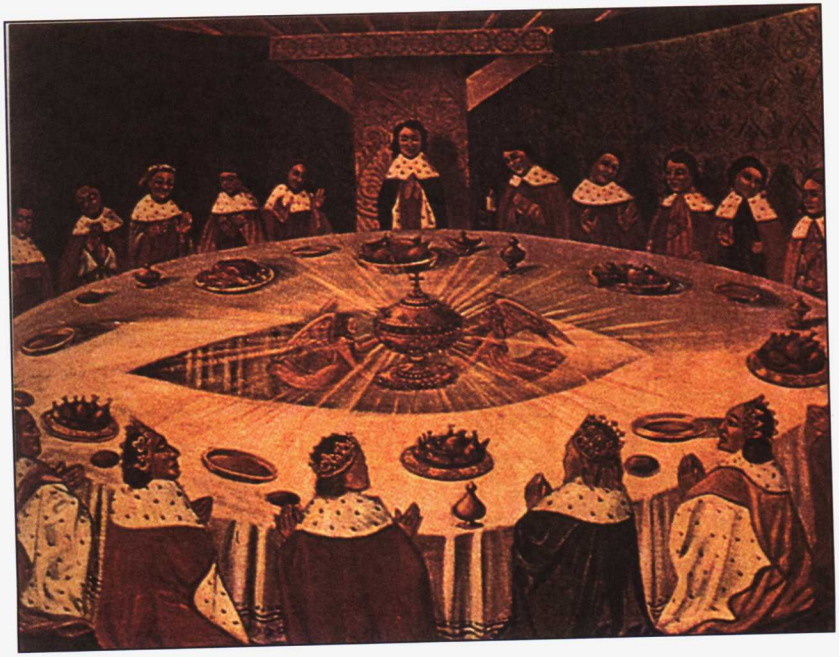
现在公元 9 世纪的一部不知能否算作编年史的作品中，作者是威尔士的尼尼奥斯 (Nennius)。他笔下的亚瑟是所有英国地方君主的领袖，带领他们反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并赢得了 12 场战役的胜利。

在有关亚瑟的最早期的传说中，他还远远不是那个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文明开化的基督徒国王，建立起了制度完善的朝廷。那时的他更像一位武士国王。在成书于 1136 年、现存的最早一篇真正的亚瑟王传奇故事中，来自法国布里多尼 (Breton) 的牧师，蒙默思的杰弗里 (Geoffrey of Monmouth)，强调了亚瑟王作为孔武战士的一面。

在一则故事中，亚瑟王杀死了一个西班牙巨人，这个巨人抢走了一个公爵的女儿，投掷巨石砸沉了许多船只，而且活活吃掉了所有其他被派去与他作战的勇士。亚瑟的神力使他能够用盾牌抵挡住巨人那根大木棒的撞击。依靠自身的敏捷和灵巧，亚瑟在巨人身上砍出了许多伤口，最后才把他的剑捅进了巨人的大脑袋。

经典版本的亚瑟

蒙默思的杰弗里所著的亚瑟王故事，以及他笔下其他关于古代英国的传奇故事，并不仅仅是他生动想像的产物，也借鉴了布里多尼和威尔士的传说。尽管他把亚瑟描绘成了一位英雄人物，但却略去了许多超自然因素，而在人们所最熟悉的那一版本中这些因素是屡见不鲜的。这要么是因为故事情节流传到杰弗里的时代已经有所发展，要么就是



● 图中为亚瑟王的圆桌，位于法国伯斯里扬德 (Brocéliande) 森林中的特里奥赫恩德克 (Trehorenteuc) 教堂。中世纪时期亚瑟王麾下骑士的许多冒险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杰弗里本人故意去掉了它们，因为他更想把亚瑟描绘成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话人物。尽管如此，他到底还是写到了亚瑟王的神剑卡利朋(Caliburn)——在后世的故事里称为埃克斯卡利伯(Excalibur)，又名“石中剑”——但却并未提到，这把剑是湖中一个幽灵仙女赠予的礼物。

在杰弗里的记叙中，亚瑟在和他的侄子莫德雷德(Mordred)的最后一场战斗中身受重伤，被送往阿瓦隆(Avalon)疗伤。也许关于亚瑟王从另一个世界中的安息之地返回英国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在杰弗里的时代就已经有了，但他却略去了这段流传千年的空想。杰弗里希望他的作品能获得当时英格兰日耳曼统治者的首肯，而这些君主如果想到某天一个传说中的国王会返回故土，而且大概会推翻他们的统治取而代之，恐怕会有那么一点龙颜不悦的。



在那些流传在威尔士的断章残篇中，这位亚瑟当然要比蒙默思的杰弗里笔下的那个形象更接近于一位超凡入圣的人物。在一首11世纪的威尔士诗歌中，亚瑟和一群同伴一起云游四方。其中的两个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都很熟悉，是他的骑士科伊(Kei，又名凯伊[Kay])和贝丢尔(Beduir，又名拜帝夫[Bedivere])。凯伊在杰弗里的故事中是亚瑟的总管，在后世的传奇故事

● 作为一位先知，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圣人，梅林在中世纪传说中一直都被人们想像成是清心寡欲的，但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描绘出来的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却受到了年轻女子的诱惑。

中常被描绘成一个带点喜剧色彩、浮华自夸的形象。但在这些威尔士故事中，他是“消灭雄狮和女巫的人”，击败了魔猫卡斯 · 帕卢克(Cath Paluc)。我们还可以在亚瑟的同伴中认出三个凯尔特人(Celtic)的神：马本(Mabon)，利尔(Llyr)的儿子马诺尔丹(Manaurdan)——利尔在威尔士神话中相当于爱尔兰人的海神，以及卢契 · 劳因诺克(Lluch Llauynnauc)，他的祖先是卢格(Lugh)，爱尔兰神话中掌管风暴和太阳的神。

我们今天熟悉的亚瑟王文学更应当说是源自于一种称为罗曼斯的文学传统，之所以这样得名是因为这类文学作品都用罗曼斯语言[1]写成，最早使用的是法语。这一文学传统建立在布里多尼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正是在它的体系内，魔法师梅林开始和亚瑟联系在了一起，而那些亚瑟王骑士们探寻神秘魔法的英勇事迹也发展延伸了下去。

所有这些探索中最著名、最神秘的一桩，是寻找圣杯(the Holy Grail)的历险。这件神秘物品的由来在那些布里多尼故事中已茫不可考，而且即使在12世纪，讲故事的人自己也不能肯定圣杯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时候它是一个“满满的大浅盘”，能够变魔术般地大量供应美味佳肴，而在其他故事中它的形象又成了一块石头或一只高脚杯。圣杯总是和一位受伤或生病的国王联系在一起，而故事的主角则是亚瑟王朝廷上的一个骑士，他能够通过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奥神秘的行为来医治国王或帮他卸下重负。有关圣杯的这部分记载在所有早期版本中都是含混不明的。后来的版本则把故事主角成功找到圣杯并解救国王与一片荒原的复苏回春联系在一起，这片荒原正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度。直到13世纪，圣杯才被人们认定是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使用的酒杯。



● 在法国伯斯里扬德一座教堂的玻璃花窗图案中，圣杯出现在亚瑟王和他的骑士面前。有关圣杯的传说最早出现在12世纪。

[1] 罗曼斯语言(romance language)：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包括法语和意大利语。——译者注

梅林的传说

最常与亚瑟联系在一起的魔法人物是魔法师梅林。梅林在早期威尔士传说中是个叫做梅尔丁 (Myrddin) 的先知诗人。据说梅尔丁的预言能力是在疯癫时候突然具备的，他当时孤独一人住在森林中，陪伴他的是一只小猪。梅尔丁这个形象可以与爱尔兰传说中的苏伊宾 (Suibne, 又名斯维尼 [Sweeny]) 和苏格兰传说中的莱洛肯 (Lailoken) 联系起来。他们都是些有着预言能力的野人，命中注定要死三次，或者一次要受三处致命伤。他们还能够预见到其他人的死亡。

在蒙默思的杰弗里笔下的亚瑟王故事系列里，梅林还有着另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来自于早些时候的威尔士传说，是一个有着千里眼的男孩，差点被残暴的国王沃提纪恩 (Vortigern) 当做祭祀品杀掉。沃提纪恩当时正在建造一座巨塔，以此作为他统治整个不列颠的标志，但是任他用尽各种方法，最后这座建筑总会轰然倒塌。国王的御用魔法师建议说，要让高塔屹立不倒，就必须在塔基处进行一场祭祀，祭祀品应当是一个没有人类父亲的男孩。梅林的母亲是个隐居的修女，而父亲则是个梦魇魔鬼 (中世纪的人们认为这种魔鬼在妇女的睡梦中与她们相会并发生性关系)。国王沃提纪恩的手下找到了梅林并把他带到塔基下准备用做祭祀品。

由于梅林的父亲是个魔鬼，这孩子有着先知的能力，并能向国王指出什么才是造成他的巨塔无法耸立不倒的真正原因。梅林说服了国王派人挖开塔基，在塔底发现了一条红龙和一条白龙正在激烈搏斗。于是，沃提纪恩放弃了他建造高塔的无谓尝试，但把梅林留在了身边做他的宫廷魔法师。

梅林比沃提纪恩长寿，在沃提纪恩死后又辅佐了下一任不列颠国王，大龙头尤瑟 (Uther Pendragon)，以及尤瑟的儿子亚瑟王。杰弗里也创造了一个奇异的故事，说是梅林下令让人把那些史前巨石柱 (Stonehenge) 从爱尔兰搬到不列颠来的。他这么做显然是因为这些石头“和某种秘密的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许多年以前，是巨人们把它们从非洲大陆的最远边界搬运来的”。

塔基下的那两条巨龙被人们发现后，在故事中便再无下文了，但是杰弗里把它们用作了象征性的角色，让它们出现在梅林的预言中。这些预言用红色和白色的龙来象征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之间的战争。杰弗里意欲使这些预言描绘出日耳曼征服者在不列颠的最终胜利，以编织证据显示出他们的统治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预言注定了，他们才是亚瑟的真正继承人，以此来取悦于自己的恩主——日耳曼国王。



● 传说中有两个梅林，一个是森林中形影相吊的野人，另一个则是位先知男孩。19 世纪艺术家奥布里 · 比亚兹莱 (Aubrey Beardsley) 在此处把这位魔法师想像成了前者，一个凶暴未驯的野人。

受圣人启发而对魔法痴迷

在罗曼斯文学里，魔法主要存在于物品之中，这与冰岛萨迦有所不同，那里面的魔法基本都是与语言和文字共存的。亚瑟王的武器和铠甲很快就带上了魔法的意味。莱亚门(Layamon)是第一个用英语写作亚瑟王故事的人，他笔下的亚瑟头戴一顶显然具有魔力的叫做“鹅白”(Goose-White)的头盔，身穿由一个精灵铁匠打造而成的护体甲胄。莱亚门也是第一个让亚瑟王的众骑士坐在一张圆形桌边的人，这张圆桌本身很快也具有了魔法特性。亚瑟王文学中的许多魔法物品都是由仙境中的精灵制造的，它们住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远离凡俗的尘世。另一些物品则与基督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一把宝剑的剑身上刻着耶稣的名字，或者在剑柄上镶嵌着圣人的遗物。

事实上，正是对基督教圣人的崇拜启发了亚瑟王文学中对魔法物件异乎寻常的痴迷。从基督教在西欧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早期开始，人们便坚信圣人遗物——例如骨头碎片、牙齿或头发，再或者是他们穿过的衣服的布片，具有强大的治疗疾病和保护安全的力量。教会也花费大量财富为各个教堂进行堂皇的装修，使用巨额的黄金和白银来装饰那些盛放着神圣遗物的圣骨匣或圣坛。人们崇敬一切与基督教圣人联系在一起的物品，而罗曼斯文学中之所以有这么多魔法物件，正是受了这种大背景的影响。

世界上最英俊的骑士

亚瑟王传奇受到的另一深厚影响是当时基督教对道德力量的强调。亚瑟王故事中的许多魔法物品和地点只有真正高尚的骑士才能使用和到达。在作品前半部中，道德最高尚的骑士之一是兰斯洛特爵士(Sir Lancelot)。后来随着与王后圭尼维尔(Guinevere)的私通故事逐渐升温，他在德行上有了污点。尽管如此，在13世纪的《兰斯洛特传》(*Book of Lancelot*)中，他的德行本身就有着足够的法力，能破除魔法咒语。

有一次，兰斯洛特在林中遇到一群骑士和少女，他们正绕着一把椅子翩翩起舞，椅子上放着一顶金王冠。兰斯洛特愉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马上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陷进永无止境的舞蹈循环中。最后，他坐到了椅子上，这些舞蹈者把王冠戴上了他的头顶。他一戴上王冠，咒语就立即被破解了，所有跳舞的人都恢复了记忆。他们向兰斯洛特解释说，这条符咒几年前就被下在了他们身上，只有当“世界上最好最英俊的骑士”坐上椅子并戴上王冠时才会破除。兰斯洛特的美德令他不但拥有法力，而且自身就是魔法力量。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如何打破符咒，甚至事先连要去打破符咒的念头都没有。



● 在剧情完善的亚瑟王系列故事中，这位上了年纪又身受重伤的国王被送到了神秘的阿瓦隆岛，护送他的是三位仙后，其中还包括他的宿敌和同父异母姐妹——仙女摩根（Morgan le Fay），阿瓦隆的主人。

神乎其神的油膏

在许多有关亚瑟王骑士的历险故事里，当情节发展需要某位骑士继续活下去时，每每会出现年轻美貌的女子带来具有魔力的疗救油膏。有些作者把这类场面描绘得好像闹剧一般，以此来讥讽这种魔法。15 世纪的大文豪马洛礼 (Malory) 在他的亚瑟王故事中写到了一个小插曲，加雷斯爵士 (Sir Gareth) 和他的未婚妻莉恩奈丝 (Dame Lionnesse) 还未举行婚礼就想同床共枕。结果莉恩奈丝刚刚爬上加雷斯的床，她的姐妹莉奈特夫人 (Dame Linet) 就吓得连忙召来一个骑士去对付他。

加雷斯迅速砍掉了那位骑士的头，但是莉奈特夫人在死去骑士的头和脖颈处涂抹上一种有魔力的油膏，扭转了局势。接下来她将四肢接合在一起，它们“就像原来那样紧紧地连了起来”。那个骑士就这样活了下来，就在加雷斯和其未婚妻又一次准备进行婚前幽会时，他也又一次赶来向加雷斯发出一击。他的头又一次被砍掉了，这回加雷斯把他的头切成了一百块，扔进了窗外的水沟里。莉奈特夫人毫不气馁，把所有碎块都收集起来，又重新用她的特殊油膏把这名骑士的头粘在一起。加雷斯对莉奈特夫人的行为十分不满——故事中丝毫没有提到那个两次脑袋搬家的骑士有什么反应，而莉奈特自己则声称，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全这对未婚夫妇的名誉。

会魔法的女子让人害怕

在亚瑟王故事的后期情节中，魔法的主要代表者是仙女摩根，亚瑟的同父异母姐妹。在早期故事中，她只是众多与仙女们的魔法世界有关联的角色中的一员。在某些版本的故事中，兰斯洛特爵士本人还在襁褓中时就被一个仙女偷走，扔进了一个湖中，湖泊随即变成了一座仙人城堡，兰斯洛特就在那里被抚养长大。在早期系列故事中，摩根被描绘成一个时常助人的角色——例如她曾经用油膏治好了英雄伊凡 (Yvain) 的疯病。然而，在马洛礼的故事中，摩根的孩提时代是在一所修道院度过的，在那里“她所学如此之丰，俨然成了一位通灵术大家”（马洛礼用通灵术来指代广义上的魔法）。马洛礼关于仙女摩根的故事与早期的各种版本有所不同，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了 15 世纪，施用魔法的妇女受到了比从前严厉得多的对待。马洛礼笔下的摩根几乎成了惟一一个使用魔法作恶的人物。在马洛礼眼中，她本质上就是个巫婆，在她的一次邪恶阴谋差点造成了亚瑟的死亡之后，“所有人都对她的道貌岸然唏嘘不已，很多骑士都恨不得将她烧死”。

亚瑟惹恼了教会权威

在 12 世纪，亚瑟王的文学传统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对魔法和巫术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

亚瑟王故事中大量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场面引起了一些正统人士的非议。有一位修道院院长抱怨说，他的那些修士总是在他布道的时候昏昏欲睡，但只要他突然大声喝出“亚瑟”这个名字，他们立即就会兴奋地醒来。很多教会人士都认为阅读亚瑟王故事是在轻浮而无谓地浪费时间。亚瑟王传奇中关于求爱的故事和英雄的举动在贵族之间流传，当然教会并不在意这些整日无所事事的贵人们是不是靠魔法故事来消遣娱乐。但是，当普通农民也开始相信魔法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世纪魔法的兴起

从公元6世纪开始，基督教会就动用了成百上千的僧侣专门书写一种逐条细述的手稿，称为“赎罪规则书”，针对人们可能向他们的神父所坦白的各种罪行给出具体的忏悔指示。这些手稿在整个中世纪里不断提到信仰和施行魔法都是有罪的，从而也就清楚地证明了，尽管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对魔法的信仰在欧洲仍然广为流传。有些神父甚至指责这些赎罪规则书，说是它们提醒人们想起了那些本来已经忘记的各种危险诡异的法术。

如果使用魔法的是一位神父，其行为就会被看成一项特别严重的罪行，而他本人也会被开除出教会。在6世纪的爱尔兰，对制作春药“来满足不道德情欲”的惩罚是整整一年只许喝清水吃干面包。

后来的赎罪规则书中对于巫术的惩罚就不那么严厉了。到了8世纪，在德国神父西奥多(Theodore)所著的规则书里，一个施行“邪恶咒语或巫术”的妇



● 这是一幅14世纪早期关于亚瑟王传奇的手绘插图，在亚瑟王、圭尼维尔和其他廷臣面前，兰斯洛特爵士在与另一名骑士比武。

女受到的惩罚可以只是 40 天的忏悔，取决于其罪过的性质轻重。

咒语和存心不良的愿望

邪恶咒语的形式各有不同。猪倌和牛童可以施用咒语来保护自己看管的畜群不遭疾病和伤害，而把这些麻烦都转移到邻居家的牲口身上去。咒语可以下在一块面包、各种草药或者绳结上，然后再把它们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长在两国边界或岔路口的一棵树上。

赎罪规则书中声称，妇女会使用巫术把所有邻家可能出产的牛奶和蜂蜜都引到自家的奶牛和蜜蜂身上去。其他使用咒语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女人，为了比邻居过得更好甚至会做出更加恶毒的事，还有人自夸说只要说上一个字或者瞟上那么一眼就能把邻居家所有的雏鸡和幼猪都杀死。

在 11 世纪德国和英格兰的赎罪规则书中，不时会提到“暴风雨召唤者”(tempestarii)。这些人在乡间四处吹牛，威胁说要召来暴风雨毁掉农夫们的庄稼，以此来向那些头脑简单的农民勒索钱财。但是这些吹



● 在这幅弗雷德里克 · 桑迪斯 (Frederick Sandys) 创作于 1862 ~ 1863 年间的绘画中，仙女摩根，亚瑟王的同父异母姐妹，正在施行她的邪恶魔法。直到中世纪后期，摩根才被视为一个完全邪恶的人物。

牛皮的家伙玩的是一场危险游戏。那些被怀疑使用了巫术的人有时候会受到村民或城镇市民的私刑惩罚。9 世纪时曾有一位德国主教艾戈巴德 (Agobard) 救下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当时村民指控他们是暴风雨召唤者，正要用石头将他们打死。其他一些人就没这么幸运了。1090 年在巴伐利亚，就在一位本地主教出门在外期间，三名妇女被指控下毒和“迫害他人损毁庄稼”。她们受到鞭打并被浸在水里，但始终不肯承认犯过那些罪行，最终被烧死了。不过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类似这样的故事是十分罕见的，并且每次也只不过牵扯了少数几个人而已。搜巫运动大行其道是中世纪之后的事情。

指控自己的邻居使用了巫术是种相当冒险的举动。大多数国家的世俗法律为了防止人们出于私人恩怨恶意诬告，都会对无法提供证据的控告者给予惩罚，甚至判处死刑。证明恶术存在是极其困难的，确实有人因控告失败而自己遭殃。直到 1451 年，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还有一个男人因为无法证明他对别人的巫术控告而被法院判决淹死了。

魔法开始衰落

村民所使用的保护性或作恶用的魔法在欧洲一直被运用，但是它们无论如何已经无法与过去的异端宗教扯上任何关系，也没有总结成任何明白可见的魔法体系。这类魔法施为在人们眼中只是些七拼八凑的技能，可以在农夫艰苦谋生的挣扎中对他们有所助益罢了。在类似古埃及这样的社会中，村民们所使用的普通魔法也许会被总结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魔法或宗教体系，由神庙祭司们



● 画中的兰斯洛特正在和一个骑士比试以解救一个年轻女子（创作于 1886 年）。挂在树上的盾牌代表了其他曾被后者打败的骑士数目。

加以发展。一旦少了那样的一个体系，基督教统治下中世纪时期的那些村庄魔法永远只会是纯粹出于实用而汇编起来的民间知识，间或点缀了少许笼统的基督教信念——相信圣人和他们的遗物所具有的力量。

从公元4世纪开始，随着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和随之而来的基督教教会的统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魔法完全从整个西欧消失了。幸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通常称之为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无力再为关于古时魔法传统的书面记录提供任何庇护。伊斯兰教于公元7、8世纪的崛起带来了另一种一神论宗教，它同基督教一样仇视魔法。伊斯兰教文明很快从印度扩展到了西班牙，还占领了从前一度与魔法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中心——波斯、巴比伦和埃及。文化生活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普遍繁荣，许多古老的哲学和科学著作都被伊斯兰学者保留了下来。魔法也许并不能容于当时的官方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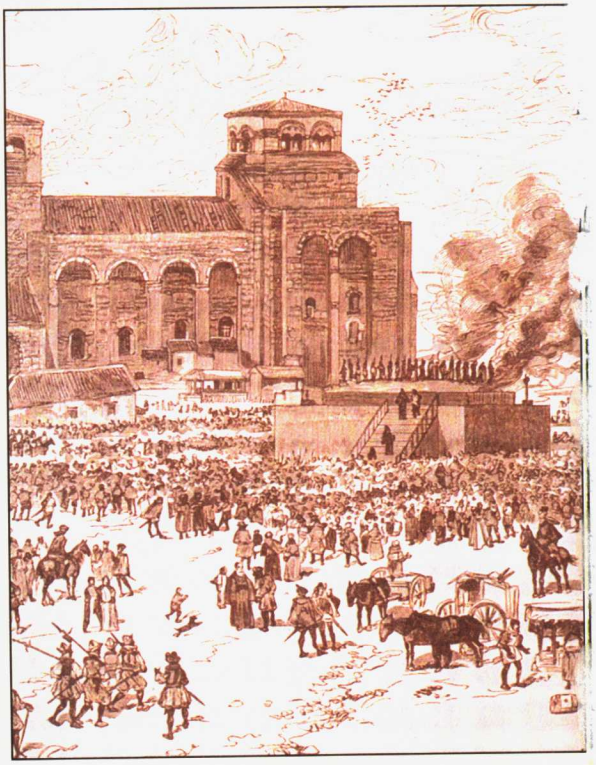
● 炼金术就像对魔法的探寻本身一样成为了一种自然哲学。图中的太阳和月亮象征性地对应了这对炼金夫妇，他们正在收获“炼金露”。

中世纪真的存在过搜巫运动吗？

人们通常认为大规模的搜巫运动始于中世纪。“中世纪”和“搜巫运动”常常连在一起来说，用以和现代的某些迫害行为进行比较。直到最近，关于巫术的历史记载还这样告诉我们：搜巫运动最早开始于1275年的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Toulouse)，起因是一个巫婆死于火刑。根据同样的记载，第一次大规模的巫术审判发生在1335年，几乎有100名男女被烧死。到1350年时仅在图卢兹一地就已经有400人被处死，其中有大约200人是因为使用巫术而被烧死在卡尔卡松城(Carcassonne)。在意大利也有类似的传闻，民众对于巫师的迫害几近歇斯底里，1341至1352年间在诺瓦腊主教教区就又有数百人被处死。

然而，这些事件并没有真的发生过。那些饱受指斥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据说就是它们在背后操纵了图卢兹的诸多搜巫事件——实际上是罗马教廷于13世纪建立起来的、用于搜寻和镇压异端信仰的。其实，这些机构很少牵扯进巫术审判中去，而且通常更加关注于阻止这类审判而不是执行它们。14世纪发生在图卢兹的事件不过是对一名僧侣判处了终身监禁，因为他被发现试图制作一种春药。不过人们普遍把搜巫运动看成是发生在中世纪的事件，这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从19世纪早期开始，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历史学家都坚信大规模的搜巫运动发生在14世纪。

造成历史学家犯下这种尴尬错误的罪魁祸首是19世纪法国一个颇受欢迎的作家，拉默特－朗贡男爵(Baron Lamothe-Langon)。这位男爵是个地位低微的贵族，不到20岁就写出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他很快就转而创作历史小说，是最早



● 这幅插图描绘了图卢兹的一次大规模搜巫，有400个巫婆将会被烧死。这一事件发生在1577年，比拉默特－朗贡在小说中所提到的那些巫术审判晚了200多年。

拥有大批读者的作家之一。他的那些廉价冒险故事产量巨大，一生的作品汇编成了几百卷。

在其创作生涯的早些时候，拉默特－朗贡写过一部关于法国宗教裁判所的历史小说，就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图卢兹大规模巫术审判。事实上这位男爵并不是完全凭想像捏造出了这些事件。他的素材有一部分来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威廉·巴尔丁(William Bardin)所记录的编年史。巴尔丁是个行事马虎的人，所记录的大部分材料很可能都是他自己杜撰的。在15世纪时，历史学家对所记录的事件动动手脚，把100年甚至更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挪到自己那个时代去，也算不上什么难得一见的现象。

然而，巴尔丁并没有创造出那些后来出现在拉默特－朗贡历史小说中的大规模审判。男爵借用了巴尔丁的故事，并加上了许多自己想像出来的细节。为了使自己的故事更加扣人心弦，他增加了被处死的人数，甚至还杜撰了宗教裁判所与这类事件的牵连。

拉默特－朗贡关于宗教裁判所的历史小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人们当成事实而接受，后来才有一些学者核对了他所使用的素材并开始揭露这个谎言。历史学家之所以会把图卢兹的非常事件视为史实，仅仅是因为他们像大多数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一样，觉得这些巫术审判确实是些狂热的恐怖事件，在野蛮的中世纪时代完全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16、17世纪发生的那些歇斯底里迫害巫术的疯狂举动，一定有着可以追溯到“落后”的中世纪时的某些原因，因为在1500～1700年间发展起来的理智的现代文明应当不可能允许如此野蛮的事情发生。然而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这些浩劫后，我们如今对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智文明的本质已经不再那么乐观了。现在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波及整个欧洲的搜巫狂热只是随着现代欧洲历史的开始才出现的，时间是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



● 中世纪时期对巫婆的迫害相对比较少见，但确实存在很多关于巫婆的传说，图中就是一个12世纪英国故事中提到的、被魔鬼载走的伯克利的巫婆(the witch of Berkeley)。

但在当时自由的文化氛围中，占星术以及其他魔法传统还是幸存了下来。

伊斯兰教给魔法带来文化意味

12 世纪之前西欧文化基本上处于死水一潭的状态。随着贸易的拓展和城市的兴起，一个世俗文化的精英小团体也开始崛起，为最早一批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伊斯兰世界中的哲学研究开始流入西欧，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关于古代世界的手稿，类似的手稿在其他地方业已散落遗失。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魔法才有可能以一种复杂而具有文化意味的形式重见天日。当然了，占星术在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发展来源于阿拉伯人的知识。12 世纪文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对古希腊罗马作家的推崇，西方基督教徒的想像中充斥着从这些古代作家笔下产生的各种形象。结果就是，魔法师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要远远早于任何一个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自己真的会施魔法的真实人物。这也使得蒙默思的杰弗里笔下的梅林成了欧洲最早的魔法师之一。



“真正”的魔法师出现了

1267 年，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罗杰 · 培根抱怨说，有一些自吹自擂的魔法师在著书立说——言辞虚夸浮华，极尽吹嘘之能事，详细描述了那些可以召唤来的魔鬼以及应当供奉给它们的祭祀牺牲，声称其作品中包含了所罗门的魔法智慧。由于培根在物理化学方面的试

● 农神萨杜恩 (Saturn) 是一位异教神祇，他在 15 世纪被人们认为掌管着黄道带中的宝瓶座 (Aquarius) 和摩羯座 (Capricorn)，以及图中下方的许多人间事务。



● 罗杰 · 培根 (Roger Bacon) 是 13 世纪英国的一位知名自然哲学家。然而，他在炼金术方面的实验也引起一些人怀疑他是个术士。

验涉及了炼金术，他本人偶尔也会被人怀疑使用了巫术。魔法与科学的分界线在当时还没有那么清晰。

中世纪时期的西方世界对古代文明的许多著作还相当陌生，这其中就包括《所罗门遗训》(*Testament of Solomon*)，公元1世纪成书于巴勒斯坦。这是一卷语义含糊的医疗魔法，在其成书的年代就声称此书表现了一位《圣经》中提到的先贤——所罗门王——的智慧。这部书启发那些自封的魔法师写出更多的作品指示人们如何施用法术。这类有关魔法的文字动用了大量稀奇古怪、骇人听闻的语言来描绘可以通过魔法召唤来的妖魔鬼怪。这些魔鬼的名字都出自《圣经》，但自吹自擂的魔法师们却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的知识是从东方的神秘书中搜集而来的。由于希腊和阿拉伯的古代学术著作及传说故事在当时才刚刚开始传入西方，当时的人们似乎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人为什么要召唤魔鬼

召唤魔鬼的准魔法师们这样做无疑是为了个人利益。对这种魔法感兴趣的也只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使不会希腊和希伯来语也至少能看懂拉丁文。他们相信魔鬼可以给他们带来各种科学和艺术知识，尤其是能在某些方面令他们受益的深奥知识。而魔法师中则有很多都是神职人员，希望魔鬼能为他们在教会或政府中的仕途带来成功，他们每人背后通常都有一位资助人，想利用魔法师技能打击自己的敌人。魔法书中也包括“恶术”，这些咒语能引起疾病，“引诱人们去偷盗和谋杀”，破坏水井，甚至让战舰沉没。

魔法在欧洲登堂入室

让魔法研究在西方世界里获得长足发展的是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在1212年当上德国国王并由此成为神圣罗马皇帝(the Holy Roman Emperor)之前，弗雷德里克原本是西西里(Sicily)国王。

西西里也许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最重要的相遇之地。这个岛上的居民数百年来都是穆

斯林，直到 11 世纪晚期才被那些诺曼底冒险家所征服。即使是在基督教国王统治下，穆斯林在政府中也受到了高度尊敬，西西里岛也成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学者可以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观点并积聚知识的地方。魔法是这种文化杂交的一部分，而炼金术就是部分地经由伊斯兰影响而传入西欧的几种魔法施为之一。

弗雷德里克二世十分热心于资助科学和哲学研究，对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很感兴趣。魔法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包括在了他的兴趣之中，他曾指示自己的御用占星家就占星术和其他相关课题编撰一部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流传下来的魔法注释中，出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可以通过举行一定的仪式来召唤和操控魔鬼。要召唤魔鬼必须得喊出它们的名字，随即再把它们封在一只瓶子或戒指里，这样魔法师才能够控制它们。正由于魔鬼在更大程度上是些虚无的精灵生物而非血肉之躯，所以魔法可以把它们监禁在物品之中。但施行这样的法术必须向魔鬼献上一场牺牲祭祀，这样才能引它入套。据说魔鬼都很喜欢吃人肉（虽然它们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可胃口却实实在在是物质性的），所以给魔法师的建议就是要使用尸体，甚至从自己身上割下一些血肉来作为祭品。

召唤魔鬼

14 世纪有位意大利占星家切科 · 达斯科利（Cecco d’Ascoli）描述过类似的施法过程，这也是早先弗雷德里克二世的私人教师曾经做过的事。达斯科利声称他的魔法知识来源于索罗亚斯德（Zoroaster）



●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1194 ～ 1250）大概是他那个时代里最有权力的人。他的朝廷是各种知识汇聚的中心，其中也包括魔法。

的传承，后者是古波斯的一位宗教人士，欧洲人曾误以为他是个魔法师。

在达斯科利的概念里，魔鬼要按等级层层划分，由四个“身怀大德”的精灵加以领导，它们代表了世界的四个角落：东、西、南、北。这些精灵分别被称作奥利安斯(Oriens)，阿美农(Amaynon)，佩蒙(Paymon)和伊吉姆(Egim)，而每个精灵又统领着25个军团的次级精灵。只有献上人血供其饮用，最不济也至少要飨以猫肉，才能控制这些精灵。无论魔法师们如何大吹大擂自己了解神秘的东方智慧，这种召唤魔鬼的新“传统”恐怕都并非从阿拉伯文化传承而来。西欧那些召唤魔鬼的仪式十有八九都是魔法师自己发明出来的。

达斯科利承认召唤这些精灵所要用到的仪式与基督教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这些仪式还是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魔法师本人必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圣人才能成功地操纵魔鬼。反而是教会人员对魔法施为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相信召唤来精灵就得崇拜它们，而与此同时，中世纪晚期的魔法师却声称他们是依靠了基督教上帝的力量才得以控制这些魔鬼的。这样一来，魔法师也可以保持信仰的节操，他在为一项仪式做准备时也可以节食和虔诚地祈祷。他所使用的器具——魔杖、宝剑和镰刀——必须通过吟唱颂歌来加以净化。而一旦真的召来了某个魔鬼，要做的是对他加以控制而不是顶礼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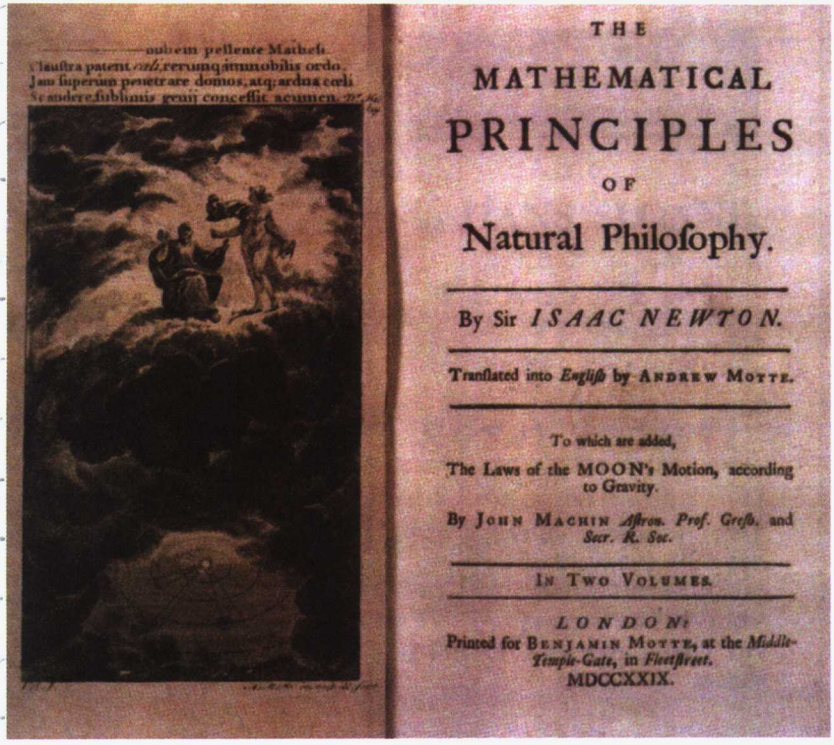
教会只会间或试图对这种魔法行为加以压制。神职人员警告说魔鬼是不可操控的，它们只是表现出好像受到了魔法师控制的样子，目的是引他在罪恶和堕落之路上走得更远。

在发展关于魔法以及魔法与上帝和自然界关系的理论时，那些哲学家和早期科学家通常都谨小慎微，不在他们的著作里明确提到魔鬼。任何人如果公开相信有关魔鬼的魔法是有用的或是自然而然的，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很可能会遭到拘捕并被教会权威当作异端而加以野蛮的惩罚。

魔鬼与星星间的联系

具有科学意义的魔法建立在一些对深奥文化传统的书面记载的基础上，而非村庄中流传的

民间做法。它并非只是一些胸怀雄心大志而无视道德观念的神职人员偷偷摸摸进行的某种行为，早期科学家希望能运用占星术和炼金术来了解物质的属性。自从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来，西欧人一直倾向于把整个宇宙视为机械性的——也就是说，它严格按照其规律来运行，各种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是完全直接并可预测的。这就是像艾萨克 · 牛顿爵士 (Sir Isaac Newton) 那样的 17 世纪思想家所描绘出来的宇宙，他的物理法则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一。然而牛顿也对魔法很感兴趣，即使是在发展自己革命性的新法则的同时，他也涉足了炼金术和占星术。



在 17 世纪之前，哲学家所相信的整个世界的运行法则与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机械”宇宙截然不同。人们认为所有的物质中都浸透着某种“精神”或者说效力，能够以魔法的方式远距离地影响其他物质。占星术正是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

● 艾萨克 · 牛顿爵士，一位 17 世纪数学家，以其创建现代物理学的贡献而著称，他也对炼金术极感兴趣，这种法术的施为在当时尚未完全被推翻。

炼金术——最伟大的探索之一

炼金术最早在公元纪年后的几百年间出现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接下来它又在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文明中被人们施用，随后于 12 世纪传入西欧。炼金术所依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信念：所有的物质都是由气、土、火、水这四种元素混合而成的。人们认为所有的金属都是由硫磺（代表了火）和水银（代表了水）组成的。炼金术士正是试图利用自己对于这些元素的知识来将一些低廉的金属，例如铅，转变为黄金。

炼金术士通常都不会认为自己仅仅是受到了追逐财富这种低俗欲望的驱使。炼金术被当作一种精神探索，其目的是为了发现各元素的属性并由此探索上帝的创造。因此只有那些生活纯洁的人才能成功地进行炼金研究，而炼金术士也以其苦行生活而闻名。很多炼金术士都是僧侣，尽管教会谴责炼金术是一种危险的魔法形式。

炼金术直到 17 世纪都仍是一种常见的学术探索，炼金实验促进了许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在化学方面。炼金术士对于宇宙基本组成的探究，以及他们对于“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回答，都使得我们可以将炼金术和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加以类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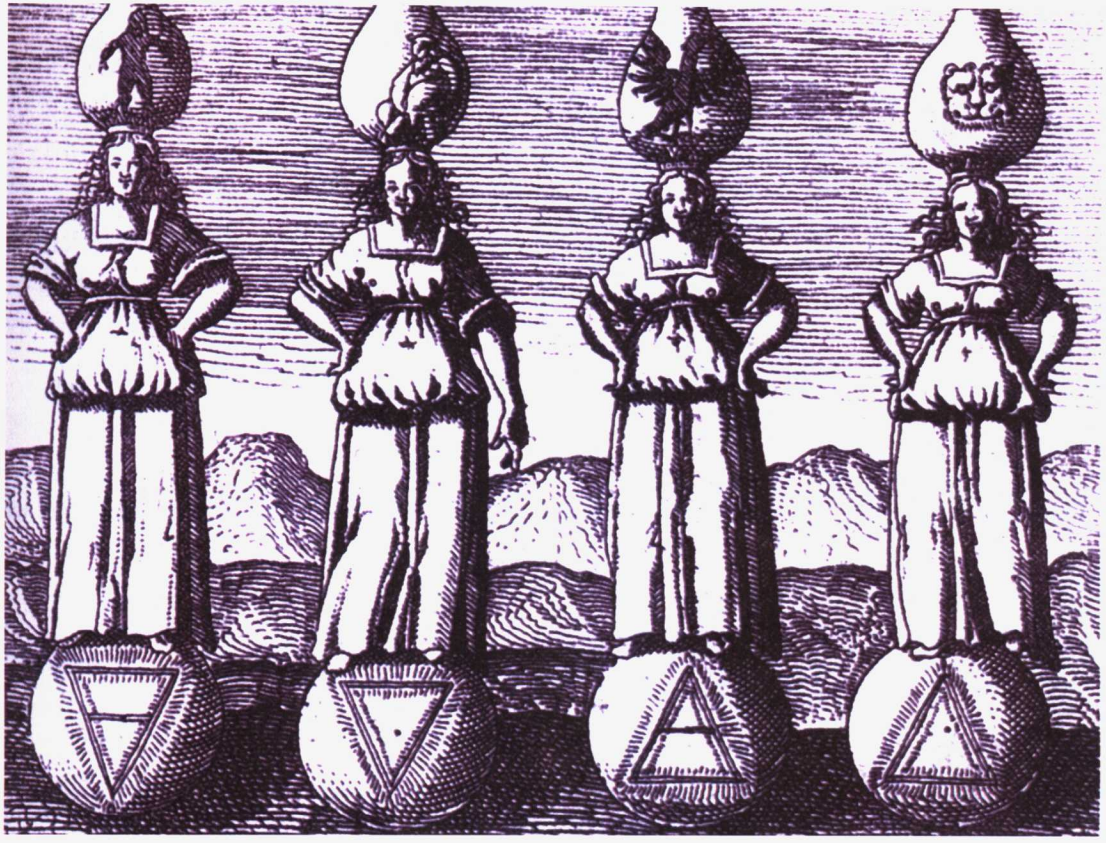


● 图中的炼金术士站在炼金炉和其他化学用具之间，他在实验中要使用这些器具来将廉价金属转变成黄金。

随着真正的科学知识在17世纪的成长，炼金术所依赖的基础理论最终被证伪，而这种施为也彻底遭到了推翻。

正如现代的占星术那样，行星都具有某些“效力”，能在其影响力范围内作用于周遭的所有物体。这些天体的“效力”通常都被人性化为魔鬼，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占星家都得和这些魔鬼打交道；占星家们自己则把这些魔鬼视为自然世界运转的一部分，所以它们也就不会是天性本恶的。在他们的观念中，魔鬼其实是另一种天使。这些天使类的魔鬼作为“自然界”力量在世界中为上帝服务，而不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天使一样留在天堂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来说，要公开阐明这一理论仍是相当危险的，大多数人都选择闭口不提自己在占星术中到底在

● 炼金术有四个阶段，分别对应四种基本元素——土、水、气和火。这幅雕版画表现出四种不同程度的火平衡分布在这些人性化了的元素上。



多大程度上用到了魔鬼。

同时存在于这一时期的一些其他魔法施为并不牵扯到魔鬼，而是建立在一切物质皆有“精神”这个观念之上。神学家圣托马斯 · 阿奎那曾经认可说，存在着“自然魔法”这种形式，一个基督徒可以对此加以使用而不会获罪。一些草药和矿物质就被看作具有自然魔法性质。人们把这些性质视为“交感”，而在这种交感之下一种事物与另一事物或另一个人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如果使用得当，这种事物间的交感可以产生某种实际效果，例如治疗功效。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音乐

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都精心发展出了关于“自然哲学”的详细理论，试图在描述整个宇宙时使用并阐释有关魔法的观念。15 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作家菲奇诺 (Ficino) 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魔法体系大部分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之上，因为他认为音乐是一种精神力量，能够与宇宙中所有其他精神力量建立联系并进而控制它们。当然，他也把音乐视为一种十分有效的药物，能够通过空气作用于人的精神，正如食物作用于人的身体那样。

菲奇诺的音乐理论在本质上其实也是种天体学说。把演奏音乐作为魔法仪式的一部分，这样音乐就可以将天体作用于人体的各种力量加以平衡。菲奇诺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能够通过音乐掌控自然，而同时也坚决否认在举行音乐仪式的过程中以任何形式召唤过魔鬼。举例来说，在向太阳演奏一曲颂歌时，菲奇诺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更好地



● 这只怪兽是炼金术中代表水元素的魔鬼。常常与它联系在一起的神祇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 (Hermes)，亦即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 (Mercury)，这位神掌握着秘密智慧，但脾气却反复无常。

接受太阳的“自然而然”天体影响力。批判他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反驳说一个魔鬼有可能会听到这曲颂歌并制造出某种魔法效果或幻象。

菲奇诺在其公开著述中似乎并没有完全诚实地阐明其真正的信念，但他的思想颇受一些古代作品的影响，而那些作者当然都把这样的音乐仪式视为直接和魔鬼进行的交流，他自己的一个追随者在其作品中写的也显然是关乎魔鬼的魔法。所有探讨魔法的思想家都要冒着被教会谴责的风险，但很多人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所进行的魔法尝试有任何相抵触的地方。

后来的魔法业余爱好者，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瓦尔特 · 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更加公开地宣称，“魔法的艺术就是崇拜上帝的艺术”。与他同一时代的约翰 · 迪(John Dee)，英格兰的一位著名魔法师，就曾申明自己十分谨慎，只召唤“好”的魔鬼。

魔法的密码

对于后世学者来说，要解读文艺复兴时期关于魔法的论著往往很不容易，许多著者都故意把自己的作品写得晦涩难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危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都将自己视为社会精英，格外蒙神恩眷顾，要由他们来重新发现古代世界的智慧。魔法著述通常都以手稿的形式在欧洲流传，即使在有了印刷技术以后也是这样。魔法师们不将自己的作品公



● 这幅图来自一部有关科学史作品，《哲学的珍珠》(*The Philosophical Pearl*)，最早出版于1503年：一个炼金术士正在他的炼炉前工作，在他身后是一架用来蒸馏气体的仪器。

诺查丹玛斯——英雄还是恶棍？

并非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秘传作者都献身于严肃学术的研究，有些人一生只是吹吹牛皮或者碌碌无为。这类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法国“预言家”米歇尔·德·诺查丹玛斯(Michel de Nostradamus)。他于1503年出生在普罗旺斯省圣雷米(St. Remi)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这家人刚刚皈依基督教不久。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富庶，但家人还是设法让他接受了拉丁文和数学方面的教育，并把他送去了蒙彼利埃(Montpellier)学习医药。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及他们的几个孩子相继死去后，他先是过了几年东游西荡的日子，随后又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并干起了医生这一令人羡慕的行当。有传闻说他使用了秘密的——大概就是魔法的——药方来治疗艾克斯(Aix)和里昂(Lyon)的传染病。与成功相伴而来的是他的声名远播，这之后诺查丹玛斯开始相信自己的预言能力。1555年他出版了一本预言书。

这本书的出版令他愈加远近闻名，当时的法国王后凯瑟琳·德·梅第奇(Catherine de'Medici)曾召唤他去巴黎，在她的朝廷上为几位年幼的王子占卜出生时的星相。1559年国王亨利二世在一场马上枪术比赛中意外受伤而不治身亡，当时人们都没来由地坚信诺查丹玛斯早就预言过这场祸事。然而他的同行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拿他当回事儿，到1566年他去世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把他视为一个冒牌预言家。

诺查丹玛斯去世后，其他人开始使用他的“预言”来评论自己当时的政治，到了17世纪，他已经成了一面十分有用的挡箭牌，人们躲在其后攻击那些位高权重的政府大臣。事实上这些人纯粹是讥讽地利用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内容确实具有预见性。然而，他作品中的含糊语义和笼统指代使人们几乎可以套用到任何后世的事件上来“证明”他预言的精确性。



● 这是1690年出版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一书中的作者像。诺查丹玛斯声称自己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字是受到了神的启示，但相信他的人却寥寥无几。

诸于众，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不受教会权威非难，但同时也是要使他们的秘密保留在同行的小圈子里。

吉奥达诺 · 布鲁诺(Giordano Bruno)是位秘传作者(esoteric writer)，曾当过教士，他公开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其组成人员应该类似于古埃及那些思想先进的隐修牧师，因为这种言论，他最终被当作异端而处以火刑。

魔法师保住他们秘密的办法之一是用复杂的密码来写作。德国本笃会僧侣，约翰尼斯 · 特利提密阿斯(Johannes Trithemius,1462 ~ 1516)，曾写过一本书论述如何召唤天使和精灵。据称书中的咒语看似冗长又毫无意义，而其实都是些密码，事实上这部书本身就是一本密码手册。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们对密码术和数学的兴趣当然也为科学作出了贡献，这两门学科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的发展。此外，各国君主和政府也对他们发展出来的各种复杂密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想将其用在对敌国的间谍活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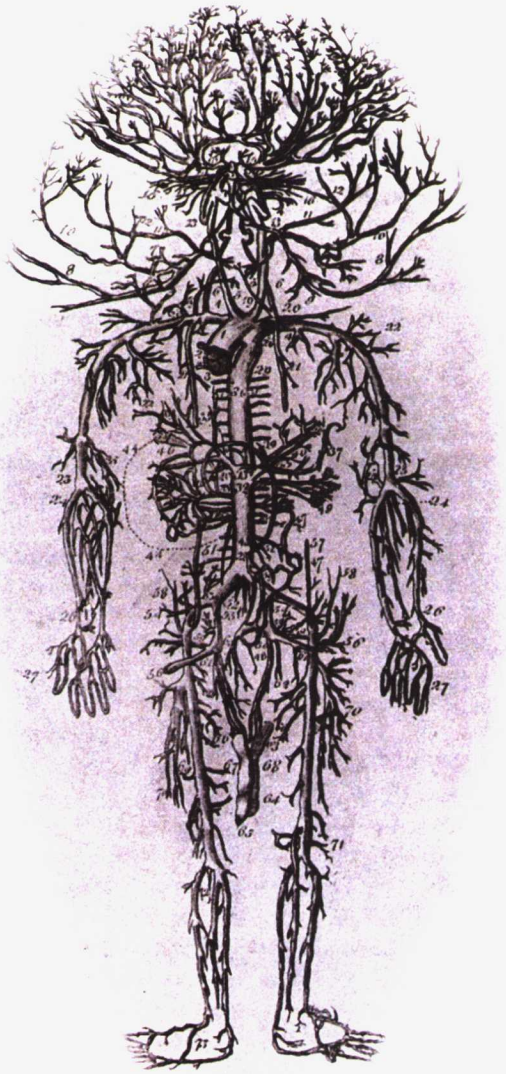
沾惹魔法必将惨淡收场

很多人都将使用魔法视为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而其他怀疑魔法的人则多少对魔法师有些轻蔑。在16世纪，正当饱学之士投身魔法实验势头最旺之时，那个著名的关于魔法师乔治 · 浮士德(George Faust)的传说开始出现在德国。在这则传说中，一位学者在经过了多年的失败后，终于发现了魔法的真正奥秘并成功地召唤来了一个魔鬼。不幸的是，浮士德召来的是一



● 魔法师浮士德召唤魔鬼来满足他先是对知识、随后又延伸到对权力和享乐的渴求。有关他的传说自16世纪以来就流传着许多种版本。

个邪魔。在不同的故事版本中浮士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历险，但最终他总是毫无二致地惨淡收场。就像公元 1 世纪时那位行邪术的西门一样，浮士德在使用恶魔的力量飞行时被重重摔到了地面上。当时有许多魔法师大概都可以为浮士德的故事提供活生生的现实原型，其中有一位就叫做乔治 · 浮士德，传说他曾在德国施行通灵术。不管这个故事到底源自何处，16 世纪时它在德国和英国流传极广，还被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 · 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借以写就了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到了 17 世纪时，哲学家诸如勒内 · 笛卡儿 (René Descartes) 等人进行了学术论争，这些论争破除了人们对魔法的信念，新兴科学也摧毁了那些魔法所赖以成立的基础假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再相信魔法有任何真实性，然而广为传播的对魔法的信念并未像浮士德的飞行能力那样戛然而止，而是随着岁月缓缓消退而去。

魔法——此路不通，但沿途硕果累累

文艺复兴时期那些魔法师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徒费功夫。然而尽管魔法本身名誉扫地，许多科学革命的成果却都发端于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尝试——他们希望魔法成为解释整个宇宙的理论体系。事实上，许多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都学问渊博，现在人们把这些学科视为彼此独立的学问，而在当时它们则被认为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著名

● 最早对人体动脉有所形容的是些科学家魔法师，这幅图出现在 1805 年版的《库尔派珀草药纲目》(*Culpeper's Herbal*) 中，这部书概述了许多实用药物，但也包括一些魔法性的药方。

的德国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 ~ 1541)还修炼金术、宇宙哲学和魔法，这些都是他医药科学的一部分。

认为数字能解答所有奥秘的神秘主义信念促成了数学学科的复兴。占星学研究使得人们对行星运动的观察更趋精确。秘传作者帮助传播了哥白尼(Copernicus)在宇宙学说上的革命性理论，甚至连血液循环这样的生物学发现最初也是受到了魔法思考的激发。魔法之路本身虽然不通，然而它也并非毫无成果。



● 在科学发展之前，宇宙被视为一系列的同心圆，地球处于中心位置，月球是第一圈，其他行星则依次展开，最外围挨着天堂的界域。


A B C
D I J
K L O

第三章　诡智士与女方士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继续着他们对各种玄妙奥秘的追寻，而与此同时，普通的男男女女们则在一个生计不易的世界里勉强度日。为了维持生计，人们往往求助于一些魔法和仪式。在这些日常的迷信讲究和魔法施为中，有一些受到了教会的认可和支持，另一些得到了教会的宽容，还有一些则遭到了强烈谴责。

当时，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会在遇上麻烦的时候去请教一位“女方士”或“诡智士”。罗伯特 · 伯顿(Robert Burton)于 1621 年发表了著作《解剖忧郁》(*Anatomy of Melancholy*)，诚如他在书中所抱怨的那样，形形色色的巫士实在太常见了：“每个村子中都充斥着诡智士、男巫，以及自称为白巫婆的那伙人，只要你向其求助，他们会帮你解决身体和精神上的几乎所有问题。”这类人还包括魔术师、女方士、巫士、符咒师和降福士，不过他们通常都被统称为“诡智士”。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人拥有特殊的智慧和技艺，“诡智”不过意味着聪慧和知识。但是到了 17 世纪，这个词就开始暗含着阴谋诡计的意味。人们依赖于诡智士，但并非完全信任他们。

这些诡智士广泛存在于许多领域的施为和信仰之中，而这些施为和信仰要么在某种程度上都与魔法有关，要么相信神灵和其他超自然生物是无处不在的。在欧洲，魔法从 16 世纪开始便不再躲躲闪闪而渐趋常见。

当时的富人与那些辛苦劳作的穷人在文化信仰和思想观念上的差距已然日益增大。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开始对生活在自己周围那些穷人的信仰和生活习俗产生兴趣，并着手将这些

● 那些自封的巫师总是身着古怪的袍子，在房间里塞满各种稀奇怪异的物事以及唬人的古老书卷，试图以此来说服人们相信其魔法力量和知识。光顾这些巫师的客户十有八九都和巫师本人一样是文盲，所以书里到底写了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都记录下来。这些民俗学者是现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先驱，他们的记录为后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这种信息在18世纪急剧增长，而大部分关于16、17世纪的信息则来源于法庭记录。当时整个欧洲的统治首脑和教会上层都在试图压制普通民众的迷信观念和魔法施为。

尽管各种魔法小把戏都被定为非法行为，法庭却根本无力阻止人们使用魔法，因为它实在太过普及、与日常生活太密不可分了。许多迷信做法都是在巫术和魔法审判之中作为附带的细节而偶然产生的。诡智士有时会被指控使用了巫术，为了证明他们并未施用邪恶魔法，他们往往会不厌其详地解释自己的施为。我们也许会觉得诡智士尤其容易受到巫术指控，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常出现在巫术法庭上。

用魔法来预防事故

在现代农业和医药学发展起来之前，生命是极其脆弱的，而在16、17世纪更是频繁地爆发瘟疫和饥荒。想让庄稼繁茂生长，人们要依靠的不仅仅是天气，还有自己的工具和牲口。因此，哪怕只是一头牲口生了病，偶然丢失了一件工具，或者失窃了几样小物件，都可能会威胁到任何一个贫困家庭的生计。出于对这种事故的担忧，许多人都求助于魔法来解释各种不幸遭遇，并借助魔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



● 好人儿罗宾（Robin Good-fellow）在一些人看来只不过是传说故事里一个虚构的角色，但在许多人眼中，他却可以是个危险的小妖精，可以助人为乐但不时也有坏心眼儿。

适用于所有行为的礼节和仪式

围绕着日常劳作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在16世纪的英国有一种普遍做法，要为各种可能给家里惹来小麻烦的精灵留下一点食物或饮料，因此通常都在屋外摆上一碗牛奶，这是为传说中的一位小妖精好人儿罗宾准备的。所有参与了劳作的物件在一天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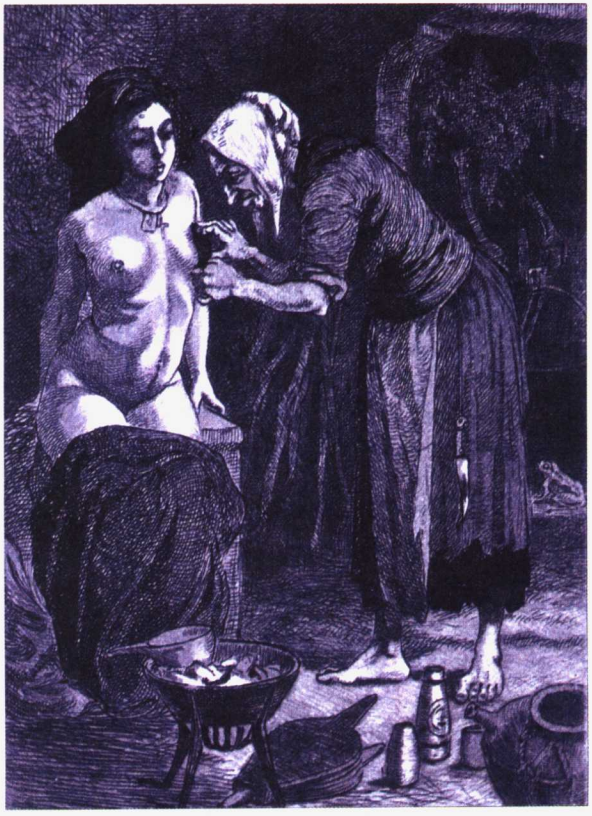
束时也会受到祝福。直到 20 世纪，在苏格兰的外赫布里底 (Outer Hebrides) 地区，一部手纺车在晚上被放置起来前还会受到祝福，奶牛在被挤奶前也会受到祝福，各种工具被放回工场去时同样也会受到祝福。纺车和盛放庄稼的容器上的装饰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加上去的，十字架以及其他神秘或者神圣的徽章用在装饰之中都是为了保护这些食物或器具。

社区魔法

16 世纪初期，欧洲的各种社区纷纷举行了众多仪式和节日庆典，以此标志当年的重大日子。这可并不只是为了享乐而举行的庆典，人们在遇到困难或驱逐有害恶灵时要召唤圣人的帮助，而举行庆典正是为了赞颂这些圣人，以此来保护本社区。教区牧师往往是那些最重要的农业仪式中的核心人物，这些仪式包括为树木祈福以及向溪水念诵福音以保证水质纯净。为了保证庄稼的丰收，在教区牧师念毕弥撒后，社区成员还会围着本教区的边界，穿过田地举行列队游行。

国王的触碰具有魔力

深深渗透在当时文化中的魔法信念或者说玄秘气氛也延伸进了社会的最高阶层，人们认为国王尤其有着某种魔力。在英格兰，人们认为国王的触碰能够治疗淋巴结核，这种肺部疾病会在头、颈、眼睛等处引起疼痛、水泡和肿块等症状。每当举行这种特殊仪式时，患者就会在国王面前排起长长的队伍。一位神职人员从福音书中念出适用的诗文，而病人则一个接一个地跪在国王面前，等待他轻轻触碰自己的脸。



● 一个法国女方士正在用秘传的草药治疗她的病人，选自于勒 · 米什莱 (Jules Michelet)1862 年所著的《巫术史》，他本人将这种做法视为农民对令人压抑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反抗形式。

一旦整队患者都接受了这样的治疗，每个人便再次上前，从国王手中接过一枚拴在白丝带上的金币。尽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场典礼应当算作一种慈善仪式，可以追溯到11世纪，然而人们通常都并不清楚其宗教上的重大意义。有些人把国王的这种能力视为上帝的恩赐，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国王本人与生俱来的本领，还有一些人则坚信，这种力量来自仪式进行中所念诵的那些文字。

神学家也许会宣称这些仪式根本没有魔法的性质，因为它们只是笃守基督教信仰而呼唤上帝的保佑。上帝可能会有所回应也可能没有，全取决于他那神秘不可测的意愿，也许还要看那些向他祈求的人是否值得保佑。而与此对照的是，魔法理应是每次都奏效的，只要咒语或仪式用得正确。没人需要去“值得”魔法生效，反正它无论如何都会有效果的。大多数人都分辨不出魔法和基于信仰的宗教仪式之间的区别，因为各种基督教祈祷、仪式和教会典礼常常是村庄信仰中魔法施为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许多其他习俗也混淆了宗教和魔法间的界线。



● 在这幅16世纪的插图中，一位国王正在接受一个主教的洗礼。受洗仪式中所用的圣水被认为是一种有力的，甚至是有魔力的灵药，能抵抗多种疾病灾祸。

被教会或法律所驱逐的祸害

以上提到的这类习俗之一便是对圣人的追随，笃信圣贤的人们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

向基督教的男女圣人祈求帮助。对圣人的推崇受到了新教徒的抨击，他们认为这种观念中掺杂了太多的魔法迷信。1580年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 · 德 ·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写到，奥格斯堡的居民宣称自己不受“不是普通鼠群，而是感染了德国其他地区的那群大黑鼠”的侵扰。他们把自己不受这一祸患骚扰归功于一位葬在本市的主教，并定期从他坟上取走一点泥土，撒在自己家中老鼠出没的地方。

当时的大多数普通人都相信圣人具有驱赶害虫害兽的力量。15世纪西班牙托莱多(Toledo)城附近的一座村庄中，居民宣誓追随圣巴拿巴(Saint Barnabas)，并为他建造了一座小教堂。作为回应，这位圣人在村民们挖掘出的沟壕中填满了死蝗虫。村民们宣称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受过这种害虫的骚扰。1736年在德国的帕拉廷(Palatinate)，耶稣会士观察到当地农民使用“伊格内休斯水”——由圣伊格内休斯(Saint Ignatius)的遗骨降福过的圣水——来治疗一种毛虫引起的传染病。

大部分村庄社区在一切精神或迷信活动上都不得不依赖于教区牧师。很多村民认为，邪恶的精灵操纵着各式害虫来制造麻烦。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对精灵进行驱逐。1588年在意大利，一位牧师使用了以下魔法程式来驱除本村中不受欢迎的野生虫兽：

我驱逐你们这些散播病害的爬虫、老鼠、害鸟、蝗虫以及其他生物，诅咒你们；但愿你们无论去到哪里，都要身遭诅咒，种群数目每日递减，直到彻底灭绝为止。

如果牧师的这类警告并未生效，村民有时也会去寻求更高一级的权威，例如教会法庭，而这个权威有时也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去驱逐那些带来麻烦的害虫或害兽。这种行为在瑞士周围地区尤为常见。1500年勃艮第(Burgundy)一处主要葡萄种植区的居民就曾要求采取法律措施，驱赶那些正袭击着葡萄树的苍蝇。

家用礼节和仪式

其他习俗就不那么奇特了。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候必须吃特定的食物。例如，在法国南部圣诞前夜只能吃粗茶淡饭，以此来反衬人们希望春天能带来丰收富足。圣诞节本身正是激发了春天再次降临的星星之火。在西西里，没有人会在节日里烘烤食物，免得冒犯了圣人们。还有许多其他简单而又重要的仪式围绕着进食方式。在郎格多克(Languedoc)，一家之长在切开整条面包之前要用刀在面包上划下一个十字架形，开始切的时候口中要念念有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吃完它。"这种姿态是为了不让灾祸靠近。

保佑家屋和其中的动物

欧洲各地在圣诞节、主显节[1]和新年都要举行仪式来保佑房子里的各处：例如，一位牧师会手举十字架在窗户上遍巡一番。在罗马尼亚，一座新房子的四壁和房基都要得到一位牧师的祝福。牧师还可以帮忙为动物提供保护。从15到19世纪，在法国的很多地方，动物犄角或脖颈上都会挂着绘有圣安东尼(Saint Anthony)图像的类似于大奖章的东西。在西班牙南部，圣马克日(Saint Mark's Day)这一天要烤许多手镯形状的面包卷，并且要由牧师进行祝福，每个人和每只动物分一个。

圣水是很多治疗咒语和一些魔法仪式中的常用材料。一些神学家不赞成人们喝圣水来治病，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但大多数教会人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分辩说如果是怀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来进行，那么它就是可以允许的。对于很多其他与基督教有关的咒语和保护性施为，他们也表示了同样的温和态度。

神圣的符咒

很多人都随身佩戴一个保护性的护身符，一片卷进或别在衣服里面的纸，或者是刻着福音诗文的一块金属片。最常见的基督教护身符是刻着羊羔和旗帜的圆形蜡块，它能对抗一系列灾祸，例如魔鬼、风暴、溺水或难产死亡。根据官方的基督教教义，这些符咒都不会被当成魔法，

[1] 每年1月6日，纪念上帝通过耶稣向世人显示自己。——译者注

因为它们仅仅是某种对上帝的祈祷。

然而，大部分普通人还是坚信这些基督教符咒其实就是魔法。人们相信符咒的生效几乎是机械性的（这几乎就等于说它是具有魔法的），而祈祷的奏效与否则要看祷告者的德行而定。

人们相信基督教圣人那创造奇迹的能力来源于其自身非比寻常的神圣性，而诡智士则认为自己符咒和咒语的力量是机械性的，或者说是自动为之的。诡智士也被人们认为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按说应当是“秘而不宣”的，但是一些施行魔法的人，当他们在法庭上被要求这么做的时候，也会被说服而为自己作出解释。1638 年托马斯 · 霍普 (Thomas Hope) 就曾宣称，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在罗马获得了魔力，他曾在有法力的圣水中沐浴。

● 这是一幅 1579 年的想像之作，插图中的巫婆正在喂食她所豢养的恶魔“交鬼”，两只巨大的蟾蜍和一只猫。巫婆所喂的大概就是鲜血。



令人畏憎的祭献牺牲

一些迷信做法受到了教会的宽容甚至鼓励，而与此同时，很多其他做法则遭到了公然谴责。尽管如此，这些受指斥的做法还是广为传播。这一时期，在新建的房屋下，特别是在门槛之下，放置祭献牺牲，是十分常见的做法，这是为了保护房屋，抵御外来危险。这些祭献可以是些完全无害的物件，例如雕像、瓶子、罐子、钱币、纸质符咒或旧鞋等，但有些祭祀品则令人毛骨悚然。

在爱尔兰，在房基下发现马的头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猫开始被埋在英国的房基下，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相对现代的时期。第一座黑修士桥 (Blackfriars Bridge) 于 18 世纪 60 年代建成于伦敦，桥基下就埋着动物尸骨。1897 年一个马头被埋在了剑桥郡 (Cambridgeshire) 一座卫理公会教堂的房基之下，还额外添加了啤酒。

人们在预防一些巫术引起的疾病时，有时也会将活的动物作为牺牲。1650 年一个叫做玛格丽特 · 鲍尔 (Margaret Bow) 的苏格兰妇女由于使用巫术而被送上法庭，因为她在自己牲口厩的门槛下埋了一只羊羔。她承认了这项罪行，声明说她并不知道这么做是非法的，只是听取了一个老妇的建议，因为那个老妇自己厩里的牲口死掉了。老妇向她保证说这种祭献牺牲可以防止她的牲口死于同一种疾病。根据记载，1604 年在亨廷登郡 (Huntingdonshire)，有一个农夫在一场突然袭来的疾病中损失了许多牲口，有人建议他将一匹病马活活烧死。他这么做了，据说他其余的牲口后来都好了。

1629 年在苏格兰的丹巴 (Dunbar)，一个叫伊索贝尔 · 扬 (Isobel Young) 的妇女被指控把一头牛和一只猫加上一些盐活活烧死了，这是她献给魔鬼的牺牲，以保护其他的牲口免受疾病侵扰。正如前面那位苏格兰妇女一样，这个妇女脑中压根儿就没有向魔鬼或者其他任何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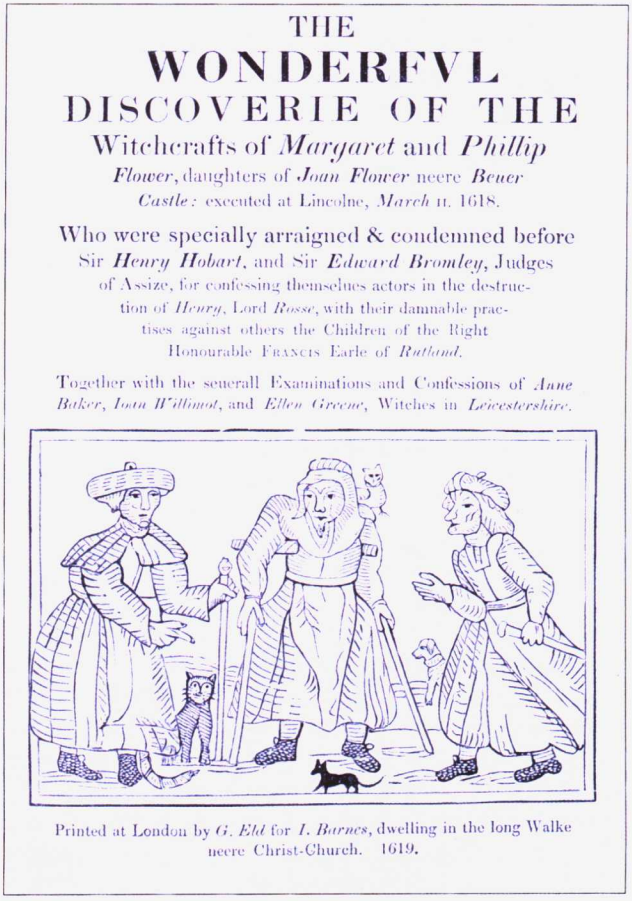


● 近来出现了一本伪造魔法书，名为《阴影之书》(*Book of Shadows*)，声称搜集了古时候巫婆所使用的咒语。事实上，村庄中女方士所使用的魔法从未被正式地整理汇编成这种形式的指导说明。

灵献上牺牲的想法。这些农民只不过认为自己在为了保障某种结果而施行一项简单、传统的魔法仪式罢了。只有法庭上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审判者才会利用他们广博的神学知识，将任何并非直接指向上帝的行为都视为是指向了某个恶灵或魔鬼。

疾病的魔法起因

在16、17世纪，疾病常被归结于各种原因，其中也包括占星术。占星术是极其复杂的施为，15世纪时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对深奥学问感兴趣的人才懂占星术。整个16世纪，占星术知识在普通人中广泛地传播开来，他们将学识渊博的占星家复杂的做法加以简化以适应自己的实际用途。占星术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信念：行星的各种运动是极其重要的，一些疾病就被归因于受到了天体运行的影响。甚至到了18世纪，至少是在伦敦，无法解释的死亡还经常被归因于受行星或者其他天体的影响。一系列如今仍在使用的习语都能追溯到占星学对疾病的解释，例如“受月亮侵袭”和“受星星侵袭”[1]。一些女方士会提供“行星水”来治疗这些疾病。1619年一个叫做安娜·贝克(Anne Baker)的女方士被指控使用巫术，审判过程中她详细解释了天体造成的各种疾病。根据她的理论，每个行星都有一种颜色，例如，


THE
WONDERFVL
DISCOVERIE OF THE
Witchcrafts of *Margaret* and *Phillip*
Flower, daughters of *Joan Flower* neere *Beuer*
Castle: executed at Lincolne, *March* 11. 1618.
Who were specially arraigned & condemned before
Sir *Henry Hobart*, and Sir *Edward Bromley*, Judges
of Assize, for confessing themselues actors in the destruc-
tion of *Henry*, Lord *Rosse*, with their damnable prac-
tises against others the Children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FRANCIS Earle of *Rutland*.
Together with the seuerall Examinations and Confessions of *Anne*
Baker, *Ioan Willimot*, and *Ellen Greene*, Witches in *Leicestershire*.
Printed at London by *G. Eld* for *I. Barnes*, dwelling in the long Walke
neere Christ-Church. 1619.

● 一本初版于1619年的书，叙述了对巫婆的审判过程。当时这类小册子十分常见，助长了人们对巫术歇斯底里的迫害。

[1]“moonstruck”和“starstruck”，指人神经错乱，耽于幻想，多愁善感。——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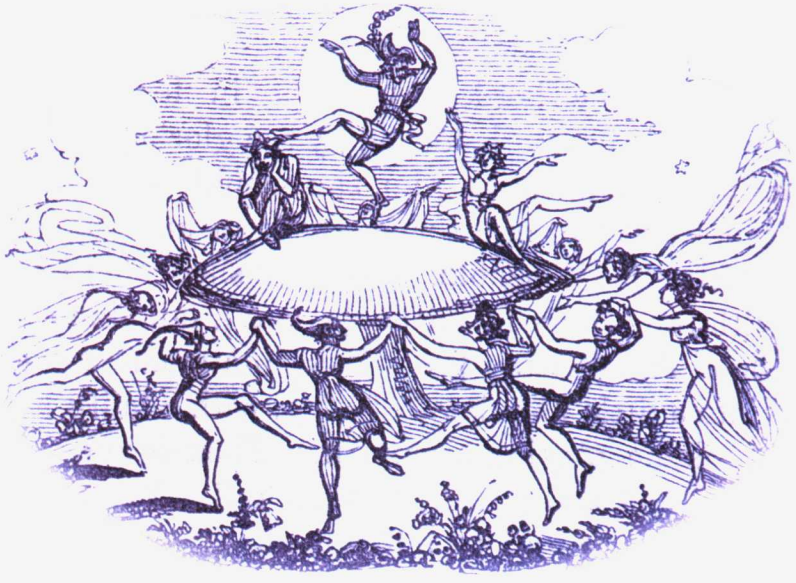
黑色总是预示着死亡，而她则宣称自己能够看见侵扰着病人的各行星的颜色。

精灵和巫术也是令人忧心的疾病来源。烹饪肉食在魔法的角度看来是种高度危险的举动。在使用猪血制作黑布丁时，男人被完全排斥在厨房之外，所有门和窗也都被严严实实地关了起来，避免某些忌妒的当地妇女会给屋里的居民送去“恶眼”(evil eye)。烹饪也会吸引仙女和其他精灵，包括那些死去孩子的魂灵，必须送上食品礼物来安抚它们。

仙女不只引起疾病，也能带来其他问题。例如，她们也许会不赞成一座新房子的选址。在爱尔兰，人们在破土动工时要小心翼翼地绕过仙女们的“领土”——即他们认为通常是仙女居住或游猎的地方，免得触怒了这些精灵。在蒂荣郡(County Tyrone)，一个男人会将一把铁锹插在地上并整夜留在那里。如果次日早晨铁锹还在，说明仙女并不反对，就可以开工建房了。另一种仪式是在选址上列下一排石子并整夜留在那里。同样的，如果第二天这排石子没有被弄乱，就说明仙女们同意了。

诡智士的证书

欧洲各地存在着很多民间治疗师，几乎每个村子都能很容易地找到至少一位这样的人物。在有些地方“女方士”直到20世纪还都是很吃香的。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的吉伦特(Gironde)地区，一名官员报告说当地有50名非正规的“行医施药”者。他还指出本地牧师经常也会下药治病，所使用的很多方法和那些赤脚大夫的法子是一样的。



● 此图选自1862年版的爱尔兰民间传说故事集。一群爱尔兰舍福罗(shefroes)——一种小仙女——围在一株蟾蜍凳菌(toadstool)周围跳舞。

大多数诡智士在从业之初并没有任何特别的“魔法”

开场，尽管有一些迷信说法使他们的超自然力量显得真实可信。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人们认为第七个儿子或女儿有着特殊的力量。这种观念后来也传入了美洲。直到现代社会，在美国仍然有人相信第七个儿子所生的第七个儿子天生就是医生。生而具有法力的另一个更加常见的理由是臀位分娩[1]。在欧洲的少数地方，特别是阿尔卑斯山一带，一个出生时头顶着胎盘的婴儿被认为具有某些神秘力量。

有些职业也与魔法有着联系。人们相信铁匠能够治愈伤口，这种观念在意大利尤为根深蒂固。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人们相信很多民间大夫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抢救或修复了圣人雕像而获得了自己的力量。不过，遍及整个欧洲最有法力的人还是那些专门接生的妇女，这是一项困难而神秘的职业，而她们则最有可能把自己的专门技能扩展到其他形式的治病疗伤和魔法施为当中去。

祈祷的力量

诡智士用以治疗疾病的那些方法通常也包含着基督教崇拜的因素。1528年，一个农村大夫在伦敦接受有关权威的审问时说道，在治疗之前，她会先跪下来祈求神圣三位一体帮助病人摆脱他的各个敌人。接下来她会规劝他每晚念诵各种祈祷词，然后再根据每种疾病开方下药——治疗某些疾病也要用到圣水。



● 这名妇女来自伦敦附近的埃德蒙顿(Edmonton)，1621年她在没有酷刑加身的情况下就供认自己使用了巫术，随后被处死。像她这样的案例是十分罕见的，但却加固了人们对于巫术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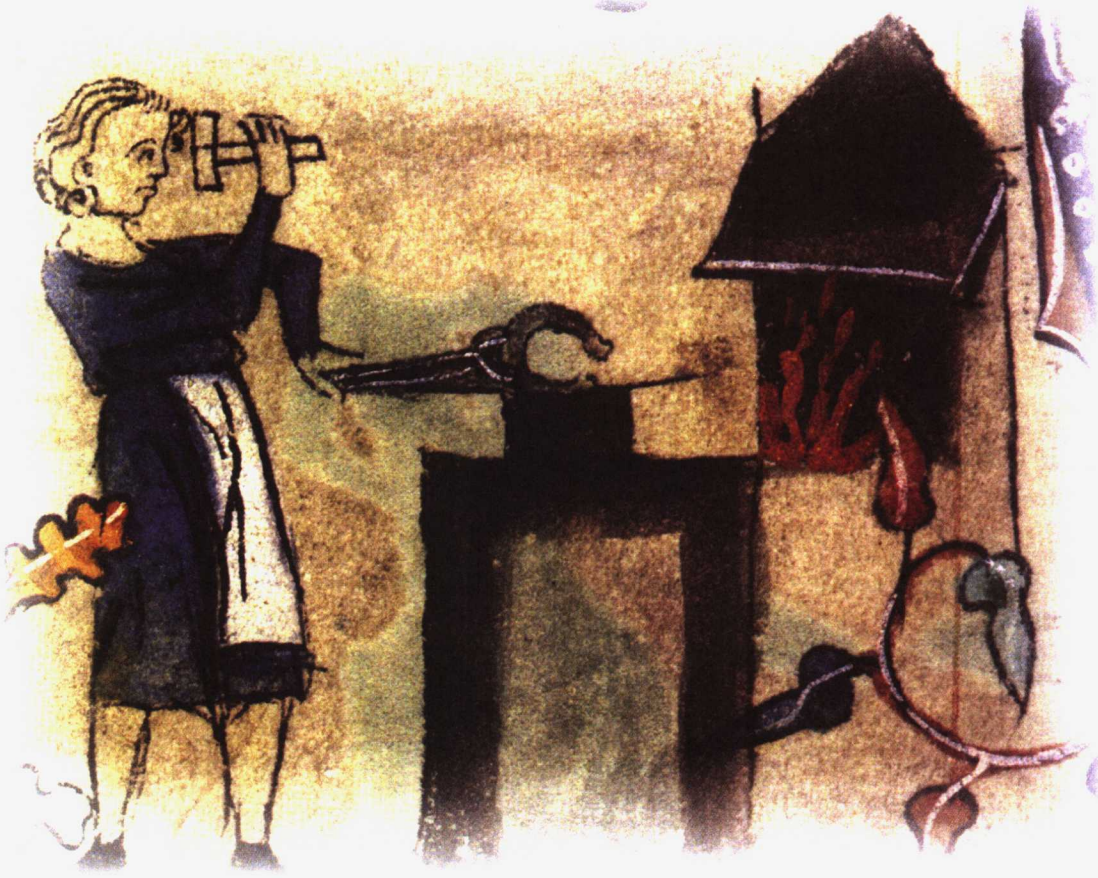
[1] 胎儿的臀部或脚先露出来的分娩。——译者注

1557 年，一个据说已经活了 100 多岁的诡智士声称自己给任何疾病开的药方都只有祈祷这一项。民间医药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召唤圣人，在那些仍然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在葡萄牙，女方士被人们视为媒介，圣人就通过她们来指出治疗之道。

书面记载的符咒

在古希腊和古埃及人中，具体的神话情节是魔法符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早期

● 一个 15 世纪的铁匠正在炼炉前工作。人们常常将铁匠和魔法联系了起来，因为熔炼金属看来似乎会使他们有能力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



现代欧洲情况也是如此，但所用到的都是基督教神话故事。一条治疗牙痛的方法就是在一张纸上写三遍："耶稣基督大发慈悲，拿走这场牙痛吧。"这张纸要大声念三遍然后烧掉。欧洲的基督教徒并非惟一这样做的人群。在尼日利亚的穆斯林中存在着类似的做法：将《古兰经》中的诗文写在纸上作为对抗疾病的保护伞。

莫名其妙的语言

文艺复兴时期魔法师们的一些深奥高妙的魔法逐渐渗透传袭下来，被人们广为采用。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一些频繁使用的符咒中用到了希伯来字母，例如 Saboath、Adonay 和 Yhvh(这个词是 Yahweh[1] 的简略拼法，称为四音圣名 [Tetragrammaton]，被认为力量尤其强大)。村中巫士还会把各种名称混杂起来使用，这些名称并不来源于同一种语言，而是胡乱地取自包括希伯来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一系列语言，并掺和在了一起，例如 Ravaronne,Hur,Asmobias,Mebarke 或者 Geballa。一个异国字眼能够唬住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民众，而他们正是一个巫士的主要客户群体。实际上，这些巫士中有很多人自己也没受过多高的教育，可能也就看得懂一点儿拉丁文，或者再认得几个希腊字母。莫名其妙的语言就像真正的古代或东方语言片断一样，也能唬住他们。

测量腰带用以治疗

其他方法则带有更多民间气息，很少显示出受过正规文化影响的迹象。16 世纪 70 年代在英格兰，简尼特 · 皮尔森 (Janet Pereson) 受到达拉谟 (Durham) 教会法庭传讯，被指控为使用"测量腰带" (belt-measuring) 的巫术及建议做母亲的将其生病的孩子放在向南流的溪水里洗浴。测量腰带是种奇特的疾病诊治方法，通常认为一个人的腰带长度会随着其健康状况而有所变化并且能够被改变，尤其是当扎腰带的人"被一个仙女缠身"之时。

乍一看这也许是种奇怪的观念，但它其实就是传统的"感应巫术"的另一种实例。和一个人联系最紧密的物品自然也就浸透了那个人的状态特性。无疑地，腰带形状上的变化只有那些

[1] 指希伯来文《旧约》中的耶和华。——译者注

有着专业魔法之眼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它所依赖的原理是相当有年头的，最古老的符咒在治疗病人时要用到从他本人身上取下的一点毛发或指甲。测量腰带的做法在英格兰至少可以追溯到1438年，当时一个萨默塞特(Somerset)妇女，艾格尼丝 · 汉考克(Agnes Hancock)，供认自己使用了检视腰带的方法来治疗那些受“仙精”(feyry)，即仙女，所苦的孩子。作为对测量腰带方法的拓展，艾格尼丝还量了孩子们的鞋。

言语的符咒

出现于16、17世纪的那些书面记载的符咒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持续在欧洲各处传播。一些英国符咒与在德国和法国找到的符咒几乎一模一样，而它们也都可以与那些一直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符咒有所联系。有些留存下来的符咒中甚至包含了古希腊罗马咒语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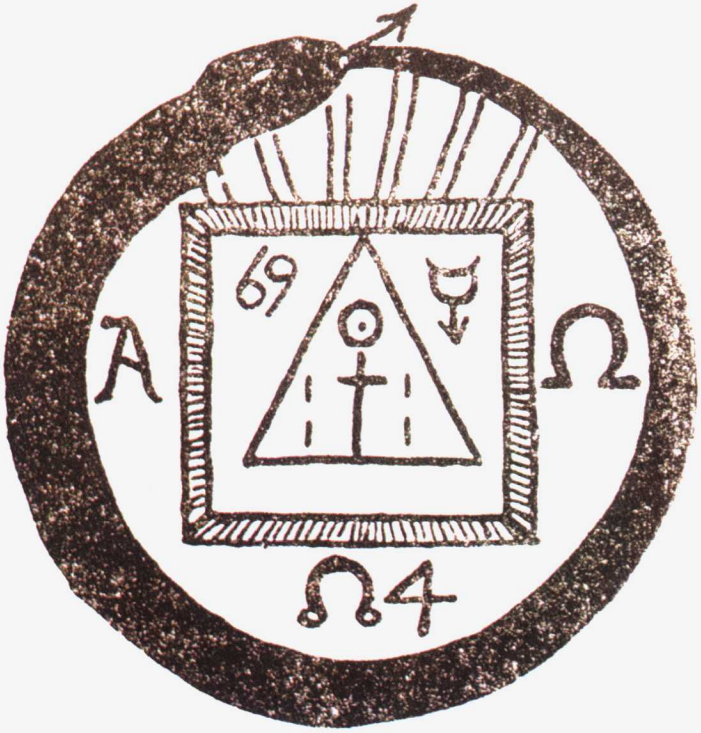


对抗疾病的符咒通常都包含一条让疾病离去的命令。在法国利穆赞(Limousin)地区，一位治疗师对着一个饱受关节炎折磨的病人念诵了以下诗文：

● 四音圣名，为希伯来文对“Yahweh”的拼法（选自一本1385年祈祷书中的插图），在其字母中融合了造物的基本力量，经常用在书面记载的魔法中。

寒冷带来的疼痛
安东尼的疼痛
从这里走开，去到大海
在那儿你能发现
许许多多岩壁礁石
供你尽情磨蚀

此处提到的安东尼指的是圣安东尼，一系列与关节和骨骼中的疼痛有关的疾病都和他联系在一起。英国大臣罗伯特 · 塞西尔(Robert Cecil)久受蛔虫之苦，1604 年他求助于一位治疗师古德维芙 · 维兹(Goodwife Veazy)。她便试着用这条命令赶走蛔虫："你们这些糜烂的蠕虫，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快快离去。"



● 这个对抗疾病的符咒护身符的图案上有着这样的指示：如果一个处女将它佩戴在左胸下方，它就会格外有效。

巫师和诡智士总是女人吗？

民间传说中的巫师无一例外全部是女子，历史记载中的许多施行魔法者也都是女人。在大多数传统社会中，女人的首要职责一直都是照看孩子和生病的人。在早期现代欧洲情况仍然大抵如此，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大多数人所能找到的医疗资源大概也就只是某个贫苦寡居的老妇所知晓的草药偏方和魔法制剂了。

然而，尽管许多妇女都施用魔法，但16、17世纪时村庄里“专业”的魔法施为者还是男女各半。全职的诡智士、白巫师和村庄巫士中女人的数量要比一半多出那么一点来，但牵涉其中的男子数量也不容忽视。很多妇女使用魔法只是作为一项“副业”。对那些生计窘迫的人来说，魔法行为不失为一个赚取一点额外收入的办法，而女人在经济需求方面比男人更容易遇上困境。但是由于官方并不赞成这种行为，施用魔法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所知的大部分村庄魔法都来自于对那些被带到了法庭上的男女的记录，他们被指控为施用巫术或其他行为不端的魔法。诡智士所施行的村庄魔法通常不会被等同于巫术，因而对他们所用的这些符咒和治疗的惩罚也相对较轻。

通常状况下，诡智士压根儿不会被当成是巫士，但是一旦一场巫术审判爆发，就另当别论了。在16、17世纪的搜巫大运动中，任何与魔法发生的联系都有使用巫术的嫌疑。今天的一些人认为搜巫活动就是专门针对女人——特别是女方士——的。事实并非如此，男巫师和女方士同样有可能被卷进一场巫术审判中去。

通常都不是诡智士本人最先受到使用巫术的指控。有些时候是他们的顾客之一牵扯进了某场村中的争吵，随后被指控为使用巫术去伤害一个邻居。于是男或女诡智士便被传讯到法庭上作证，而这场案子的结尾则有可能演变成诡智士本人受到巫术指控。有时诡智士即使到了巫术法庭上仍能躲过这些指控。1581年一个德国妇女厄秀拉 · 弗拉丁(Ursula Fladin)被控使用巫术，她声称自己所使用的都是些无害的咒语，是从附近一个村子里的男巫那儿学来的。于是那个男巫被传到法庭上来为自己辩解，但幸运的是，最终他只被判为行骗而非行巫术。

总的来说，很难统计诡智士被带到巫术法庭上的频率到底有多高。表面看来，任何施行魔法的人显然都很容易受到巫术指控，然而历史记载所显示出来的涉及到诡智士的巫术审判数目远比我们所预想的要少。诡智士在与权威人士打交道时总是小心谨慎，也许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人都更为精通如何躲避巫术指控。

从巫术法庭保留下来的数据显示了遭受迫害男女的真正比例。从1581到1620年间，在法国的拜 · 德 · 沃(Pays de Vaud)地区共有970人受到了巫术指控，其中有325名男人和624名

女人（另外 21 人的性别不详）。其他地区的数据显示出了对女性甚至更为严重的偏见。在 1561 到 1684 年间的德国西南部，1050 名妇女受到了指控，而只有 238 名男人被指控，也就是说有 82% 的受控者都是女性。在德国某些大型审判中妇女占了受控人数的 90%。巫士审判中存在着一种极强的仇视妇女的情绪，其根源也许在于 15 世纪那些歇斯底里的反巫婆作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巫婆们的锤子》（*The Hammer of Witches*）。这本书在 16 世纪的德国妇孺皆知，作者认为女人的习惯和天性使得她们天生就爱好使用巫术。

● 村民们谴责一个穷苦的老妇使用了巫术，而画面右方三个持怀疑态度的地方官则冷眼旁观。地方官员通常都不太情愿执行巫术指控。



如果要说得再详细一点，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每天重复这些命令，增加魔法压力以逼走疾病。例如，一条治疗蛔虫的咒语可以一连十天每日念诵，每重复一遍便宣称蛔虫的数量正在逐日递减。

在 1665 年伦敦大瘟疫期间，作家丹尼尔 · 笛福 (Daniel Defoe) 曾指出过一种类似的做法。一些伦敦居民在脖子上戴护身符以躲避瘟疫。这种护身符是个书写的程式，将那句著名的魔法咒语“abracadabra”用三角形排列起来，每一行都会从尾端开始少一个字母。人们认为魔法符咒的字数缩减也能影响到这场瘟疫，会令其最终消弭于无形。

草药知识与想像出来的解毒剂

除了记载的符咒以外，魔法治疗中最常见的材料便是草药和植物根茎，数百年来不同国家

● 在这幅 1625 年的木版画中，死亡在这场瘟疫中统治了伦敦城。人们疯狂地寄希望于各种符咒和护身符来保护自己躲过这无情的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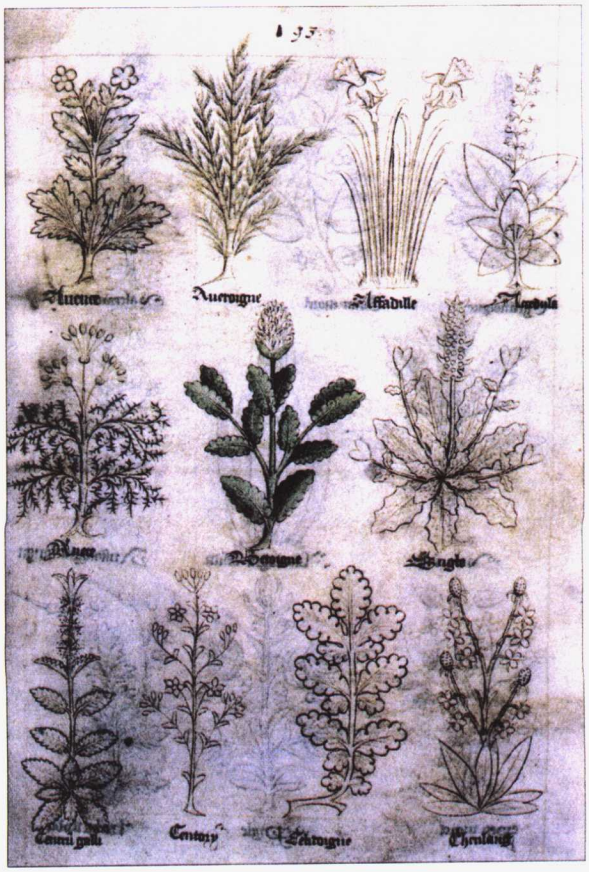


的人们都在使用它们。对于它们的疗效有着好几种解释。根据当时的医药理论，人体要保持良好健康就需要平衡四种体液：干、湿、热和冷。当这些体液失去平衡时疾病就有可能发生。严格来讲这并不算是用魔法的方式去解释疾病，因为关于体液的理论最早产生于古希腊，被认为真实描述了人体的生物学特性。体液统管人体健康这种说法在普通人当中也相当普及，不过他们对此的理解将这种早期的“科学性”医学理论和自己的魔法治疗术掺和了起来。很多植物都被认为能够有效地平衡人体体液。比如，莴苣是凉性的，将其打湿就可以用于缓和发热的肌肤。类似罂粟的草药白屈菜，其性“热而干”，可用以导出腐坏的血液、黏液和忧郁液。

从血管放血治疗发烧病人的传统做法也是建立在平衡人体体液这一古老的理论之上的。发烧病症被认为是热而湿的，就好像血液一样，因此如果有人患了热症，他就需要减少一些血液来使自己的各种体液重归平衡。这种没有助益甚至危险的“疗法”直到 19 世纪还是一些声望斐然的医生惯常使用的方法，在那之后现代医学才最终彻底否定了体液理论。

标记理论

很多被认为有医疗作用的植物自身就带着标记以显示出与相应人体器官的关联，这被称为“标记理论”。疗肺草被认为能够治疗肺结核，因为其叶片上分布着白色斑点，很像生了结核的肺部。玄参被用来医治淋巴结核（淋巴各节点肿大）和痔疮，因为它长着类似肿块的多节根须。用



● 一本英国草药书中的 11 种草药。草药书是对各种植物的医疗药用进行的汇编，书中也经常包含一些魔法处方和民间偏方。

紫草来溶解膀胱结石是因为人们认为其坚硬的种子长得很像这类结石。地钱自然而然地被用来治疗肝脏疾病，因为其叶片的形状有点类似于肝脏。牛舌草因为其种子长得像个蛇头，所以被用来治疗蛇咬伤。

不同层次的含义

草药和根茎的天然魔法特性并非只来自于它们的形状。患有黄疸病的人皮肤会发黄，因此可以用同色的物品、植株或花朵来对抗这种疾病。同理，可以用一块红色的毛巾敷在疼痛的喉咙处，这是因为红色和血液有关系而咽喉疼痛又被认为是种由血液引起的毛病。

虽然这些草药疗法背后的解释未必经得起推敲，但一些草药混合使用大概的确有一定疗效。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植物、根茎和草药，它们也是惟一可用的药物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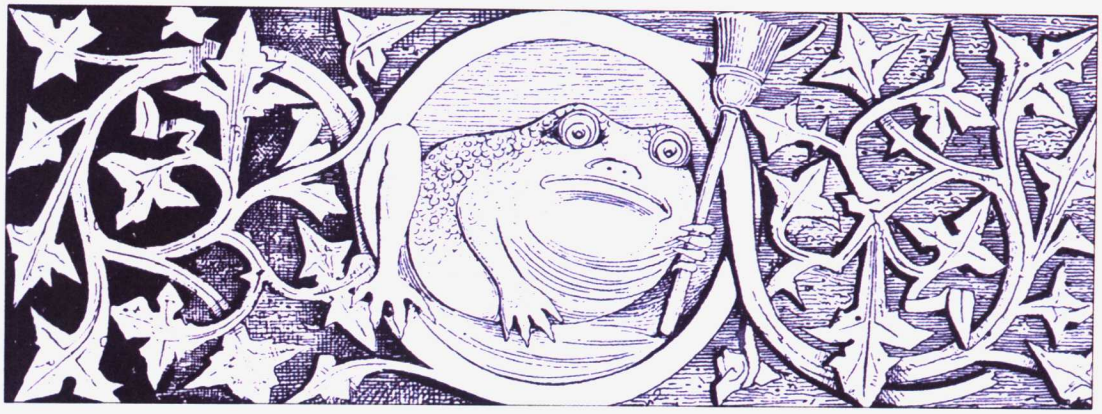
一根“狗身上的毛”

一种治疗蛇咬伤的方法更有点“以毒攻毒”的意味，要杀死那条蛇，再将蛇皮覆盖在伤口上。这种疗法的基础和“咬你的狗身上的毛”[1]出自同一原理，而后者在今天更多地被当成一种不



● 雄株和雌株的曼德拉草（从左向右）都被认为具有特别的魔力，在中世纪晚期时逐渐与巫术联系在了一起。

[1] the hair of the (same) dog (that bit one)，英国古时迷信说法，人被狗咬伤后，可剪该狗身上的毛烧成灰敷，用来以毒攻毒；同时hair of the dog还可指解酒药。——译者注



● 蟾蜍经常被人们视为巫婆的恶魔交鬼，而且是令她们能够飞起来的法力来源。

太明智的醒酒解醉的法子。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讲述过一个年轻人在探访一个吉普赛人露营地时被狗群咬了的故事："负责治疗他的那个吉普赛老妇从咬了他的那些狗身上剪下一些毛，用酒清洗他的伤口，接着便把那些用油煎过的狗毛敷在咬伤处，上面又覆盖了一点儿咀嚼过的迷迭香。然后她用干净的布条把伤口包扎了起来，又用手在表面划了个十字形。"

无情的疗法

农民可不会在动物身上浪费感情，为了达到某些魔法治疗的目的，往往会刻意地给它们造成极大疼痛。在葡萄牙，蜥蜴可以用来治疗肿瘤，但必须用食指一下下地将它打死。17世纪英国有一种治疗肺结核的办法，要把一只公鸡杀死剥皮再砸成碎块，这样才可以入药。似乎那只动物越是受苦，用它做成的药物也就越是有效。在众多治疗瘟疫的魔法中，1615年流行的一种做法尤其令人作呕，要把一只鸽子切成两半敷到患者的皮肤上。在19世纪美国的一些疗法里还能找到这些习俗的影子。例如，刚刚宰杀的猪和牛的血液会被直接涂到一个湿疹患者的皮肤上。

蟾蜍、鼹鼠、野兔肝脏和螃蟹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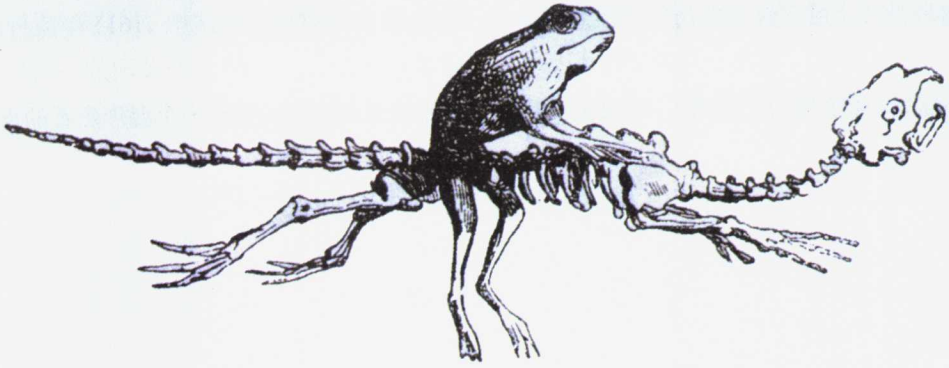
蟾蜍与巫婆的联系人人皆知，巫婆不但施行邪恶的咒语，自身就与罪恶有着种种联系。事实上，英国有很多受指控的巫婆都被迫供认养了一只蟾蜍作为自己的恶灵“交鬼”，或者承认只要自己愿意就能变化成一只蟾蜍。然而与此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保护性的咒语中也常常要用到蟾蜍：瘟疫肆虐的时期人们往往在脖子上佩戴一只风干的蟾蜍，希望以此来吓退传染病毒。由于蟾蜍自身是有毒的，人们相信它们也有以毒攻毒的力量。这种方法所依仗的仍是相似理论——彼此相似的两个事物之间具有一种“感应”，并可以互相影响。

具体的对等联系，例如解毒疗法和一只有毒动物间的对应，倒并不是非有不可的。有些疗法中用到了鼹鼠，只是因为人们相信任何在地里打洞的东西自身都具有某种邪门法力。一只鼹鼠身上的法力可以转移到一个人身上去，他只需要弄死这只鼹鼠就成，杀死鼹鼠的那只手则被认为就此拥有了强大的治疗能力。而那只不幸的小动物的身体部位也可以用在治疗咒语中。一本 1758 年的法国医书就曾建议把一只鼹鼠的爪子和头放在一个病婴的脖颈周围。

动物的身体部位普遍应用在一系列治疗方法之中，所依据的通常都是相似理论。风干的野兔肝脏用于治疗各种肝脏不适，狐狸的肺部可以用来治疗肺部疾病，而螃蟹眼睛则被放在脖颈上来缓解眼部的肿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疗法中有许多都并未被看成是魔法。人们相信在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张看不见的、各种影响力组成的网将所有物体束缚在一起，而村中治疗师和普通大众则认定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索事物的天然属性罢了。

● 一幅荒诞而恐怖的想像之作，一只恶魔蟾蜍正骑在一只小动物的骨架上飞往巫婆们的夜半聚会。选自科林 · 德 · 普朗西 (Collin de Plancy) 的《地狱辞典》(*Dictionnaire Infernal*) (1863 年)。



肮脏的魔法

除了动物的身体部位以外，魔法用料还包括其他一系列令人生厌的东西，其中几种治疗方法甚至会用到尿液或动物粪便。烧过的男性大便或山羊粪便掺上蜂蜜制成的药膏用于治疗乳癌，而经过各种方式处理过的粪便经常用来治疗烧伤。这类疗法中的一些是依靠感应巫术来起作用的。

根据 16 世纪法国的一种医治浮肿（也称为水肿）的方法，病人应当“一连九个早晨在太阳照到一株苦薄荷之前在它上面小便，当这棵植株枯萎之时，肿胀也会随之平复”。另一条来自 16 世纪法国马赛 (Marseilles) 的疗法则指示，在烧完全发起来之前小便，用尿液揉制一条面包喂给狗吃。那只倒霉的动物将会承受这场疾病，而病人也就治好了。

有时候患病的根源会被怀疑为受巫术所害，而病人的尿液可以用来迫使那个巫婆收回其诅咒。在德国的埃斯林根 (Esslingen) 镇，人们会在盛满病人尿液的玻璃杯中放置一块布和一些蜡。据说这种做法能使巫婆在十二小时之内赶到病人的房子里，然后就可以迫使她帮助这个巫术受害者了。为了防止她来到房子里后就会马上离开，得在门上放置面包、盐和一把扫帚，以防巫婆逃走。事实上病人那些怒不可遏的家庭成员就足以抓住巫婆不让她逃走了。每当此时，巫婆就不得不献上一项魔法治疗来交换自己的人身自由。人们并不认为巫婆邪恶到了无可救药的



● 来自约公元 1200 年的中世纪医疗方法。右方画面中的医生用烧灼的方法治疗伤口，左上角的医生念着一卷手册进行指示，而他的助手则依言准备一副处方。

地步，尽管一个巫婆使用其魔法大抵是用来为害的，但只要她愿意，她也能将它们用做治疗之用。

用反其道而行之和偷窃的办法来治疗

魔法力量也可以产生于对惯常的做法和习俗反其道而行之。在英格兰的萨福克(Suffolk)，和民间医师打交道时的不成文做法是绝对不说“请”和“谢谢你”。在法国的利穆赞，治牙痛的一个办法是去参加弥撒，但是所有的举动都要反着来。当全体会众都站起来时，病人应当跪下去，而当其他人都跪下去以后，病人应该站起来。这样做当然得把握尺度，以免做得太过火了惹恼牧师以及其他与会的人。有时候要治病甚至还得违反法律，因为有些药材偶尔还必须用一定的仪式偷来。

众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观念都认为，草药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期进行采集。一部1597年的法国作品《乡村住宅》(*La Maison Rustique*)在向一群好奇的贵族读者描述农民的各种习俗和日常生活时曾提到，蕨类孢子只能在圣约翰节(Saint John's Day,6月23日)前夜采集。大多数基督教节日都给定了某种特定草药的采集时间。根据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于1615年审问一名妇女时的说法，马鞭草应当在仲夏(6月21日前后)前夜采集，然后放置到祭坛台布下面去，这样在不为牧师所知的情况下它就会在次日早晨的弥撒中受到祝福。在那之后就可以用它来向圣母玛利亚祈求财富了。许多其他



● 在民间偏方和驱魔咒语中都频繁用到芸香。因为和基督的受难有所关联，它通常被认为有着极强的疗伤特效。

植物也需要与基督教发生类似的关联：芸香经常用以入药就是因为与基督的受难有关——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就不甚清楚了。按正确的方式把这些草药采集来之后，并不是制成一剂药服下去就万事大吉了。草药往往只是一项魔法疗法中的组成原料而已。

神奇的马鞭草

尼古拉斯 · 库尔派珀(Nicholas Culpeper)著于17世纪的《草药纲目》也许是最为著名的对草药疗法和草药魔法的编年史记载了，它不仅描述了当时的普遍做法，还大量借鉴了各种来源的民间偏方。按照库尔派珀的说法，马鞭草的疗效尤为显著，被用以巩固子宫以及减轻黄疸、水肿和痛风症状，并且能够打掉肚里的绦虫和治疗口腔溃疡。马鞭草也能用来保护人们不受巫术侵害，甚至可以用于制作春药。根据另一种理论，在采集时必须在马鞭草上划十字并进行祝福，还要吟诵一首特殊的诗文：



愿你变得神圣啊马鞭草，尽管你还生长在地面，

因为你是在凯尔维瑞(Calvery)山上被发现。

你治好了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止住了他伤口的流血，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我把你从地上采下。

《圣经》中并没有证据表明曾用马鞭草来治疗基督的伤口，但是它与基督复活

● 槲寄生在历史上一直被用于魔法和医药，其效力不仅局限于治疗疾病，还可用来灭火和开锁。

的这种联系倒是为其魔法疗效提供了巧妙的神学背景。

槲寄生的功效被公认比马鞭草还要强大，它不但能治疗疾病，还可用于灭火和开锁。曼德拉草也以其魔法特性而著称，甚至在《圣经》中也有所提及。在《创世纪》第三十章中，雅各(Jacob)的妻子拉结(Rachel)就曾为了受孕而吃下曼德拉草。在一些文化中曼德拉草因为形似一个男子而被称为“男人根”。据说有时曼德拉草在被连根拔起时会发出尖叫声，这显示了那棵草格外具有法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家也提到过曼德拉草的药用功效，据普林尼(Pliny)称，它可以在手术过程中被用作麻醉剂。直到中世纪后期它才开始与巫术产生联系。

一只鸭子的霉运

治疗魔法常常会要求患者和治疗者之间发生某种身体接触。要搽上油膏和药膏，就得按摩。有时候治疗者要触碰或抚摸病人，以此来将疾病吸走并转移到某个无生命的物体上，例如一块石头。在法国的部分地区，这类治疗师被称为“触摸师”(toucheur)。

在17世纪的英格兰，据说有一个诺森伯兰的妇女将双唇贴在一个病孩儿的嘴上，“又是啧啧作声又是使劲吸吮，弄得病孩儿的母亲差点儿以为她要把孩子的心脏也吸出来了，实在吓得够呛”。1604年在同一地区，两名妇女被送上教会法庭，受到的指控是使用符咒“治疗病人……她们常常会带着一只母鸭或公鸭，将鸭喙贴在患者的嘴上并嘀咕起她们的咒语”。这种奇特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将疾病从患者那儿转移到鸭子身上。

萨满仪式

“转移术”是种常见的魔法形式，在世界上许多文化中都可以见到。亚马逊流域各印第安独立部落中的萨满法师以尝试汲出人体内造成疾病的恶灵而知名。通过十分用力的抚摸，他们将恶灵从病人身上拖出并放进自己体内，用自身的力量将恶灵驱走。类似地，早期现



● 一株形似母亲抱着孩子的曼德拉草。长成这种形状的根茎在过去一定会用来入药，保护孕妇或调养母亲和婴儿。

代欧洲的治疗师也会暂时性地将疾病转移到自己身上。尽管他们使用的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仪式，但这些行为背后的魔法原理都大同小异。有时候治疗师会劝说别人来生这场病。1555 年一个萨默塞特郡的妇女就被一个女方士告知，要在半夜将生病的女儿抱到自己床上去，这样疾病就能转移到她身上去了。

16 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曾记述过自己年轻时遇见一位饱受肺病之苦的老者的经历。老人提议说，由于蒙田是个年轻人，他可以凝神专注地看着蒙田年轻健康的脸庞而治好自己的疾病。蒙田后来颇为伤感地评价道，那位老人可只字未提通过这种“治疗”肺病就会转移到年轻的蒙田身上。幸运的是，这一次魔法并未起效。

更阴暗的魔法

这一时期所施行的大部分魔法至少都具有一定的变成“黑巫术”的可能性。在 17 世纪的意大利，人们相信可以用一块包着一枚硬币的布或纸张来擦鼻子以治疗感冒。擦过之后布就应当

● 萨满教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图中的萨满法师来自于 19 世纪末西伯利亚的通古斯 (Tunguska)。



扔掉。但是任何捡起了这枚硬币“礼物”的人将会染上感冒。疾病转移的说法一直有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美国人相信可以通过和处女发生性关系来治疗梅毒。这种危险的观念现在还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找到，人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治疗艾滋病。

遭责难的治疗师

疾病转移的可能性使得现代早期欧洲那些民间治疗师极易被指控使用巫术。1629 年苏格兰邓巴的伊索贝尔 · 扬，那位已经因为埋了一头牛和一只猫而受过审讯的妇女，又被指控从丈夫身上传走一场疾病并转移给了自己的侄子。这种转移方法是间接的，伊索贝尔被指控将疾病放在了谷仓中的一粒大麦上，而她的侄子吃了这粒大麦。通常治疗师都会试着把疾病转移到一只动物身上，例如一只猫或狗。但如果死的是一只更有价值的动物，例如一头牛犊，治疗师就有可能遭到责难。1657 年法国昆吉 (Quingy) 附近一个叫做马格丽特 · 杜雷 (Marguerite Touret) 的治疗师兼保姆正是因为这项罪名而被判为巫婆并处死的。



魔法失灵

有时候治疗师会失去对魔法的控制。1590 年在苏格兰的邓弗里斯 (Dumfries)，阿格尼丝 · 桑普森 (Agnes Sampson) 受到了巫术审判。她涉嫌治疗一个叫罗伯特 · 科尔 (Robert Kerr) 的人，所用的法子是将疾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随后她同疾病展开了搏斗，“饱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一直到天亮”，并试图用一块布将疾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一只动物身上。不幸的是，她意外地将疾病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个人随后就死了。

既然谁都知道从一个人身上传染到疾病再传给另一个人是有可能的，人们便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归罪到了经手人的头上。因此，民间

● 一个传说中的巫婆一边挥舞着魔杖，一边在她的大锅里准备着某些邪恶魔法。她那怪头怪脑的仆人正盯着各种魔法原料。

治疗师在治疗某种传染病时就会发现自己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人们更有可能相信是治疗师恶意地将疾病传播开去，而不是他的治疗魔法压根儿没起作用。要证明魔法无效很难，任何明显的魔法失灵都可以被看作是使用了一条抵消治疗功效的咒语。任何魔法治疗的效果，无论其初衷怎样，都可能被指责成施用魔法者的故意行为。

树木染上人类疾病

将疾病转移到动物身上的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风险，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人们逐渐相信疾病也能转移到树木身上。17 世纪在法国出现了一种习俗，即将自己绑在一棵树上，通常都是在禁食的第一夜。被绑的人随即要啃咬树皮，再解开绳子让树皮留在树边自行腐烂。另一种不太费劲的做法是在一株山楂树的枝干间留下一块面包作为礼物，并在树身周围撒下一些盐，口中念道："日安，山楂树，今天我给你带来了面包和盐，明天就轮到一场热病。"回家时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并从另一扇门进屋。如果房子只有一扇门，那就从窗子里进去，只有这样才能把疾病留在树里面。

美国人有一系列办法将疾病转移给树木：在树皮上钉钉子，或是在树上挖个洞，里面放上一些病人的头发或剪下的指甲，或者只需将病人的衣服挂在树枝上就成了。

除了树木，治疗师和患者还试图将疾病转移给泥土、溪水甚至空气。将一件象征疾病的东西扔到背后就是一种试着将疾病释放到空气中去的办法。在法国有这样一个习俗，要跪在温泉边说："温泉啊，我把自己的霉运送给你，把你的好运气给我吧。"然后，病人还得背对温泉从自己左肩那一侧向温泉中投掷一枚硬币、一块奶酪或是一些鸡蛋，才能将疾病转移。

今天我们常常会对生病的人说："你会康复[1]的"。"Pull through"这个词组的出处已经完全不可考了，不过它大约是指过去另一种广为流传的治病方法。

欧洲各地采取各式各样的仪式拖着病人穿过某种形式的洞来治疗他们的疾病。根据 18 世纪晚期一位英国古文物研究者的记录，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有这么一种习俗，要在一棵削去了枝干的灰树上砍出一个大口子。用楔子使这个口子保持张开，将一个得了慢性病的孩子从口子中塞过去。这项仪式完成后再用泥土把口子糊上。如果这棵树又长好了，那么孩子的病也会好起来。

---

[1] pull through，这个词组的字面意思是"拖着穿过什么东西"，实指恢复健康。——译者注

牛奶魔法

牛奶是很重要的食品，人们要使用魔法来保护一家一户的牛奶供应。欧洲各地的农户常常担心自家牛奶会被人用超自然手段偷走。在德国，人们认为有一种专门偷牛奶的巫婆：盗奶巫(Milchhexe)。1698年一个苏格兰妇女因为在自家屋顶上钉了一根钉子而受到了指控，有人认为这会将邻居家的牛奶引到她自己屋子里来。

1581年在德国，厄秀拉·弗拉丁被控使用了牛奶巫术。她的罪行是将一根滴着乳液的芦苇放在一个头骨里藏在了教区的教堂中。她声称这条咒语是村中一个“巫师”告诉她的，目的是为了找出到底是谁一直在偷她的牛奶。在苏格兰，人们通常都在五月节(五月的第一天)制作护符，用以保护自家奶牛的奶不会被人用魔法手段偷走。可以将欧洲花楸的一小根枝条卷成环状挂在奶牛场里，或者也可以在奶牛尾巴上绑一根常青藤、荆棘条或红丝线，再念上几句咒语。



● 巫婆被认为能化身为某种常见动物，例如猫或老鼠，来进行许多恶意破坏的行为。

魔法治疗的仪式

对诡智士或女方士究竟如何施展其治疗手段的详细记载并不多。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每位治疗师保有一个“秘密”是至关重要的。拥有一个“秘密”也就巩固了治疗师的声望。的确，治疗师的方法要生效，就绝对离不开当地民众对其法力的坚信不疑。“安慰剂效应”就是让病人通过想像自己服用了极其有效的药物来改善病况，乡村治疗师的方法能够生效无疑也与这种效应有些关系。

对魔法治疗最详尽的描述往往出自于后世的欧洲民俗学家。1875 年在西西里，一位叫做缇契－缇契(Ticchi-Ticchi)的女方士被一家人请去治疗病人。她宣布说其病症是由“强力的巫术”引起的。首先她收集了一些治疗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材料，包括一些风干的草药、熏香、一些用棕榈叶制成的于棕枝全日[1](Palm Sunday)在教堂中受过祝福的小十字架，以及一段洁白的亚麻。接下来她将一些盐化在水里洒在地板上，嘴里低声念念有词，双手在空气中比划着十字。再把亚麻剪断，用各股线制作十字架，在此过程中始终比划着各种神秘的手势。她把双手放在病人的额头上复诵基督教教义，然后又走到病人脚边，大张着双臂站定，让七个亚麻十字架落在病人身上，同时念起一条咒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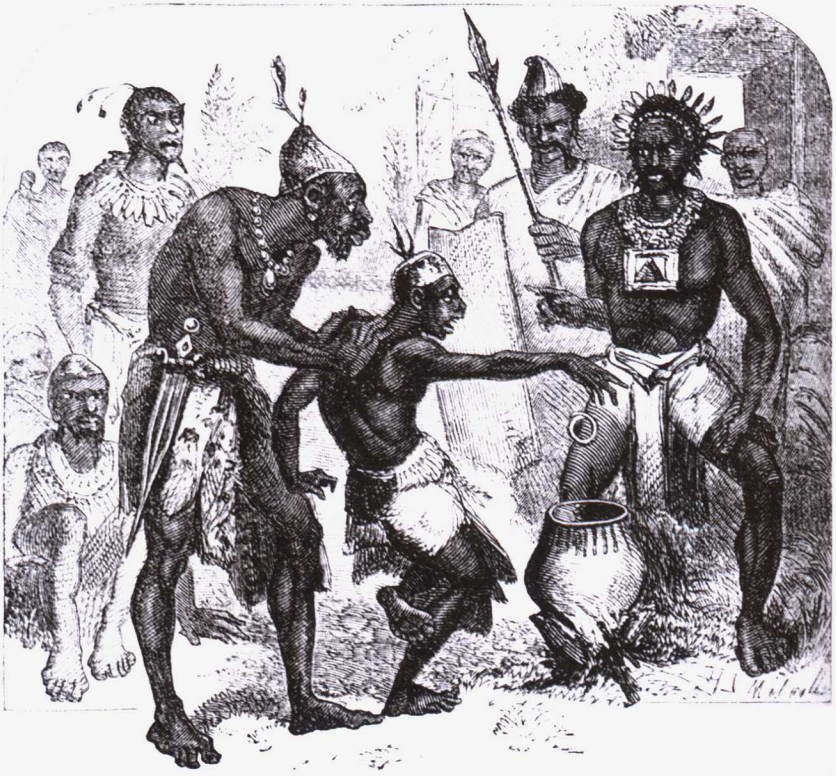
我问候你们，面包和塔苏草(tassu)(一种被认为可治疗症疾的植物)，
我就此将热与冷通通释放：
头好起来脚变得更差；
健康又回来了！

接着她又复诵了万福玛利亚祷词(the Hail Mary)的前半部分，由屋子里的其他妇女将祷词全部念完。她回到屋子中心，点燃一些草药并撒上熏香。当熏香的烟气飘散开来时，她便伏

[1] 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注

卧在地，其他妇女也依样模仿。最后，她要用裸露的双乳去触碰地板，高声朗读另一篇诗文。

我触碰了而又没有触碰！我看到了而又没有看到你们！
弗尔库 (Furcu)(意为干草叉或绞首架), 比弗尔库 (Befurcu)(意为蛇信)
卢尔库 (Lurcu)(意为吸血鬼), 卡塔图尔库 (Cataturcu)(意为魔鬼)
我将你们放在床上，我扭绞你们，我把你们吊在绞架上。
用水和盐和熏香，这些全都有着法力！
以耶稣伤口的名义，这伤口无人可以抵抗，
每时每刻都用着熏香、盐和水！
滚到臭水沟里去和可怕的蠕虫做伴吧，让它们窒息吧，
让它们的骨头都被咀嚼干净！



这个19世纪的意大利女方士大概和16、17世纪时的那些诡智士大同小异。通过使用草药和天主教教会仪式，以及将基督教祷词与那些更有可能起源于民间的诗文混合在一起，这位治

● 萨满法师使用魔法不仅是为了治病，还可以用来解决争端。图中这个非洲的萨满法师正在检验一个人话语的真实性，这个人指责另一个人犯了罪。

疗师演出了一场大戏来使她的病人相信一场重大的魔法仪式正在进行。

通常来说，治疗师们似乎都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魔法的真实性和效力。然而，早期现代欧洲的一些人将诡智士完全视为骗子和谎言家，这是他们对魔法巫术信仰整体攻击的一部分。那些受到指控的诡智士和女方士无一例外都会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虽然确实能够运用强大的魔法，但一向只用来为善，他们这种在法庭上真诚的声明显示了其内心的高尚信念。

萨满教遗产

那位19世纪的西西里治疗师为其病人表演的治疗令他们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的疾病是由于受到了强大魔法的攻击。从某些角度看，早期现代欧洲的人们相对来说已经被剥夺了对萨满治疗师的完整体验。到16世纪时萨满传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绝迹已经有100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了，但诡智士们仍保留了一些与萨满法师的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的技艺并不精湛，声望也不如后者。

模仿教会

诡智士通常都生活贫困且手头资源不多，却要和神职人员竞争以求勉强糊口，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中。对于思想简单而未受过多少教育的乡村或市镇居民来说，教会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典礼和让人印象深刻的仪式用具都带有一圈光环，是种有组织的、合法的魔法。为此诡智士要进行自我包装，从将治疗方法与圣人们对应起来，到使用圣水，再到举行拉丁礼拜仪式，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了。为了能使自己的魔法看上去更加有力，诡智士们甚至更进一步，模仿了那些著名的与基督教神圣性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例如苦行。威廉 · 巴克希尔(William Barckseale)是个来自英格兰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小巫师。他在举行找出失窃物品的魔法仪式前要先禁食三天。有时候一些等级低的村中牧师也会使用魔法。1554年,一位叫威廉 · 哈西尔伍德(William Hasylwood)的教区牧师就被人发现使用魔法寻找一个丢失的钱袋，袋里有14枚银币。

在早期现代欧洲，魔法被认为是种实用的东西。人生的所有重要阶段都被魔法习俗所围绕着，不过恐怕没有哪个时候能像一个女人生命中最危险的阶段那样密集地被魔法所围绕了。

萨满法师

传统社会中的萨满医术，无论是在非洲、美洲还是太平洋诸岛上，都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第一，萨满法师对“医药”的特别知识，这些知识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关于确实有药用价值的植物的；第二，萨满法师天生的驾驭造成疾病的精灵或魔法咒语的法力。欧洲民间治疗师对付疾病的法子与此有着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治疗由巫术引起的疾病时，治疗者的秘密魔法同样被认为要接受考验，与引起疾病的恶意魔法展开一番较量。

萨满治疗师在传统社会中同时也是社区的宗教领袖人物，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萨满治疗术才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美洲的纳瓦霍(Navaho)人直到20世纪仍在沿用的医术。与大多数萨满法师一样，他们知道各种各样可以减轻疾病症状的药用植物，但他们也通过精神启发的方式来诊断病情。在治疗过程中，这些萨满法师(也被称为“歌者”)会仪式性地哼唱长长的歌谣并在沙地上画出各种复杂的图案。一些著名的歌者所知道的歌谣可以唱满100个小时，而且他们能够唱得一字不差。这类文化遗产就是早期现代欧洲那些诡智士们绝对没有的了。



纳瓦霍治疗魔法在治疗心理疾病时是最有效的。如果一个人因为亲爱之人的过世而悲痛欲绝，歌者可以进行一场治疗吟唱，提供一些效果显著的心理助益。仪式开始时，先用吟唱来使死者离开生者的身边，接下来便集中于将病人的思想转移到那些还活着的人身上去。病人成了这场冗长而紧张的仪式关注的中心，而这项仪式还能够引导出潜伏在病人悲伤表面之下的一些受到压抑的社会冲突。

● 萨满法师在很多社会中都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自己社区内极受敬重的领袖，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传统医药和医术方面的知识。

魔法与分娩

根据一项公元 1600 年左右的估计，一名妇女在其有生殖能力期间大约每两到三年就会分娩一次。在分娩中死亡是种实实在在的巨大威胁，每八个第一次生育的女性中就有一人死去。助产士直到 18 世纪都还提供不了多少实际的帮助，通常所用的工具无非是剪子、线、用来止血的醋、某种润滑剂和按摩油。因此，魔法和仪式起了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

分娩中的各种难关被认为是仙女、巫术和魔鬼造成的。1576 年一个苏格兰妇女宣称自己在分娩时，“精灵王国的女王”造访了她并告诉她说孩子会死去，而孩子确实死了。1533 年布兰登堡 (Brandenburg) 教会让其神职人员指示妇女说，她们在分娩时不会受到魔鬼的控制，而她们在此之前显然相信自己是会遭受噩运的。17 世纪 50 年代在爱沙尼亚 (Estonia)，一名妇女在生产后连续几天昏迷不醒。罪责被归咎到了一只猫头上，因为它刚好爬到了屋顶上正对着这名妇女躺卧处的位置。人们相信这只猫其实是本地的一个巫婆的化身。



在东欧，分娩要尽可能秘密地进行，这样生育者就不会吸引任何存心不良的邻居的“恶意眼神”。而在西欧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一个难产中的女性要受到其他一大群妇女的照看，这群人有可能提供实用的帮助，但通常据说她们的主要功能是击退那些有可能来攻击这位未来母亲的邪恶咒语。

● 在现代医学发展以前，分娩对于妇女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每八个第一次生育的女性中就有一人死于难产，因此按惯例都会使用魔法咒语来保护妇女。

一位能干的妇女

大多数村庄都有自己的助产士，被称为主妇、女圣贤、嬷嬷、虔婆、女主人、接生婆或者助产娘。她通常都已人过中年，是有孩子的寡妇。有时村中助产士的行当是母亲传给女儿的。助产士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一位牧师，这也是一个妇女可以从事的接近神职人员的惟一职务。她要参与一系列重要的仪式，例如为一个新生儿洗礼以及一个妇女在分娩后所必须经历的其他教会仪式。助产士——通常被称为“女方士”（这个词可以用来泛指各种使用某类魔法或民间医药的女性）也经常负责做好埋葬死者的准备以及其他葬礼事宜。她会随身携带一小瓶应急圣水，用来为那些看似马上就要死去的新生儿洗礼。

助产士的地位十分重要，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教会权威就指定某些妇女来担当这一职务。当选的人必须得接受正规严肃的洗礼仪式培训，在有些地方还会举行一场教会仪式来将她“封为”助产士。



● 男人和女人在帮助一位难产女性时各有分工。在这幅1587年的插图中，助产士提供的是实用的帮助，而男人们则转而研究星相。

18世纪在法国的安格斯(Angers)，这项仪式要在礼拜日的弥撒上举行，准助产士要手捧教堂圣水盘托着一根蜡烛起誓。在英格兰，助产士由主教委任，也要起誓说不会“在任何妇女艰难生产的时候

使用任何形式的巫术或咒语”。然而一部始于1638年的英国戏剧就表现了这么一个女方士，除了助产外，她还进行各种普通治疗、算命以及用魔法找出丢失的物品。

实际上，很多助产士还是没有得到特许许可，有些教会人员也抱怨说妇女更愿意选择那些没经特许的助产士。受过特许的助产士在使用魔法时总会束手束脚，因为她们得持续取得教会的支持，而没受过特许的助产士就有更大的自由了。此外，由于分娩是只有女人涉足的领域，一个孕妇多少会觉得选择没受过特许——因此也就和男性权威没有任何关联——的助产士是更加合适，甚至也是更为有效的。分娩过程中用到了各种自然草药，这些草药也许可以缓解疼痛，例如麦角菇、香脂草、月桂、艾草、百合以及烟草。大部分草药显然是按照魔法方式使用的，例如要求难产的妇女吞下三粒胡椒。“3”在传统魔法中是个有着象征意义的数字，代表了神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



分娩咒语和护身符

众所周知，助产士使用各种各样的咒语和祈祷。咒语会被写下来，有时用的是拉丁文，然后贴在孕妇身上或床上以加速分娩或减轻疼痛。有一条直到20世纪还以各种不同版本流传在英格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咒语是这样的：“我召唤你呢，孩子，不管你是男是女，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你出来吧，别再缩回去，也不要伤害到你的母亲。”也就是说，这条咒语借用了基督在拉撒路(Lazarus)出生和他从坟墓中现身的神迹典故。其他咒语使用的是些不明其意的话语，

● 烟草在登上美洲大陆后不久便传入了欧洲。很快人们便宣称这种植物对人有一系列益处，尽管它自始至终只被用在吸烟一项上。

或者只简单地写上“耶稣”。

欧洲各地的人们使用五花八门的护身符。在德国，会将一些特殊的石头——有时是牡丹石——绑在分娩妇女的右膝上。其他地区还分别会用到浮石、珊瑚、特别的贝壳、斧身、马掌和磁铁。穷人如果弄不到这些东西，也会用上动物的身体部位，例如根据当时一个人的观察，会将一只驴蹄或马蹄吊在“私处（即生殖器）附近”。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东西究竟怎样起魔法效用，但很明显是用到了感应巫术。

蛇蜕掉的那层皮和生育有着显著的关联并被用作护身符，尽管神职人员将其视为与魔鬼的联系。有时农民自己也会有这种担忧，在法国的某个地区，蛇皮在分娩时被当成腰带缠在身上，但分娩后会很快拿开，这样婴儿就不会属于撒旦了。

其他类型的腰带也通常都带有超自然含义。1576 年，一个受控使用了巫术的苏格兰助产士声称说，她拴在妇女身上用以减轻分娩痛楚的花边是一个幽灵给她的。更加常规的做法是用曾在教堂中鸣钟用的绳子制成腰带。人们认为教堂的鸣钟能够驱赶魔鬼，因此也就相信绳子本身也具有相似的保护性力量。还常常会用到与女圣人有关联的腰带，尽管也可以向男性圣人祈求帮助。犹太妇女使用的腰带是由绑过《律法》[1] 手卷的皮条制成的。

未婚女性通常并不在各种分娩仪式和魔法中担当任何职责。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她们可能有着重要的魔法效用。17 世纪新英格兰的一张“医药”处方开列了一条复杂的咒语来减少分娩时的困难：

取一束处女的头发，其年龄要正好等于生产妇女的一半，细细切成粉末。然后取 12 枚置于烤过面包的平底锅上烘干的蚁卵，如果手头没有则即行烘烤，然后将其与头发一起制成粉状。用四分之一品特的红色奶牛之乳（如没有可用浓啤酒代替）送服。

[1]《圣经 · 旧约》的前五卷。——译者注



● 保护孕妇分娩的咒语包括来自教堂钟的绳子，用以赶走魔鬼，而蛇蜕下的皮（蛇自身的重生）也可以用来帮助人类的生产。

从未存在过的巫婆教派

有种稀奇的观点认为巫婆们从属于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纪元前的秘密教派并持续存在直到17世纪，这种观点源于19世纪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时有少数专业历史学者仍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某种证据。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自从17世纪的搜巫狂热结束以后，人们不再相信曾经存在过任何巫婆教派，并将那些因为受到巫术指控而被处死的妇女都视作无辜牺牲品。这种共识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当时一些保守的天主教历史学者沉迷于研究各种秘密团体，开始争论说巫婆教派到底还是曾经存在过的。

如果不是因为民俗学者玛格丽特·默里(Margaret Murray)于1921年出版了《西欧的巫婆教派》(*The Witch Cult in Western Europe*)这本书，这种想像出来的巫婆教派原本可能再次被人们淡忘。默里将“巫婆们”的供词(这些供词无一例外都是在酷刑加身时“招供”的)加以重新组织整理，在她看来，这些供词惊人地一致，都涉及了巫婆在夜间聚集共同崇拜魔鬼，这证实了巫婆教派一直以来的真切存在。对默里来说巫婆们倒也并非崇拜魔鬼的邪恶之徒，而是供奉一种温和而热爱自然的宗教的女祭司，这种宗教信奉一位男神和一位女神。她并不相信基督教权威所宣扬的那些对女巫的指控，例如她们纵欲狂欢喜食婴孩。当然了，这些恐怖的故事也的确是教会的“宣传”，因为这类事儿从未发生过。有些人凭一己想像便认定存在着巫婆教派，并且穷其一生搜寻并迫害那些他们认为就是巫婆的人，他们都相信巫婆在集会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不管是搜巫者想像中的巫婆教派，还是默里笔下那些爱好和平而颇有德行的巫婆宗教，都从未存在过。



16、17世纪那些所谓的巫婆的供词如此惊人的相似表明，它们并非来自这些人的亲身体验，

● 巫婆夜半集会这种原本已没什么人相信的观念自19世纪30年代起又重新抬头了。人们的观点开始演变为：夜半集会尽管并非超自然性质，但确实是真正存在的。

甚至都不是她们想像的产物。人们所以为的魔鬼及其巫婆的“夜半集会”其实是15世纪的教会人员编造出来的。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和统治阶层的其他成员都深信不疑，世界各地都有一群崇拜魔鬼的男男女女在密谋着腐蚀并摧毁基督教社会。这种观念导致了一些人开始痴迷于凭想像创作巫婆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也导致了法庭开始疯狂地试图将这种子虚乌有的巫婆教派斩草除根。其实都是各国教会中的搜巫者们捏造并四处宣扬巫术的邪恶，讲述了种种关于巫婆的奇异故事，例如她们骑在扫帚或动物身上飞来飞去、纵欲狂欢以及举行包括食人在内的各种肮脏仪式。

默里认为搜巫者的偏执行为一定是针对某些具体的对手而不是专注于要证明这种教派确实存在过。她也希望女人并非完全处于男权教会各阶层及其惟一男性神的统治之下，因此她觉得女人也应当有着与基督教教会相对的自己的女性宗教。由于要为这一信念争辩，默里在记述那些巫婆供词时便没有表现出完全的学术诚实。为了用令人信服的例子证实夜半集会的确是种地下宗教仪式，她略去了这些供词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如果在巫婆的夜半集会上发生了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例如骑在扫帚上飞来飞去，那么整个集会就很明显都是想像出来的。默里需要这场集会听起来可信，就好像是一群普通的庄稼妇女聚集起来进行一种真实的宗教崇拜，而玄乎的故事并不适用于支持她的观点。在默里大量用到的供词中，很多故事本来涉及了各种玄乎的事件，例如巫婆化身为各种动物、从豆茎中变出马匹、飞越很长的距离、在飞行中弄沉船只、“像蜜蜂一样”飞过极细小的孔洞以及其他种种荒诞奇异的举动。只有在为了方便起见而将这些事件全部省略之后，默里才能把这些供词当作可信的证据呈现给读者以证实这些秘密集会的存在。

事实上并不存在巫婆的秘密集会或崇拜自然的那么一群妇女。“巫婆们”的供词都是严刑拷打逼供出来的，被教会权威指控使用巫术的那些男女只是讲了那些搜巫者所想要听到的东西。在酷刑之下“巫婆们”甚至发展出了更多玄乎其玄的故事来满足那些施刑者的期待。

除了那些受到巫术指控的妇女提供的、现在已毫不足信的供词外，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默里的巫婆教派观点。所有现存的关于使用魔法——无论是为善或作恶——的证据都表明，16、17世纪西欧实在不太可能存在过任何形式的异教巫婆教派。诡智士和女方士大多使用有着浓厚基督教性质的咒语和魔法诗文并且要向基督教圣人祈求帮助。无论教会如何宣称魔法尊崇的是魔鬼而非上帝，这些质朴的人其实没有私下信仰异教，也并不崇拜魔鬼。

在过去80年中，玛格丽特·默里的这些论点一直相当成功。有很多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甚至在“巫术”条目下收进了一篇默里的文章。她的理论的流行似乎更多地是由于现代人的驰骋想像而非它们真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当助产术出了问题……

在早期现代欧洲仇视女子的氛围中，助产士地位重要，往往会引起男性的猜疑和敌意。一本 15 世纪的书将助产士描述成了本质上的巫婆，她们“用各种手段杀死母亲子宫中所孕育的生命，即使没这么做，也是将孩子献给了魔鬼……助产士的罪恶大于所有其他巫婆。她们数目庞大，即使在最小的村落里也有”。

如果分娩不能顺利进行，助产士就不得不采用各种魔法。有一次，在德国城市蒂灵詹姆(Dillingenm) 出生的一个孩子是死胎，当地的特许助产士瓦尔普尔嘎 · 豪斯玛敏 (Walpurga Hausmännin) 将婴儿的尸体埋在了房门口下面，这样这名妇女以后就不会再流产或生产死胎了。但是瓦尔普尔嘎于 1587 年因使用巫术而被处死，罪名是在一个分娩的妇女和婴儿身上涂抹了一种油膏而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无疑那种油膏是用来保护妇女和婴儿的，但由于分娩的最终结果是死亡，助产士就不得不为此担上责任了。



新教徒、天主教徒与迷信

16、17 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与魔法打任何交道，这些人通常都是新教徒。与此同时，在欧洲天主教各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也开始出现了对魔法施为的怀疑。然而，新教徒对魔法攻击的焦点通常都集中在天主教习俗上，他们认为这些习俗沾染上了魔法，而且也助长了村民们的迷信观念。一个英国新教徒就曾经抱怨说，“这些天主教徒的脖子和手上总是挂着符咒，以保

● “安产感谢礼”是种直到 18 世纪还在举行的仪式，目的是使妇女在分娩后得到净化，这样她就可以重新加入到村里的宗教生活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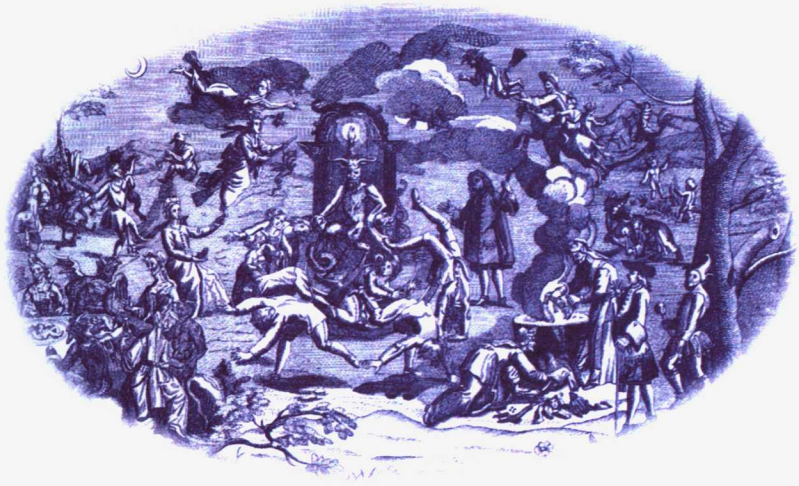
护他们远离各种困苦和所有不幸的伤害。”

天主教从前的仪式中引起新教徒疑虑的一项是为刚刚分娩的妇女举行“安产感谢礼”的传统。人们认为一个妇女在分娩后极容易受到邪恶影响，在恢复正常生活并担任起做母亲的新角色之前必须在教堂中接受净化仪式。在分娩和举行安产感谢礼之间通常会相隔一段很短的时间。17 世纪末在威尔士，一个英国教士曾评价说，“普通妇女所受的教育不过是将安产感谢礼视为一种抵挡巫术的咒语罢了，她们认为分娩后，在举行这场仪式之前连自己踩过的地方也不会再长草了。”

教会曾试图破除与安产感谢礼相联系的种种迷信，然而它们还是存在于许多地区的传统之中。正统的基督教观念认为这场仪式仅仅是因为平安生产而表达感谢的举动，但许多人觉得分娩后的妇女不洁，认为她们在经历安产感谢礼的仪式之前都应当被禁止进入教堂。这种仪式背后的观点其实是认为女性在有了性关系后的一段时间里是不洁的。分娩既然是性行为的最终果实，也就证实了这种不洁的状态。正是基于这些原因，17 世纪早期的一位英国国教牧师曾拒绝同正在月经期的女性或任何头一天有过性行为的人进行交谈。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一些新教徒才反对举行安产感谢礼，18 世纪后这种仪式还在英国国教教会中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一个 17 世纪的激进新教徒反对说，安产感谢礼的整个仪式“在淳朴民众的心中孕育滋长了许多迷信观念，比如刚生过小孩的妇女是不干净和不洁的”。

并不仅仅是安产感谢礼这一项仪式被新教徒认为鼓励人们相信魔法和巫术。在其发表于 1584 年的《巫术发现》



● 在这幅 1730 年的雕版画中，魔鬼头戴王冠坐在夜半集会的一片喧嚣之中。男巫女巫蹦跳腾跃着上演一出欢庆典礼。



(*Discoverie of Witchcraft*)一书中，雷吉纳德·司科特(Reginald Scot)抨击了巫术审判，将它们描绘为对受了蛊惑或与人无害的老妇的攻击。在司科特看来，天主教的驱魔仪式——“不过是种魔法咒语”，压根儿不比“魔术师”的那些迷信行为好到哪里去。他声称驱魔只是上帝赐给其十二使徒的天赋，再也不应指望这种奇迹还能在后世出现。

17世纪，厌恶魔法的并非只有新教徒。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1](Catholic Counter-Reformation movement)也谋求将那些迷信和民俗性质的做法从教会中清除出去，虽然它们已经逐渐发展融入了教会仪式和传统之中。通过将一些围绕着教会仪式的魔法因素从天主教传统中去除，这些运动倡导者希望能够加强人们对于天主教各核心圣礼的信念，例如面包和葡萄酒在弥撒过程中变成了基督的真正血肉这样的信念。尽管他们表面上反对村庄魔法，但许多新教徒和革新后的天主教徒仍然相信并施用这些魔法，即使是在受到自己牧师的禁止时也不例外。

魔法的衰落是个复杂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显然在17世纪的时候就在大部分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并持续进行了。在没有足够医药知识的年代里，对巫术的信念常常是普通民众惟一的选择，因而被合理化了。然而有效并普及的医药知识是直到魔法不再为人们所相信、并且成了孤立的边缘文化之后很久才出现的。事实上，正是魔法的衰落使得医药和科学进步成为可能，而非后者的进步促成了魔法的衰落。不过，也正是随着这种更为理智的世界观开始传播发展，对巫术和害人魔法的恐惧才在16、17世纪的巫术大审判中达到了高潮。

●《安徒生童话集》(*Tales of Hans Andersen*)中一个孤独的农妇。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妇女都受到过巫术指控，她也像她们一样有一只猫和一只公鸡做伴。

[1] 也称为天主教复兴。——译者注



第四章　巫婆们的锤子



在将近300年的时光里，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逐渐上升并逐渐失控，牢牢笼罩了整个欧洲，造成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遭到屠杀。这股歇斯底里情绪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这样一种信念：某个社区——无论是一个村庄、乡镇或城市——中的某些男女属于一种邪恶的巫师教派，他们在一种被称为“夜半集会”的大型聚集活动中集体崇拜魔鬼。

今天的人们很难相信在那时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真的相信自己的邻居会是巫婆。他们认为这些巫婆以魔法方式飞往夜半集会，骑在动物身上或是什么家常用具上，例如一把铲子或扫帚。一旦到达了她们的秘密目的地，这些崇拜者便亲吻魔鬼的臀部，举行一场黑弥撒(Black Mass)来戏谑地模仿基督教的领取圣餐仪式，其中的一切仪式步骤都反过来进行，并用一块木炭代替圣体面包。接下来巫婆们便大享魔鬼的盛宴(其中包括人类婴儿做成的菜肴)，并且与魔鬼进行性交。夜半集会结束后，巫婆们飞回家中，运用自己的魔力制造各种灾祸，引起人或动物染上疾病，造成男人的性无能，毁坏庄稼，令牛奶变质，并带来各种五花八门的小祸患。人们不仅将巫婆视为邪恶的，更相信她们就是魔鬼的仆人。

搜巫大狂热大约开始于1450年，直到1750年后才逐渐熄灭。在此期间，整个欧洲大致进行过十万场审判，被处死的人数在四万到五万之间。在许多地方，例如爱尔兰、威尔士、布列塔尼(Brittany)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搜巫的举动比较少见，相对来说也比较无关紧要。迫害行为的中心地带向南穿过瑞士的莱茵(Rhine)河谷地区，向西穿过法国北部直到佛兰德斯(Flanders)。苏格兰低地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搜巫狂热，英格兰的艾塞克斯(Essex)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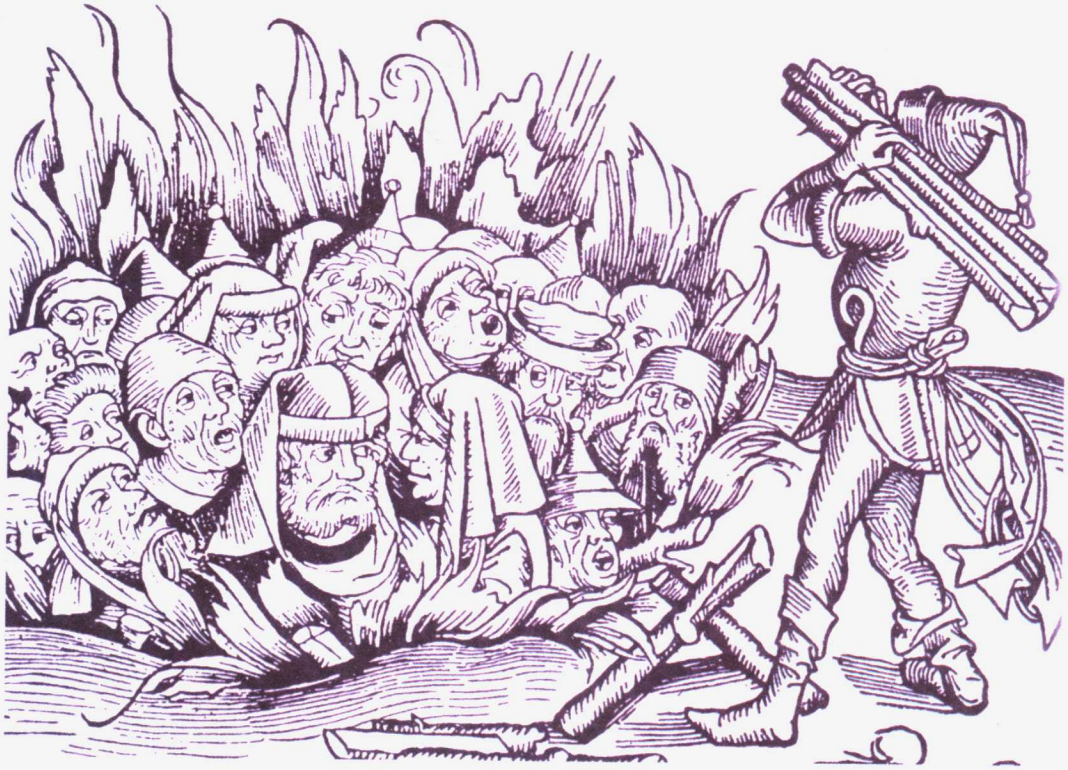
● 固执己见的异端，即坚持抱有与正统教会教义相冲突观点的那些人，常常被处死，其中最著名的处死方式便是火刑。巫婆被视为极度异端分子，她们不仅持有错误的观点，而且还崇拜魔鬼。

在大部分这类事件中，邪恶的夜半集会是患有妄想症的人们检举揭发的主要焦点。他们对夜半集会的描述异乎寻常地相似，这令许多人深信确实存在着一种恶魔般的巫师教派。然而它并不存在。夜半集会这种观念是通过反巫术的宣传方式遍布整个欧洲的，这些宣传包括各种小册子、手册和搜巫者指南。对于夜半集会的荒诞描绘牢牢抓住了贵族阶层和公众的想像力，更何况他们天性就是迷信而好猜疑的，因此，认为夜半集会确实存在的观念传遍了整个欧洲。这些歇斯底里的宣传品中的各种用来逼供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方法就被施加在那些脆弱的牺牲者身上。

幻想成了形

邪恶夜半集会的传说并非根源于通俗文化之中——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在中世纪人们

● 这幅1493年的德国木版画表现了一场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作为不被人信任的民族，犹太人极易受到巫术的指控。



的想像中，巫婆总是独来独往，不一定和魔鬼有什么牵连，但使用魔法来施行恶术。而相比之下，夜半集会的传说则认为巫婆是某个秘密教派的一员。这种观念是在许多个世纪中汇聚了很多不同的来源而发展起来的。

人们始终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忧惧，担心自己的社会中会存在着某些秘密团体，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常人截然迥异，因而有可能会放纵自己进行某些鬼鬼祟祟的仪式，例如吃小孩儿。当这种对社会稳固性的忧惧达到顶点时，那些看似有着不同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人们便极易被指控犯了这类罪行。在古罗马世界中，基督徒被指控秘密进行令人厌憎的人体祭祀仪式。随后，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那些受到指控进行秘密猥亵仪式的人则成了基督教异端和犹太人。在11世纪，异端受到的指控不仅仅是持有不同于正统基督徒的观点，还有崇拜魔鬼的罪行。

1022年，一群住在法国奥尔良(Orléans)的贵族异端受到指控，称他们放纵于淫乱滥交，并将因此而受孕出生的婴儿杀死以制作一种魔法油膏。实际上，这些人的确持有某种对救赎和神示的神秘理解，但是他们的真正信仰完全被淹没在各种对他们的狂热指控之中了。若干世纪以后，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典型指控组成了巫婆主要形象的一部分，人们认为她们也用煮熟的婴儿来制作一种油膏令自己能飞上天去。



大部分早期的对魔鬼的崇拜更多地发源于政治野心，而不是任何广为流传或深入人心的对于邪恶女巫大聚会的信仰。像1022年奥尔良异端那样的案例是相当罕见的，而对他们的指责其实是建立在更为世俗的、两个贵族派别间的政治竞争之上的。

● 巫婆是些不受控制的妇女。正如这幅来自1510年的德国绘画所表现的，描绘巫术的男性作者想像出了这些赤身裸体的巫婆形象，她们正沉浸于狂热的施行邪恶魔法的行为之中。

即使在后来的年代里，与魔鬼密谋的指控一般也并未落到那些基督教异端分子的人头上，尽管在必要的时候，异端仅仅由于其信仰就可以被迫害和处死。教会权威对于异己观念的铲除不力导致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些异端一定有着某种组织严密的地下网络，其存在正是对权威的莫大嘲讽和戏谑。这样一种网络并不是像某些高层教会人员所相信的那样存在着，但是异端的持续存在却令人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自己的社会中定是有着某种广为传播、组织有序的反基督教力量。而这种忧惧又促成了巫婆教派这种说法的产生。



在整个搜巫狂热时代中持续存在的另一种关于巫婆的典型看法是魔法师能够召唤来鬼怪。在基督教权威看来，任何鬼怪都是魔鬼，甚至还可能就是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本人。鬼怪、魔鬼和撒旦本人通常都没有严格区分，很难说得清一个魔鬼指的到底是撒旦本人，抑或只是他的一名手下。人类可以召唤魔鬼的这种观点，再加上古而有之的对于性交和食人仪式的指控，合起来就组成了人们对于邪恶巫婆教派的典型观念。就像对于仪式性食人的指控一样，这

● 巫婆们的夜半集会是滋生人们想像的肥沃土壤。最初认为这些巫婆杀死的是婴儿，而这位19世纪的艺术家则用年轻女子来替代。

种观念也是更加广泛地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富庶阶层接纳，而非穷苦农民。即使罗马教会阶层也无法对此免疫——教廷中的忧惧日增，人们担心那些高层神职人员涉嫌使用魔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伤害他们在教廷中的那些敌人。

一件致命的政治武器

1320 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指示宗教裁判所采取行动对付那些施用仪式性魔法的人。一些人利用人们对这种魔法的恐惧来摧毁政治敌人。在一次古怪事件中，法国国王腓力四世 (Philip the Fair) 指责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Pope Boniface VIII, 1294 ~ 1303) 得到了恶灵的帮助。即使是在教皇去世后，这位国王仍在继续追究和夸大他最初的那些指控。一些故事开始流传起来，说教皇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和他的交鬼们待在一起，命令他们去杀死自己的敌人。

这位教皇在位期间树敌无数，在他故世后许多人都喜欢编些关于他的不实之辞。有人宣称看见他向魔鬼祭献了一只公鸡。另一个故事说卜尼法斯被人发现正在崇拜一位偶像，他自己声明这“不是什么画像，而是邪恶陛下本人”。教皇的敌人也都十分清楚这些指控纯属子虚乌有，但他们仍然一口咬定这些罪名，直到教皇的继任克雷芒五世 (Clement V) 向法国国王真正谋求的政治要求让了步才罢休。在那之后，对卜尼法斯八世的那些指控也就无声无息了。

类似的政治攻击在中世纪晚期时有发生，助长了流言的四处传播，使人们相信在欧洲存在着各种崇拜魔鬼的团体。不过，尽管这些指控令人不寒而栗，它们却始终只是位于精英阶层政治斗争场景中的边缘地带，普通村庄中也并无迹象显示后来人们对崇拜魔鬼的巫婆教派还有什么指控迫害。中世纪的教会权威根本无力对村庄中的施用魔法者进行大范围的审判。

让搜巫行动开始吧

瑞士的瓦莱 (Valais) 州见证了发生于 1428 年的第一场大规模搜巫行动及集体审判，据说被当成巫师烧死的人达到了 200 之多。巫术审判规模的这种急



● 中世纪的想像中充斥着魔鬼的形象，正如这幅 13 世纪的插图所表现的那样，人们认为魔鬼总是潜伏在身边，一旦对上帝信仰发生动摇，就会遭到魔鬼的袭击。

遽飙升要归因于地方司法程序中的一个简单变动。世俗法庭的法官、地方官员及主教们也开始采用宗教裁判所用来获得供词的方法：酷刑。一旦什么人受到了巫术指控，就会对其用刑来令其招供并找到与其同伙的巫师。此时人们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巫师并不单独行动而是组成团体一起参加邪恶的夜半集会。因此，受控的“巫师”毫无疑问定是有着同谋。在搜巫行动早期曾有些人始终拒绝招供，最终死在了酷刑之下，但很多其他人最终还是招供了并进而指控了另一些人。正是这种酷刑以及人们对于夜半集会的信念综合起来导致了大规模的巫师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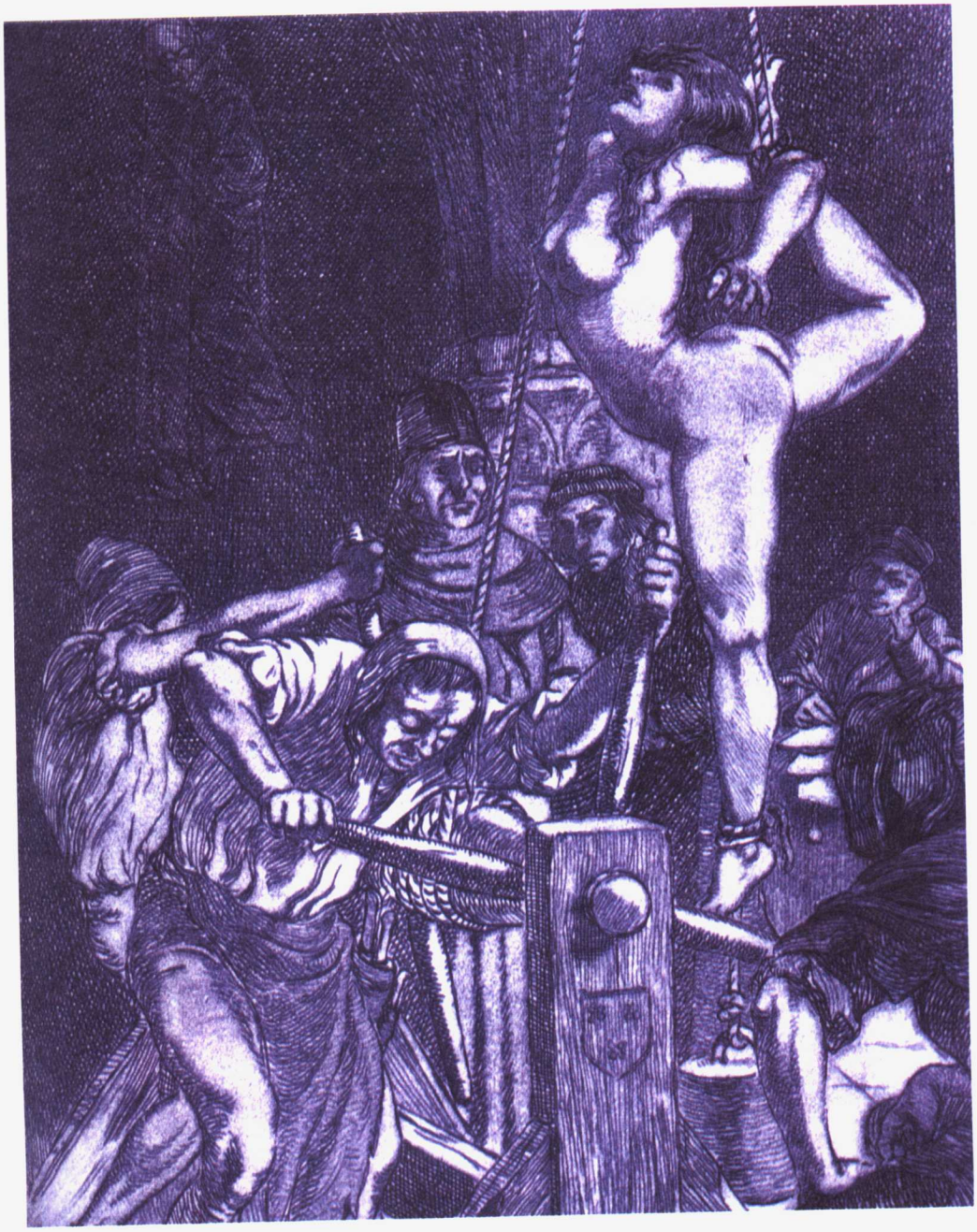
“黑夜巫婆”与稻草做的心

统治阶级要为巫师审判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负责——巫师同谋夜半集会这种观念以及酷刑的广泛使用。但是组成典型巫婆形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欧的一个民间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个“黑夜巫婆”的，这个形象从古时候起就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在意大利她被称为“夜鹰”。人们认为夜鹰会在夜间四处飞巡，杀死并吃掉那些无力自卫的人。同样的传说故事也存在于德国，而那里的教会人员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尽力破除这种观念。

妇女尤其被人们认为很有可能相信“夜鹰”的存在，甚至相信她们自己就有能力进行这类神异行为。一本 11 世纪的赎罪规则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一位牧师询问一名正在忏悔的女子是否真的相信“在寂静夜晚四下无声的时候，当你已经躺在了床上，你的丈夫就枕在你的胸口上，而你却能——尽管此时你仍然待在自己的身体里——穿过紧闭的门而到外面去四处飘游”。人们认为“夜鹰”一旦离开自己的肉体，便会“杀死那些受过基督的血洗礼和拯救的人们”，并“烹饪吞食他们的血肉”。在将受害者的心脏吃掉以后，“夜鹰”在空出来的洞内填上稻草，随后她会运用魔法令受害者复活。而奇异的是，那个人在此之后会再正常地活上一段时间，然后突然之间身体急遽衰弱并最终死去。

在 15 世纪以前人们并未认真对待这种说法。中世纪时期对于任何相信自己是“夜鹰”的人

● 于勒 · 米什莱 (Jules Michelet) 著于 1862 年的关于巫术史的著作中的插图全是关于受控使用巫术的人们所面对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他错误地认为，巫术是表达社会抗议的一种形式。



的惩罚相对比较宽容，仅仅是50天里只能靠面包和清水度日。然而，到了15世纪，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刑罚也就变得更为严厉了：同样是相信自己是“夜鹰”的人，此时便会被当成巫婆而活活烧死。事实上，“夜鹰”的传说确实出现在了瓦莱的搜巫行动中。那些“巫婆”招供说自己的灵魂在夜间游荡时曾杀死并吃掉了若干小孩儿。巫婆们聚集在由魔鬼主持的大会上，他本人会以一只黑色动物的形象现身并使用魔法将他的追随者从一个村庄搬运到另一个村庄，或者从一座山搬运到另一座山上去。他会分发给他们一种油膏，涂抹在椅子上就能飞行。

害怕任何异端

这些稀奇古怪指控的核心理念在于，人们害怕有一个反基督教组织在秘密聚会挑战教会权威。在第一批搜巫运动发生的那些地区就有着韦尔多教派(Waldensians)的异端，这些人的信仰类似于早期的新教徒。韦尔多教派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躲避了几百年的宗教迫害。在教会权威看来，这种持不同宗教信仰的秘密团体能如此顽强地持久存在是不正常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魔鬼在保护着这些韦尔多教徒，他们已经远不止是宗教异端这么简单，而对基督教社会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

在阿尔卑斯地区的那些早期巫师审判中，“巫师”和“韦尔多教徒”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正是这种观念和恐惧纵容了搜巫运动的开始和壮大。然而尽管有这些搜巫运动，韦尔多教派依然



● 对于飞行的黑夜巫婆的恐惧由来已久，并一直流传到了现代。在意大利和德国，人们相信这些“夜鹰”——即灵魂出窍的妇女——会在夜间偷走并吃掉人的心脏，还会拐走婴儿。

存在了下来。

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

巫婆也并非在欧洲的每个地方都受到迫害。相信存在着夜半集会和黑夜巫婆的观念，以及使用酷刑来强行逼供的做法，在宗教裁判所占据权威地位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这所虽然已经声名狼藉的机构的抵制。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大部分意大利地区，当地人对魔法的信念并未与魔鬼崇拜联系起来。在这些地区也发生过一些搜巫运动，但规模有限。宗教裁判所的权威显然以压制这些魔法观念为己任，但还没有到达需要使用酷刑及将人当成巫师烧死的地步。



《巫婆们的锤子》：搜巫者指南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一项大创新是印刷机的发明，在欧洲最早出现于 15 世纪中期。被广泛传播的不仅仅是知识、消息和学问，对于夜半集会的巫师教派的虚妄想像也同样被广为传扬了开去。在搜巫运动占据了牢固的统治地位的那些

● 许多大规模的搜巫运动都出现在 15 世纪的瑞士，被称为韦尔多教徒的异端已经在那里幸存了几百年。这些对基督教持异议者被指控成了巫师。

欧洲地区，关于巫师夜半集会的描述以书籍和小册子的形式在统治阶级的某些圈子内广为流传。

最早的关于巫师的著作之一是篇成文于 1435 年至 1437 年间、行文相对比较谨慎的论文，作者是德国多明我会 (Dominican) 的托钵修士约翰 · 尼德 (Johann Nider)(多明我会是一支由讲道的托钵修士组成的教派，宗教裁判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来自这一教派的修士组成的)。在他的论文中，尼德将这样一个故事当成了真事：一个农妇在与一位托钵修士对话时承认自己是个巫婆。据说她在夜间与异教女神黛安娜 (Diana) 一起飞翔。听她这么说的那位多明我修士起初表示怀疑，于是她提出要证明给他看。她坐在一个篮子中向自己身上涂抹一种油膏，接着就失去了意识，在场的两名来见证的教会人员无论怎样都无法将她从这种恍惚状态中唤醒。当她自行醒来时，她声称自己刚才与黛安娜在一起，两名神职人员说什么都没法使她相信其实她从未离开过那个房间。

尼德的这则故事不大可能是真的。他只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听来了这件事，而他的老师甚至也不是故事中说到的那位多明我修士。在尼德之后还出现了一连串故事，也是关于老年妇女在自己身上涂抹作用于精神的油膏并在梦境中飞行的，但其内容都很难让人相信。这类故事类似于现在所讲的“都市传奇”(urban legends)。就像那些用电子邮件四处宣传的吹牛大话故事一样，这一类故事通过印刷机这种新技术传遍了整个能读会写者的世界，在 16 世纪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文学中都能找到例证。

约翰 · 尼德将巫师视为异端，他也是第一个把他们描述为有组织的团体而非单独行动个体的作家。尽管他相信一些男女真的将自己视为巫师，但却并不相信他们真的能使用邪恶魔法。而后世作家则并未受益于他的这种怀疑态度。

历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关于巫术的著作之一成书于 1456 年，作者是两名多明我会的宗教裁判员，海因莱希 · 克拉默 (Heinrich Kramer) 和雅各布 · 斯普朗瑞 (Jacob Sprenger)。他们所著的《巫术之秘》(*Malleus Maleficarum*)，又称《巫婆们的锤子》(*The Hammer of*

Witches），向统治阶级发出了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巫师异端是真实存在、广为流传并且意图谋害大众的。他们相信几乎每个欧洲村庄都已渗透进了一支邪恶的巫师团体，而妇女尤其容易背弃基督教去转而崇拜撒旦。

克拉默和斯普朗瑞沉迷于女性巫师构成的威胁，深信整个欧洲的大多数助产士实际上都是巫婆，她们非但没有帮助分娩，其实是在谋杀婴儿和他们的母亲。《巫婆们的锤子》一书中包括的大部分观点已经流行在当时的许多圈子中了，它们详细描绘了夜半集会的情形和巫师们被认为所具有的法力。正是这两名多明我修士对女性巫师的格外恐惧使得他们的作品与当时流行的许多其他关于巫师教派的书籍有所区别。按照他们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是巫婆，或者至少有极大的危险性会受到魔鬼的诱惑。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的作者对女性的怀疑和轻视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他们提醒自己的读者要警惕女性对权力的野心，认为哪怕赋予她们最轻微的权力都将导致危险，警告说："如果你将管理房子的全部权力都交给她，但却保留了一丁点细节问题想要自己作出判断，她就会认为你根本不相信她，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除非你很快对她言听计从，否则她就会为你准备一份毒药，会去询问预言家和占卜者，还会变成个女巫。"


MALLEVS
MALEFICARVM,
MALEFICAS ET EARVM
hæresim frameâ conterens,
EX VARIIS AVCTORIBVS COMPILATVS,
& in quatuor Tomos iustè distributus,
QVORVM DVO PRIORES VANAS DÆMONVM versutias, præstigiosas eorum delusiones, superstitiosas Strigimagarum caremonias, horrendos etiam cum illis congressus; exactam denique tam pestifera secta disquisitionem, & punitionem complectuntur. Tertius praxim Exorcistarum ad Dæmonum, & Strigimagarum maleficia de Christi fidelibus pellenda; Quartus verò Artem Doctrinalem, Benedictionalem, & Exorcismalem continet.
TOMVS PRIMVS.
Indices Auctorum, capitum, verùmque non desunt.
Editio nouissima, infinitis penè mendis expurgata; cuique accessit Fuga Dæmonum & Complementum artis exorcisticæ.
Vir siue mulier, in quibus Pythonicus, vel diuinationis fuerit spiritus, morte moriatur Leuitici cap. 10.
LVGDVNI,
Sumptibus CLAVDII BOVRGEAT, sub signo Mercurij Galli.
M. DC. LXIX.
CVM PRIVILEGIO REGIS.

● 一本 1669 年版的著名的搜巫者手册：《巫婆们的锤子》。这本书最早写成于 1456 年，直到 17 世纪晚期还颇具影响。

与魔鬼的协定

根据《巫婆们的锤子》所说，巫师会与魔鬼签订一份正式的协定，声明自己将"真正效忠于魔鬼"。很多后来的巫师审判对这条说法当了真。

在提出这项主张的时候，克拉默和斯普朗瑞自己已经危险地接近了异端邪说；因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将巫师描绘为是出于自愿签署这样一份令自己永世不得超生的协定。

在正统基督教中，魔鬼除了制造幻象外没有其他力量，根本无法违反上帝的意志去伤害什么人。认为魔鬼凌驾于巫师之上并能够赐予他们法力去自行伤害他人，这种观点近似于“二神论”的异端邪说。按照这种观点，上帝和魔鬼具有同等的力量。因此，为了避免被他人谴责为持有“二神论”，克拉默和斯普朗瑞强调说是撒旦说服了巫师服从其意志，而这一切也是在上帝的许可下发生的。巫师签订这项协议是在履行自己的自由意愿，是有意识地否定上帝，因此也是所有异端中最坏的一群。

《巫婆们的锤子》是一项有力的佐证，证实了16、17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主要是神职人员，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对魔法进行的恶魔化描述。尽管若干世纪以来教会都并不赞成魔法，但它却始终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在欧洲，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寻求这样或那样的魔法帮助，并且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然而当一些神职人员和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把与人无害的村庄魔法同魔鬼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联系起来时，在某些人看来，任何种类的魔法都成了有人施用巫术的罪证。白巫师或者诡智士受到了声讨，说他们偷偷引起疾病然后再将其治愈，以此来使魔鬼的力量显得更为强大。一旦权威人士将普通村民的魔法视为沾染了魔鬼的影响，人们也就随之极易相信遍布欧洲的巫师网十分庞大，甚至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锤子》的影响受到争议

虽然《巫婆们的锤子》在当时众所周知，但其真正的影响范围却受到了争议。按照某些说法，是《锤子》所抱的那些激烈谴责的观点造成了后来人们提出的种种指控和发生在德国南部的搜巫大行动——那里正是巫术狂热的中心地带。真相有可能确实如此，因为这本书在16世纪的德国尤其受欢迎。然而在巫师审判或教会布道中却极少提及这本书，它也并不像所宣称的那样可

以在每个法庭上见到。更有甚者，克拉默和斯普朗瑞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巫婆引起性无能并因此在婚姻中造成冲突和不幸——在许多巫师审判中压根儿不曾提及。因此，尽管这本书无疑是极有影响的，它却并不像人们一度以为的那样对搜巫运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锤子》对妇女的疯狂仇视也受到了指责，因为受到巫术指控的绝大部分都是女性。差不多所有的搜巫牺牲品都是女人，在德国的某些事例中，作为巫师而被处死的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九比一。《巫婆们的锤子》所表现出来的仇视女性的态度导致了搜巫行动被误传成了一场打击女性的战争，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然而这个看法是一种误解。当然，神职人员和许多男性权威对女子的评价确实十分之低，认为她们更容易犯下各种罪行，也相信她们远比男人更有可能成为巫师。妇女被认为更难抵抗魔鬼的诱惑，年长的女性更是被指责在性欲上需索无度，所以要使用魔法诱捕年轻的情人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尽管对女性的仇恨和恐惧无疑影响了大部分搜巫运动，然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人们想像中的那个邪恶组织，而它正好主要是由女性组成的。



在大部分现代人所描述的、想像中的巫师夜半集会上，男女都参与那些邪恶的仪式。巫师教派被视为一种“邪恶”社会，保留了一个社会所具备的一切常规，是基督教权威社会的一个镜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妇女自然而然地占有统治地位，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她们大多被隔离在掌管公共事务的职位之外。

● 在这幅 1687 年的德国雕版画中，一个巫婆正在和一群乌合之众的魔鬼签署协定，没有留意到身后的一个小魔鬼，它正在将铁链锁上她的脚，这意味着她将失去自己的灵魂。

巫婆最好的朋友？

对巫婆的传统描绘还会包括她的恶魔交鬼——在今天通常都是一只黑猫，然而交鬼这种形象出现得相当晚。《巫婆们的锤子》一书的作者根本没有提到过巫婆的交鬼，尽管传说在夜半集会上巫婆们要与一个指定给她们的魔鬼进行性交。随着搜巫运动在16世纪的发展，动物越来越多地和巫婆们的魔法联系在了一起。首先，魔鬼本人会以一只大型黑色动物的形象出现在夜半集会上，例如一只公牛或大狗。巫婆有时也使用一只动物飞去夜半集会，所以据此类推，任何黑色的动物都可能是一个魔鬼改变了外形以驮起一个巫婆。

在人们普遍接受了大部分巫婆确实养着一个恶魔交鬼这种观点后，这个交鬼就可能是被指控为巫婆者身边的任何动物。由于当时许多人都养猫，猫便常常被视为被控者的交鬼，虽然它不一定非得是黑色的。如果不易找到什么熟悉的宠物，一只蟾蜍甚至一只昆虫也可能被当成是交鬼。

巫婆被认为也有能耐自己化身为动物。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据说巫婆能用魔法或者其他不被人发觉的方式进入房子。由于猫的体型很小，所以变成它们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在一场16世纪的法国巫师审判中，被指控的那些妇女在酷刑之下供认自己曾化身为猫，她们的供词中包括用许多荒诞不经的方法进出邻居的住所。

尽管对于巫婆与猫之间的联系的确有着一些例证，但一个巫婆带着她的黑猫这种标准形象在早期对巫婆的描绘中还不常见。只是在搜巫行动的大潮退去之后，在关于巫婆的民间故事里，巫婆才与黑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19世纪的德国有这么一种说法："一只猫活上20年就会变成巫婆，而一个巫婆活上100年就会又变成猫。"



● 在现代童话故事中，黑猫与巫婆形象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在搜巫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很多其他动物——无论是不是黑色——都被想像成了巫婆的交鬼。

对搜巫狂热的抗议

上帝会允许巫师去杀死并吃掉基督徒——尤其是无辜的婴儿——这种观念在现存的有关巫术的作品中极受争议，因为它意味着魔鬼有能力制造出连上帝本人也不允许发生的痛苦。在一些意大利村庄中，民间传说试图给出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即巫师只能杀死那些未受过洗礼的人；因此，刚出生的婴儿是最易受害的。然而用洗礼来对抗邪恶的观点却不为那些记录巫术的神职人员所接受，而大部分人也仍旧相信，巫师只要愿意就能杀死任何人。

有人甚至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上帝之所以允许巫师去杀死无辜的婴儿，是因为这样就能阻止他们长大后犯罪。但更为常见的解释一般都对那些无辜者的命运避而不谈，只是争论说上帝允许魔鬼及其巫师手下去作恶是为了考验那些信仰虔诚的人，并惩罚那些心思邪恶的人。撒旦需要人类同谋，因为他只是一种精神存在，单凭自身是无法像巫师们那样造成实实在在的祸害的。这种分析也就意味着，巫师们与魔鬼签订的协定甚至比夜半集会还要严重，因为这份协定证明了人类是在有意识地与魔鬼合谋。

大多数人一定都觉得这种解释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即使那些对《巫婆们的锤子》持批评观点的人——他们认为巫婆们的飞行、与魔鬼进行的性交以及将自己变成动物等等不过是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罢了——也仍然对巫术的存在深信不疑。

反对之声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相信巫师真的存在。雷吉纳德 · 司科特就是英格兰持怀疑论者中的主要一员，他的《巫术发现》(*Discoverie of Witchcraft*) 出版于 1584 年。司科特把巫师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那些由于他人的恶意或无知而被指控为巫师的人。第二类是那些受到了蛊惑、精神出了问题的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魔鬼的邪恶仆人。司科特认为这类人最有可能“供认”罪行而最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另外两类在司科特看来倒的确是某种类型的巫师，但他们都不具备超自然的法力。

第三类巫师是那些想用毒药去残害他们的邻居及邻居家牲口的村民。司科特将毒药视为一种造成伤害的天然而非魔法方式，但他的很多同时代人并不这么想。毒药是巫师们的传统武器，被认为起源于魔法，而且人们通常都相信巫师是在夜半集会时从魔鬼那里取得毒药的。尽管司科特可能是意在减轻人们对巫师的恐惧，但很少有什么人会因此感到安慰。

最后一类“巫师”包括那些四处云游的魔法师和“魔术师”，他们向头脑简单的乡民们证明自己拥有法力，能够治病疗伤、寻找失物及预测未来。这些吹牛皮的家伙能构成的惟一危险恐怕就是会令那些上了他们当的贫苦农民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司科特的观点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为许多人所采用，但他的分析究竟是否对英格兰搜巫运动的规模产生过什么大的影响就很难说了。当时的很多评论家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罗伯特 · 伯顿在 1621 年写道：“许多人压根儿否定巫师的存在，要么就说，即使他们真的存在也干不了什么坏事”。不幸的是，正像伯顿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大部分律师、神职人员、医生和哲学家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换句话说，那些最有可能参与裁定巫师审判并对人们的观念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同时也就是那些最有可能相信巫师存在的人。一些否认巫师存在的人甚至被指控为无神论者，这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司科特可能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因为英国的巫师审判通常都是些小事件，只有一次，1645 年在艾塞克斯，真的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搜巫运动。关于邪恶的夜半集会这种远传近播的观念并未完全操纵英格兰，而这一观念正是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大规模审判的一个先决条件。

宽恕那些愚蠢的妇人吧

另一位搜巫运动的早期批评家是一个叫约翰 · 威尔 (Johann Weyer) 的德国医生，他在 1563 年著有《论



● 在这场喧嚣扰攘的夜半集会上，前景中的巫婆们释放出邪恶的咒语，背景中的魔鬼将一队受诅咒的灵魂驱赶进地狱，而其他人则狂欢起舞。

恶魔的幻象》(*On the Illusion of Demons*)一书。他认为魔鬼能够侵扰人的思想但却无法打破自然法则。魔鬼以捉弄年老愚蠢的妇人为乐，骗得她们相信自己就是巫婆。威尔觉得这些妇人并未犯过任何严重的罪行，只是需要更好的基督教指导而已。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极其不公正的：宣称能召唤魔鬼、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魔法师可以逃过严厉的惩罚，而受到蛊惑但与人无害的老妇却数以百计地被处死。威尔对使用酷刑来逼供的做法也表示怀疑。他这样说道，那些受了指控的人“不断地被拖出来经受可怕的酷刑，直到他们恨不得以速死来结束这种饱受折磨的活受罪”。他们宁可供认“审讯者向他们暗示的任何罪行，也不愿再被扔回到自己那可怕的地牢中去继续承受反复的拷打”。

● 格洛斯特 (Gloucester) 公爵夫人埃莉诺 · 科巴姆 (Eleanor Cobham) 在 1441 年因为试图使用魔法来帮助丈夫提高政治地位而被罚当众忏悔。如果她晚生一个世纪，将会作为一名巫婆而面对严厉得多的惩罚。



教会之中也有许多人公开反对人们相信巫术的危险性。他们尽管也相信确实存在着巫术，但却并不认为魔鬼能造成任何实质的伤害。1562 年，一场大冰雹毁掉了德国城市斯图加特(Stuttgart) 附近大片农田中的庄稼。这场冰雹来势凶猛，好像有人在农田中打了一场仗似的。与往常一样，人们很快就将这场灾害的罪责推到了巫术的头上，但斯图加特的两名教廷传教士，马休斯 · 阿尔伯(Matthaeus Alber) 和威廉 · 比当巴赫(Wilhelm Bidembach)，公开有力地制止了这种观点的蔓延，宣称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两名传教士争辩说，魔鬼只能够劝服那些受了蛊惑的人“将各种零零碎碎的玩意儿放在‘冰雹罐子’(这种‘冰雹罐子’被认为是某种魔法炼炉) 里烹煮摇晃来施行魔法。随后当一场冰雹真的到来时，那些可怜的、受了迷惑的人们便会以为是自己造成了这场灾祸”。在此次事件中魔鬼惟一的能力仅仅是预见到一场冰雹即将来临而已。这些“受了迷惑”的人当然不大可能去四

● 欧洲大部分地区对巫术的惩罚是将巫师绑在树桩上烧死，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受此影响的美国，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定了罪的巫师绞死。



处宣扬自己引起了这场冰雹，然而村中那些好事多疑者总会迫不及待地去指责那些易受这类指责的人。两名传教士甚至不得不宣称，宁肯让一千个巫师逃过了惩罚，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受到不应有的责罚。

搜巫者自有话说

也有很多人回应了威尔和其他人对于巫术理论的批驳，他们主要都是些搜巫者。其中的一位尼古拉斯 · 莱米(Nicholas Remy)是法国洛林(Lorraine)地区的首席检察官，他在16世纪晚期负责处死过900多名巫师。1595年他发表了《恶魔书》(*Demonolatriae*)来驳斥威尔关于所有巫婆都只不过是与人无害但受了蛊惑的、精神有些问题的老妇这种观点。按照莱米的说法，已经有太多形形色色的人被视为巫师而处死了，因此威尔的看法不可能是对的。

莱米只在一点上说对了，那就是并非所有作为巫师被处死的人都是老妇。他又继续进行了一系列论争以提供“证据”证明巫术的存在，而所有这些“证据”都并未经过详细的调查核实。他坚持说，既然有这么多人都被证实是巫师，巫术一定是种确确实实的存在，而敲定了“巫师”身份的那些证据也应当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可更改的，因为魔鬼甚至会试图去欺骗圣人。

即使一个巫师直到死在了酷刑之下都没有招供自己使用巫术，这也不能作为证据就此认为被指控的人不是一个巫师，他们只是想表现出几近英雄主义的非凡忍耐力而已。在那些搜巫者看来，这不过表示魔鬼杀死了这名被指控者以免自己再受折磨，因为魔鬼被认为是要和其巫师一起承受这些酷刑的。

17世纪早期，在法国，搜巫者皮埃尔 · 德 · 朗克(Pierre de Lancre)对法国清教徒给社会造成威胁的担忧绝不亚于他对巫术的担忧。他认为当时对清教徒的宽容态度证明了社会正处在土崩瓦解的边缘。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写道，巫术的危险就会更大，因为当社会迷失了其道德与宗教底线时，无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落入魔鬼的掌握之中。这位热情高涨的德 · 朗克在法国南部的巴斯克(Basque)地区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搜巫运动，导致数以百计的人死去。

而对于邻国西班牙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幸事：德 · 朗克的行为只限于他自己的国家。他对西班牙的总体看法是极其模糊的，这个国家没有就巫术问题大动干戈，他认为西班牙神职人员要么太懒太腐败而无力围捕自己境内的巫师，要么甚至更糟，他们自己可能就是巫师。

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已是有罪的

值得一提的是，16 世纪最不遗余力的搜巫者之一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1603 ~ 1625)，他同时也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King James VI,1567 ~ 1625)。当他还只是苏格兰国王时，就开展过一场搜巫运动以对付自己不同戴天的仇敌博斯威尔伯爵(Earl of Bothwell)，指控他与巫师结盟阴谋颠覆自己的统治。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位国王后来在英格兰统治期间并未像之前那样激烈地开展巫术审判，在那里他的地位似乎更为巩固，其政治敌人也更易于控制。即使对于像詹姆士这样一个坚信巫师存在的人来说，搜捕巫师的动力也是同对政治局势不稳的担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詹姆士是真的相信巫术。他曾写道，巫师们“没有酷刑加身就不愿招供，刑具就是他们有罪的证据”。很多与他同一时代的人也都抱有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逻辑。

詹姆士热烈支持“浸浮”巫婆的检验方法。要将犯人绑在一件物品上，例如一把座椅或者一种专门制作的“浸水椅”，再把她扔到深水里去。如果她沉下去了，那她就不是巫婆，但是如果她浮了上来，这就是她邪恶本质的证据。和传说中的情节不太一样的是，受到这种审判的人不会就这样淹死，尽管他们确实要冒上很大的风险。奇特的是，同样的方法当时在德国也有所采用，但对结果的判断却截然相反。一个无辜的人会浮起来，而有罪的人才会沉下去。

詹姆士国王所估计的女巫对男巫的比例是二十比一，他认为每个巫师身上某处都带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魔鬼的印记”。这个印记可以位于身体的任何部位，那里感觉不到疼痛，刺它也不会流血。这种寻找魔鬼印记的做法本身也演变成了一种可怕的酷刑，在欧洲各地是常见的用来辨认巫师的方法。詹姆士相信在巫师审判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邪恶之举，因为上帝绝不会允许

无辜的人受苦。

然而，归根结底，造成巫师审判的并不是像詹姆士国王这样的鬼神学家的文字或诸如《巫婆们的锤子》这类更早期的作品。在这些书出现以前就存在着夜半集会的故事和狂热搜巫者对巫师法力的描述。搜巫者的作品既是搜巫运动的起因也是其结果，甚至在《巫婆们的锤子》一书流行以前，一些大规模的搜巫运动就已经开始了。

位高权重的巫师们

虽然16、17世纪期间搜巫运动的大部分牺牲者都是些普通的村妇，然而在搜巫热潮的第一批动乱中情况并非如此。在有些事件中，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极高社会地位的人也会被宗教裁判所指责为魔法师，说他们召唤魔鬼。



1438年，一个来自拉图尔杜班(La Tour du Pin)的法国骑士皮埃尔·瓦林(Pierre Vallin)受到了维也纳大主教的巫术审判。酷刑加身下，瓦林供认在63年前就曾宣誓全身心地效忠于魔鬼拜勒则布(Belzebut)。他还承认自己曾骑在一根棍子上飞往夜半集会，在那里小孩儿会被活活吃掉。教会首脑在获得了他的供词之后，便将他移交给了世俗权威，后者更加残酷地对他用刑以找出和他一起参加夜半集会的那些同谋。他们尤其感兴趣的是那些可能参与了这一“邪恶密谋”的牧师、贵族和富翁们。最终瓦林供出了十来个“同伙”，

● 严刑拷打是欧洲各地司法程序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决心要找出邪恶阴谋的法官们会一直对受审者用刑，直到他们供认出一些凭空想像出来的罪行为止。

其中大部分是男性。随后他便被处死了。

那些不相信巫师夜半集会存在的人自己有时也会处身危险之中。威廉 · 阿德林(William Adeline)是一位布道驳斥夜半集会真实性的法国神学家，他在1453年被指控为魔鬼的同谋，说他与魔鬼签订了一份协定，承诺会否定夜半集会的存在。在严刑拷打之下，他承认自己骑在扫帚上飞往夜半集会，在那里魔鬼以一头山羊的形象现身，还承认了自己曾仪式性地亲吻了魔鬼的尾巴下面，并献上了自己的女婴供其杀戮。在后来的审判中巫婆们通常也被迫承认犯过其他罪行，例如杀死了牛和人以及造成风暴等。但是阿德林除了承认自己参加夜半集会外并未受到其他关于他使用了有害魔法的指控。他逃过了死刑，这多亏了他与颇有势力的卡昂(Caen)大学那些头头脑脑们关系不错，他们在这件案子中都向着他，但是四年后他还是死在了牢狱之中。

阿德林一案标志着涉及召唤鬼怪和恶魔(一定要记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分别)的审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以往那些受指控召唤鬼怪的魔法师审判不同，在阿德林的案子中，鬼怪和人类力量间的平衡发生了改变。之前人们一般认为鬼怪是魔法师的副手，而现在成了魔鬼在操纵巫师。这种魔鬼统治着巫师的模式令人们想到巫师间的合谋，更让人胆战心惊。现在情况已不再是有野心的个人操纵鬼怪以满足一己私欲，而是魔鬼操纵世人以达到其更广泛的邪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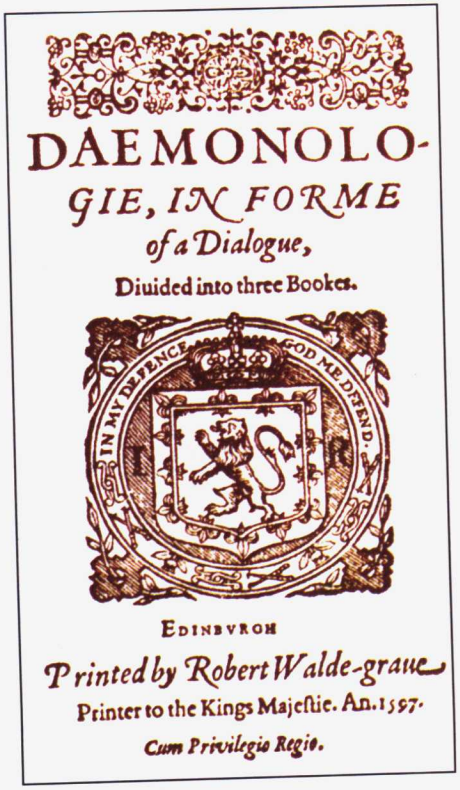
● 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的统治面临着来自博斯威尔伯爵的重大威胁。国王巩固其政权的方法之一便是指控伯爵与巫师同谋。

阿拉斯的可怜居民们

历史上最为残酷而野蛮的搜巫行动之一发生在1459年的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Arras)。一个隐士被指控并定罪为巫师，他被严刑拷打逼问和他一起参加夜半集会者的名单。由于人们相信隐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圣人，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去拜访他以获得保佑，所以在他给出的名单上甚至包括一个来自附近城市杜埃(Douai)的妓女和一位阿拉斯本地的画家兼诗人。那位上了年纪的诗人在阿拉斯一向以赞美圣母玛利亚的虔诚诗文而闻名，但他却和那个妓女一样受到了使用巫术的指控。

当时负责审判这起案件的是两个狂热相信巫师夜半集会的宗教裁判员，来自贝鲁特(Beirut)的让(Jean)主教和雅克·德·伯伊斯(Jacques de Boys)，后者是一个多明我会的高级神父。诗人和妓女在酷刑下供出了其他一些本地“巫师”的名字，接下来那些人又招出了更多其他参加过夜半集会的人。两个宗教裁判员相信当地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其实都是巫师，他们甚至还相信一些主教和红衣主教私下里可能也是巫师。任何对指控和进一步实施火刑表示反对的人也会被指控为巫师，理由就是他们的出声反对。不过至少我们不能指责这两个宗教裁判员只将目标对准了那些施用日常魔法的贫困民众，因为他们对搜查出撒旦那些富有的追随者也表现出了同等的兴趣。


DAEMONOLO-
GIE, IN FORME
of a Dialogue,
Diuided into three Bookes.
IN MY DEFENCE GOD ME DEFEND.
EDINBVRGH
Printed by Robert Walde-graue
Printer to the Kings Majestie. An. 1597.
Cum Privilegio Regio.

在阿拉斯的搜巫运动期间，恐惧牢牢笼罩着市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受到指控的人。很多人在这场运动早期就自愿承认自己是巫师，因为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如果很快供认，得到的惩罚不过是进行一场短途的朝圣活动。而当他们被领向燃烧着的火焰之时，这些不幸的人才大声疾呼自己受了欺骗，其实他们从未参加过夜半集会。听到的人则对他们的喊冤声置若罔闻。激烈的审判一场接着一场，这座城市的经济开始受到严重影响，贸易也趋于崩溃。

这些审判最终引起了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的注意，他召集了一批神职人员讨论夜半集会的真实性。

● 詹姆士国王所著的反巫师小册子《恶魔说》(*Daemonologie*)将欧洲搜巫者的许多观念介绍进了英国。詹姆士支持用“浸浮”巫师的方法来检验他们是否有罪。

公爵找来的这些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们并没有达成一个斩钉截铁的肯定答案，因此他命令自己的传令官去参加对巫师的检验审判，而那些审讯就戛然而止了。虽然让主教和雅克 · 德 · 伯伊斯再三催促，但阿拉斯市的宗教裁判员们都拒绝再进行任何审判。尽管很明显，连裁判员们也不再相信有夜半集会这回事儿了，但这一对搭档仍然希望将审判进行下去。

受到了巨大伤害的阿拉斯市民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一个富有的搜巫运动受害者的儿子们向法国最高司法机构巴黎议会提交了一份上诉。雅克 · 德 · 伯伊斯在获知此事后神志开始失常并于一年后死去。经过了一场历时 30 年的诉讼之后，议会最终颁布了一道判决，宣布所有搜巫运动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同时对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活动而仍然在世的人处以了罚款。

在这场牵连如此之广的搜巫运动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你也许会认为人们对夜半集会的信念和迫害巫师的热情应该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毕竟，连那两个主角都受到了冲击而清醒过来。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更大规模的搜巫运动接踵而至，并且要再持续两个世纪之久。

罗滕堡（Rottenburg）的歇斯底里情绪

最早的一批搜巫运动于 16 世纪的 60、70 年代在德国西南部达到了高潮：在头十年里发生

● 在搜巫运动期间，人们想像巫婆是骑在一些家常物事上飞往夜半集会的，例如一把铲子或扫帚，但 19 世纪的艺术家们却为其设计出了更加稀奇古怪的飞行工具。



了21场大规模审判而在第二个十年间竟有50场。直到1650年，这场恐慌才开始逐渐平息。在此之前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审判，大多数受到指控的人都被集体处死。举行这些审判的原因通常都是某些自然灾害，例如庄稼歉收或瘟疫爆发。

罗滕堡市经历的激烈的搜巫运动始于1578年，当时有16名妇女被处死，因为人们认为她们召来风暴毁掉庄稼。结果那一年的收成偏巧特别好，然而那些被认为造成了风暴的“女巫们”此时已经死了。

这个意外转折并没能阻止对巫师恐慌情绪的上升，两年之后又有九名巫师被处死。被处死者中的男性通常还连带犯有其他死罪，例如偷窃或谋杀，然后再加上使用巫术。被指控的妇女则更有可能是自己邻居疑神疑鬼的牺牲品，起因不过是些寻常的吵架拌嘴。一旦对某人作出了一项指控，也通过用刑进行了调查，可能接下来就该轮到那个人的朋友或敌人受到指控了。从1578到1585年间，几乎每年都会有大批妇女被处死，直到后来地方官阻止了这些搜巫运动，宣布说如果它们再这样进行下去，很快罗滕堡就不会剩下什么女人了。

搜巫运动的短暂停歇只持续了四年，1589年又有五名妇女因为和撒旦签署了协定而被处死，据说她们造成了某些损害。从1596年5月一直延续到7月的几场审判也相当耸人听闻，有35个巫师被处死。图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教授们抱怨说，他们的很多学生不来听讲而去观看执行火刑。

在搜巫运动早期被指控为巫婆的大部分都是穷困妇女。然而随着人们巫术恐慌的延续——看起来就好像虽然被处死者的数目惊人，但罗滕堡却似乎依然充斥着巫师——指控的范围也变得更广泛了。巫术指控开始对准了贵族成员，甚至连信仰新教的女贵族阿加莎·冯·宗特海姆·祖·勒灵施海姆(Agatha von Sontheim zu Nellingsheim)也于1590年受到了指控。阿加莎的家庭成员总算还有本事将她从诉讼中救了出来，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偿付了10000基尔德并将自己的土地交还给天主教徒。而其他统治阶级的成员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些城市政府官员

和他们的妻子都受到了审判并被当作巫师处死。

每个人都有嫌疑

随着指控和处死的数目及频率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被牵扯其中，正常的社会信任纽带也不复存在。任何人都可能会被指控为巫师而被处死。最后，一位叫汉斯 · 乔治 · 豪梅尔(Hans Georg Hallmayer)的高级官员也被指控曾与魔鬼发生了性关系，当时魔鬼化身为一个医院护士。豪梅尔自己就是一位搜巫运动的领导者，据说他在职期间曾下令处死过 170 个巫师。

一旦巫术指控对准了政府成员，审判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那些负责对巫师进行审判的人自己也成了巫师，那么开展搜巫运动的法律机器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正是出于这一点，巫师审判的频率开始下降，受指控的巫师数目也减少了。在恐怖气氛笼罩了 30 年之后，罗滕堡的搜巫运动最终结束于 1613 年，当时一群被指控为巫婆的妇女得到了释放。她们之所以获救是因为法庭采纳了一位备受尊敬的律师，来自图宾根大学的雅各 · 豪布里特(Jacob Halbritter)的法律建议，他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构成对巫术的正式起诉。

没有规律也没有原因

巫师恐慌就此在罗滕堡算是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卷土重来。但是其他地方并没有汲取罗滕堡的教训，在这之后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类似的事件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发生过。

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可以很多年都未发生过巫师审判而突然之间搜巫大行动就爆发了。天主教和新教教区都同样面临搜巫者的威胁。贫困的山村和富庶的城市在易受巫师恐慌情绪袭击的程度上也没有什么分别。几乎在每一个社区中，搜巫运动的基础其实早已存在于人们对巫术潜在的恐惧中和相信夜半集会存在的那些权威的心中了。点燃一场大规模搜巫运动的导火索可以是任何在社区中造成了紧张和猜疑的事件。

宗教、战争与搜巫

16 世纪的德国受到了宗教的严重分裂，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是一系列搜巫运动的

潜在因由。1555 年在维森斯台格 (Wiesensteig)，几位新教牧师在市民强烈要求下应邀前来讲道，就此激发了宗教冲突。伯爵尤里奇 · 冯 · 海尔冯斯坦 (Ulrich von Helfenstein) 是当地支持新教改革的领导者，这导致了他与奥格斯堡主教 (Bishop of Augsburg) 之间的冲突。在来自他那信仰天主教的妻子的巨大压力下，伯爵最终重新皈依了天主教。而本市在此时已经水火不容地分裂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两个阵营。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由于局势不稳及宗教矛盾而变得动荡，一场巫师恐慌的爆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尤里奇伯爵自己的信仰矛盾也许正是造成了他狂热进行搜巫运动的推动力。当天主教与新教彼此冲突的压力大到无法调和时，把巫师从自己的地盘上彻底赶走看起来似乎不失为一种办法，这能够打破僵局并为自己的地域带来一些确定的精神信仰的纯洁性。1562 年，伯爵下令拘捕了一批妇女，指责她们招来冰雹糟蹋了本地的葡萄园。这些拘捕行为在周遭地区获得了颇多支持，附近城市埃斯林根 (Esslingen) 的牧师诺吉奥格斯 (Naogeorgus) 也开始宣扬巫术造成的威胁。然而，另一些人则提醒人们要谨慎，埃斯林根的市议会便警告本市牧师不要煽动民众。



● 巫师必须准备一种魔法油膏涂在扫帚上才能飞得起来。这种油膏通常都是魔鬼提供的，尽管人们认为巫师自己也知道制作油膏的配方。

对抗魔法——普通民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巫师侵害

权威人士会时不时地心血来潮一下，围捕一大批人并检验他们到底是不是崇拜魔鬼的巫师，而对于欧洲各地的许多村民来说，那些更加惯用的日常巫术才是他们的注意力所在。普通民众很少会希望法庭来插手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包括使用魔法来保护自己不受巫师侵害。

很多人采取的办法是相当生硬的。一个洛林地区的农夫怀疑一位叫凯瑟琳 · 拉 · 洪德莱特 (Catherine la Rondelatte) 的女人在他的牲口身上下了恶咒。于是他把她暴揍一顿，一面还说道："巫婆，我现在来杀你，谁让你弄得我的马群和牛群都死掉了，现在你也得死在我的手上。"她随后去向执法者投诉，农夫被罚向她作出赔偿。在她保证说不会再用魔法伤害他的牲口后，农夫还额外付给她一小笔钱。这是殴打巫师事件中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案例。

另外一些事件中被控为巫师的人则真的被杀死了，而杀死他们的人有时还能得到权威人士的赦免，因为这些权威认为杀死一个被怀疑为巫师的人是有道理并且可以接受的。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1677 年在英格兰约克郡 (Yorkshire)，三个男人因为杀死了一个疑似的女巫而被绞死。

另一条祛除巫婆咒语的方法是使用魔法控制住巫婆本人，逼她自动取消其咒语。正如巫婆的魔法通常要使用某种与她想害的那个人有关联的东西才能生效一样，人们也能使用某种与巫婆有关联的东西来破除她的咒语。一种办法是从疑似巫婆者的房顶上取来一些茅草烧掉。人们认为毁掉某种属于巫婆的东西就能令她前来寻找她的"攻击者"，因此也就能逼她去受害者的家中。一旦她到了那里，就可以用暴力来威胁她取消咒语。

用暴力对付巫婆的方法有着其魔法含义。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将巫婆抓挠出血的办法打破其咒语。1579 年英格兰温莎 (Windsor) 的一个马夫听取了一个诡智士的意见，后者说他的疾病是由巫术引起的，他甚至还被告知了那个巫婆的名字。诡智士这样对他说道："如果你能遇上她，并且使劲儿抓得她流血，你的病就能立刻治好。"英格兰的法庭记录中留下了数不清的案例，都是关于疑似的巫婆被人们从家中拖出来，用手抓挠，用别针和刀子戳刺，直到她们流出足够多的血能打破咒语为止。



● 丹麦人英格博格 (Ingeborg) 的圣诗集中所描绘的魔鬼协定，约成书于 1210 年。她自己就被指控在新婚之夜用魔法蛊惑她的丈夫，法国国王菲利浦 · 奥古斯都 (Philip Augustus)。

埃斯林根有这样一个谨慎的市议会真是幸事一桩。在维森斯台格，尤里奇伯爵逮捕了6名妇女之后不久就将她们处死了，随后他声称维森斯台格的巫婆曾经在夜半集会上见到过一些来自埃斯林根的市民。在很多地方这样一项指控本来有可能会导致一场巫师恐慌从它的发源中心扩散到周围的乡村中去。然而，埃斯林根的市议会依旧立场坚定，释放了受到巫术指控的那3个人。尤里奇伯爵对议会的这种宽厚为怀勃然大怒，但却无法干涉。而在由他控制着司法体系的维森斯台格，他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下令处死了63个人。

此时的维森斯台格和埃斯林根都是信仰新教的城镇，但两城正在推行改革的宗教领袖对于巫术指控各有不同的看法。附近的图宾根大学有着一定的缓和搜巫狂热的影响力，埃斯林根的掌权者们也受到了斯图加特的传教士阿尔伯和比当巴赫的布道的影响。他们的布道在埃斯林根大量出版以对抗当地的新教牧师诺吉奥格斯所宣扬的那些煽动性言论。然而，在维森斯台格，带头以煽动性言论攻击巫术的是一个非正统的路德教会牧师莱昂哈德·库尔曼(Leonhard Culman)，而那里的权威人士也并未引入任何缓和人们情绪的影响力。

并非只有行为古怪的新教徒领袖才有可能挑起搜巫运动。到1583年时全体维森斯台格市民已经全部重新皈依了天主教，而另一场搜巫运动还是开始了，最终又添了25个牺牲者。这座城镇在17世纪早期还经历了至少一场大规模的搜巫运动。无论是信仰天主教还是新教，执政者们都以同样的热情投入了搜巫运动。

德国的宗教纷争一直延续到17世纪，从1618到1648年，德国更是饱受了那场起因于宗教战争的所谓“30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之苦。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和动荡很容易就成了造成巫术恐慌的另一道催化剂。深受巫术恐慌侵扰的不仅仅是那些身心都受到了损害的市民。流动人口，例如军队，也见证了这些事件。

当时总有大批妇女尾随在军队的后面，被称为随营人员(camp followers)。虽然这些妇女对于军队来说通常都是有用甚至不可或缺的，军事领袖却频繁地反对她们的出现，她们也常常

遭到巫术指控。1643 年巴伐利亚军队回应了这些指控，对每一个军官和士兵的妻子进行了巫术审查。这些妇女受到了浸浮审判，不能浮上来的那些就被定罪为巫婆。很多人都被处死了。

巫术审判造成的恐怖

1561 到 1670 年，在德国西南部，竟有 3200 人被当成巫师处死，数目之巨令人震惊。只有严刑拷打的逼供才有可能导致这股指控和处决的洪流。在一个只有 700 名农民的小地方，从 1586 到 1588 年间就有 43 名妇女和 11 名男子被烧死。1631 年，另一地区由于接连经历了一系列巫师审判而几乎损失了人口的十分之一。威登堡 (Württemberg) 地区的奥皮诺 (Oppenau) 人口只有 650 人。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就有 50 人被处死并且还有另外 170 人在等待审判。幸运的是，此时法官们开始对这些审判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并阻止了其继续进行。

一些性质最为恶劣的搜巫运动发生在教会——无论是路德教会还是天主教会——统治的地区。1587 到 1593 年间，特里尔大主教选侯[1](Archbishop Elector of Trier) 所倡导的一场搜巫运动从 22 个村庄中抓来了 368 人，其中两个村子最后都只剩下一个幸存的妇女。主教菲利浦 · 阿道夫 · 冯 · 伊兰博格 (Philipp Adolf von Ehrenberg) 在 17 世纪 20 年代共处死了 900 人，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侄子、19 名天主教牧师和几个很小的孩子。在波恩 (Bonn)，科隆大主教选侯 (Archbishop Elector of Cologne) 曾下令处死了自己的首相、首相夫人及首相秘书



● 大部分灾祸都可以归结为巫师的恶意破坏。在德国，严重毁坏了庄稼的冰雹曾引发了好几场性质恶劣的搜巫运动。

[1] 指有权投票选举大主教的人。——译者注

的妻子，理由就是他们使用了巫术。

一些德国搜巫运动的规模骇人听闻，这也许会令人觉得在德国存在着一股尤为致命的狂热情绪。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其他地区也有着热情高涨的搜巫者，他们在搜捕疑似的巫师时也是同样毫不留情。而且，有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逃过了大规模的巫师迫害。德国神学家和传道士向来有谴责人们对巫师事宜的狂热偏执情绪的有力传统，他们频繁地布道以驳斥所谓巫师能造成雷雨风暴毁坏庄稼的说法。

使这种大规模迫害成为可能的是笼罩在部分德国地区的那种特殊政治环境。德国当时分裂成了许多大小和局势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的城邦。在这种状况下，一个孤立的地区就有可能被那些狂热相信巫术威胁的人们所控制。最大的那些城邦避过了声势更加浩大的大规模审判，不过最小的城邦也是如此。那些由无足轻重的小贵族所统治的弹丸之地受到巫师审判的滋扰最小，因为这些穷乡僻壤的局势往往是稳定的。灾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中等规模的邦国、各邦都城及教会领地。正是在这些几乎完全独立的地区，不需要对任何外来权威负责，搜巫狂热才有可能爆发并迅速失控。

神志恢复

到了17世纪中期时，统治者开始压制搜巫运动。1672年施瓦本(Schwaben)地区的阿尔特道夫(Altdorf)议会就明文禁止了一切巫术指控。在莱茵河流域的卡普尔(Kappel)发生的一场审判中，所有受到指控的人全部获得释放，当地牧师还得到指示要告诉那些由他负责教育的孩子们不要去相信巫师的威胁。情况渐渐地变成了，那些指控他人施行巫术的人要比那些受到指控的人更容易受到法律的责难。

在反巫狂热最高涨的时候，任何被控使用了哪怕是无关紧要的小魔法或者涉嫌参与邪恶巫师教派的人都会面对一场耸人听闻的巫师审判。但是到了17世纪末，任何有迷信行为的人只需接受一点最为温和的小惩罚。权威人士又恢复到了中世纪晚期时统治者所抱的态度，那时候魔

法只是被视为冒犯了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对广大社会造成了极大威胁。下毒曾经不可动摇地与巫术和恶灵们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而现在人们开始将它看作另一种形式的谋杀，是通过正常而非魔法手段完成的。

英国所受的影响较轻

对巫师的恐惧在16、17世纪的英国也是相当普遍的。1542年英国议会将召唤鬼神和使用巫术定为可判死刑的重罪，在接下来的60年里附加的严厉议会法案也层出不穷。但是英国对巫师的迫害与德国和其他那些经历过大规模激烈搜巫运动的国家都有所不同。英国进行得更多的是针对单个巫师的审判，这些小审判极少会恶化到数十或数百人都有可能受到巫术指控和审讯的地步。

英国与其他地方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对夜半集会的概念。在那些大型巫师审判中，受指控的人在严刑拷打下会招供出其他参加夜半集会的巫师的名字，而那些人接下来又会吐露更多牵涉其中的人。认为巫师们汇聚在神秘集会上的观念产生于欧洲大陆，但在英国传播得十分缓慢。1612年以前在任何英国的巫术审判中都未曾提到过夜半集会，因此也就罕有牵连他人的情况。没有夜半集会这种观念也就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巫师审判，因为受到指控的巫师始终只是独自一人涉嫌使用黑魔法。另外，刑具在英国也极少使用，除非是在审讯叛国罪时，因此忏悔和定罪都不像在欧洲大陆那些大规模审判中那样是靠严刑拷打从人们口中逼出来的。

尽管在英国有过许多巫师审判，但只在1645至1647年间在艾塞克斯发生过一次大型的搜巫运动。这两年中在艾塞克斯及其周围诸郡，大约有200人因受控使用巫术及与魔鬼签订协定而被处死。这次事件与英国通常发生的那些小打小闹的巫师审判完全不同。从1558到1736年间，伦敦周围的各郡中总共也只有200人受到巫术法令的定罪，而且他们还并不全是被判死刑。出现在法庭记录中的许多巫术审判其实是人们在被指控成巫师后反过来指控他人诽谤。

艾塞克斯的搜巫运动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到了1620年才停止。不过25年之后，恐慌情

● 尽管身受各种酷刑，很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仍然拒不招供。搜巫者只是将此种不屈当成证据，说明他们一定是得到了魔鬼的保护才能经受得住严刑拷打。





绪又在1645到1647年间爆发了出来。英国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恐慌。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1612年有21人受到巫师审判,1633年有20人。数目最多的巫术审判发生在16世纪80至90年代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统治时期。这两个十年中充满了焦虑不安,全国从上到下都对经济低迷以及可能发生的政治剧变忧心忡忡。已知的巫术处决案例有一半以上都是在这20年间发生的。然而即使是在巫师恐慌的最高峰时,也只有百分之四十受到巫术指控的人最终被定罪。有时候法官们对于审判结果并不满意。1612年在兰开夏的一场巫术审判中,法官布罗姆利(Bromley)就曾告诉那些无罪释放者,他相信他们和那些被绳之以法的人一样有罪。

不同于欧洲大陆上司空见惯的那些大规模指控,巫术在英国通常被视为仅仅是意欲为害而使用魔法罢了。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它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过一种邪恶的教派。然而,大批地方官员和律师对于欧洲大陆上所盛行的巫师教派的观念却是耳熟能详的,正是这些人传播了对巫术的恐慌。法院院长安德森(Anderson)在1602年警告说,巫师们"充斥在各处",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他们"很快就会在整个国土上泛滥成灾"。主教豪尔(Hall)在1650年写道,巫师在过去曾经很少见,但"如今一个郡里就能找到好几百个"。

法律行业与巫术

有些德高望重的执法人士迫害巫师的狂热程度简直有悖常理。1616年两个莱斯特市(Leicester)的法官坚决地开展巫术定罪,他们的证据根本经不住推敲,连向来热心搜巫的詹姆士国王都谴责了他们。其他一些官员则在这股歇斯底里情绪最高涨的时候也对巫术指控表示了怀疑。1633年一个观察者这样评价道,如果不是因为法官们谨慎而慈悲的执法态度,会有更多的无辜老妇被处死。

随着17世纪的继续推进,法官们开始越来越不相信巫术审判的合理性了。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霍尔特爵士(Sir John Holt)一连主持了11场审判,受审的每一个"巫师"最后都无罪释放。据说他给陪审团的那些问题及引导都显示出他"压根儿就不相信巫术的存在"。

● 基督教殉道者所受的诸般折磨在艺术和文学表现中由来已久,但那些真正虔心向教却被基督教权威当成巫师拷打处死的基督徒极少真的被追认为殉道者。

恶眼与魔鬼的力量

在德国的巫师审判中，权威人士最关注的是某人是否曾参加过邪恶的夜半集会。而另一方面，农民和城镇贫民却并不认为夜半集会是巫师们法力的来源。他们相信魔法力量是与生俱来的，某人可能天生就是个巫师，而非后来才受到传授而加入某个秘密的恶魔教派。

从这种观念中派生出了人们对“恶意眼神”的恐惧。依靠恶意眼神，一个巫婆只凭意愿就可以召来一群恶灵，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注视着她的受害者。就好像巫婆们都携带着疾病，一个人只要和她们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就会大病一场似的。如果巫婆愿意，还可以对着一个人“吹气”来引起疾病。这种恶意的“注视”和“吹气”都可以通过轻轻一碰来完成，在有些案例中人们声称自己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巫婆的手便中了一个邪恶的咒语。

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士对于夜半集会的观念最终开始渗透进普通人对于巫术的看法中。人们一直认为巫婆所下的邪恶咒语需要依靠特殊的药粉和毒药，是由蟾蜍的毒液、死于胎中的婴儿和从教堂偷来的受过祝福的圣饼制成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听信关于夜半集会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们开始将这些药粉描述成来自魔鬼的礼物，是在巫婆们的舞蹈狂欢——夜半集会——上得来的。于是这些药粉成了另一种治病的方式，许多人将其视为一种亦正亦邪的力量，可以害人也可以有助于人。

据说这些药粉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例如红的、黑的或白的。一个叫克劳达特·帕芒蒂埃(Claudatte Parmentier)的法国巫婆就曾在供词中说黑色粉末是用来杀人的，红色是用来杀动物的，而白色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然而，她似乎在反复的审问中搞昏了头，因为后来她又说曾经用红色的粉末治好了一个人。她十有八九是在审讯的压力下被迫发明出了有关这些“魔鬼的药粉”的细节，而后来自己也弄糊涂了，忘记了自己的分类系统。



● 大部分普通人将巫师视为独来独往的男女而不是什么恶魔密谋组织的一员。巫师们的力量被认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就算它同时也是邪恶的）天赋。

一个时代的结束

英国最后一个因为巫术被绞死的人名叫爱丽丝 · 莫兰德(Alice Molland)，事情发生在1685 年的埃克塞特(Exeter)。1736 年议会废止了此前的巫术立法，这使得巫术指控成了非法行为，任何宣称能使用魔法的人都要受到入狱一年的惩罚。

巫术的地位已经下降成了琐碎和粗俗的欺骗行为而不再是对社会的威胁。但是，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已不再相信巫术，普通村民却仍然对它心怀恐惧。由于再也无法将巫师送上法庭，人们便开展了私下的打击巫师的暴力行为。村民们都成了义务警员，他们在 1665 到 1735 年间 11 起案件中强制性地“浸浮”巫师以证明他们有罪，导致了受指控者的死亡。

美国巫婆：萨勒姆 (Salem) 的审判

那些在 16、17 世纪导致了欧洲巫术审判大潮的观念随着欧洲人开始在美国定居也就自然而

● 巫婆们的妖异本性从其交鬼动物的身上就能体现出来。猪本来是无法骑乘的动物，但是这只诡异的猪却能驮着三个巫婆前往夜半集会。



然地漂洋过海随之而至。就像在英格兰一样，小镇上的邻里之间频繁地指责对方使用巫术。当权人士并不经常相信这类指控，大部分受了指控的人最终都被无罪释放。然而，还是不时有人被证实使用了巫术并因此而被绞死。美洲殖民地内只发生过一场蔚为壮观的巫术审判，那就是1692 年那场著名的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萨勒姆事件。在这场事件中因为巫术而被处死的人比之前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历史上所有受害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认为巫师们在夜半集会上共商阴谋的观念在萨勒姆事件之前还从未在新英格兰的巫术审判中出现过。正如在大多数类似的欧洲案例中那样，这种观念使得在常规的巫术审判后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迫害。萨勒姆的搜巫运动最终导致 156 人因使用巫术而入狱，19 人被绞死，1 人死于严刑拷打，另有 4 名受害者死在了监狱中。

萨勒姆的巫术审判自从发生以来就不断激发起美国人的丰富想像。每一代人都对这场悲剧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很多传说故事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对于这些事件的传统记载的一部分。



● 浸水椅(ducking stool) 是一种审问巫婆的刑具，有嫌疑的巫婆被绑在上面浸入水中淹个半死，直到她承认使用了巫术为止。

萨勒姆事件起初是从两个女孩儿身上开始的。贝蒂·帕里斯 (Betty Paris) 和阿比盖尔·威廉姆斯 (Abigail Williams) 首先开始生病并将自己的病症归咎于巫术。这两个女孩

会莫名其妙地发生痉挛并陷入歇斯底里的阵阵尖叫，她们叫起来的样子疯狂可怕，甚至不像人类所为。

第一个传说故事便自此开始。在19世纪以来的许多记述中，这两个女孩是听了贝蒂父亲的一个奴隶提图巴(Tituba)所讲的那些故事而沉迷于巫婆、魔鬼和巫毒咒语的。这个女奴一般据说是来自巴巴多斯岛(Barbados)。提图巴与萨拉·奥斯柏恩(Sarah Osborne)和萨拉·古德(Sarah Good)是最早受到巫术指控的三名妇女。人们通常认为是这些关于黑魔法的故事激发了那两个女孩假装出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但是当初的那些记述甚至根本没有暗示性地提到提图巴曾给这两个女孩讲过任何恐怖故事。在受审时她承认使用了巫术并运用自己文化中的那些民间传说来细述她自己和其他人的魔法行为，但她并不是受指控者之中惟一这样做的人。在萨勒姆事件的传统描述中这个女人充当了一剂愚昧的催化剂，而引发了后来的事件，但很明显她本人是无辜的。



贝蒂·帕里斯和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刚刚生病的时候，当地医生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查明病因进行治疗。在他试尽了所有手段都不能奏效之后，贝蒂的父亲，当地的教堂执事，开始求助于祈祷并向其他本地神职人员寻求建议。最终大家断定这两个姑娘一定是被某种魔法咒语缠身，并不断追问她们谁在折磨她们。在她们的事情发生后不久，另外两个女孩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12岁的安娜·普特曼(Ann Putman)和大约17岁的伊丽莎白·哈伯德(Elizabeth Hubbard)。

● 马修·霍普金斯(Matthew Hopkins)是英格兰艾塞克斯的“搜巫队长”，传说他自己后来也被当成了一个巫师而处决。而根据记载，他实际上是由于肺结核死于1647年。

搜巫队长自食其果？

艾塞克斯在1645—1647年间经历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搜巫运动，统领者就是那位自封的“搜巫队长”——马修·霍普金斯。

在1645年7月发生在英格兰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审判中，共有36名妇女受到巫术指控，其中19人被处死，9人在监狱中感染了疾病死亡，有6人直到1648年仍然关在狱中，只有一个逃过了惩罚。到1647年这场大搜巫结束时，已经有200人被处死了。

此时的英格兰正处于国王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内战状态中，在很多地方正常的政府办公都瘫痪了。正是这些情况才使像霍普金斯这样的狂热分子及其支持者们有可能对整个地区施行恐怖统治。

在这场搜巫运动刚开始时，霍普金斯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支持者，他们自愿上前揭发自己的邻居就是巫师。在1645年7月切姆斯福德的那场审判中，来自当地社会各阶层的证明人员达到了92名之多。霍普金斯坚定地相信崇拜魔鬼的巫师们的存在，他策划了这些人的证词，好令这些受指控者看上去不仅仅是巫师，而且还是一个邪恶阴谋的共犯。他宣称找到了这些人与魔鬼签订的协定。这类协定在欧洲的巫师审判中是频繁出现的，然而在霍普金斯之前英格兰还几乎无人知晓这一概念。

1645年以前在艾塞克斯，巫师们之所以受到审判并非单纯因为他们身为巫师，而是因为他们通过魔法伤害了别人。霍普金斯的那些审判则不一样。很多“巫师”受到指控仅仅是因为他们被人看见正在逗弄某些诡异的妖精，例如长了牛头的灰狗或者一条没有腿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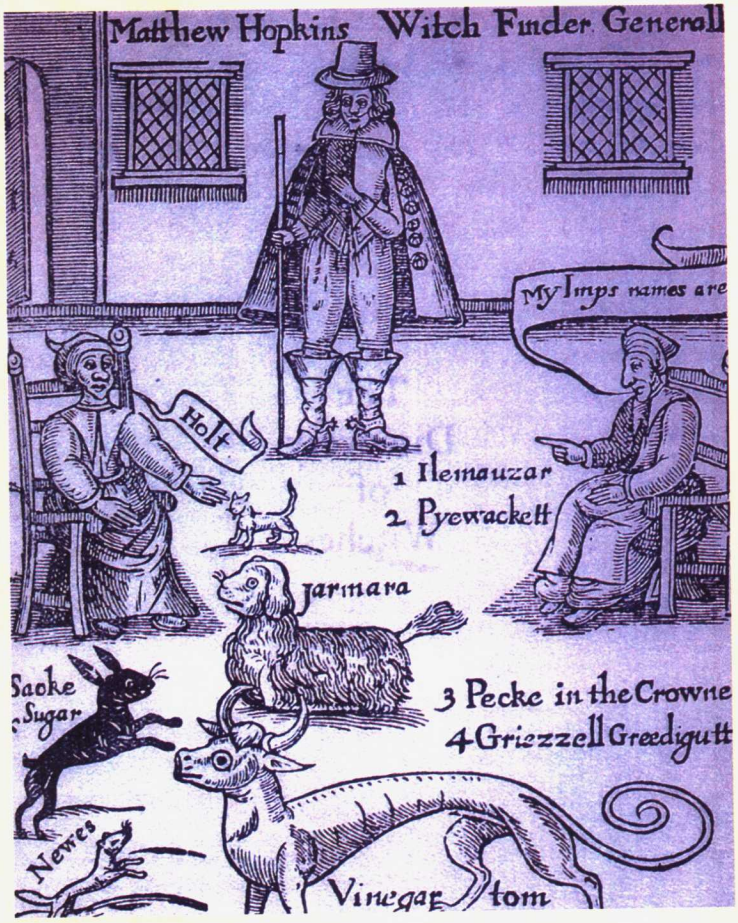
霍普金斯还要为另一项指控负上责任，即那些巫婆仪式性地嫁给了魔鬼并和他发生了性关系。巫婆们自己也对此提供了许多细节，互相指责别人在每周一次的星期五聚会上进行了各种荒唐的魔法行为。

这些完全不足以取信的指控和供词都是通过严刑拷打取得的，而酷刑在之前的审判中也是不曾使用过的。霍普金斯命令这些巫婆在许多个晚上站成一排不准睡觉，并强迫她们不断地来回走动，直到脚上布满了血泡为止。

随着这些审判和搜巫行为日趋残暴，支持霍普金斯的人数减少了，而反对其恐怖统治的呼声则愈来愈坚定。亨廷登郡(Huntingdonshire)的一位教区牧师写了一本小册子谴责艾塞克斯的搜巫运动，宣告说：“任何老妇只要符合以下中的一项：脸上布满皱纹，额上有毛，嘴唇毛茸茸的，口里有假牙，眼睛斜视，声音嘶哑或者说话刻薄……再不就是身边养着一只狗或猫，就不但会受

到怀疑而且最终会被宣判成是个巫婆。”

在霍普金斯的所作所为过去很久以后，出现了一个传说：这些搜巫运动之所以停止，是因为这位搜巫大行家本人也被一群暴民抓住并当作巫师来进行“浸浮”检验——霍普金斯本人就曾使用这种办法杀人无数。



根据这个传说，霍普金斯沉了底，证明了自己是个巫师，但他并没有淹死，而是被那群暴民捞起来吊死了。这样一种死法相对于被霍普金斯搜巫行动所害的那数百个无辜的牺牲者来说也许是罪有应得了。然而，所有可靠的证据都表明，霍普金斯实际上是于 1647 年死于肺结核。

● 在霍普金斯主持的那些巫师审判中，妇女被逼供认自己豢养了某些恶魔交鬼。这些交鬼的名字，例如韦尼格·汤姆（Vinegar Tom）和格瑞泽尔·格雷蒂古特（Griezzell Greedigut），都是当地传统民间故事中喜爱恶作剧的小精灵的名字。

这些女孩声称巫婆们曾以魂灵的方式拜访她们，在她们身上扎针，并诅咒她们得上一场浑身抽搐的病。审判所依赖的全部证据就是这些“隐像证据”(spectral evidence)——只有这些女孩自己才能看到的影像，所以没有人能证明或证伪她们的这些话。

在萨勒姆事件发生前不久曾有一件著名的案子，一个波士顿妇女因为用巫术残害四个孩子而被绞死，那些孩子“发不出声音来，双唇紧闭，喉咙处好像塞住了什么东西似的，四肢惨遭摧残折磨，连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受到震撼”。几名萨勒姆女孩的症状与波士顿的那些孩子完全一样。当时二者之间的联系被人们当成了证据：这证明巫术是确有其事的，要不然为什么两个不同地方的孩子会表现出一模一样的症状来？那桩波士顿案件在萨勒姆无人不晓，很可能影响了人们对后来事件的观点和反应。即使巫术审判在欧洲已经趋向尾声，但从欧洲法庭上传来的那些故事在新英格兰还是广为人知的，有很多人极易相信存在着邪恶巫术的观念。

最初受到指控的三名萨勒姆妇女都是萨勒姆社区内受到鄙视的边缘人员。萨拉·古德是当地的一个乞丐，总是诅咒那些撞到她身上的人。她简直是代表巫婆的理想人选，频繁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巫术审判中的正是这类孤身一人的老妇。

作为一个奴隶兼白人社区传统种族歧视的对象，提图巴也是一个圈外人。有人说她是黑人，有人又说她有一半本土美洲人血统，而实际上她的祖上似乎是纯粹的本土美洲人。第三个牺牲品萨拉·奥斯柏恩比另外那两个妇女要富有多了，



● 当这些被认为巫术缠身的萨勒姆女子开始指控越来越多在国内深受敬重且位高权重的人士时，萨勒姆的审判开始陷入一片混乱。

但她在嫁给一个男人前就和他一起同居了一年，因而在自己的清教徒社区中备受指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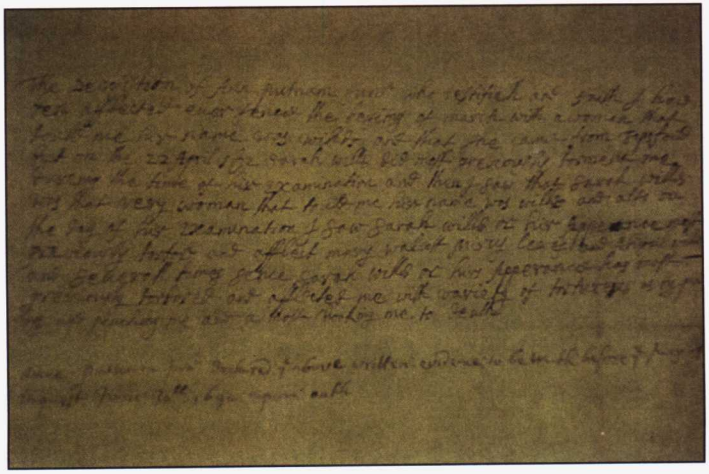
三名妇女中第一个受到审讯的是萨拉 · 古德，时间是在1692年的3月1日，她试图为自己转移罪责，检举说是萨拉 · 奥斯柏恩在用魔法折磨那些孩子。而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为她的命运盖棺定论。她是最初受到指控的三名妇女中惟一一个因为巫术被绞死的。萨拉 · 奥斯柏恩死在狱中。提图巴供认使用了巫术并指控了另外两名妇女，声称村里还有其他许多献身于魔鬼的人。她也是三人中惟一幸存下来的一个，在这场恐慌结束后被释放出狱。

在萨拉 · 古德和提图巴转而指控了其他人以后，局势开始升温。这些“巫术缠身”的女孩简直被奉为了传达神谕的使者，由她们来挖出深藏在社区中的秘密罪恶。她们继续着自己那些十有八九是装出来的抽搐和歇斯底里的尖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受到她们的指控，其中有很多都是深受敬重而信仰虔诚的人士。她们甚至还指控像多卡丝 · 古德(Dorcas Good)这样的孩子，她是最初三名受控妇女之一的女儿，只有五岁大。

到了1692年春天时，这股歇斯底里情绪已经从萨勒姆蔓延到了安多福(Andover)。在一场新的听证会上，萨勒姆的地方官员被殖民地官员所取代，举行这场听证会是为了试图阻止这股指控和招供的洪流。然而，这些新任的法官也同样轻而易举地相信了这些受害女孩病痛的真实性以及巫术在其中的作用。那些被指控者最常用的办法是招供以逃过绞刑。那些拒绝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都被处死了。

控诉活动在这些人手下变得愈加疯狂离奇，有一次甚至连菲普斯夫人，威廉 · 菲普斯(William Phips)总督的妻子，都被指控成了女巫。最终这些萨勒姆女孩将指控对准了塞缪尔 · 维拉德(Samuel Willard)，哈佛大学的校长及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

至此，地方官员对这些指控



● 安娜 · 普特曼(Ann Putnam)宣誓证词的手抄本。这些审判对于美国法律有着持久的影响力。“隐象证据”从定义上来说只有提供的那个人自己才能看见，不再被当成可以接受的证词。

的轻信戛然而止，他们告诉几个女孩她们一定是弄错了。从这时开始，掌权人士开始怀疑整场事件中是否存在着任何真实成分。指控者于是又争论说，魔鬼也可能化身成无辜的人出现在这些女孩面前。这种认为魔鬼牵涉其中的观念也就意味着几个女孩可以被免除所有的罪责，因为她们只是指控出了错而已。

最后总督本人插手了，召集了一场新的听证会，几个萨勒姆女孩所看到的影像不被接受为证据。听证会对 52 个人进行了重新审判，只有三个被定罪为使用了巫术。即使这三个人也得到了总督的缓刑，他还释放了所有仍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并对所有受到指控的人进行了大赦。萨勒姆搜巫运动算是结束了，然而关于最初的那些指控是否只是骗局人们却依然争论不休。很久之后才出现这样一种共识：萨勒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任何巫师，折磨那些女孩的也并不是魔鬼。到底她们压根儿是在假装生病还是真的生了某种心理或生理上的疾病也许永远无法水落石出了，各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无法达成统一。



● 一尊栩栩如生的萨勒姆建立者罗杰 · 科南特 (Roger Conant) 的塑像就站立在萨勒姆巫师博物馆之外，馆中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展品展示了此地的搜巫历史。

巫师审判的终结

统治阶层中最有可能进行巫师起诉并开展大规模审判的成员是那些低层和中层神职人员、本地官员和法官。更高层的掌权人士极有可能会对搜巫运动心存怀疑，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惧怕一股大规模巫师恐慌情绪所可能引发的混乱。

很多搜巫者后来对将酷刑作为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所醒悟。本尼迪克特 · 卡普佐夫 (Benedict Carpzov) 在人们的记忆中曾是一个毫不留情的搜巫者，实际上他后来为了将刑具从审讯手段中清除出去而作了不懈奋争。



● 此图描绘的是帕里斯家的奴隶提图巴正在用恐怖故事来吓唬女孩子们，这已经成了萨勒姆传说故事的一部分。而整个叙述中的这个经典部分其实并没有事实基础。

耶稣会教士弗雷德里克 · 冯 · 斯匹 (Friedrich von Spee) 身为巫师们在行刑前的忏悔牧师，成为了 17 世纪反对巫师审判和使用刑具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宣称与自己对过话的那些巫师中没有一个犯下了他们所承认的那些罪恶。他的警示以及他对使用刑具的批判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他和其他人的反对，搜巫运动终于止息了。

虽然这些搜巫运动一直是欧洲历史中最耸人听闻的事件的一部分，所有的苦难毕竟还是换来了一样好处：刑具从此不再是司法程序中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



第五章　巫师们自己口中的巫师



纵观巫师迫害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你也许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巫术是心存恐惧的人所空想出来的一种幻觉，加上狂热盲信的人一通大肆搜寻，导致了悲剧的后果。然而除了一些普通村民相信自己可以施行有用的魔法之外，还有一小部分人真的认定自己是巫师，甚至不需施加太大压力他们便会承认使用了巫术。还有一些人在受到拘捕和审判的过程中开始逐渐相信自己千真万确就是巫师。那些承认是巫师的人为他们的假供词注入了许多自己地区的民俗故事以及自己想像的元素。这些故事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透过这些狂乱的想像之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重压之下，以及让巫术显得像是种真实威胁的社会环境。

对于魔鬼夜半集会的幻想

那些相信存在着巫师夜半集会的人所想像出来的聚会上充斥着各种狂欢淫乱，其下流堕落程度极尽想像之能事。巫师们都被看成是不知节制的纵欲之徒，甚至会和经常化身为动物的魔鬼们交配。人们认为，在一个穷人很少能吃饱肚子的年代里，丰美的盛宴对男女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足以诱惑他们向魔鬼宣誓效忠。

然而，当“巫师们”被询问到参加夜半集会的情况时，一幅十分不同的画面便出现了。受嫌疑的巫师们一个个将想像出来的关于夜半集会的细节接续下去，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这些细节并不完全是审讯者所期待听到的。1596年，一个来自洛林地区的法国妇女巴比·玛尔巴比(Barbe Mallebarbe)，在被问到魔鬼对她是否和善时讥讽地答道：“哈，那叫一个温柔啊，真该看看当他要求我们去作恶而我们不想遵从他的意愿时，他是怎样从头到脚痛打我们的。”因为巫术而受

● 女性巫师所施行的魔法总是和妇女劳作的工具紧紧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工具到了她们手上却绝不是用来完成家务活儿的，其用途正好相反。画中的这个老巫婆正在使用她的纺纱杆——通常是用来纺羊毛或亚麻的——来召唤一场雷暴。

到拘捕的经历并未鼓励这些嫌疑人去想像那子虚乌有的夜半集会上种种受到禁止的欢乐。他们想像出来的都是痛苦和虐待，这些正是他们在现实中经历的遭遇。

想像出来的罪恶

巴比 · 玛尔巴比的故事格外精准地描述了受到巫术指控是怎样一种情形。她在受到拘捕时已经有 60 岁了。她的丈夫让 (Jean) 比她岁数还大而且是个瘸子，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能活到长大成人的年纪。这两口子一生都是靠做苦工过活的，因此随着他们年岁日长，生计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为了勉强糊口，他们不得不卖掉了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现在只剩下一间破屋和一个小园子。他们开始要依赖邻居的施舍度日，而人们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也开始滋长。巴比在受到巫术指控后逃离了本镇，几个月后才返回家中，本指望人们的敌视情绪那时应当已经平复了。不幸的是，她想错了，刚刚回到本地便因为巫术嫌疑而受到了拘捕。

● 在这幅 1808 年的法国插图中，魔鬼主持着这场夜半集会。巫师们大吃小孩，为魔鬼表演舞蹈，在一口大锅里烹煮小孩的四肢来施行他们的魔法。



巴比在被捕的时候就断了所有求生的念头，她惟一关心的只是如何逃过严刑拷打。在狱中她甚至曾试图上吊而没有成功。在第一份供词中，她招认自己是受到了“波西主人”(Master Percy)——这是法国那个地区对魔鬼的称呼——的引诱，他还许给她“大把的钱财”。魔鬼还给了她两袋魔法药粉让她去伤害他人，但她声明自己把这些药粉全都倒进了溪水中去，从没有使用它们来伤害过任何人。在这一点上，虽然她对受刑仍然怕得要命，却绝不愿承认曾经用巫术害过什么人。

● 一幅19世纪的木版画中所描绘的拷问台。大多数用来审讯巫师嫌疑人的刑具远没有这么复杂，但是造成的痛楚一点儿也不会少。



法官们并不相信巴比的辩解，因为许多村民都声称受到了她的巫术侵害。于是巴比最终还是要面对刑讯，有一次甚至还被送上了拷问台。她的供词变得更天马行空了，她说自己成为巫婆已经有 20 年了，在这 20 年间她一直在用巫术杀死牛群和人类。

在她的供词中，巴比还创造出一种对过去那些虐待过她的人的想像性的报复。一个叫克劳登 · 巴索 (Claudon Basle) 的妇女在若干年以前曾骂她是“一个老偏执和巫婆”。巴比想起了这件事并声称克劳登在与她发生争吵 18 个月后的死亡就是因为她用了巫术。她说自己在争吵后将那臭名昭著的魔鬼药粉从克劳登的后颈处撒了下去，使她最终死于一场慢慢发作、使人日益衰弱的疾病。

巴比与波西主人

巴比受到法官们的追问，要她供出更多的受害者来，于是她试着用另外一个故事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讲她有一次是如何抗拒魔鬼指令的。她在路上偶遇村中的一位官老爷并向他乞讨施舍。他拒绝了，还骂她是个老巫婆，因此魔鬼便在她耳边悄语让她去害死他。巴比记起他一直都对自己和善而慷慨，于是拒绝执行魔鬼的指示。魔鬼想靠鞭打来强迫她服从，然而无论他如何折磨她，她还是抗拒了他的旨意。

法官们一直不断地要求巴比招出更多的供词来，在他们的刑具在巴比身上牛刀小试了一下之后，她连连招供。她的想像力变得更丰富了，发明了许多种魔鬼和她交流的方式。比如，有一次她说自己听到一群乌鸦在叫她的名字，告诉她去杀掉那些拒绝给她施舍的人。她还宣称魔鬼曾经将她变成了一只猫，好去掐死一个妇女，因为那名妇女的丈夫曾指责她用巫术引起了一场大雾。当她不够力气——这是可想而知的——以一只猫的形态去掐死那个妇女时，巴比就变成猫对她说话来吓唬她，然后再用猫爪去攻击她。

一旦法官们满意地认为巴比已经招供了自己的所有罪恶行径，他们便要她接着供出本地区的其他巫师。他们开始专注于夜半集会，追问她曾在集会上见过的其他人的名字。巴比仍试图

表明自己只是个不太邪恶的巫婆，并声称自己一直在夜半集会上反对其他巫师的作恶计划。不久之前附近一个村中刚刚有一个男人被作为巫师处死了，因此她欣然将他指认成了自己在夜半集会上见到的巫师之一。在她的描绘中，他的地位类似于巫师的头目，由他主谋策划如何去损毁庄稼。巴比宣称自己是反对这一邪恶行为的，因为它会给穷人带来困苦和饥荒。由于这份好心，她被魔鬼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法官们对于一个已经被抓住并处死了的巫师并不感兴趣，因此又逼迫巴比提供参加夜半集会的其他巫师的名字。最终她说出了两个曾和她一起乞讨的老妇的名字，克劳登·拉·罗曼(Claudon la Romaine)和切丝侬·拉·特里法特(Chesnon la Triffatte)。1596年8月6日，巴比·玛尔巴比被勒死，尸体被绑在

● 这张20世纪早期的插图便是对1580年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所进行的浪漫化描绘，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童话故事中的巫婆形象都来源于这类插图。



火刑柱上焚烧，异端和巫师通常都是这样被处决的。另外那两名妇女也在一个月后被处决。

这个故事描述了许多受到巫术指控者的悲惨经历。三个穷苦的妇女被处决是因为村民们开始对她们不断的乞讨施舍心生厌憎，然而她们只有靠乞讨才能活得下去。这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因由所导致的一种极端的、耸人听闻的后果。如果法官们不是这么执信于存在着巫术和夜半集会的话，这样的事本也不会发生。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原因也在起着作用。

是巫师还是坏邻居？

16 世纪的村庄生活要求村民们彼此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这在今天即使对那些生活在小村镇上的人来说也会被认为是非同寻常的。那种几乎能引起幽闭恐惧症的、封闭密集而彼此过于贴近的社区生活方式在人们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隐藏起过于激烈的情感。很少会有——如果真有的话——发泄这些压抑情感的出口，那时人们生活中的隐私和独处的机会要比今天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我们少得多了。16、17 世纪时村庄社区中的巫师形象就是一个坏邻居：某个总是举止粗鲁、动不动就爱吵架、看别人都不顺眼而又卑鄙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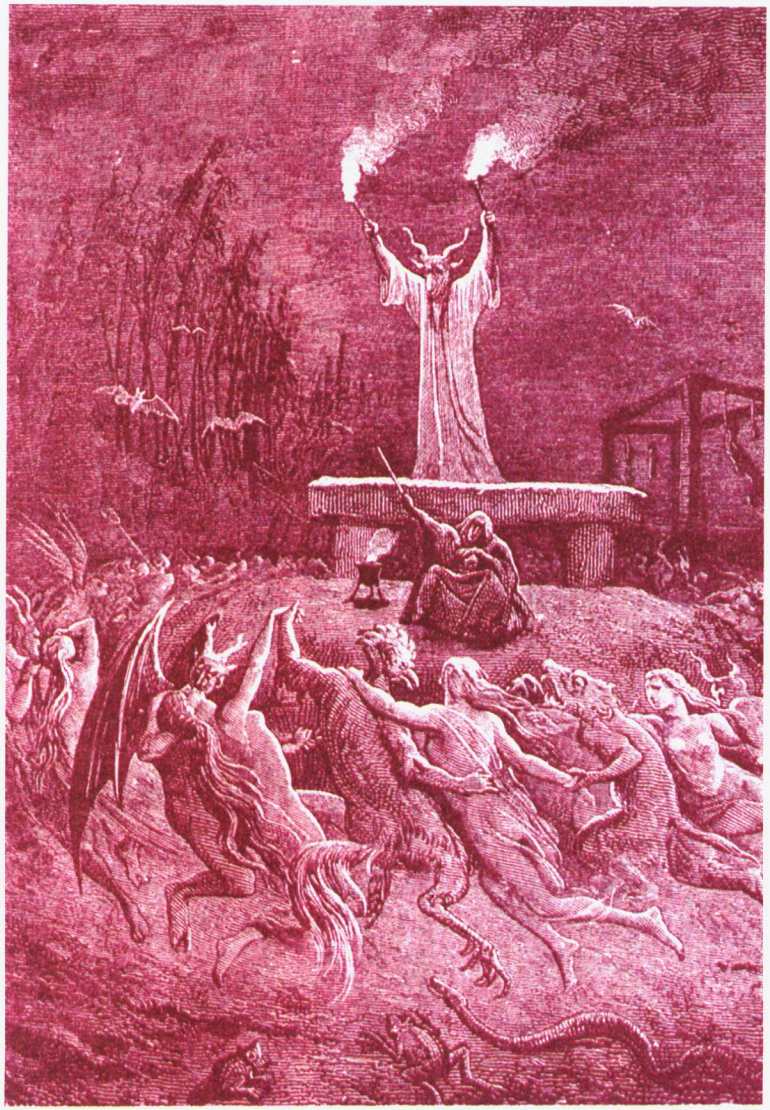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氛围中，深藏于心中的愤怒和不满就有可能聚积到某种危险的程度。用现代精神病医师的专业术语来说，这通常被称为“投射”(projection)，即下意识地将自己深层的恐惧和欲望归因到其他人身上，并期待从他们那里看到自己最厌恶或最向往的东西。这种精神状态很容易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在巴比的邻居们身上它显然就已经达到了。村民们的恐惧和攻击心理被投射到了一个贫妇身上，因为她不断的乞求令人恼火，并且无疑也使许多人心存愧疚。她的邻居们很容易便会相信真正粗暴而具有攻击性的人是她——当然是以某种秘密的方式。而在一个相信巫术存在的社区中，这就意味着她一定是个巫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巴比从邻居们那里体会到的敌意也足以令她相信，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那么自己一定真的是个巫婆了。

受了魔鬼的诱惑

法官和审讯者们对巫师的追问绝不留情，试图弄清楚他们在夜半集会上所享受到的那些邪

● 在这幅德国版画中，1555 年在哈尔茨 (Harz) 山区中，三个巫婆正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一般情况下，那些要以这种方式处死的人都会先被勒死然后才点火。

恶的愉悦到底是什么。“巫师们”自己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些拷问者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供词，但是他们所招出的关于自己在夜半集会上的经历详情却完全不符合那些期待。受到巫术指控的男女根本无法想像魔鬼会信守他在诱惑他们时所许下的那些承诺。魔鬼提供的食物吃起来总是灰土或者粪便的味儿；其庆典上的那些音乐吵吵闹闹、毫不和谐，听起来真是遭罪。妇女们还经常说自己受到了魔鬼的疯狂奸污。



一名妇女将她受诱惑成为巫婆的经历描述成完全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凯瑟琳·拉·洪德拉特(Catherine la Rondelatte)是个年轻而没有孩子的寡妇，在1608年受到了审讯。她说自己有一天看望姐姐后徒步回家，心中充满了孤独和失落。虽然她希望能够再婚，但她的亲戚全都表示反对，而没有他们的支持她就没法再嫁。正在她行走之时，魔鬼突然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了并对她说：“可怜的女人，

● 这位19世纪的艺术家把巫师们在夜半集会上的舞蹈描绘成了某种喧嚣的异教仪式，由一个长角的魔鬼主持，他脚下是穿着袍子的巫师祭司。

你真是心事重重。”这个男人明显的邪恶形象让凯瑟琳立即知道他就是魔鬼，赶忙划起了十字，召唤圣尼古拉斯来保护她。这没有产生任何作用，魔鬼将她推倒在地奸污了她，“与此同时粗暴地掐了她的额头”。正是这一掐使她带上了巫婆的印记，注定了她作为地狱仆人的命运。根据凯瑟琳所述，撒旦接下来说道：“你是我的了。不必懊恼，我会让你成为一个贵妇并送给你大笔财富。”然后她便不得不背弃了上帝和她的受洗。

巫婆们的舞蹈

尽管通常都认为巫婆们去参加夜半集会是为了纵情狂舞、吃人以及滥交，然而很少有人真的按照这个思路去描绘那些邪魔欢宴。夜半集会有时会被形容成一场对村庄节庆的戏谑模仿，把民间舞蹈的顺序全部颠倒了过来。聚会的目的与保佑庄稼丰收及祝祷土地多产截然相反，巫婆们制造出冰雹和毛虫来毁坏本村的庄稼，还在集会上大吃各种肮脏的东西，例如腐烂了的或病畜身上的肉，掺了灰的面包，或者吃起来



● 这幅来自 1687 年的描绘夜半集会的作品表现了很多夜半集会的主题。巫婆们亲吻着一只山羊状的魔鬼，还有一个巫婆则在她的大锅里准备着一条邪恶咒语。

和闻起来都像粪便的食品。

一个叫克劳登 · 布雷吉特(Claudon Bregeat)的法国妇女曾对自己在夜半集会上的经历进行过一番极为阴郁的描述。几个蹩脚乐师“在木桩上吹着笛子，简直就像是在吹口哨，没有人开口说话”。每个人都十分小心翼翼地避免被其他巫师认出来，所以大家都戴着面具或是把头巾拉下来遮住脸。由于巫师们都有可能会受到逼迫说出其他参加夜半集会者的姓名，采取这项预防措施倒是谨慎的。而从现实角度出发，这也就意味着克劳登不必非得指控其他什么人是巫师了。

受到巫术指控的通常都是些没什么社会地位的穷人。下面这一点也许会让人有些意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就在那些想像中的夜半集会上扮演着什么重要的角色，拥有着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具有的力量和权威。情况往往正好相反。这些“巫师”把夜半集会上的自己完全想像成了与日常生活中毫无二致的无权无势的状况。一个叫狄狄尔 · 西蒙奈尔(Didielle Simmonel)的女子抱怨说，魔鬼总是挑选男性巫师担任夜半集会上的“统领”和“主持”。当那些男巫飞出去令人兴奋地召来大冰雹毁坏庄稼时，“她和其他女巫只能留在原地烹饪食物，等待男巫们回来好共享盛宴”。有些男性巫师也表达出了类似的低人一等的感觉。尼古拉斯 · 兰波(Nicolas Raimbault)是个穷苦的牧人，他抱怨说领头的巫师“在他看来都像些绅士——比小人物更受到重视和宠爱”。也是由这些绅士巫师作出所有决定，选择毁掉穷人的庄稼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程度的困苦，而有钱人家连用来喂马的燕麦都好端端的不受一点损失。

巫师与他们的交鬼

夜半集会绝少出现在英国巫师的供词里，他们也极少会与化身为人形的魔鬼签订什么正式的协定。相反地，英国的巫师们豢养交鬼，它们担当了魔鬼的角色。魔鬼都以动物的形象现身，通常是一只猫或狗，但有时也会是蟾蜍、黄蜂或蝴蝶。巫师与其交鬼之间的关系十分私密，交鬼通常就以巫师的血为食。

1566年伊丽莎白·弗朗西丝(Elizabeth Francis)承认自己的祖母通过一只名叫撒旦的周身斑点的白猫将巫术传给了她，她还喂它吃过牛奶和面包。这只猫“用一种奇特而空旷的声音”对她说话。她希望这只交鬼让她变得富有起来，在喝了一些她的血液后，猫为她的牧场带来了18只绵羊。然而，这些绵羊似乎只是某种幻象，因为一段时间以后它们全都“逐渐消失了，她也说不上来到底是怎样消失的”。

伊丽莎白在想要嫁给一个有钱人时再次求助于她的交鬼。这只恶魔猫建议说她应当在婚前就允许那个人和她睡在一起。然而，可想而知，他在“侵犯”了她之后并没娶她，因此伊丽莎白又一次寻求交鬼的帮助。在伊丽莎白的想像中，是魔鬼首先毁尽了那个人的财富，而后又在她的要求下只轻轻一碰便杀死了他。可是魔鬼的承诺似乎从来没有取得过令这些“巫师”满意的效果：以伊丽莎白为例，她就从未富有起来，获得的只是一种想像中的、对那个亏待了她的男人的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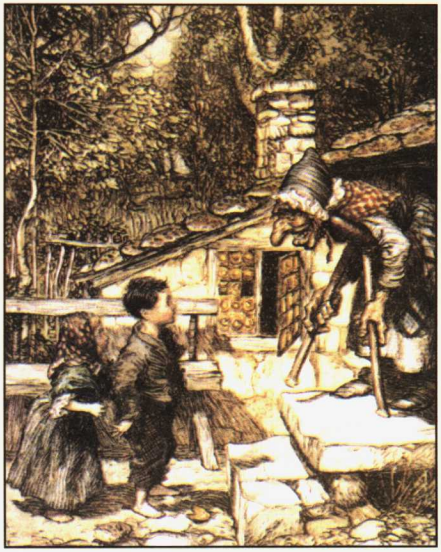
正如欧洲大陆上那些被指控参加了夜半集会的人都转向民间故事来提供自己“巫术”的细节一样，英国巫师们也从关于鬼怪和精灵的那些村庄故事中汲取素材来描绘自己所豢养的交鬼们的行为举止。更有甚者，某些巫师为其交鬼取的名字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孤独的人为自己的宠物所取的名字。玛丽·郝克特(Mary Hockett)是马修·霍普金斯从1645到1647年间在艾塞克斯发动的那些搜巫运动的牺牲者之一，她受到的指控是养了三只化身为老鼠形状的魔鬼，分别将它们称作“小不点儿”、“小可爱”和“小东西”。另一名妇女将她的老鼠交鬼称为“竖耳朵”。

巫婆的大锅：关于吃人的传说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吃人的恐惧都是由来已久的。人类已经习惯了由自己来食用几乎任何他们想吃的其他生物，而人类自身可能成为被食用的对象这种想法则被视为对自然世界正常秩序的一种梦魇般的颠覆。欧洲民间故事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妖怪，其主要的乐趣便来自于大吃人肉。神话传说中充斥着许多食人怪，其中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神话中的怪兽格伦德尔，它能杀死一整队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战士。在俄国神话中，巫婆芭芭·雅佳（Baba Yaga）靠一间移动的梦魇小屋周游四方。她运用魔法让自己的小屋停在一只巨型鸡的腿上，到处搜寻小孩儿好放进自己的大锅里烹煮。

巫婆的大锅在欧洲各地的故事中都有提及，它是巫婆用来烹煮自己魔法膏药的工具。她们所有的魔法配方都需要一样至关重要的原料，那就是煮熟的小孩儿肉或者还未受过洗的婴儿。其中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关于汉赛尔（Hansel）与格莱特（Gretel）的德国童话，两个孩子被邪恶的继母丢弃在森林深处。汉赛尔与格莱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由面包、蛋糕和糖果做成的小屋前，小屋是一个巫婆造的，用来诱捕饥饿的孩子们。与德国民间童话中的许多巫婆一样，这一位也长着红红的眼睛而且近视得很厉害。她本来打算把两个孩子煮来吃掉，最后却被格莱特挫败了诡计，将她踢进了自己的炉子里。许多个世纪以来，欧洲和亚洲各地都有许多不同的故事版本，讲述的都是孩子们逃出了巫婆的魔掌。

巫婆普遍被想像成反社会人士，喜欢做一些正常人所痛恨的事。也许在任何社会中所能想像出来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杀死吃掉孩子了。因此，但凡人们相信巫婆的存在，就一定把她们想像成爱吃孩子肉。幸运的是，即使那些相信黑巫术力量的人也从未把这些想像中的恐惧变成现实。



● 汉赛尔与格莱特被一个高度近视、红眼睛的巫婆引诱到了她那座面包和糖果做成的小屋中，这类形象的巫婆在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所搜集的童话故事里比比皆是。

巫师与精灵

受到巫术指控的那些人并不仅仅凭空捏造幻想来取悦自己的审讯者。许多人显然几乎完全将自己与那些想像的产物视为一体，这令他们在被控为巫师的可怕经历中获得了某种病态的满足。这些“巫师”充分汲取了民间传说的方方面面，有些类型的巫术信念如果不是经由他们说了出来，恐怕会就此流失在历史之中。以巫术供词中的精灵为例，这些超自然生物似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审判中取代了魔鬼及其夜半集会的位置。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许多人都相信精灵或仙女的存在，而这些生物在人们脑中很容易便会和巫师联系起来。它们完全不同于托尔金笔下《指环王》中的那些高贵的生灵，也不是像《彼得·潘》中的叮叮铃(Tinkerbell)那样古怪精灵、拍翅飞翔的小仙女，精灵和仙女通常被视为不怀好意而危险的生物，体型尺寸从小巧玲珑到高大魁梧不一而足。一般都认为精灵会引起疾病，诡智士的许多魔法药方就是用来对抗仙女和精灵的。



尽管英国巫师的审判中极少出现魔鬼的夜半集会这一提法，但却有着与之对应的类似观念，即人们想像出来的精灵们在荒郊野外的魔法盛宴和狂舞。巫师通常都将精灵称为“好人们”或“好邻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精灵是友好的。实际上，精灵们被视作危险的生物，想去冒犯它们或是对它们表露出任何恶意都是不明智的。例如小妖精“好人儿罗宾”就常常是个引起人们恐惧和厌憎的人物。

巫师与精灵和仙女是天然的盟友，因为

● 吃小孩儿的食人怪现在只是童话故事中的角色，然而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欧洲各地民间传说故事中的那种吃人肉的食人怪却是成年人也害怕的妖怪。

他们都是些居心不良的魔法施用者。一个苏格兰女巫，伊莎贝尔 · 高蒂(Isabel Gowdie)，就曾供认自己去过“东尼群山”(Downie Hills)，通常认为精灵们就住在那里。在这个神秘的地方，她“从仙后那里得到肉食，多得我根本吃不了”。魔鬼所有对于食物和享乐的承诺最后都变成了困苦厌腻，而精灵们则与此相反，为巫师们提供了一次愉悦的经历。伊莎贝尔 · 高蒂对精灵女王的描述是“穿着雪白的亚麻布华服，配以白色和棕色的装饰，光彩照人”。同样，精灵土地上“仙子”的国王“享有特权，脸庞宽阔”。另一个苏格兰巫师，安德鲁 · 马尔(Andrew Marr)，在1597年供认说曾经遇到过精灵女王陪伴在魔鬼左右。这位美丽的精灵女王又一次为他大摆丰盛的宴席，并以悦耳的音乐和翩翩起舞来款待他。马尔甚至享受了一场与女王的销魂风月。他的经历算得上是个例外的想像之作了——巫师们几乎从未真心享受过恶魔提供给他们的娱乐项目。

飞行侠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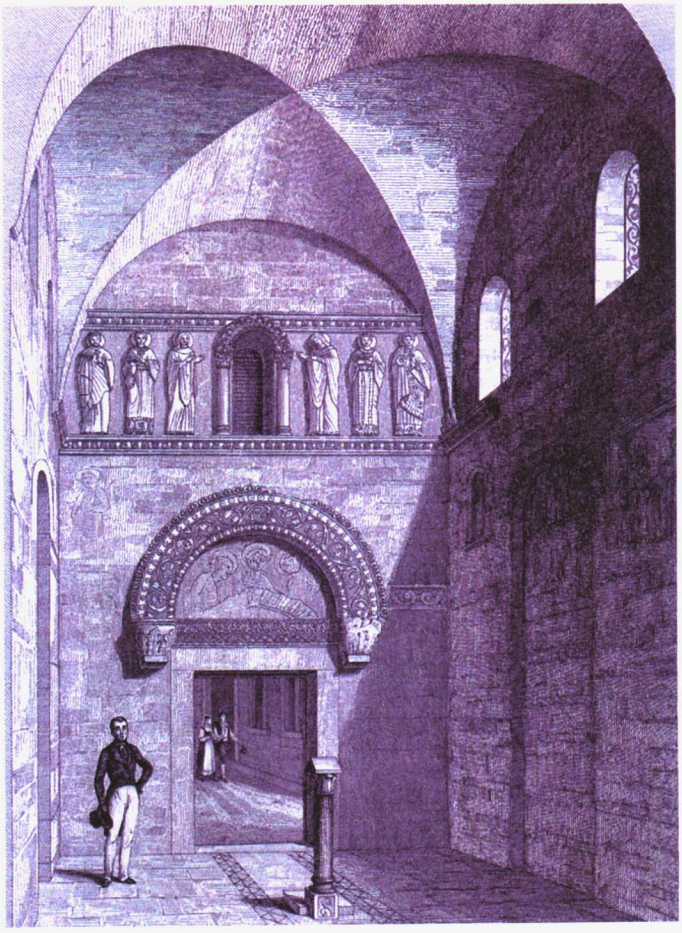
在意大利东北的弗留利(Friuli)地区，人们曾一度相信存在着神行侠(benandanti)这么一类人——他们的灵魂在夜间飞去与巫师战斗。对这个信念最详细的描述来自于两个男人所讲述的故事：保罗 · 加斯帕鲁图(Paolo Gasparutto)和巴蒂斯塔 · 莫都科(Battista Moduco)。这两个人也因为相信神行侠和巫师间的战斗而被拘捕。然而在弗留利很多人都有着与他们相同的看法，类似的信念大概更早些时候就在欧洲中部各地广为流传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几乎是偶然性地出现于1575年3月，一个被称为菲利斯兄弟(Fra Felice)的宗教裁判员从一个教区牧师那儿听到了一场令人费解的报告，称一个男人治好了那些受巫师魅惑的人，还有传言说他在夜间和一群巫师及小妖精一起四处游荡。

那个据称在夜间与超自然精灵们一起飞行的男人是一个叫做保罗 · 加斯帕鲁图的普通农夫，宗教裁判所怀疑他是个巫师，而当他受召来到裁判所时，他从容地解释说自己不是巫师，而是一个神行侠。宗教裁判员并不明白这个方言用语的意思，但他们将此理解为“流浪汉”。起初，加斯帕鲁图无拘无束地为自己进行辩解，说：“我是一个神行侠，因为我和其他弟兄一起每年进行四次战斗。”他的冒险总是发生在夜间：“我的灵魂隐身而行，肉体则留在原地。我们服务于基督，对抗魔鬼的那些巫师们。”在接下来的50年当中，宗教裁判所在意大利的这一地区发现了许多相信自己就是神行侠的人们，而且这些人无论男女，都讲述了十分类似的与巫师进行战斗的故事。

● 宗教裁判所是教皇控制下的一种跨国机构。在信仰天主教的欧洲国家内，宗教裁判员有权对任何人进行有关异端信仰的质询。



这则奇异的民间故事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魔法，与确保土地的丰饶有关。四季节(ember days)，即神行侠自称出来战斗的日子，是每个季节中献给某些圣人的三天，被视为从一个季节进入下一个季节的转折点。正如加斯帕鲁图所说，“在我们所进行的战斗中，一次是为了小麦和其他谷物而战，另一次是为了家畜，其他的则是为了葡萄园。这样一来，我们的四次战斗就是为了所有大地所出产的果实，而因为有了神行侠的胜利，那一年人们也就丰收富饶了。”在战斗中，巫师们的武器都是高粱秆。高粱是谷物的一种，而其象征性意义如今已完全不可考。神行侠的武器则是茴香秆。茴香被认为具有治病疗伤的魔法功用，是种对付巫术格外有用的解毒剂。茴香对抗巫师的威力就好像传说中大蒜对付吸血鬼的威力一样显著。



神行侠所保护的并不仅仅是收成。众所周知，巫师们还掠食儿童，而神行侠宣称可以认出任何受到巫师攻击的孩子。仅仅通过一连三个星期四都对他或她称量体重的办法，神行侠就能治好一个因为受巫师所害而生病的孩子。他们的理念是，孩子的血肉在巫师的无形攻击下正在逐渐地损耗，而这种攻击通常发生在星期四。神行侠在他们的魂灵与巫师战斗时会随身携带着天平，他们的头领会用称过孩子的天平去攻击那个残害孩子的巫师。如果神行侠对巫师的袭击成功了，那

● 意大利弗留利一所教堂的内部境况。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城市化了的天主教国家，对于神行侠的奇异信念也仍然和正统信仰同时存在。神行侠们相信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以魂灵的形式去和巫师作战。

个孩子就会恢复健康，而那个巫师则会死去。

加入飞行大军

宗教裁判员菲利斯兄弟询问这个自封为对抗巫师的战士，是什么使得他加入神行侠的行列。保罗 · 加斯帕鲁图回答说，午夜时分，在他的房中，“一个天使出现在我面前，全身都是金子做成的，就像圣坛上的那些一样，他召唤我，于是我的灵魂便出窍了”。加斯帕鲁图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宗教裁判所的麻烦，他希望能通过强调自己信仰的基督教性质来逃过惩罚。不幸的是，这只是将事态弄得更糟，因为他的宗教裁判员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疑惑，断定那个天使显然是个魔鬼，在引诱这个农夫走上邪道。

宗教裁判员问加斯帕鲁图：“你得到了什么许诺？女人、食物还是歌舞宴乐？”他使用了这类引导性的问题，希望此人会泄漏出自己是个巫师。加斯帕鲁图否认了那个天使曾许诺过他任何好处，但是承认说在这些集会上巫师们“的确四处雀跃起舞”。这位裁判员至此已深信不疑保罗 · 加斯帕鲁图就是一名巫师，并参加了邪恶的夜半集会，而这和加斯帕鲁图自己所宣称的完全相反。

这位裁判员开始向这个可怜的农夫暗示一些情节，好让他的叙述与邪恶的夜半集会相吻合。在宗教裁判所的概念中，构成夜半集会的标准元素之一便是位于巫师狂欢中心那魔鬼的王座。裁判员紧紧追问加斯帕鲁图有关魔鬼王座的事，以及那个“天使”是否引领着神行侠们在王座面前下跪并去亲吻魔鬼。加斯帕鲁图勃然大怒，发作道：“他才不是我们一伙的呢，上帝都不允许我们和这个虚伪的敌人搅在一起！是那些巫师坐在漂亮座席上。”

加斯帕鲁图和莫都科都试图使神行侠们的集会听起来尽可能军事化。两人都将自己和同伴描述成被一个“队长”率领，而他显然是个人类。莫都科还提到了他们是如何像士兵那样向自己的头领敬礼的。成为一名神行侠就类似于应征入伍。在步入成年之时（莫都科自己是在 20 岁的时候），二人受到召唤去服役，并且在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许是 10 年或 20 年——就能获准从神行侠队伍中退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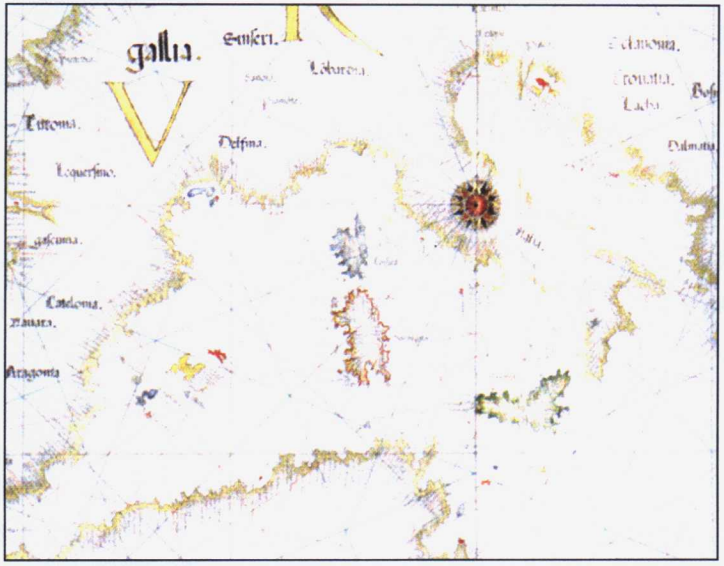
莫都科和加斯帕鲁图都相信他们是在为了土地的丰饶而和那些反社会的超自然敌人们进行战斗。两个人最终被监禁了六个月，并被迫在公众面前声明自己的“异端思想”，承认神行侠的聚会其实就是巫师的集会。然而，从对他们审讯的记录来看，加斯帕鲁图和莫都科都从未动摇过信念，而是始终坚信自己作为神行侠的重要性和良善本质。

咒语与迷信：胎盘的魔力

欧洲零星有些地方，但最为显著的是在意大利北部，有这么一种观念：那些出生时头顶覆盖着胎衣膜（即胎盘）的婴儿与超自然力量有着紧密联系。对弗留利的许多人来说，胎盘是种被赋予了魔法力量的东西，而那些出生时带着胎盘的人会终生保留它作为一件护身符。在它的众多功效中，有一项就是保护士兵不会受伤。即使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十分看重自己胎盘的力量，据说一个律师的胎盘能帮助他赢得讼案。

巴蒂斯塔 · 莫都科是最早作为神行侠而被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拘捕的人之一，声称自己的母亲把他的胎盘给了他。她教导儿子说，他注定要成为一名神行侠，以灵魂的形式去和巫师战斗来保卫收成。据他自己所说，在弄丢了胎盘以后，他便再也没有被召唤出去和巫师作战，因为胎盘丢了就意味着他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魔法力量。

还有一些人相信生下来时头顶胎盘的人注定会成为巫师。在这些人看来，胎盘赋予了巫师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能力，这样他们就能在夜间飞出去作恶。正如其他大多数与魔法有关的东西一样，胎盘既能引人向善也能助人为恶。



● 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在像佛罗伦萨（Florence）这样的城市中文艺与科学都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但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却仍然保留着他们古而有之的迷信观念。

灵魂的离体

当一个神行侠的灵魂出窍时，他的躯体不仅仅处于一种深度睡眠的状态，而是几乎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就好像陷入了昏迷一样。加斯帕鲁图告诉自己的宗教裁判员说，离开的是他的灵魂，“而如果我们在外作战时恰巧有什么人带着灯长时间地看着某具躯体，其灵魂就无法重新进入，要直等到当天夜间再也没有人看为止，若是这具躯体因为看起来好像已经死去一样而被埋掉了，那么灵魂就只好四处飘荡，直到身体死亡的那一刻”。

无论巫师还是神行侠都相信他们的身体在这种状态下是十分脆弱的。一个认为自己是巫婆的女子，圣洛可 (San Rocco) 的马格丽塔 (Margherita) 就曾说过，如果她在参加夜半集会时自己的身体被脸朝下翻转过来，那么她的灵魂和肉身都会死去。如果她化身成了一只猫外出走动而“灵魂不能在黎明公鸡打鸣时及时返回的话，我们就无法变回人形，身体就会永远死亡而灵魂只能一直呆在猫身上了”。



有时灵魂在进出躯体时会被认为像是一只老鼠。1589 年在卢卡 (Lucca) 受到审讯的一个巫师曾声称：“40 年或更久以前，我认识一个叫吉娅娜 (Gianna) 的女巫，一次在她睡着时我看到从她口中钻出一只老鼠。那是她的灵魂，我不知道它要上哪儿去。”神行侠加斯帕鲁图也相信自己的灵魂是以老鼠的形态从他的口中出窍的。

神行侠的湮灭

对于神行侠——弗留利巫师的天敌——的信念并不仅仅局限在最初被拘捕的少数几个人身上，而是为一系列受到宗教裁判所质询的人所共

● 人们相信茴香植株具有治病疗伤的魔法功效，神行侠们则想像自己在夜间以茴香秆作为武器与巫师作战。

有。这类信念在1575到1620年间弗留利的许多案例中屡见不鲜。此外，一些被指责为巫婆的16世纪意大利女方士似乎也有着类似的关于神行侠传说的信念。一个名叫安娜·拉·罗萨(Anna la Rossa)的妇女会使用魔法来治疗一系列疾病，她还宣称能“看见”那些已死者并为活着的人带回讯息。

在宗教裁判所的反复盘问下，安娜·拉·罗萨称自己曾陷入深度恍惚状态，灵魂去到了巫婆聚集的地方，在那里学到了她目前所使用的所有魔法秘方。如果她泄漏了这些秘密，就会受到高粱秆的毒打，正如神行侠所说一样：如果他们透露了太多关于夜间战斗的情形也会遭受到同样的惩罚。拉·罗萨十分幸运地逃过了被控诉为女巫的命运，因为当地的宗教裁判员认为她的故事实在太离奇，不足以令他们相信她真的是个巫婆。

然而，宗教裁判员们倒是全心全意地相信着夜半集会的存在，认为它们就像在欧洲各地流传的相关书籍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许多场审判和质询中，宗教裁判所确实曾尽力压制人们对于神行侠的信念。渐渐地，它说服了人们相信要么神行侠根本就是些巫师，要么他们那些关于夜间战斗的故事就纯属幻想之作。教区牧师谴责神行侠都是些流氓暴徒，他们破坏人们的家庭，公开谎称自己能治好巫师魅惑之症，就是为了骗钱。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力旺盛的民间故事最终消失了。

狼人的传说

在利沃尼亚(Livonia)这个波罗的海国家中，有一种关于狼人的说法与意大利那些关于神行侠的观念出奇相似。在利沃尼亚，相当于神行侠的人物是些自认的狼人。他们声称在睡梦中变成了动物的形状，以灵魂的形式去和巫师作战。这种说法与欧洲其他地方关于狼人的传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地方的人们认为这种超自然生物是邪恶而极端危险的。

1692年，法官们审讯了一个名叫泰斯(Theis)的80岁的利沃尼亚人。他声称自己曾经和一个叫做斯凯斯坦(Skeistan)的死人战斗，后者生前是个巫师。泰斯发现斯凯斯坦在偷盗用作种子的谷物并将它们带下了地狱。他召集了其他狼人一起下到地狱中去和斯凯斯坦作战，而斯凯斯坦所使用的武器是一根缠了马尾巴的扫帚把。扫帚的重要性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也许它只不过是一名巫师的传统道具。狼人们则使用长长的铁棒作武器。

狼人们攻击地狱并不是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件，而是一种定期发生的仪式。一年之中有三次，都是在基督教的圣日，例如圣诞节和五月里的某些时候，狼人们步行去到“大海那一边”的某个通往地狱的地点。他们就在那里与魔鬼及其巫师作战。人们相信如果狼人在这场比武仪式中

输掉的话，当年的收成就要不保了。

利沃尼亚的法官们对这个老人的故事大为震惊。他们从未听说过狼人与巫师之间的战斗，并且一直试图令泰斯承认狼人其实就是魔鬼的仆人。然而泰斯斩钉截铁地咬定狼人痛恨魔鬼，与法官们的观念正相反，他们其实是上帝的仆人。他将狼人称为“上帝的猎犬”。按照这位老人的说法，当狼人死去时，他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被埋掉，但是他的灵魂却肯定能够进天堂。

泰斯还相信在俄国和德国也有着类似的狼人团体会分别去自己那儿的地狱。显然在泰斯的

● 这幅 1560 年雕版画所描绘的是一种水刑，强行给受刑者灌下不堪承受的大量的水，这是迫使巫师嫌疑人招供的方法之一。



概念中，每个国家都有其独有的地狱。法官们宣判这个老人要为自己的信念受到十下鞭打。泰斯只不过是利沃尼亚第一个被发现抱有这种信念的人而已。但是，正像神行侠传说所遭遇到的情形那样，法官们一旦发现了这种信念的存在，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去扑灭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危险异端的思想。结果，关于与巫师作战的狼人的信念也逐渐地湮灭了。

野外猎手：飞巫的起源

关于神行侠的非同寻常的信念还涉及到欧洲各地的其他一些观念，其中都提到了超自然的精灵在夜半狂欢中四处飞行。这些精灵有时被称为“野外猎手”。就像对待神行侠的态度一样，权威人士要么就用他们那一套巫师夜半集会的理论来看待这些精灵，要么就将它们当成了恶魔制造的幻觉。对野外猎手或者“暴躁的流动部落”(furious horde)的信念最早出现于9世纪。一个德国主教发现“有一些邪恶的妇女相信并公开宣称她们在夜半时分骑着某些动物飞行，同行的还有异教徒的女神戴安娜以及数不清的其他妇女；在子夜的死寂时刻穿越一个个村庄；遵从戴安娜的一切命令，好像她是她们的女主人，在某些特定的夜晚受到召唤去为她服务”。尽管这位9世纪时的主教并不相信这些故事，然而在接下来的若干世纪中却有许多妇女都相信自己确曾见到过这些夜间飞行的女精灵的身影。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偶尔还会有资料提到这些野外猎手，有时候是由戴安娜所率领，有时则是一位叫做霍尔达(Holda)的德国女神。霍尔达原本是一位与冬至日联系在一起的异教女神，在冬季最为活跃，为大地回复肥沃多产做着准备。19世纪的德国民间故事中说雪花来自她卧床上的羽毛。霍尔达是一个母亲式的形象，照料着家园田产，同时也是一个恐怖的角色，



● 狼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种常见的超自然恐怖生灵，但是在那些波罗的海国家中，一些人则认为狼人是与巫师作战的良善生物。

引领着野外猎手飞翔在暴风雨中。当她生气——特别是被孩子惹生气——时，她就会以类似巫婆的形象出现：长着巨大的牙齿和长长的鼻子。

肉体凡胎的男女也能加入这个由空中飞行的精灵组成的“暴躁的流动部落”而成为其追随者，只要他们能够在夜间将灵魂从躯体中分离出来便成了。既然霍尔达都可以变成一个类似巫婆的生物，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声称在夜间追随着她的凡人女子也会被视为巫婆了。16 世纪伊始，在德国就有这样的故事，一些妇女在四季节期间会在夜里陷入一种迷糊状态，此时她们的身体不怕小的割伤或烫伤。就在这种迷糊状态下，她们的灵魂加入了“弗纳斯神”（Fraw Fenus，即维纳斯女神）的追随者队伍，醒来时她们描述自己曾到过某个奇异的天堂，那里有丰盛的宴席和金银珠宝。这个弗纳斯神显然就是与霍尔达有关的神话中这位女神的另一个名字了。



除了这些进行精神之旅的凡人女子以外，“暴躁的流动部落”的主要追随者是那些死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年纪轻轻就死掉或者暴毙的人。另外，领导“暴躁的流动部落”的并不仅仅只有女性精灵。一个中世纪的法国农夫就曾宣称看到这些野外猎手由亚瑟王领导着，他身边的追随者还有他那些传奇骑士。

● 巫婆飞往夜半集会的观念起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成群的精灵（通常为女性），也就是野外猎手，会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间飞过夜晚的天空。

巫婆的形象：扫帚上的妇女

在我们脑海中最为传统的巫婆形象之一便是：一个或更多穿着黑衣的干瘪老丑婆骑在扫帚上飞过月亮，为自己那些邪恶的取乐发出咯咯笑声。像右下侧的那类图片来自于19世纪儿童读物中的插图，并不是早先人们对巫婆的恐惧最为强烈时大多数人所想像的巫婆的样子。在巫师迫害狂热时期，在英格兰也只有一场巫术审判曾提到过扫帚作为一个巫婆的魔法用具。19世纪以前的巫婆形象要远比童话故事中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丰富得多，扫帚也只不过是巫婆的众多道具中的一种。

乡村民间故事里的普通巫婆可不是童话故事中的那种超自然生物，她们不过是某个被怀疑运用魔法来伤害庄稼、动物及人们的邻居罢了。发端于寻常村庄生活中的巫术指控极少提到像巫师们飞行或变身成了动物这样荒诞离奇的故事。只是在教会人员和本地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执迷于巫师夜半集会这一观念之后，飞巫才成了支配性的主题。

这些秘密的夜半集会通常被想像成在遥远的山顶举行，巫师需要具有某种魔法才能到达这些地方。有一些受到巫术指控并身受酷刑逼供的人说是魔鬼将他们载到了夜半集会上。另一些人则声称是骑着猪呀、牛呀、狗或是其他动物到那儿去的。普通的家居用具，例如铲子和（当然还有）扫帚，也能派上用场。许多人还招供说他们有一种魔法油膏可以擦在身上用来飞行。很明显，扫帚只是巫师们用以飞往夜半集会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



● 使得骑在扫帚上的巫婆这种形象广为人知的，是上两个世纪中的童话故事，正如这幅1907年亚瑟·拉克汉（Arthur Rackham）的画作。



● 欧洲人关于各种各样在一年中某些特定时候飞过夜空的精灵的观念在 18 世纪中受到了压制，逐渐和巫师夜半集会的观念融合在了一起。

万圣节前夜的起源

野外猎手所做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在空中飞行。有些地方的人们会害怕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穿过墙壁和紧闭的房门，闯入屋内大吃大喝。有时候这些野外猎手的贪婪胃口反而能为那一家带来好运道。在13世纪的法国，这群鬼魂是由阿邦迪亚女士(Dame Abundia)或塞西尔(Satia)所率领的，如果她和她的追随者在不请自入一间房子里时发现供奉给她们的食物和饮料已经摆好了，阿邦迪亚女士(“阿邦迪亚”的意思就是“富足”)便会保佑这一家并使其家业兴旺繁荣。只有在找不到任何供奉时这帮人才会蓄意破坏。在德国，霍尔达也有着这种类似的双重性格，既会记仇报复又能助人为乐。据说她会奖励那些辛勤劳作的人，在他们家的窗户外面留下礼物。

关于野外猎手的传说在意大利被称为“夜之女士”(ladies of the night)。一个14世纪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主教有一次和朋友们在一间房子里聚餐，晚餐后，他惊奇地看到餐桌上又重新布置了一番盛宴。其他人告诉他说这是为那些“夜里进来的女士们”准备的。这位主教于是熬夜准备观赏这一景象，他看到“数不清的化身成了男男女女的魔鬼”，随即驱逐了它们。这些家伙供认不讳自己就是魔鬼并十分驯顺地离开了。写作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服人们，如果他们相信夜之女士的存在并为她们留下了供奉的话，那他们就是在允许恶灵，而不是友善精灵，在夜间侵入他们的居所。

有关夜之女士的神话在西西里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她们也被称为“外面来的女士”、“家中的女士”及“美丽的女士”。那些声称见过她们的人将她们描述成高大美丽的女人，有着闪光的长头发。她们在夜里出现，尤其是在星期四的夜里，如果为她们提供食品、饮料、音乐和舞蹈的话，她们就会保佑这一家。对这些女士的不敬举止有可能会为家庭带来疾病和贫困，但是这些女士其实并不怎么记仇，只要她们下次再来时加以正当的款待，她们很快就会原谅你。不同于早先那些野外猎手的情况，在西西里这些女性精灵绝不会和巫师混为一谈，巫师都被视为是肉体凡胎、邪恶十足的。

野外猎手传说的另一种流传至今的形式——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现代的万圣节前夜仪式。万圣节(All Hallows's Day)是一个基督教节日，用以赞颂所有天堂中的圣人。欧洲百姓间流传的民间故事说，在万圣节前夜，成群的死人会出外在地面上自由地行走，就像野外猎手那样。人们担心这一些“野外猎手”会侵入他们的居所，即使不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会搞些恶作剧。

在现代早期时，很多地方一年中都会有那么几个不同的时候，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会

模仿那些野外猎手或其他传说人物绕城镇或村庄游行。这些年轻人所制造出来的乱子其实只比死亡大军可能会造成的麻烦稍微小一点点。这么做是为了标志那些死者在每年的生长与死亡这个循环圈中的重要性，也是为了抚慰死者那漂泊不定的灵魂。万圣节前夜的起源早就已经被遗忘了，现在的人们将它与所有类型的邪恶精灵鬼怪联系在了一起。巫师们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与万圣节前夜密不可分了，尽管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最初与这个节日没有任何关系。

野外猎手与巫术

许多相信自己曾追随野外猎手的妇女不大可能会同时视自己为巫婆，特别是当人们对于巫师的恐惧在16、17世纪激增以后。一旦教会人员和本地官员开始对魔法及精灵世界整套广为人知的理念进行压制，野外猎手便被谴责为只是些邪魔歪道的幻象。

长久以来，野外猎手神话的因素开始逐渐和巫术联系起来。所有的巫师都被认为有着一个“魔鬼的印记”——即身体上某个不会感到疼痛的地方。这种观念受到了关于那些灵魂离体女子的故事的影响，她们的灵魂离开了躯体去追随野外猎手，而身体则失去知觉而且不怕疼痛。另外，巫师的夜半集会据说也通常是在星期四举行的，与相传中那些夜之女士外出的时间刚好是同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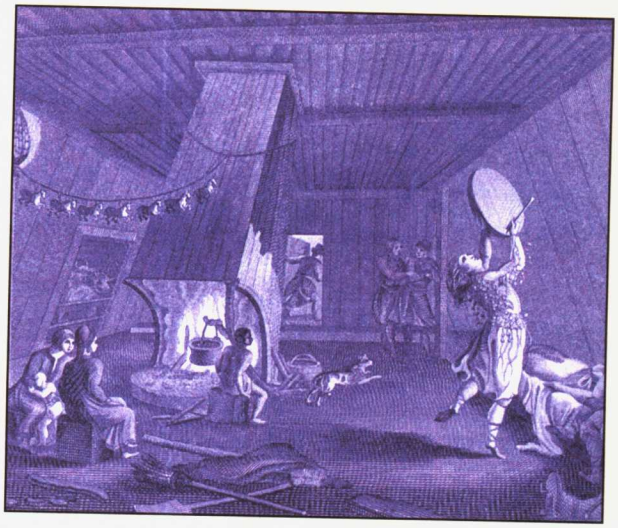
16世纪，在意大利的某些巫术审判中，妇女们表现出她们真的相信自己在夜间曾和野外猎手一起飞行。那时她们已经完全被教会人员的布道所说服，相信这些精灵其实是邪恶的魔鬼而不是早先人们概念中那亦正亦邪的生物了。这些妇女仍然坚持自己对野外猎手的信念，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她们自己也是些罪恶的巫婆。多米尼加·芭芭瑞里(Domenica Barbarelli)是意大利诺维镇(Novi)中的一个女巫，于1532年受到摩德纳宗教裁判所的指控。她一口咬定自己确实是个女巫，并且一直很想参加戴安娜(她是这么称呼野外猎手的)的那些“游戏”。她的家人试图打消她的这种虚妄之念，在她睡着时一直看护着她，然而醒来后她却宣称自己的灵魂那时已经秘密地逃走了。她同时声称在进行那些游戏时，自己还犯了许多人们通常可以指望巫婆犯的恶行。她与魔鬼们共同起舞，还亵渎了神圣的十字架。

巫师们的飞行感受——要高高飞翔靠的是药力还是想像力？

一些被指控为巫婆的妇女供认说，她们确曾使用一种魔法油膏好令自己能飞到魔鬼的夜半集会上去。我们可以把巫师在邪恶节日中聚会——不管他们是靠飞行还是通过其他更为寻常的手段到达那里的——这种观念仅仅当成是搜巫者们幻念的一部分而付之一笑。然而，确实有许多男女真的相信，当自己处在一种恍惚状态时，他们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四处飞翔。这种看法也同样适用于夜晚女神的追随者们，以及巫师的敌人——神行侠和狼人。这些故事到底纯粹是想像的产物还是受到了传说中那巫师的“油膏”的作用而激发出来的？这类油膏中有可能包含一些致幻物质，从而导致人们产生了各种令他们信以为真的梦境体验。

白巫师所使用的部分药物中确实含有某些能够造成昏迷并引起幻觉的物质。麦角菇是一种有毒的菌类，小剂量的使用可以镇痛，助产士往往用它来接生。如果服用过量就会引起痉挛和产生幻觉。一些16世纪的意大利作家曾记录过一些老年妇女，她们自称是参加了夜半集会的巫婆，并主动提出对自己的能耐加以证明。根据这几篇记述所说，这些妇女在自己身上涂抹油膏，而后躺在床上陷入了一种极深的睡眠，其他人怎么也弄不醒她们。当这些巫婆最终自行醒来时，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曾在空中飞行并造访了遥远的国度。身旁的观察者告诉她们只是看见她们以一种昏睡状态躺在床上，而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

我们无法确定这几个故事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其中大多数都是二手的转述，它们也有可能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个勇敢的学者曾经按照一张流传下来的巫师油膏的配方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验，这副配方当中确实含有可能会作



● 西伯利亚萨满治疗师所使用的手段中包括舞蹈和音乐，他们以此来使自己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状态，这样就能加入鬼魂的行列并施行他们的法术。在许多文明中人们都发现了强有力的节奏能带来一种致幻状态。

用于精神的物质。其中一个试用了巫师油膏的人只是感到了头痛，而另一个一向以争论巫师夜半集会真实存在而闻名的学者则如人预料地那样，果然感觉自己去到了夜半集会上。看来无论要证明或证伪欧洲的巫师有否使用迷幻药物都是不可能的了。

无论如何，并不是非得使用什么种类的药物才能体验到这些飞行和变身的梦境。巫师和其他那些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离体飞行的人的感受可以和许多传统文化中萨满法师的体验相比较，这些文化从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到亚洲居住在北极地区的民族，包含面极广。萨满法师称他们体验到自己的灵魂离开躯体或是化身成了各种动物。欧洲巫师们的体会与这些心醉神迷的体验颇为相似。

有一些南美民族使用一种叫“伴侣茶”(maté tea)的十分温和的药物来陪伴自己进入恍惚状态。这种茶的致幻作用并不比淡咖啡强到哪里去，并不含有能引起幻觉的化学物质。南美洲的萨满法师，就像在许多其他文化中那样，达到恍惚状态纯粹是依靠从自己长辈那里学来的各种精神技巧。他们所看到的幻象并不是由化学物质引起的，而是来自他们文化中流传的故事以及他们自己潜意识中的想像。



某些欧洲“巫师”可能确实有着一些致幻剂，能够靠化学作用引起一种精神恍惚状态，但是许多欣然描述自己那些奇异体验的人并未提到任何油膏或其他药物。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仪式性时间中飞出去与巫师作战的神行侠们就压根儿没有说起过油膏或药剂。他们的恍惚状态都是自行达到的，根本不依赖化学物质的帮助。一言以蔽之，正如世界各地的那些萨满法师那样，药物并不是造成巫师们天马行空自由想像的主因，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自己文化中的那些民间故事。

● 北美洲黑脚族(Blackfeet)印第安人的一位医师，他在准备进入恍惚状态时身上穿着动物皮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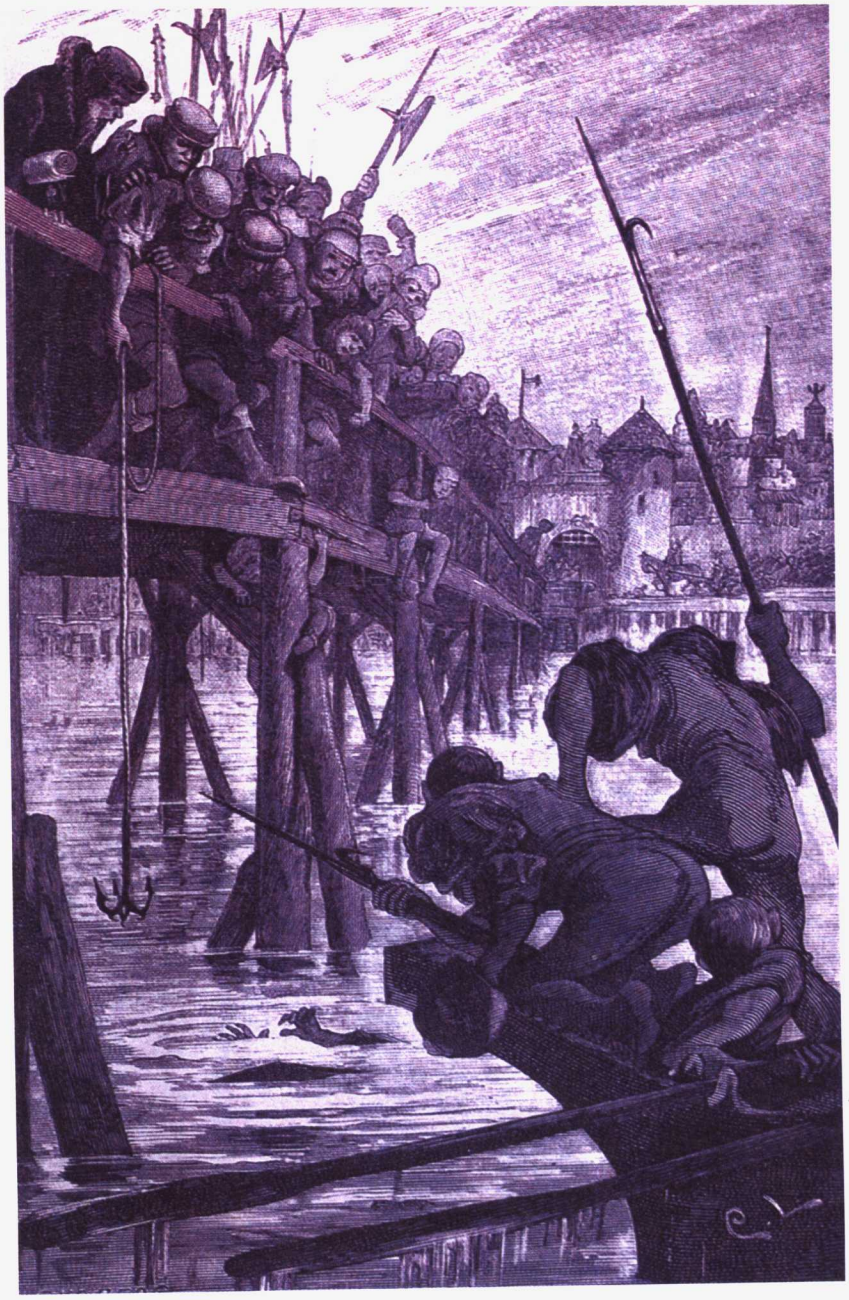
自认巫师者的幻觉

很难想像为什么竟会有人真的相信自己是巫师并能在睡梦中犯下例如吃人和谋杀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巫术故事不会仅仅被当成荒诞想像置诸一旁，而是有可能带来牢狱之灾的（如果不是处决的话），居然还有人没受任何强迫就承认这些梦境，这就更奇特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便是，这些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可能是精神出了问题。尽管这个解释确实有一定道理，然而还存在着其他原因。

若干世纪以来，很多例如癫痫这样的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症状都被看作是魔鬼在侵袭病人的思想。癫痫病人在 16 世纪时尤其容易受到巫术的指控，因为他们的发病症状被视为邪恶行为的证据。然而，癫痫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案例，受到巫术指控的人远比这个数目多得多，不能

● 这是一幅彼得 · 布鲁格尔（Pieter Bruegel）创作于 16 世纪的雕版画，表现的是巫师们正在配制魔法油膏，好涂在自己身上或他们的扫帚上用以飞往夜半集会。





一概用这个原因去解释。

今天我们会把那些声称自己在夜间与一群超自然精灵一起飞行的人视作神志错乱，而在16世纪他们则有可能被当作完全正常的人。与戴安娜或霍尔达所率领的野外猎手一起飞行的故事是许多社会中民间传说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人们有可能将这类传奇发展成一个逼真的个人幻象故事，而不用担心会被看成神经病。梦境世界对于当时的人们远比其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某种更为严肃的精神上的现实意义。

● 一个瑞典女人被丢进水中，以此来判断她是否真是巫婆。在这类水刑折磨中，很多受指控的人都被淹死了，只有如此才能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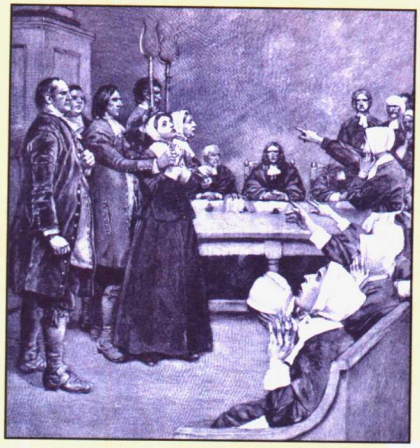
萨勒姆的巫师们：魔鬼缠身？

17世纪马萨诸塞州那些萨勒姆女孩子们的痉挛和歇斯底里的尖叫令整个社区都感到困惑，除了巫术外他们想像不出其他对这种病症的解释。在我们这个崇尚科学思维的时代里，将这些女孩子的“魔鬼缠身”归因于化学作用会是种很诱人的想法，时常有人争论说她们是受到了麦角菇的毒害。

麦角菇是一种危害谷类作物（特别是黑麦）的菌类，在寒冷潮湿的天气里或这种天气过后往往会引起疾患，因为那样的气候有利于菌类的滋生。吃进受麦角菇感染的谷类食品可能引发两类疾病：第一类会造成坏疽，症状包括火烧火燎的痛感；另一类病症则会引起痉挛、幻视以及刺痛、窒息和受到咬啮的感觉。这些令人产生幻觉的症状是由麦角菇中的化学物质引起的，该物质如今是制作化学药物迷幻剂（LSD）的成分，尽管它的药性要比其人造亲戚的效果弱得多。

那些萨勒姆女孩的症状与麦角菇中毒十分相似，但是有数不清的理由都证明这恐怕不是她们被“缠身”的原因。痉挛性麦角茹中毒通常都发生在营养不良的人群中，但新英格兰社区中的人都吃得很好。如果真是麦角茹中毒，症状应当表现为长坏疽的那种才对，而且如果真是庄稼受了感染，那中毒应当是影响了整个社区居民才合理。但是在萨勒姆，表现出症状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从未出现过全家一起发作的状况。最后还有一条，麦角菇的致幻作用十分温和，根本不足以影响那些萨勒姆女孩不断讲述自己那些巨细无遗的幻象。

事实上，这些女孩，以及随着事态的蔓延牵涉进来的其他一些妇女，根本就不像是有什么不妥的模样。萨勒姆“受害者”的那些幻象和痉挛大概是混合了精神因素和人为的装假。随着搜巫运动的不断升级，其他人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进行新的指控，十有八九是为了分享那些女孩正在享受的知名度和人们的注意力。然而，不久便有很多人受到巫术指控，以至于加入指控者的行列要比冒着被指控的风险安全多了。



● 在萨勒姆审判的某个阶段，这些恶灵缠身的女孩宣称自己能看到一群黄色的小鸟绕飞在受指控者的头顶。这些隐身的鸟被认为是恶魔创造的。

那些相信自己是神行侠（或曰战巫士）的男男女女之所以有这样的幻想似乎也不是由精神错乱引起的。受到宗教裁判所质询的人除了讲述他们不可思议的夜间战斗外，没有一个人显示出其他什么神志混乱的迹象。这些相信自己是神行侠的男女大概是通过坚信自己在睡梦中与邪恶力量进行战斗而获得了某种平安感。在他们的世界中，收成没有任何保障，灾害每年都可能会侵袭村民甚至席卷整个社区，而幻想自己在梦中确保了当年的丰收的做法必定有助于减轻他们那艰难而不稳定的生计所带来的种种焦虑。

这些人根本不是疯子，而是觉得他们生来就受到召唤要去保卫自己的社区及其繁荣兴盛。这种“召唤”的标志通常是显示他们“离奇”天性的生理印迹——胎盘，他们终生都将自己的胎盘作为一件护身符保留着。他们的母亲将其胎盘交给他们，大概同时也教给了他们那些关于保卫大地丰饶的战斗的民间故事。关于神行侠的幻想是一种文化传统而不是某一个人疯癫的迹象。

预演外星人绑架

无论是神志错乱还是例如癫痫症这样的情况都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一些妇女会宣称自己是巫婆并且作恶无数。真正的原因在于生活中那些常见的压力，我们每个人都会偶尔产生想要逃离这些压力的念头。一些人于是汲取民间故事中引人入胜的精神体验，来表达他们对令人窒息的对家庭和社区桎梏的不满与怨恨，家境贫困的人尤其如此，那些自认是巫师的人通常都来自于这样的家庭。

如果这些人活在今天的话，他们没准儿会声称自己遭到了外星人绑架而不是自己身为巫师。被外星人绑架这种幻想提供了一种释放日常生活压力的渠道，尽管其释放方式是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恐惧状态。那些自称是巫师的人肯定对自己所想像出来的巫师夜半集会的体验感到了惧怕，就相当于如今那些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去进行了某些恶心实验的人们一样。尽管16世纪的民间传说与21世纪的故事在内容上有了变化，但这两类故事却产生于类似的社会问题。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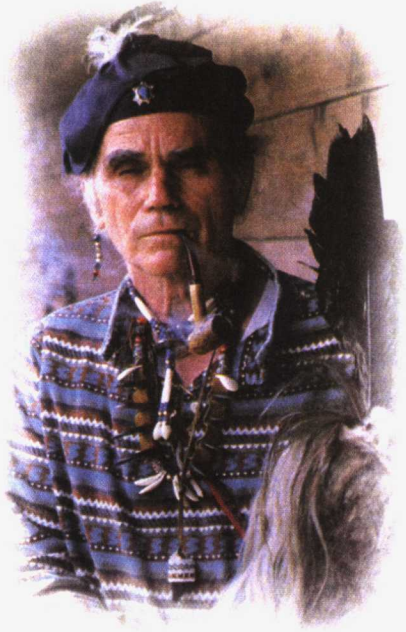
总的说来，并不是任何个人自己的问题导致了人们对于巫术的信念。真正的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就相信魔法，以及由此而担心邻居会使用这种魔法来作恶。

巫术遍布世界各地

几乎所有文明都曾一度相信巫师的存在，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能找到一些相似的主题。令人惊异的是，人们通常都会由于邻里间紧密联系所造成的紧张感而指控自己的邻居使用了巫术。人们越是要依靠彼此的善意才能安居乐业，就越担心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会暗地里想要伤害自己。这些担心通常被有意识地压抑下去，但却有可能以巫术指控的形式爆发出来。这大概就是欧洲许多村庄中的巫术指控背后的原因了。在当今的尼日利亚，巫术指控常常是冲着好友和家庭成员去的。那些我们最为熟悉的人有可能就是我们紧张感的最大来源。类似的模式也曾经在美国的纳瓦霍印第安人中发现过。

巫师与忌妒的邻居：纳瓦霍巫术

和欧洲的巫术传统一样，据说纳瓦霍巫师也使用某些骇人听闻的原料来获得自己的黑魔法。他们用尸体制作魔法毒药。例如，将后脑骨研磨成粉末，在受害人睡着的时候喂给他们。纳瓦霍巫师也像欧洲的巫师那样活跃在夜间，据说也会将自己变成狼或狐狸。然而，有一点与欧洲不同：大部分纳瓦霍巫师都被认为是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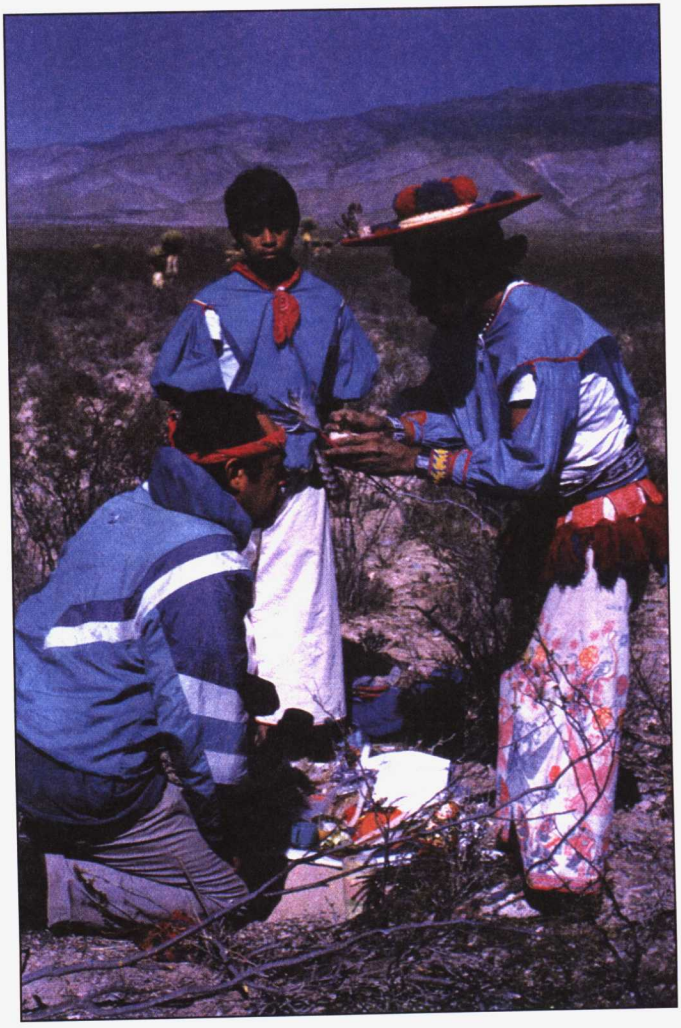
根据 20 世纪上半叶中对纳瓦霍巫术的记载，人们之所以会成为巫师，是为了复仇、发财或者仅仅因为忌妒。成为纳瓦霍巫术牺牲品的通常都是社区中最富有的人。受害者会昏厥、牙关紧闭，舌头又黑又肿。一旦受到巫术的诅咒，他们只好慢慢衰弱坐以待毙，所有纳瓦霍仪式性魔法的惯用手段碰到巫师所下的毒

● 这是一位当代的美国本土医药师，名叫罗林·桑德尔（Rolling Thunder，意为“轰鸣的雷电”）。在过去，一些美洲土著文明中的人们就像欧洲人那样惧怕巫术，会向桑德尔这类人寻求帮助。

药都会束手无策。为了避免遭人忌妒而被污蔑为巫师，那些富有的人慷慨地对待自己的邻居们，并且尽量避免用会引起他人忌妒的方式去炫耀自己的财富。

纳瓦霍人相信巫术是在家族中代代相传的。一个人的“行巫之术”也许是学自父母、祖父母，甚至是自己的配偶，但他们也有可能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身怀巫术。

与在欧洲一样，巫术的神秘让人们对巫师行为的揣测变得极端偏执。你的任何朋友、家人或邻居都可以是个巫师，在偷偷破坏和颠覆着你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巫师们本质上就是些反社会的生物，他们的行为总是与他们所寄身的社会的习俗和观念背道而驰。例如，纳瓦霍巫师就被认为会和死去的妇女进行交配以及吃人。



● 这幅照片摄于 1998 年，老阿波罗尼欧（Senior Apolonio）是休奇奥（Huichol）印第安人中的一位萨满法师，他正在墨西哥委芮库塔（Wirikuta）沙漠中主持一项宗教仪式。

纳瓦霍巫师的秘密仪式

纳瓦霍巫师的行为与欧洲巫师有着奇异的相似之处。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人所能想像出来的最极端的反社会行为都很可能是类似的，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欧洲巫师亵渎了基督教，而纳瓦霍巫师则亵渎了纳瓦霍宗教的神圣仪式。人们想像他们的魔法与善意魔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仪式中的那些关键部分却被反过来进行或是受到了亵渎。与欧洲巫师一

样，他们也汇聚一堂进行秘密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巫师们被认为赤身裸体地坐成一圈，只戴着面具、挂着珠链。根据那些指控者所说，在这个圈子周围码放着成堆的尸体和人头。传统的纳瓦霍治病魔法要运用画在沙地上的复杂“图画”，并仪式性地哼唱冗长的歌谣。巫师在人们的想像中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用的是“不良”方式，图画代表的是将要受到诅咒的那个受害者。在进行“不良哼唱”的过程中，巫师会向画像吐口水以及大小便。

在人们的观念中也存在着纳瓦霍魔法师，他们施用的是邪恶魔法。纳瓦霍魔法师与纳瓦霍巫师的区别泾渭分明，但他们的罪恶行径却与欧洲文化中的那些巫师极为类似。魔法被用来伤害动物、庄稼、财产及人类。一个魔法师可以将蝗虫和毛虫这类害虫放出去破坏庄稼。像欧洲的巫师那样，魔法师还会用到秘密咒语，这些咒语有时候就是将“善意的祈祷”反过来念诵。魔法师还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来协助自己的邪恶魔法，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大地、太阳、光明、黑暗或者一只动物，例如熊和蛇。



少数已知的最著名的邪恶咒语之一是意图杀死怀孕妇女。据说是将一条邪咒放在一只长着角的蟾蜍的肚子里，然后对着这只动物念出一条咒语。受诅咒者四天后就会死去。纳瓦霍人认为妇女尤其容易受到邪恶力量的伤害，

● 世界各地的萨满宗教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然而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还同时存在着人们对于巫师的惧怕。萨满法师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治好巫术缠身的人们。

这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怀孕本来就是身体十分脆弱的时期，许多社会都将孕期和分娩的危险解释成是邪恶力量在妇女身处危险状态时对她们的攻击。

纳瓦霍人从巫术中获得的保护

正像欧洲的普通民众那样，纳瓦霍人用他们自己的魔法来保护自身不受邪恶魔法的侵害，也有专门施用这门技艺的良善医师。一如欧洲的那些女方士和诡智士，施用良善魔法也会带来某些尴尬。为了保护自身不受巫术侵害，一个纳瓦霍魔法歌者必须了解巫术中涉及到的某些做法和咒语。“了解你的敌人”是良善魔法歌者的一条座右铭，然而对巫术的一定了解也可能将一个歌者置于危险境地：他本人有可能被怀疑成一个深藏不露的巫师。由于魔法歌者容易受到巫术指控，便产生了一些用以证明他们可靠性的习俗，比如，在把药喂给他的病人之前，魔法歌

● 萨满法师在传统文明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声望，这一点大大有别于他们那些欧洲同行——诡智士们，后者的社会地位完全比不上教会权威人士。



者会自己先尝尝以证明它没有毒。

要治好由巫术引起疾病的一个最佳办法就是迫使那个巫师本人来帮忙，这与在欧洲的做法是一样的。巫师本人的招供被认为是向治愈迈出的一步——他的供词将破解咒语。一个有嫌疑的巫师会受到某种刑讯，被带到众人面前，不准吃喝拉撒，直到他招供自己是巫师为止。在遥远的过去，一些巫师嫌疑人甚至会被杀害，但是到了 20 世纪中叶时人们对巫术的恐惧已经趋于平复，而纳瓦霍社区也会采取措施不让巫术指控引起暴力事件。

到 20 世纪中期时，关于纳瓦霍巫术的故事已经成了散播在偏远地区的传言。巫术越来越成为一种传说而非现实存在的恐惧，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这也许是出于对 19 世纪晚期发生的那场纳瓦霍巫术指控大爆发的对抗。当时纳瓦霍社区发生了分裂，就将对抗美国的战争继续下去还是促成永久和平的问题争论不休。一些部落头领利用巫术指控来让那些想继续打下去的人闭嘴。除了这个时期以外，纳瓦霍人的巫术观念从来没有发展成曾在 16、17 世纪蹂躏了整个欧洲的大规模搜巫运动。

阿赞德巫术

尼日利亚的阿赞德人对于魔法有着复杂的信念，他们认为巫术是世袭的，通过肚子里某种看不见的特殊物质在家族中遗传。这种物质，据说是一个“圆形的、长着牙的毛球”，只有那些了解魔法技艺的人在进行尸体解剖时才能看见。对于一个阿赞德人来说，要承认自己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个巫师，也许伤害了亲友还浑然不觉，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类学家伊文思—普理查德(E. Evans-Pritchard)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在阿赞德人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曾向那些自己比较熟悉的人提出过这样的敏感问题，即他们是不是巫师或小偷。当他问一个朋友是不是小偷时，总会得到一个愤怒而坚决的否定。然而，如果他问的是那个人是否是一个巫师，有时就会得到一个更为冷静并经过思虑的回答：“即使我的肚子里存在着巫术，我也对此一无所知。我不是巫师，因为人们并未在我任何亲戚的肚子里看到过巫术。”

当朋友生病时，一个阿赞德人也许会去探望他，此时出于礼貌，探病者应当做出某些仪式性的举动来抵消任何可能无意中使出来的巫术。他要将一大口水含在嘴里，使劲地漱过口后再将其喷在地上，念道："噢，姆伯力(Mbori，意为上帝)，这个生病的人，如果是我正在用自己的巫术伤害他，让他康复起来吧。"在一个男人上战场前，他的妻子会在一个本地的祭鬼坛举行一场类似的仪式，祝祷说："但愿他别出什么事。但愿我的巫术不会伤害到他。噢，姐妹们，但愿我们的丈夫不要出什么事，别用你们的魔法伤害他。"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男女并不真的相信自己会是巫师，但是他们必须留出余地以防万一，同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抗这种可能性。

现代尼日利亚的搜巫运动

对巫术的信念和对巫师的潜在恐惧可以持续存在于一个社会之中，而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和破坏，然而突然之间，这种恐惧会升级成一场歇斯底里的排巫流行病。点燃一场大规模巫师迫害的火星通常都是由于内战或正常统治秩序的崩溃而造成的不稳定。16、17 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那些搜巫狂热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近几十年来也发生在了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里。尼日利亚饱受周期性搜巫运动的侵扰，其中一场最大规模的搜巫运动发生在 1978 年的克罗斯河(Cross River)州。这场搜巫运动的组织者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贫困的尼日利亚人，其领导者是埃德姆 · 埃迪特 · 阿克潘(Edem Edet Ak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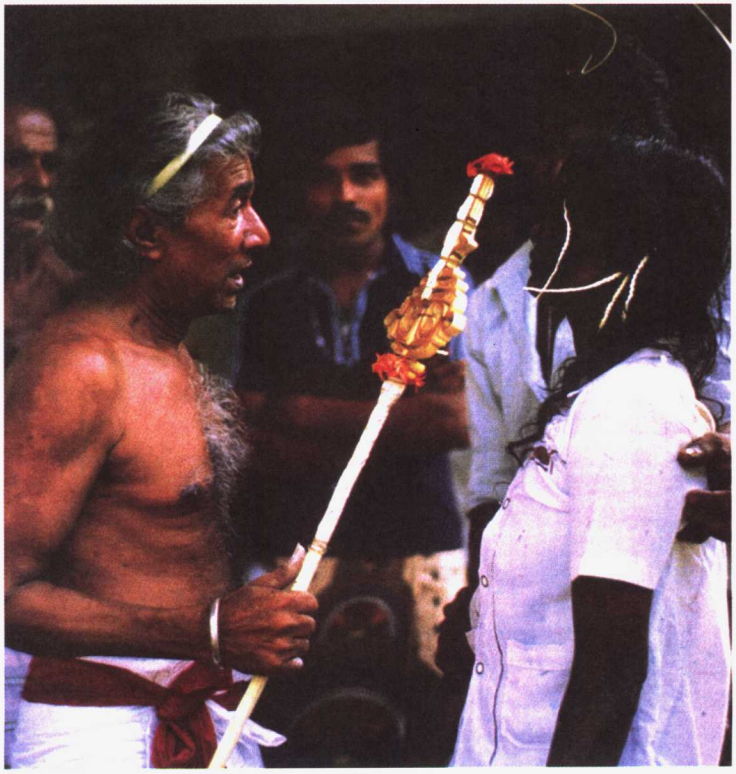
● 尼日利亚在 20 世纪 70 年代见证了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搜巫运动。爆发的原因倒不是因为迷信，而是源于一个贫困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遭受挫折的事实。

阿克潘会事先传讯到各个村庄中去，说他和他的搜巫猎手将会前去质询全村人以找出其中的巫师。村民们被依言聚拢起来，某些人被挑出来上刑直到他们供认使用了巫术为止。这些搜巫者挑选

的随意性所造成的恐慌让人联想起欧洲那些耸人听闻的搜巫行动。尼日利亚的搜巫运动不是其落后的象征，而是这个国家经济和教育进步的产物。尼日利亚这部分地区的依比比奥(Ibibio)人在受教育程度上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合适工作机会的数量并没有随受教育年轻人的数量一起上升。这些年轻人于是用巫术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很难成功，而年长些的男女则最易受到巫术的指控。

很多被阿克潘及其搜巫猎手围捕起来的村民马上就供认了自己是巫师，为的是避免受到酷刑折磨。那些拒绝招供的人则被逼着跪在地上，双手绑在身后，身体上和眼睛、鼻子里都被撒上辣椒粉或红蚂蚁。这种酷刑足以使大多数人编出答案来应付所有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被要求供出他们通过巫术杀死并诅咒了其金钱财物的人的名字。许多“巫师”都被活活打死，或者房子被焚毁，以此作为对他们那些所谓罪行的报复。

尼日利亚“巫师们”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是他们在“巫术社会”中的等级。类似于欧洲人相信在欧洲存在着子虚乌有的巫师教派，依比比奥人相信所有的巫师组成了一个秘密社会，有着自己的领袖和不同等级的追随者。巫师们在夜里聚集在一起吃人，就像那些欧洲巫师在人们的想像中所做的那样。然而，尼日利亚的人们认为，很多巫师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巫术，即使在参加巫师集会时也是



● 照片中的这个斯里兰卡萨满法师正在治疗一名因为受到恶意魔法侵害而患病的妇女。这位萨满法师的技艺能够有效地驱除恶意魔法。

如此。由于他们参加任何这类聚会时都是处在一种梦境状态，当他们醒来时，平平安安地待在自己的床上，完全没有意识到夜间的那些历险，他们根本不会记得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些依比比奥妇女公开声称自己是巫婆及参加了巫师们的集会。她们说自己并未参与吃人，只是些白巫婆，她们的力量只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家庭不受那些黑巫师的侵害，尽管她们也承认，自己成为巫婆同时也是为了得到由此而来的权力和地位。声称自己是巫师也许会是危险的，但它同时也能带来某些好处——如果你的邻居因此而不敢冒犯你的话。

那些相信自己是巫婆的妇女

相信你自己是个白巫师是一回事，而相信你自己会在夜里飞来飞去、吃着那些刚死不久的人身上的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津巴布韦的绍纳(Shona)人中就有一些妇女似乎真的相信她们自己是吃人肉的巫婆。就像欧洲人和遍及非洲和南美洲的其他民族那样，绍纳人也有关于“夜巫婆”的传说：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女人在夜里骑着土狼、猫头鹰或鳄鱼四处飞行。巫婆四下飞行是为了寻找新埋不久的尸体好大快朵颐，尽管人们相信巫婆也会杀死孩子来吃掉。故事本身并不新奇，但却真有一些绍纳妇女会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犯下了这些罪行。

两个津巴布韦妇女在20世纪50年代向一群瞠目结舌的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宣称了自己的这些作为。一个名叫穆赫拉瓦(Muhlava)的妇女说她和另一个叫做施荣嘎(Chirunga)的女人交上了朋友，是她将巫术介绍给了自己。“我们在夜里四处游荡，用巫术去魅惑他人。”她这样说道。这俩人同时声称她们还吸收了另外一个女子进入巫术圈子。这个女子名叫达乌(Dawu)，还很年轻，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她们有一天将她带到田间，在她的臀部划开一个小口子，再揉进去一些白色的魔药：“我对达乌解释说这意味着她从现在开始就是个女巫了，我们要在夜间出去魅惑其他人。”

有一天晚上两个女巫教这个新成员如何施用巫术。施荣嘎和达乌来到了穆赫拉瓦家中，“夜里骑着土狼到来。我们都去了我丈夫居住的茅屋。她们和我一起来是为了向我的丈夫池达瓦

(Chidava) 施行巫术”。在这场奇特的想像中，这些巫婆在甜啤酒里掺入“巫药”，灌进了那个丈夫的嘴里，随后又在这个可怜人的身上撒上了更多的这种药粉。三天之后他死了。“稍后，我的两个朋友达乌和施荣嘎夜里骑着土狼来找我，我们一起去了埋着我丈夫尸体的地方。我们挖

● 在传统的非洲魔法中，一个魔法师的职责还包含招魂术。此处的魔法师，博茨瓦纳高戈维的特恩耶姆巴 (Thenyemba of Gaugwi)，正在抚慰一个病人祖先的灵魂。



出了我丈夫，给尸体剥了皮，切下一块肉带回了我的小屋。”回到穆赫拉瓦的住处以后，“我们将肉烹煮好就吃掉了，味道很不错”。

殖民地统治者们对穆赫拉瓦的这些故事全都将信将疑，他们还真的让人将她丈夫的尸体挖出来做了检查。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的尸体曾被人动过或他的死因是人为的。很明显，这些故事来自于穆赫拉瓦的想像（以及施荣嘎的，因为她也十分自愿地承认自己做了相同的那些事）。穆赫拉瓦有一种说法发人深思：“我无法解释使用这项巫术的原因，它就是通过一场梦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后来，穆赫拉瓦和施荣嘎又一次骑着土狼，决定去绑架一个婴儿：“我们就是想去给那个孩子下巫术——我无法解释原因，这种念头就是这么出现了，就好像我们是在做梦一样。”就像意大利的那些在睡梦中与巫师作战的神行侠那样，这些妇女运用她们自己文化中的民间传说创造出了一种梦境体验。

尽管这两名绍纳妇女的巫术完完全全是想像出来的，然而在她们的社区中显然还是有一些人相信了。穆赫拉瓦还声称，三个巫婆在吃完了她丈夫的尸体后，又决定去对他的兄弟施展巫术：“我们偷偷摸进村子里，发现他正熟睡着。我们每个人都把手放在了他身上。第二天早晨麦可(Meke)就病了。”然而，又过了一天，一个村中长者来找她们，“我们不应当用巫术对付麦可，因此我们发了善心，而麦可便活下来了”。这三个女人显然并不避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是巫婆。结果就是，只要有人生了病，人们就会怀疑是由她们引起的。

到了相信自己使用邪恶魔法而犯下如此罪行的地步，穆赫拉瓦和施荣嘎的神志不可能还是正常的。然而，她们又压根儿不是疯子。她们还可以在一场审讯中作为证人出席，她们所揭发的内容似乎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那场审讯与巫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也许穆赫拉瓦的巫术幻想起因于对她丈夫之死的某种不同于常人的反应以及想要吓唬她的邻居的欲望。吃死人尸体这种事儿对于绍纳人来说是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无论这些妇女如此想像的私人原因是什么，这宗案例所透露出来的巫术历史表明，人们完全有可能相信那些民间传说中哪怕是最为匪夷所

思的古怪故事，他们甚至会相信自己就是社区中那些邪恶罪行的执行者。并非只有绍纳妇女才会相信自己是邪恶的巫婆。很明显，欧洲妇女有时候对自己也有着类似的看法。

巫师与人类想像力

16、17 世纪在欧洲受到巫术指控的那些男男女女的供词织就了一幅内容丰富的人类想像力的图景——通常都是噩梦中的景象，也描绘了乡村民间传说和村庄生活中各种争吵与人际关系紧张的普通现实。所有相信巫术存在的社会都有可能突然爆发暴力搜巫事件，只要时机合适。而 16、17 世纪在欧洲爆发的搜巫运动无论从其凶残迅猛程度上，还是从如此多无辜人们痛苦煎熬的后果上来看都是罕见的。

这些搜巫运动只有在一系列社会与文化变迁同时发生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村庄生活一直都是压抑的，总是存在着可能导致巫术指控的紧张因素，但整个社会在 16、17 世纪之间正在经历重大的动荡不定。在英格兰，村庄生活那古老的集体纽带正在崩溃，社会正在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驱动。那些家道较为兴旺的农户开始对不得不帮助那些更贫困邻居的义务越来越感到不满。大概正是这种由于拒绝施舍一个年老穷苦的寡妇而造成的愧疚感使得许多农夫指控她是一个巫婆，以此来将自己的罪恶感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去。

欧洲关于巫术的民间传说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从美国到非洲——中的那些故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过去的搜巫者无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巫师一定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为世界各地关于他们的故事都透露出了如此之多的相互联系。而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巫术信念之所以如此相似，仅仅是因为，归根结底来说，人类的恐惧心理在任何时候、任何文化之中都是基本相同的。即使人类想像力中那阴暗的一面也证明了我们的一致性。



● 萨勒姆只不过是爆发在美国的那些搜巫运动中最为壮观的一场而已。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男女被当成巫师而受到指控和处死。


DR MAR
PROFE
OF
MEDI

尾声　魔法的衰落和复兴

到了18世纪，魔法和巫术对于欧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已经成了完全不足以取信的观念。不断增加的城市和工业人口认为宇宙由各种合理的和机械的力量所控制，这些力量可以通过分析和计算加以解释而不需求助于任何魔法的帮忙。在这样的氛围中，巫术信念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统治精英们在农业地区也会对任何巫术指控加以压制。

然而，即使是在经历了16、17世纪那些恐怖巫术审判的浩劫之后，相信巫师存在的观念在乡村地区的人们中仍然没有完全消亡。当然了，像医生、律师和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不大可能会坚持抱有这类观念。但是人类学家却发现，即使是在20世纪，欧洲一些农村地区的人们仍然把灾祸怪在巫术头上，只不过他们只在私下才会这么说。然而，不同于16、17世纪时的那些巫术观念，魔鬼已经从画面中消失了。可是对于恶意魔法行为的信念仍然保留着，与之联系紧密的是村庄中的各种忌妒和争吵，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家庭和社区之间意念力量的斗争。

江湖郎中取代了诡智士

除了一些仍逗留不去的巫术观念以外，对绝大部分18世纪的人来说，科学与医药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魔法手段而成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帮手。诡智士过去就一直处在村庄社会的边缘地带，现在则连勉强受到的那一点尊重也开始丧失，他们作为乡村生活图景中常见主题之一的地位缓慢地衰落了下去。尽管现代医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开始真正变得格外见效，但人们很早就开始更信任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而不是那些传统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女方士

● 17世纪以后，魔法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失去了光彩，日益被兴起的科学医疗取代。随着巫士和诡智士行业的衰落，一种新的角色出现了——江湖郎中，他们的药物充其量也就比魔法的效果好那么一点点，尽管他们宣称自己的治疗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和诡智士。

然而，“科学的”医药也不一定总是比诡智士的那些方法都来得可靠或者值得尊重。在欧洲和北美各地有着许多“江湖郎中”，他们到处巡游，四下兜售自己那些疗效神奇的药物，这些药充其量也就是吃了无害，最不好的情况还有可能致命。凯利·布克(Kelly Booker)是一个19世纪的英格兰东英吉利(East Anglia)人，他曾给一个患上难看皮肤病的妇女开了一种药粉。不幸的是，这种药粉里包含有毒物质，那个妇女把它化在水里喝下去后不到一天就死掉了。

穷人在自己或牲口生了病的时候很少能请得起训练有素的医生或兽医来治疗，而乡村中一直都有某些所谓的“杂病医生”自称能治好人和牲畜的所有疾病。有些杂病医生会假装自己运用了那些更受尊重的正规医疗手段，而另一些人则仍然坚持使用着那些古老的魔法技艺，他们常开的草药方子都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有的时候，江湖郎中和老式的诡智士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有个杂病医生叫做詹姆士·默雷尔(James Murrell)，他在艾塞克斯的哈德雷(Hadleigh)始终以此谋生，从1812年一直干到1860年去世。据说他是排行第七的儿子所生的第七个儿子，以施用咒语和驱赶附在病人身上的魔鬼而闻名。他被称为“哈德雷的诡智士”，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乡村地区直到20世纪还存在着像他那样的男男女女。

招魂说与其他秘传技艺的继续流传

即使是到了理智时代，科学与工业都在19世纪里达到了高峰，仍然有许多人发现要完全摆脱以下的观念其实很难：魔法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的世界里充斥着精灵、鬼魂、天使和魔鬼。自19世纪以来，已经有数量惊人的一批人对接触死者的灵魂表现出了兴趣，尽管他们一直很理性。因此一种新的施用魔法者也就应运而生了：灵媒。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人宣称自己能够与死者进行对话，招魂术也一直是最古老的魔法施为之一。现代灵媒只不过是将这个传统传承了下去而已，但是它已经失去了这类人在过去所具有的其他作用。与死者进行接触曾经仅仅是一种魔法力量的来源或是为了找出那些不为活人所知的隐秘消息，很多17世纪时的人都会将这类魔法包括在自己治疗魔法的范围以内。随着人们对魔法信念的普遍衰落，灵媒仅仅成了一种渠道，供人们发泄失去一个家人或心爱之人的悲伤之情。

出人意料地，“招魂说”以及其他形式玄奥的伪知识在19、20世纪之交竟还有着不少支持者。其中之一便是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1865～1939)，这位现代文坛巨匠十分痴迷于魔法，或者按照人们逐渐熟悉的另一个名称来命名它：玄学。尽管叶芝的这种痴迷在当时被认为稍微

有点荒唐，但他在魔法世界及“招魂说”领域的探索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大的损害。

正如人们对巫术的信念在欧洲一些农业地区不曾完全消亡那样，文艺复兴时期那些魔法师、哲学家的魔法和玄学传统也并未在受教育阶层中完全失去它们的一席之地。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对文艺复兴时期炼金术和魔法传统的学术研究。然而，还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对这些传统的兴趣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历史，而是一直怀有某种希望或信念，相信这些传统中也许还是有着某些真实成分的。

理智受到置疑

魔法从未完全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尽管在 19 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相信魔法，因为担心会被看成迷信或愚蠢。魔法开始被视为一种娱乐的来源，人们公认它是把戏和幻象，而不是过去人们那必不可少的帮手和潜在的恐惧。然而，20 世纪的历史已经动摇了很多人对于理智和科技是良性进步力量的信念。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更是加速了我们的幻灭。例如，纳粹企图使用科技手段和工业进步来灭绝欧洲的犹太人，这一事件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理智”本质投下了一层阴影。具有同样恐怖效果的还有对日本使用的原子弹，以及发生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那场浩劫，恐怖分子竟然利用了本是良性科技产物



● 各种形式的魔法在 19 世纪又开始复苏，当时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被灵媒及他们宣称能够与死者的灵魂发生接触的那一套说法所吸引。

的载客飞机和摩天大楼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市民的死亡。

科技、工业化集团及各种社团组织的力量如今似乎在个人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上投下了一道阴影。科技和理智曾经一度为人类描绘了美好的前景，自有历史以来人类便不断挣扎在努力求存而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感之中，现在他们将能够从这些压力之下解放出来。而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我们似乎是成了科技与进步的奴隶而非被它们所解放。动摇了许多人对于理智和科技信念的并不仅仅是 20 世纪中的那些恐怖事件。西方世界中许多城市居民那几近疯狂而充斥着各种压力的生活方式让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向往，希望能以某种方式来掌控自己的生活轨迹。魔法，或者魔法的思维方式，正在重新成为西方世界里的时尚，特别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想要找到某种办法来自行决定或改变自己的境况。

新时代的巫师

在 20 世纪，特别是在英国，出现了巫术的复兴——或者不如说巫术的再创造，其基础建立在许多的“巫术崇拜者”大聚会上。这些自封的巫师宣称自己奉行的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它结合了魔法与对某个男神或女神的崇拜因素，据巫术崇拜者们说，是从古代英国那丰富多彩的异教信仰和自然崇拜中传承下来的。但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古老异教宗教，并没有任何证据或历史记载。巫术崇拜者们真正做的事情是发明了一种新东西，它只是包含了古时候那些祭仪和信仰的一些影子而已。这种新的宗教与古代异教信仰并没有什么联系，甚至与早先几个世纪里的那些巫术也扯不上任何真正的关系。



● 一群自巫师在“威尔明顿的高个男人”(Long Man of Wilmington) 处举行他们的仪式，那是位于英格兰南部一座山坡上用石头堆成的一个神秘的古老人像。如今有许多团体都声称自己奉行异教魔法和宗教。

巫术崇拜者们当然宣称自己只施用白魔法，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们

的信仰在大体上来说不是良善和真诚的。这些巫术崇拜者们所用的“咒语”和其他魔法施为其实是折中地混合了许多古老民间故事的片断、一点儿神话传说的章节、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魔法师的作品中借来的某些参考，再加上许多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创造出一种他或她自己的宗教，但巫术崇拜者与历史上的巫术完全是两码事。

就村民们的信仰体系来说，他们从来不曾认为巫师会组织起来进行什么大聚会。是来自有组织有权威的基督教教会中那些偏执狂搜巫者们将巫师想像成了一种与教会对立的联盟，在密谋破坏和腐化基督教社会。

现代巫术崇拜者们的聚会在做法和信仰上都是五花八门的，并没有一个凌驾所有团体之上的统一组织。有些团体在仪式过程中穿着袍子，而另一些则赤身露体地施行魔法。认为必须脱了衣服来施用魔法的观点无疑是现代人的看法。16、17 世纪欧洲的那些女方士和诡智士没有一个人认为只有裸体才能施展法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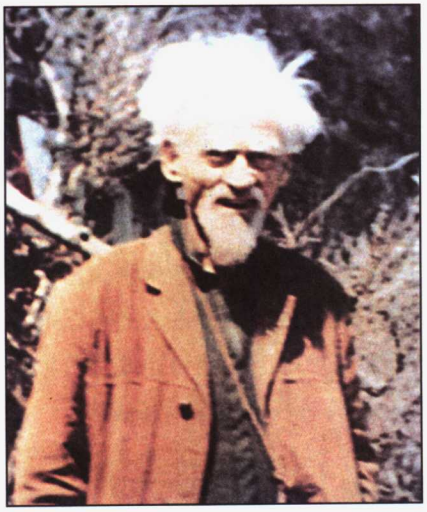
那些有着超凡个人魅力、能吸引信众聚集在自己周围的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巫术崇拜者教派。杰拉德 · 加德纳(Gerald Gardener)博士就声称自己被一个世袭巫师——即自称祖上都是巫师的人——传授巫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创立了一个团体。像这类说法根本没法证实或证伪，据此建立的团体都不大可能真的长久传承下去。加德纳博士写了许多关于巫术话题的书，还在马恩岛(Isle of Man)上专门建立了一座博物馆来展示他对于巫术的看法。大部分巫术崇拜者团体的成员似乎都有男有女，不过也有一些只包括女性。

很多其他的组织也声称自己是这样或那样的巫师。他们奉行一种据说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宗教，其核心有时候是标志英国石器时代的纪念碑——那些史前巨石柱，或者古老的英国德鲁伊(Druid)宗教，关于这些都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尽管围绕着那些史前巨石柱和异端宗教生长起来了数不清的奇异信仰，但很少有(甚至是没有)哪种信仰真的具有任何历史事实基础。

魔法与文学作品

魔法在18世纪时对西方社会的成员来说就不再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存在了。因此，如今人们很容易就可以从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搜集素材创造他们自己的魔法和神话体系。现代“异教徒”和“巫师”们的信仰实际上是将各种互不相连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片断混杂在了一起，由奉行这些信仰的追随者们用想像加以了糅合。

即使不相信它们的人也借助魔法这种观念来创造关于巫师和魔法的故事去娱乐众人，这些故事与过去的民间传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经典故事及电影《奥兹的魔法师》(The Wizard of Oz)就利用了邪恶巫婆的传统形象。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巫婆们都代表了自然界力量。有两个坏巫婆——西方巫婆和东方巫婆，也有两个好巫婆——北方巫婆和南方巫婆。尽管事实上过去的人们从来不曾在想像中对巫婆进行过这样的划分，这个故事却还是成了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关于巫婆的民间传说的一部分。



当下正有一股出品关于巫师和魔法的电视电影故事的热潮，巫师和超自然生灵成了所有青少年奋斗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电视连续剧《吸血鬼猎手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到电影《实用魔法》(Practical Magic)和《特殊技艺》(The Craft)，无不如此。就在几十年以前，巫婆在人们想像中最常见的形象还是些干瘪老丑婆。然而在这类新故事里都开始出现这样一个常见的主题：年轻女子也可以成为巫婆，她们的法力不只是带来邪恶与伤害，也可以用来做善事。这并不意味着巫婆法力并不具备亦正亦邪的性质了——在这些新故事里还有一个常见的主题，那就是年轻女子对魔法的不智使

● 杰拉德·加德纳博士在20世纪40年代创立了一个巫术崇拜者的巫师教派。他的团体以及很多其他的类似组织都试图再现一种巫术，而他们相信这种巫术一度曾是一种慈和的自然宗教。

用，其法力的价值常常到头来还是无法一言定善恶。选取魔法作为主题的故事可以反映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如今的年轻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似乎就是关注的焦点。文学作品长期以来都是探索某些问题的一种途径，而这些问题正是一个社会不愿以其他更加公开的方式去面对的。

故事的经久魔力

就在这本书的写作进行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正在欣赏几部新电影，《哈里 · 波特》和托尔金的史诗故事《指环王》。这两个故事以不同的方式为人们展现了一个魔法世界，置身其中，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普通的问题不仅被忘得一干二净，而且还被转换成了一幅幅充满英雄色彩的图景。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普通的男孩或是一个贪睡的霍比特村民能够充分挖掘自己身上的全部英雄主义因素，战胜邪恶，拯救他的世界和他自己。

类似的故事和人类历史本身一样古老。例如中古欧洲关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或者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都为那些身受生活重压、生计艰难、在冷酷无情的世界里挣扎求存的人们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魔法和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对这些故事的需要完全不亚于人类一直以来对它们的需要，不过不是作为真实的存在，而是作为娱乐消遣。我们已经知道了魔法与现实间的区别，而且无论我们多么渴望魔法的回归，都会理智地记得：它一直都是一种幻象，源自我们自己的希望和忧惧。它从来都不能真正代表我们周围那个真实的世界。



●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巫术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它的吸引力仍然保留着，这一点可以在许多故事和电影中得到证实，例如《指环王》第一部：《魔戒再现》(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它们在不断重新创造着关于魔法的神话传说。

世纪出版



Spellbound

女巫为什么戴着黑色的尖顶帽、骑着扫帚飞来飞去？

仙女和精灵到底是什么，她们又从哪儿来？

什么样的咒语能治病？

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魅力为何经久不衰？

为什么会爆发骇人听闻的搜巫运动？

当代的巫师命运如何？

对所有着迷于魔法的人来说，《魔法的历史》将成为你的忠实伙伴，助你叩开魔法的大门，探究每种魔法奥秘的根源。

奇文雲海
www.qwyh.com

ISBN 7-208-06348-6
9 787208 063488 >
定　价：58.00元

易 文 网：www.ewen.cc